評改例

理論之部

文心雕龍　劉勰

指瑕　卷九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愼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儁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卑，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謝云，

（書作辭）之語，俗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採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非賦，雖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據補）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一作疋）而數筌（一作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隱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俊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玷，亦善之亞。

史通　劉知幾

點煩　卷十五　錄序

夫史之煩文，已於敍事篇言之詳矣。雖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抄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斷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摭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㊀

㊀點煩之例以傳刻失眞，點去文留，故不錄。

雜說上 卷十六 節錄

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予之罪也，身虧不用矣。』」㊀自敍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刑。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㊀案太史公自序作「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儐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懸羽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譬，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五經辨惑卷一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㊀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㊁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㊂……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間，可以互相發明者

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㊀所引檀弓詞句與原文不同，故不加引號。　㊁家語「及之」作「望之。」　㊂家語作「喪不若速貧之愈。」

史記辨惑卷九——十九

齊世家云，武王自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秦誓。㊀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為與太公作，一以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也？且作秦誓，何加一「此」字？（卷九）

㊀案今史記作「作此泰誓。」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不別？遷採經摭傳，大抵皆踳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同上）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為悖。（同上）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卷十）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㊀夫存否且不知，願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齒莽而失之耳。（同上）

㊀本節所引與史記原文稍有出入，故不用引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君立；㊀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卷十二）

㊀案史記作楚昭名立。」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㊀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一字。「樂毅使于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㊁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李廣嘗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卷十三）

㊀原脫「三」字，今據史記范雎傳補。　㊁原脫「張負」二字，今據史記陳丞相世家補。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同上）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文勢
韓相國世
淮陰侯傳
舜本紀云：
弟，日以篤謹，匪
常在側。」字語
㊀「
衛世家云：「
好，說而自取之。」
而令盜遮界上殺
持旄者殺之」乎？
子可毋行！」「何
四年，左右公子怨
懿公也，衛人憐之，
評 改

後，而倀子亦死，旂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耶？（同上）

㊀「未」原作「來」，今據史記改。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予謂書孔子為泣則「聞」字亦嘗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為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蓋已死之後及此，其辭次亦不應爾。（同上）

曹相國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同上）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同上）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㊀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即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

云云，不亦可乎？（同上）

㊀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叠；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剄，（廣）㊀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同上）

㊀原脫「廣」字，據史記李將軍傳補。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矣。」如此乃順。（卷十七）㊀

㊀案此條亦見滹南集二十。

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高祖彭城西，沛公顧曰：㊀「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卷十九）

㊀案史記季布傳作「高祖急，顧丁公曰。」

張良贊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

亦云。」「以爲」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同上）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同上）

呂后紀：「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爲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同上）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我」字悖。（同上）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同上）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同上）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illegible]知其爲禮！選文無首尾每如此。（同上）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卻少一「曰」字。（同上）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人」字與「弟」字相窒，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同上）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同上）

諸史辨惑 卷二十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縠而後稱彘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晉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爲不足取，殆難與論眞是非也。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於遷矣；而加「子恆」二字復爲贅也。

⊖案漢書惟建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王氏所據蓋建本。又滹南遺老集「恆」誤作「桓」。

新唐書辨 卷二十二——二十四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耶？』⊖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

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體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蓋物憑而爲怪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卷二十二）

㊀滹南遺老集所引，有與原文稍出入者，今據通鑑卷二百八改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㊀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鎭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爲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同上）

㊀案舊唐書蕭俛傳及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逃死」下均無「不補」二字，惟新唐書有之，疑王氏誤衍。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㊀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㊁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㊂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爲「其慮，」亦便道不過。（同上）

㊀舊唐書杜正倫傳無「神」字。㊁「亦」字據舊唐書補。㊂「有」字據舊唐書補。

煬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衞，」而新史但云「無入衞，」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

處㊀書生就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宋祁諸子曰：「吾觀李密讀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同上）

㊀「處」，原作「實」，誤，據舊唐書李密傳改。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罪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斷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副上乎？」㊀子京篇改舊文，詭異僻澀，殆不可讀，甚不滿人意也。（卷二十三）

㊀案舊唐書七十二卷引安期語，作「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若已推薦，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頃已來，顯爾數十，皆委賢良以共教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當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嘗召宰相及宏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為而霸，二者孰先？㊀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為最，而行之為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為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㊀帝曰：「今茲何為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惛瀆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

盧杞妨命，穢蠹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卷二十四）

㊀舊唐書作「何者為王道霸道，又孰為先後？」　㊁原脫「孟」字，據新唐書補。

李勣姊病，勣親為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尚幾何？」殊不如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同上）

劉子元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尚書，業不進，㊀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敘則云：「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然後了然無疑，而譏子京疎略之病為愚也。（同上）

㊀原文「進」誤作「遊」。

文辨 卷三十四——三十七

揚子雲解嘲云：「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為于可為之時，為于不可為之時，」或云「可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之」，則可矣。（卷三十四）

凡為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像而言

之今自岡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同上）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同上）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謂於爲文者當試思焉。（卷三十五）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一「然」字，卻是不足貴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卷三十六）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擇戰乎中也。」（同上）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短。豈不相侔乎？是可去之。（卷三十七）

詩話 卷三十八——四十

退之詩云：「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晝卯聯居諸」之句，何也！（卷三十八）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耶？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同上）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㊀「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議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迹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爲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卷三十九）

㊀山谷詩內集卷九作「風伯時吹數子陵釣灘。」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㊁昨見王晉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蹟，乃

是「更」字也。（同上）

㊀案此詞題爲「老夫既戒酒不飲，遇宴集獨醒，其旁坐客欲得小詞，援筆爲賦」，故王氏疑「真」字不安。

山谷弔邢惇夫云：「眼看白璧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卷四十）

文史通義 章學誠

答問 內篇五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遇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

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㊀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

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

㈠案韓愈樊紹述墓誌銘作「剽賊。」

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倍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牘；元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

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摯不能對；摯筆，樂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歉於辭，善文而或疏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

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黠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之？」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旍旗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

或聞：「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即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專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

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删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盛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西山泉　王嘉璧輯

點竄 卷下

曾南豐過荊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適欲作文字，即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删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謝疊山文章規範云：「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適李太伯覯在坐，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改先生之風。」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伯夷柳下之風一段，因得「風」字也。

朱子語類曰：「歐公文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歐陽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審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傳寫諷誦，惟覩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迹也。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

陳輔之詩話：「張乖崖案頭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才改『恨』作『幸』字。張出視藁曰：『誰改我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張為拜服。」

王直方詩話：「璧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舊云「雲裏」，荊公改作「雲氣」。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牆。」

荆公見之，甚嘆愛，為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泊宅編：「歐陽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為大書重刻，作泉洌而酒甘，爲泉甘而酒洌。今諦之，實勝原句。

齊己攜所為詩謁鄭谷，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改為「一枝，」齊己不覺叩地膜拜，見五代史補。

郡閣雅談云：「張迥攜卷謁齊己，有「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為改「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櫜。」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鍊字鍊句之法，與籀法並重，學者不可不知。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振秀改為「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撰唐律陽秋，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横遭蹂躪如此！

紫桃軒雜綴云：「江為詩，『竹影横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為疏影暗香，以咏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譬如禪家下語，點鐵俱金矣。」

青瑣後集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片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云云，以示貫休。休曰：『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預書一『中』字於掌。逡巡，貞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開掌示之不異所改。」

王漁洋詩話云：「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如作絕句，以『欸乃一聲山水綠』結之，便成高作。下二句真蛇足耳！」

零陵總記：「荊公嘗讀杜荀鶴詩，『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竹折。」

帶經堂詩話 張宗柟輯

摘瑕類卷二 節錄

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剪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鶡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譏潔極，」「上又回翠麾，」「天笑不為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眾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祕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易，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

云：「背驚畏暑晳，鬢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事書語白黑也。唐音籤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猜；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飯。子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已上池北偶談

萬楚五日觀妓詩最爲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是笑柄。分甘餘話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眞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眞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邨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陋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爲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廬舟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及嫁梁鴻，」鄭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已上晉祠筆記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樹信柔風，」閱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千門萬戶爲茅茨土階耶？古夫于亭雜錄

改詩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

改詩難於作，辛苦無定程。萬謀籌不下，九轉丹難成。遊覽後歷妙，隨脩前采輕。抽絲紡發引，汲井泉彌清。妝嚴絕色顯，槳劃探花明。如探海嶽勝，人到仙不行。如奏鈞天律，鳥喧鳳始鳴。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役使萬書籍，不汨方寸靈。恥擄一隅霸，好與全軍爭。吹角不笑徵，塗紅兼殺青。相物付所宜，千燈光晶熒。寧亢不願墜，寧險毋甘平。動必拔龍角，靜可察蟲蠅。選調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驚。豈敢追前輩，亦非畏後生。常念古英雄，慷慨爭功名。我儕不得用，借此鳴甯馨。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凡彼小伎藝，傳者皆其精。奚可聖人教，能食忘經營。止恕莫

如詩，管子語歌之可怡情，多文以爲富，擁之勝百城。既省絲竹費，兼招風月聽。上鳴國家盛，下使羣賢屏。縱死見玉皇，猶能獻韶英。

實例之部

摘謬類

汪文摘謬 葉燮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汪琬（堯峯文鈔無此文）

世之儒者，往往訾老釋爲異端，而習其說者又多好言空虛寂滅無用之學，此皆非眞知老釋者也。

摘曰：首段並提老釋，賓主未分。從來老不先釋。

予嘗讀兩家之書，凡老子與佛，異流而同源。

摘曰：「凡」字「與」字俱無謂。「與」字尤甚。何不云：「蓋佛老異流而同源，」兩平方是。若添入儒家，方得稱儒與佛老云云也。 據此文大旨，以姚之泰釋立論，則布局須以儒爲主，釋爲賓；即欲引老子入篇中，又當以釋爲主，老爲賓。從老說入釋，則當釋而輕老；從釋以較儒，方得結釋以歸儒：則賓主層層，無不秩然矣。今篇首雙提老釋，既無賓主，而敍老在釋先，又添入一「與」字，似老爲主而釋爲賓；及觀下文，一段老，一段釋，一段說釋不異老，一段說釋可通儒，而總曰「比肩老子不難；」總三教而結穴於老子，其側重偏提，在何處著落？頭緒紛然，結束何處？

誠能研極其旨趣，微獨治繕身心而已；雖用之官政，無不可者。

摘曰：此段雙提二氏影照，以通於儒，無法。

老子五千餘言，率時時寄意於治國愛民行師蒞事之間，及其末章，益不勝自喜之心，乃思得小國寡民而試之，而佛則未嘗有是語也。

摘曰：此段專伸道而絀釋，尤無法，且無謂。　時時二字未妥。

然至於利濟天下，使物物各得其所，則佛之視老子，豈有異哉！

摘曰：此段挽釋以附道，益無謂，有何著落！

蓋公言黃老，曹相國師之，而濟以大治；漢文帝師河上公，而天下幾至刑措。此亦儒者所不能訾也。

摘曰：此段從老以入儒；讀至此，必以為今儒專主老而言，必絀君乃儒而率老者流，以此段為一篇關鍵，故不惜為老氏千峯萬壑，起伏盤旋，跌入儒家正面。及閱下文至篇終，竟將老氏拋荒，略不復顧，全是說釋，則前半何苦為老氏用如許心力耶？

不幸而從佛之說者，率皆薙髮緇衣，自詭以為出世間耳。借令今之仕宦有人焉，通於佛之旨趣，而潛入於南岳黃檗雲門臨濟之宗者，得出而應用，其功效雖比肩老子不難。

摘曰：薙髮衣緇，佛之本教，而曰不幸，然則為佛之教而幸者又何如？南岳黃檗諸人，皆不幸而薙髮衣緇者也，何必又推重之？此段又從儒以挽釋，合儒釋而雙歸頂於老氏，眞為老氏大功臣；但嫌與本題毫無涉耳。前段是佛比肩老子不難，此段是合儒釋以比肩老子不難，自有三教以來，老子未嘗有此大知己。　不幸二字，轉不下，接不上。　「仕宦有人焉」句，何不曰「今吾儒有人焉」？文是說理，不是說位也。

吾未見其人，而世亦莫之信也。

摘曰：讀至此句，必以爲將引入姚君而設也，必接下曰：「今吾見其人矣。」而下文不然，著此句何也？

湘濱蘇氏曰：「入山林而存至道，爲天下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予不謂其言然。

摘曰：此段與上文不接，且此段當於末後爲結束波瀾，入此殊無著落。

嶺南姚子六康，倜儻者也；

摘曰：此當緊接「未見其人」下，上文夾入蘇氏一段，何也？　此言儒者，方見前言仕宦之非。　此方見儒字正面，看他如何將上文老釋銷放？

而平居留意諸禪宗，無不叩擊而研極之，

摘曰：禪宗之「諸」何諸也？　此是姚君奉釋正面；只是前文爲老氏如許效力，今將他擱在何處？

前歲衣羅，奉其戒律尤嚴。

摘曰：然則姚君律教也。前文云：留意禪宗。禪律不分，錄自翻通釋典，何也？

今夏謁選得江南之石埭。石埭山水清麗，士庶淳朴，而接壤九華，有古道場在焉。姚子得之，殊欣然色喜也。

摘曰：此段無歸，只是與下文不接。

佛法主於見性，雖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而況蒞官行政之大者乎！

摘曰：此段文義不暢暢。當云：「佛法雖主於見性，然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云云，文理便順，只消句增一「雖」字。

次句以「然」字易「雖」字耳。不然，使文理不通。　此段又推重釋氏與吾儒並。　而況句，上文截斷，接不下。

姚子既研極禪宗，而通佛之旨趣；則予知其視一邑也，皆祇園兜率也；其視奔走簿書也，皆參學記莂也；其視邑中士大夫與其人民也，皆化身之百千萬億也。

摘曰：此段純是爛時文油腔，並不是野狐禪也。

今而後能使吾儒知佛之爲法，不專出於空虛寂滅者，庶幾惟姚子是賴。

摘曰：上文祇園兜率數句，明將現前眞實人境，悉攝入於渺茫無有之鄉，是深證其空虛寂滅之說矣；忽接今而後知佛法非空虛寂滅，是猶辨其人之不爲盜，而執其贓以證之也。有是理乎？當云：「姚君向之凡作祇園兜率諸相者，卽今所治之一邑也；凡作參學記莂諸相者，卽今奔走簿書也；凡作化身百千億萬諸相者，卽今所見邑中之士大夫與其人民也：」如此從虛而證實，卽理以得事，而後方可挽救佛法非虛無寂滅，以轉入於吾儒。卽理未必然，而爲說可得伸也。今語意俱反背，而尚欲騁其辨；想其下筆時作何酌量經營乎？

姚子將行，諸君悉賦詩爲別，而予序之如此。有罪吾以儒者而附會老釋者，非吾徒也。

摘曰：非吾徒句沒著落。　罪是予者，並不在此。　至此又將老釋雙提作結。蓋自姚君入文以來，老子久不登場矣，此又請來作結，只爲要照應篇首一句，故有此羅邏也。　此文專爲姚君奉釋立論，於老子實風馬牛，無路可攔入；卽欲攔入，以二氏雙提，已是顧賓失主。今文前半專歸重老子，以致偏重難返，故自入題後，只好料理姚子奉釋正面，不得不將老子擱起，於是老子來有踪而去無跡矣。方知前半曉曉說老子，何異說夢！忽然自覺無謂，只得於篇末雙提釋老一句救之，可謂苦矣。　此作三教紛然，不知本意歸重

何致。若曰歸重吾儒，則夫人能言之矣。此文實以姚君通乎釋，而釋氏之理通於儒，儒釋兩兩相較，頭緒始淸。老子原無坐位處。今文純以老子作波瀾，更推他作主宰，釋與儒俱退而避之，其大謬處，總在「比肩老子不難」一句，後遂不可收拾，亦竟不復收拾矣。文無結構，遂無主宰，論無成說，信手拈來，可謂頭頭不是道矣。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汪琬——堯峯文鈔卷二十四

摘曰：當云「送魏光祿乞允歸終養序，」則題與文一貫，題目何等正大！今曰歸蔚州，光祿州人也，篇中言其歸耋，無一字涉及蔚州，則題標其歸，不必標其所歸之地。今乃與送歸盤谷一例，則不合，此題之謬也。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憂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復㊀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爲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底厲，抑何嚴切如此也！

㊀堯峯文鈔「復」作「顧」。

摘曰：吾觀鄒母之旨，謂爲勸慰則可，謂爲勸誡則不可。使志完而不知報國，則不忠當誡；知報國而不恐其母之憂，則不孝當誡。今志完恐憂其母，孝也；其所以恐憂也，正欲爲忠也。志完忠孝備矣，特恐其母未察此心，而未有慰也，乃其母告之以忠孝一貫之道以慰之，在母既自表其心，而因以開解慰孝子之心，於誡之義也，何有？吾又觀王回之旨，意在白其母之心，以開釋發明志完之心，與其母之言一也；豈志完尚不知孝，不知忠，而俟回之底厲乎？今雙提而總結之曰：「抑何嚴切如此！」嚴切之言又甚於勸誡底厲矣。必如孔子之責原壤，孟子稱世俗之不孝，方可謂嚴切；今加之孝且忠之志完，不亦非其倫乎？嘗云：「古之爲人臣者，賢母之相成，

良友之勸道，而使無遺憾於忠孝也如此，」則得矣。

「光祿承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歸終養，⊖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

⊖魏叔子文鈔作「乞終養以歸。」

摘曰：「乞歸終養」句下，緊接媿當世句，翻似乞終養是旁意，媿當世是正意；然則魏先生之歸也，徒出於矯世激俗者之所爲，與陳情乞恩之旨判然爲二。奈何篇首提忠孝爲綱領，入題翻先提題外之意，夾雜錯亂！媿當世句後，無一句照應，作文有法，果如是乎？

爲先生計則得矣。

摘曰：魏先生之歸也，爲孝養起見，則可接一言曰：「爲先生計則得矣；」今緊接「媿嗜仕」一句下，然則魏先生之計，祇媿嗜仕者耳！胸中純是矯情拂世，又何計之可得乎？此句與上句不連，與下句亦不接。

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回，⊖何也？

⊖魏叔子文鈔「不回」作「不復顧。」

摘曰：據上文，魏先生名爲養親，而實則媿世，宜乎非其太夫人之所望，非士大夫之所望也。此段純是爛時文滑調，古文作手肯是否？

「予考先生立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爲諫官矣！

摘曰：「嘗」字可省。

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體，率皆唯唯持祿以幸無事，

摘曰：「未諳國體」句可去，且非體。

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藁俱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

摘曰：「傳於世，」盡矣；復添「士大夫家皆有」句，豈士大夫又在世外者乎？甚矣，汪君之沾沾於士大夫也！宜其與崑山歸元恭嘗論區區之布衣，而以士大夫自衒。然則所稱世者，皆元恭之流也；士大夫者，汪君自道也。若曰吾家亦有之耳！ 篇中言士大夫凡三見：一則曰「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再則曰「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者，」三則曰「士大夫家皆有之，」所以推重士大夫，而借士大夫以引重於先生者至矣！殊不知當世之嗜仕不止者，即此士大夫也。同一士大夫也，倏崇之，倏斥之，不可解也。

既而名日益盛，忌者日益衆，譬諸含沙伏弩，乘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

摘曰：既述先生之直節履危，下文當先表爲能居易俟命，而徐以「怡然安之」一語，專歸美於太夫人，則「何其難也」句，正以見太夫人之爲難能也。實得善則歸親之旨，與節母命子之意，關合有情，而文之層次開闔亦出。今合作一語總結，何於太夫人甚略也？章法賓主，茫然不知，觀其入題以來，從無隻字表太夫人者，照應之法既漏，徒牽強補湊帶及之，亦可謂苦心衆俏矣。

蓋其家庭之間，能不愧志完母子者久矣！

摘曰：此是汪君極得意回龍顧祖照應法，殊不知卻是硬插入去，與文情毫無關涉；且中間有漏處，有背處，有失賓主處，有偏輕重處，草草只一句照應收拾之，死句閒套，文既無情，氣亦薄弱，有何意味乎？

由是言之，

摘曰：上文詞意俱已煞敍，更難作轉筆處，忽以活奔四字作轉，苦哉！

使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

摘曰：就魏先生而論，則非泛論君臣；人主何人，出語不恭。何不於「何其難也」句下，直接此句，豈不直截！只爲貪照應鄰志烷母子一句，生摘出家庭之間十六字來。「由是言之」四字，承得下，接得上否？

常如藩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

摘曰：太夫人亦不聽之歸，當增一「必」字，云「亦必不聽之歸，」纔是旁人測量語。若竟云「亦不聽之歸，」是實事矣。此雖小疵，不可不明也。

今不幸回翔於閒署，名爲稍稍通顯，而實棄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

摘曰：君子之事其君也，無一官之不可居，無一職之不可盡。孔子爲委吏，爲乘田，爲司寇，官之尊卑大小不同，而盡乃心以盡厥職則同也。若鄙夫之持祿固寵則不然，但知從一身起見，則有官之尊卑大小，若者爲顯要，若者爲閒散，於是有幸不幸之見存於中，而患得患失之態形於外；若君子者，豈於此有幸不幸之心哉？使必以諫官居要爲幸，光祿丞閒散爲不幸，則虞廷九官，唯司空司徒納言之官爲幸，而典冑教稼，若草木鳥獸之官，俱爲不幸；且十二牧之爲外吏，益不幸矣。夫京朝之官，如光祿丞比者，不可一二計，則不幸者甚多；朝廷亦何苦多設此不幸之官，以待天下不幸之賢才哉？爲此論者，亦乖於君子之心，人臣之道矣。且今之光祿丞，位亦淸卿之貳也，所司者宴享飲食之事，此周官周禮之所研鮮而有事者也；何處不可以節侈睠而抑浮費，盡心力以勵乃職乎？如下文所云財匱而民佻，光祿丞亦未始不可寓理財厚俗之一端，較之乘田委吏，其所設施也大矣！卽使魏先生諳處欲行其抗疏危

育之志，何不於從容陳乞之時，引波瀾拾遺補過之言？使言之而允，則魏先生之幸；言之而不允，蹈不測之禍，則篇中言先生母子

如鄒志完母子久矣，怡然安之若命，固其所也。又何有不得已哉？摘者行文，胸無主宰，勉爲支撐，而不自知其言之矛盾也。 此處云

「陳於天子，」則知前此稱「人主，」非是。

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蠹，財匱而民佻，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

摘曰：既度其日夜太息，何不請先生於從容陳乞之時一奏之？

萬一人主思得老成耆碩之儒與之共濟，

摘曰：再稱「人主，」失體。 此冀天子轉悟也。爲魏先生地則善矣，獨不爲在上者地乎？「萬一」二字，改爲異日倘可；萬一者，

萬分之一，事之必不然而姑爲之辭者也。以恝寂待先生，并不以秦穆公待上矣。謬無倫次，斯其極乎？

必且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

摘曰：嘗云「必手詔召先生」；今曰「尺書束帛，」本朝未聞有此。

吾不知爲先生者，其遂采朮酌水奉太夫人以終其身乎？抑承太夫人素志，翻然還車而即路乎？

摘曰：「尺書」至此一段，是祝壽辭還送行等文套話。

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而退非山林之爲適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耳。

摘曰：此是通行套語，於全文無交涉，

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余獨推先生之未然，以爲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

摘曰：自「古之君子」至此二段，專爲照應前文「士大夫所稱有道」一句，卻費如許氣力，而實與前文無涉，只是沒得收拾，聊復顧顧。

予不敏，辱與先生爲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爲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摘曰：此將志完第二重拈出，卽欲照應，何必兩見！王回於鄒志完篇中，謂爲底厲嚴切之友也；今於魏先生極其詠頌讚歎，尙得附於底厲嚴切乎？何言於前而忘於後也！

金孝章墓誌銘　照金氏裝版汪君親筆錄文——堯峯文鈔卷十五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東原邢用理沈石田㊀先生，

㊀堯峯文鈔「石田」作「啓南」。

摘曰：承上杜邢及沈，則當總稱三先生，或稱諸先生；若以先生專歸沈，而杜邢兩人不得稱先生，則上文云潔修獨行，杜邢既得襃之，則亦可與先生之列矣。語架不明，序次無法。

降而迄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

摘曰：高士有何升降？若高而降矣，又何足稱述？「降而迄於」四字，是時藝熟爛調，古文中無此弱句。「之屬」者，趙文之下，將更有人矣；此文趙文之降而下者，益不足言，何必更拖「之屬」二字？

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雜出於㊀醫卜，

㊀堯峯文鈔無「於」字。

摘曰：遺榮弗仕，高尚其志也。此段將興起金先生也。詩文字畫，猶是賓中之主，若醫卜則卑矣。下文說金先生樂天知命，何等鄭重闊大，何必援引醫卜襯貼，輕重失倫？醫卜在古人如嚴君平韓康伯，何嘗不是第一等人？但近今吳中實無其人可數矣，援引無謂，但見其錯雜耳！遺榮弗仕，必如嚴光輩，方可當之；以上諸公，本無可榮，安用遺？本無仕理，安用弗？謂之逸民則可，謂之遺榮弗仕則未當。

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卿㊀士大夫之口。

㊀古學彙文鈔「卿」作「鄉」。

摘曰：稱述必借重卿士大夫之口，則恆胥公論起於學校，是非問於鄉評，必軒冕方可有口乎？夫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若汪君則必曰，斯公卿大夫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抹倒斯民，而以直道是非歸之卿士大夫之口，汪君之陋而無識，一至於此！

自有明既亡，

摘曰：當云「當明之亡也，」辭氣便得。「自」字「既」字，文理不順。

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

摘曰：既歸重高隱，而加以好事，然則逸民一章，皆好事者耶？

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飢寒顛躓，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彌下不悔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歟？

摘曰：「樂天知命」四字，是此文一篇綱領眼目，看後如何照應。

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官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騁㊀遊獵，頗任俠自喜。方㊁遼左多事，爲詩歌多憤懣激烈，㊂

㊀堯峯文鈔「騁」作「騖」。　㊁堯峯文鈔無「方」字。　㊂堯峯文鈔無「爲詩歌多憤懣激烈」八字。

摘曰：此處先提爲詩歌，看後作何層次。

聞於㊀諸邊帥，爭欲延致㊁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

㊀堯峯文鈔無「聞於」二字。　㊁堯峯文鈔「致」作「入」。

摘曰：「之門」二字可省。

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

摘曰：古人用占，必述繇辭以解釋，從無云云之文。

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即㊀諸生杜門以儒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

㊀堯峯文鈔「即」下有「謝」字。

摘曰：金先生非關係明之亡與不亡之人，提此句無謂。當云「是時明季多故」云云，接下文便順。

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訝先生知幾云！

摘曰：「深諳」何不云深欸?

先生幼嗜學書，㊀小楷師曹娥碑，行書師聖教序，悉有法度，

㊀堯峯文鈔此句作「先生幼卽以善書著聲。」

摘曰：既一一師前人矣，又云悉有法度，意重語贅。

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詞。

摘曰：前段已提出爲詩歌，此處又云兼工詩古文詞，一事兩見，略無章法敘次；且輕重而論，詩古文爲重，書法爲輕，當從詩古文出兼書法，不當從書法兼詩古文，輕重失衡。

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文來請者，㊀相次不絕。里中饔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求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人間㊁碑版，旁及僧坊酒肆，頹垣壞壁之間，㊂率多先生筆。

㊀堯峯文鈔「若」下有「詩」字，「請」作「謁。」 ㊁堯峯文鈔「人間」作「三吳。」 ㊂堯峯文鈔無「頹垣壞壁之間」六字。

摘曰：僧坊酒肆，頹垣壞壁，皆有金先生筆墨，可謂辱矣！何足以爲夸詡乎?

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爲幸。間喜畫樹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善，㊀吳人尤傳寶之。

㊀堯峯文鈔「善」作工。

摘曰：條敘書法，條敘詩古文詞，條敘叢，錯亂絕無章法，絕無筆力。從善書兼詩古文詞，合敘詩古文書法，又敘善畫，加一間字，

又加一尤字，虛字俱下得無謂之極。

先生既嗜㊀書，平居縛錄經籍秘本，及㊁交遊文稿，凡數百種，皆裝潢成帙，庋置縢鐍惟謹。

㈠堯峯文鈔「晴」作「春。」　㈡堯峯文鈔「及」作「以迄。」

摘曰：凡數百種下，只云「敬凝帷謹」足矣，何必連用裝潢下八字，直是笨伯！

予嘗走謁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瀹茗，出其書畫與所錄本娛客而已。㈠

㈠堯峯文鈔「出」字上有「稍」字。「本」作「者。」

摘曰：「清坐」二字俗，且似小說；此段總是爲與下「清客寫照，豈起手樂天知命注腳乎？

余嘗論之：

摘曰：下此四字在篇中間，是何章法？是何波瀾？

以爲先生非忘世者也。既已遭逢不偶，浮沈流俗，凡其邁往之性，磊落軒昂崢嶸突兀之氣，未及刻洗，方抑抑無所發舒，㈠不得已寓之書畫間，與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㈡徒知先生㈢書畫之工，且竟欲求之筆墨蹊徑之外，㈣俱未爲知先生者也。㈤

㈠堯峯文鈔自「浮沈流俗」起至「方抑抑無所發舒，」改爲「積其微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詰轄傲兀不平之氣，託於暮年而翱翔未盡。」　㈡堯峯文鈔「鑒」下有「者」字。　㈢堯峯文鈔「知先生」作「歎其。」　㈣堯峯文鈔無「竟字，」「求之」作「求諸，」「外」作內。　㈤堯峯文鈔無「者」字。

摘曰：此段是拓開進一步說，故云未爲知先生者，看他下文如何是知先生處。

其知先生者，則謂先生所學邃於古人，而又超然有自得之致，可謂知之矣，而迄未盡也。㈠

㈠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此段仍是未知先生，然則知先生正面在何處？再看下文。總是支離，全無筋節，「而迄未盡」一語，尤爲混淆。愼用迄字，何也？

先生性好山水，暇卽命友泛舟，嬉遊虎邱靈巖間，遇一二方外士，與之談笑竟日，覶日稍晏，輒襆被宿其廬以爲常。㊀年踰七十，㊁數乞知交㊂賦生挽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爲喻，㊃蓋其風流雅趣如此。

㊀堯峯文鈔無「性好山水」至「宿其廬以爲常」諸語。㊁堯峯文鈔無「踰」字。㊂堯峯文鈔「數乞知交」作「編乞嘗所往來者。」㊃堯峯文鈔「喻」作「說。」

摘曰：此段是知先生正面。上文兩段，翻駁而下，當一層進一層，翻出正面，筆力見長，全在於此；及至此段，全是一淸客身分，是一層下一層矣。隨手揣出，毫無文理。汪君之意，不過以風流雅趣四字，爲知先生盡頭處正面語。然此四字，乃是吳下坊間淫詞褻像封面招牌語也；可醜極矣！此篇入手以大易樂天知命歸重先生，乃全篇終始無一字申樂天知命語意，總結以風流雅趣市井小說之談爲全文結穴，想其搦管時，是何肺肝！

嘗有學使者慕先生㊀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淸眞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書及卒葬日月子女，亦云不錄先生篤於孝友，居喪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晚而自號耿菴，又嘗額堂名曰儒宦以志之。

㊀堯峯文鈔「生」下有「名」字。

摘曰：此文中間，一曰幼嗜學，又曰壽遐樞石，又曰旣嗜書精餘經籍，又曰先生性好山水，直至末方云先生篤[illegible]性情，毫無局勢，錯亂前後，位置不倫，尙得稱文有法耶？

嗣後先生次子倜，亦善承先生意。㊀

㊀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亦字是何文理？豈文中先有一人善承耶？

與中數相稱述，以爲先生積善之報也。㊀

㊀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篇中並無一字敍述善如何積，如人世造福等事，篇終入「積善之報」四字作大結，眞堪噴飯，醜極矣。篇不成篇，句不成句，字不成字，段落不成段落。汪君平時開口便言作古文有法，想彼法應爾爾耶？予甚哀之爲之太息。

文章病院　中學生雜誌

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1）　佚名

——紀念本報六十週年——（2）

（1）這樣一個標題，意義未免含混。解作「今後申報所努力的工作，」固然可以；把「工作」認爲動詞，把「努力的」認爲加到「工作」上去的副詞，解作「今後申報努力地工作，」也未嘗不可以。要避免含混，一個「所」字是不能省的。

（2）舊時詩詞，「秋夜，寄某某，」「春望，示某某，」一類的題目頗多。文篇取題也有用這種方式的，蘇軾的「稼說，送張琥」便是；現在作文若取這種方式的題目，下一語往往另行書寫，首尾加一直線，像這裏的形式。這下一語是說明本篇的作用的。如「秋夜，寄某某，」就是說秋夜這一篇是寄贈給某某的；「春望，示某某，」就是說春望這一篇是給某某看的；「歐德路傳，爲歐德

逝世百年紀念而作，」（申報月刊第一卷第二號）就是說歌德略傳這一篇是爲歌德逝世百年紀念而作的。依此類推，這里這樣寫着，不是說「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這一篇是「紀念本報六十週年」的文字麼？但就看全篇，都是說的把「工作」來「紀念本報六十週年。」可見加上了一語，反而使題目與文字內容不一致了，還是不要加上的好。

今年爲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年。爲本「老當益壯」與「自強不息」之旨，謀本報之進步，曾擬定新的工作方針，於去年九月一日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宣言中鄭重宣示於國人之前。(1)

(1)凡數句的主格是同一的事物，後面的幾句主格可以從略。如「我跑去看張三。坐在他的書室裏談天。又翻看他的藏書。」在後的兩句主格也是「我，」所以從略。倘若前後兩句主格不同，後一句的主格萬不可省，省了就把後一句的述語歸屬到前一句的主格上去，這是說話作文的重大錯誤。這里第二句是很長的句子，中間並沒有主格。人家看了就會想：因爲主格與上一句的相同，所以省去了。但上一句的主格是「今年，」「今年爲本『老當益壯』與『自強不息』之旨……」這是多麼可笑的話。必須把主格「本報」或「本報同人」點清，纔沒毛病。

「爲」字是多餘的。「老當益壯，」指人而言，報紙無所謂「老。」且「自強不息」已經含有「老當益壯」的意思。多用一個「老當益壯，」效果並不增多，反而有用語不貼切的毛病。這一語若改爲「本報同人本『自強不息』之旨，」就妥當得多了。

第一句說「今年爲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年，」第二句裏又說去年九月一日已刊布過「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宣言，」到底那一年是六十週年呢？凡說話作文，第一要教人家明白你所說的你所寫的。像這樣兩句話裏就來一個矛盾，簡直教人家糊塗了。

在此宣言中曾有說：「在今後繼續展開之新史頁中，本報應如何以肩荷此社會先驅與推進時代之重責？如何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如何使我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是則本報同人在六十年後之今日所鄭重深自體念，

而不敢絲毫放鬆者。」（1）又說「以積極之行動，努力於本報之改進，努力於應負責任之實踐，不推諉，不畏縮，盡我棉薄，期有以自效。」同時並揭舉介紹科學新知，指示世界經濟轉捩情勢，探究社會問題，代表公正輿論，引導並扶掖青年研究邊疆問題，鼓吹移民殖邊，陳述國際政治之情勢等項，為今後努力之標的。（2）

（1）「宣言中曾說什麼什麼，」通的；「宣言中有什麼什麼的話，」也通的；惟「宣言中曾有說什麼什麼」不通。為什麼呢？因為犯了文法上的一條規律：一句裏不得有兩個主要動詞。——「有」和「說」都是主要動詞。

若說「應如何肩荷……重責，」多少明白；這里多用一個「以」字，反而累贅了。「社會先驅」和「推進時代」同是「重責」的形容語，而語式不一致，也是毛病。試依這個方式說「某君有革命領袖與打倒軍閥的大功，」同樣可笑。若把前一語改作「改造社會，」或者把後一語改作「時代前鋒，」雖然近乎濫調，可是像一句話了。

「本報應如何……」三語，從語氣看，是公用「本報應」三個字而把後面兩語的「本報應」省去的。若給它補上，則後面兩語就成「本報應如何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本報應如何使我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一種報紙怎麼便能「使」社會進入合理的常軌？怎麼便能「使」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這未免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偉大了。若把前一個「使」字改作「輔導，」把後一個「使」字改作「促進，」就比較得體。如果原意想說後面的兩語是「本報……肩荷……重責」的目的所在，那末後面兩語就用不到「如何；」這三語應該這麼說：「本報應如何肩荷……重責，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興盛」和「繁榮」實在沒甚差異；這里並舉，只有湊成五個字，使字數與前一語的「合理之常規」相等的作用而已。單顧形式，不問實質，在說話作文也是毛病。

「本報同人在六十年後之今日，」這是什麼話？執筆者倘若仔細一想，也必將失笑。「六十年」的前面怎麼能省去「本報

創刊」四個字呢?「鄭重深自體念」也累贅得可以去掉「鄭重」在「深」字裏也就會包「鄭重」的意義了,

(2)凡列舉許多事項第一宜辨別輕重重的在前輕的在後第二宜以類相從把性質相近的排在一起。為什麼要這樣?無非希望聽說話看文字的人知解得不含胡而已。若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這一句可議的地方就不止一處了。「介紹科學新知」並不是日報的首要責任,為什麼排在第一項呢?「代表公正輿論」似乎是日報的首要責任,為什麼不排在第一項呢?「指示世界經濟轉變情勢」和「陳敍國際政治之情勢」似乎應該「相從」的,又為什麼把牠們隔離得遠遠呢?

然而,不幸,在此一宣言發表後第十七天,震撼世界的九一八東北禍變卻突然爆發,隨後,一二八上海之戰又接踵而作。大難臨頭,舉國憂憤惶惑,都集中力量於抗禦當前的大敵。因此,上述的努力計劃,亦隨之而暫時擱置,至今還不曾開始進行。(1)

(1)這裏「上述的努力計劃」必須點明屬於誰的;現在不點明,因為上面一句的主格是「舉國」,這「上述的努力計劃」也就屬於「舉國」了;不又是「張冠李戴」麼?說「至今還不曾開始進行,」便有嫌其擱置過久的意思,而前面又說「暫時擱置,」實是矛盾。「暫時」兩字應刪去。

從去年到今年,舉國紛紛擾擾,不可終朝,而國難依然是「原封未動」。(1)本報同人從而覺悟到欲謀打破國難,不在於空口的呼囂,亦不在於無意識的盲動,最重要的是在於「各盡其責,」在於實際的「做。」(2)為謀「盡責,」所以本報決本去年所宣示於國人的計劃,以「實際做」的精神,從今開頭,逐步促其實現。

(1)「原封未動」是不增不減沒有什麼動彈的意思。執筆者「從去年到今年」如果每天看報紙,就會知道把「原封未

動」用在這裏是絕對不適切的。

(2)說「不在於什麼什麼，」「在於什麼什麼」中間須用轉接連詞。這裏如果把「最重要的是」五個字刪去，換上一個「而」字，何等乾淨明白。

一、在編排方面，務使新聞與廣告兩相配合，力求明顯醒目。

二、國外通訊，如歐洲，美國，蘇聯以及華僑，尤其是日本，務儘多刊載有系統之通訊。(1)

(1)這一句通體不成話。凡說「如什麼什麼」總是對於上一語的注釋；如「荒蕩的事情，如賭博，逛窰子，」「如賭博，逛窰子」就是對於「荒蕩的事情」的注釋。這裏「如歐洲……尤其是日本」豈是「國外通訊」的注釋？又，凡注釋語不妨刪去，刪去之後，全句意義不改；如「荒蕩的事情，如賭博，逛窰子，能不幹最好，」若把「如賭博，逛窰子」刪去，意義還是一樣。這裏把「如歐洲……尤其是日本」刪去，便成「國外通訊務儘多刊載有系統之通訊，」試問這是什麼意義？

既稱「歐洲，」又舉「蘇聯」「華僑」並非地名或國名，而與「歐洲美國蘇聯」並列：這些都是論理上的錯誤。

揣測執筆者的原意，這一句應該是這樣的：「國外通訊欄務儘多刊載歐洲……方面的有系統的消息。」執筆者太不注意於造句，寫來就不成話了。

三、國內地方通訊，力求普遍，於各地方的民生疾苦政治經濟情況，務求其能有系統的記載，東北失地現狀，尤爲注意。(1)

(1)如果說「國內地方通訊欄刊載各地消息，力求普遍，」或者說「本報採用國內各地通訊，力求普遍，」都行；惟說「國

內地方通訊，力求普遍」意義不明白。

這一句前面說「力求」後說「務求」，都表示對於國內地方通訊的期望；而末了的「東北失地現狀尤爲注意。」却是述說已然情況的語氣，這就破壞了全句的統一了。末了兩語應作「而於東北失地現狀，尤求其能深切注意。」

四．每遇星期一就商業新聞的篇幅，編經濟專刊一種，詳誌一週內國內外的經濟上的變動，並編製各種重要統計。(1)商業新聞也逐步加以改善務使其能爲大衆閱讀。(2)

(1)「經濟專刊」「詳誌一週內國內外的經濟上的變動，」這是明白的；「經濟專刊」「編製各種重要統計，」就不明白了。「經濟專刊」怎麼能編製統計呢？「編製」應改作「刊布。」

(2)「務使其能爲大衆閱讀」一語，講得明白點，就是「務使它能够被大衆閱讀，」多少勉強。應改作「務使其適於大衆閱讀。」

五．自由談雖說只是一種副刊，但爲調和讀者興趣，關係也很重大，今後刊載文字，約分長篇創作，短篇世界著名小說譯述，科學的故事，世界風土記，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以及幽默文字等，並時常舉行有興趣的民意測驗或懸賞徵文，務以不違背時代潮流與大衆化爲原則。(1)

(1)第一語多一個「說」字。誰「說」呢？「自由談雖只是一種副刊，」就行了。

第二語說「但爲調和讀者興趣，」這和說「但爲調和讀者興趣起見，」相同，不過把「起見」兩字省去了。凡「爲……起見」總是副詞語，如「爲鄭重起見，我把這篇文字讀了三遍，」「爲鄭重起見」便是關係到「讀」字的副詞語；試問這裏的

「爲調和讀者興趣」是關係到那一個勸調的副詞語呢？原來這個「爲」字是用錯的，若把「爲」字改作「足以」兩字，就通順了。

單舉「長篇創作，」似乎不載「短篇創作」了，而十二月份的自由談卻明明有「短篇創作。」若說這原是「約分，」並舉是不可能的；那末，執筆者單注意了「約，」而忘記了「分」了。要「分」必須「分」得淸楚；「分」不淸楚又何用「分」呢？

「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一語意義含混；是婦女和兒童所作的小品文字呢，還是講到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

「不違背時代潮流」是講得通的。「不違背大衆化，」什麼意思呢？對於「什麼什麼化，」根本就無所謂「違背」「不違背。」試着，「違背官僚化，」成不成話？「不違背貴族化，」成不成話？若說「不違背大衆化的原則，」那就行了。爲什麼行？因爲這樣說時，「大衆化的」便是「原則」的形容語；而對於「原則」是可以說「違背」「不違背」的。但是「務以不違背時代潮流與大衆化的原則爲原則，」語句又太拖沓了。

六　讀者通訊一欄，於一二八後因篇幅縮小暫停，現重行恢復，改爲「讀者顧問。」（1）凡關於政治，經濟，法律，職業，婚姻，家庭，教育，農村，自然科學，醫學，社會等問題的質疑，都由專家分別作答。

（1）報紙上減少一欄，應說「廢除」或「撤去；」若是暫時的事情，可說「暫撤。」先前「暫撤，」現在「恢復，」正相呼應。這里卻說「暫停，」很不切當。

七、本埠增刊專添刊長篇小說及店員通訊兩欄，每週星期日卽就增刊篇幅，出版「業餘週刊」一種，以引起一般工友店員學徒的讀報興趣，灌輸以各種常識，並改善其業餘生活。（1）

(1)揣測原意，大概說出版「業餘週刊」以引起一般工友店員學徒的讀報興趣，就在這「業餘週刊」上，把各種常識灌輸給他們；他們有週刊可讀，有常識可得，他們的業餘生活就改善了。原文並不曾把這幾層意思說明白。

八．本埠增設流通圖書館一所，選購各種民衆常識應用的圖書，凡市民都享有借書的權利，幷力求借書手續上的便利，(1)以此直接推進民衆教育，間接亦即所以促進一般人業餘生活的改善。(2)

(1)什麼叫做「民衆常識應用的圖書」？只須略一尋思，便覺不成意義。老實說「關於常識的圖書」，豈不好麼？就意義看，末語應另成一句，改作「對於借書手續力求便利。」因爲這是另一件事，不能用一個「幷」字同上面的「凡市民都享有借書的權利」連起來的。

(2)「直接」「間接」用得很無謂。試對調一下，說「直接促進一般人業餘生活的改善，間接亦所以推進民衆教育，」又何嘗不可。這就足以證明「直接」「間接」是浮辭了。

本條與第十、十一、十二各條所說的都不是報紙本身的事情，應歸兼在一起，說明這些是日報以外的工作，以淸眉目。

九．增添各種附刊，如電影，如經濟，業餘，建築，衞生，十二月起即可出刊；還有教育，國貨，科學等亦將次第出版，都隨同本報分贈外埠，或僅限於本埠，務使讀者各就所好獲得其所需求的知識和資料。(1)

(1)「如電影」一語應作「如電影週刊」；否則應把「電影」兩字括在引號裏，表明這是一種附刊的名稱，若照原式，「電影業已附送」，人家要在報紙上尋電影看了。以下從「經濟」到「科學」，都犯同樣的毛病。

(2)「出刊」大約是執筆者自鑄的新詞，這個新詞頗費解。

「都」字包括一切，「或」字標舉一部分。既說「都隨同本報分贈外埠，」又說「或僅限於本埠，」這是絕大的矛盾。原意如果是：有些附刊也贈給外埠讀者，有些附刊單贈給本埠讀者，那末這兩語都應該用「或」字，作「或兼贈外埠，或僅限於本埠。」

「資料」一詞很不明白。如果有一個讀者說：「我所需求的資料是柴和米。」他能從這些附刊上「獲得其所需求的資料」麼？這不是笑話；從這一個例，就可見「資料」一詞用得不妥當了。

十、申報月刊現已創辦半年，月刊的貢獻，是申述論斷國內以至國際間現實政治經濟的情況，並指陳其動向，以補日報之不足。

十一、申報年鑑正在編印中，明年三月即可與社會人士見面（現已開始預約。）年鑑綜集一年來我國內政治經濟以至社會的主要事實，加以系統的敘述，附以各種重要的統計，每年出一鉅册，即不啻為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1)

(1)凡「……為……」的句子，差不多是算學上的等式，上面的部分必與下面的部分相等。如「人為動物，」「剝削別人為不道德之事，」「人」等於「動物，」「剝削別人」等於「不道德之事。」這里「每年出一鉅册」是一件事情，「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是一件東西，無論如何等不起來；而用「即不啻為」使它們發生關係，這是重大的語病。若說「每年所出的年鑑即不啻為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那末，年鑑是一件東西，信史也是一件東西，用「即不啻為」使它們發生關係，就說得過去了。

十二、從去年起，本報已聘請專家從事編著我國內空前的精詳地圖，其實此種材料早由各專家歷十餘年之長久歲月，搜羅測繪，現正在印刷中，明年即可出版。(1)此外復聘請國內統計專家，編譯德國最近

出版之世界社會經濟統計圖，並搜羅國內最近可靠的材料，加編關於我國方面的各種重要統計，共有統計圖百餘幅，說明數十種，目前正在努力編譯中。

(1)這一句開頭說「從去年起，本報已聘請專家從事編著……地圖，」可見編著地圖是「從去年起」的；而後面又說「早由各專家歷十餘年之長久歲月，搜羅測繪；」雖然加上一個「其實，」誰能承認這是一句前後一貫的話呢？其實要說明專家的不同尋常也有辦法的：如果說「各專家對於編著地圖，都積有十餘年的經驗，搜羅測繪，特別精詳，」這樣，就不很體面了麼？

以上十二項，即爲自十二月一日後本報第一期的努力計劃。(1)**自然，這還只是本報努力的開頭。**(2)

(1)「以上十二項，即爲自十二月一日後本報第一期的努力計劃，」而「申報月刊現已創辦半年」了，這又明明是一個矛盾。

(2)「第一期的努力計劃」當然是「努力的開頭，」何必說呢？這一句若作「自然，這只是本報努力的第一期，」就比較有一點意義；因爲這樣說了，言外的意思就是「還有努力的第二期第三期在後頭呢。」

本報同人認爲新聞事業爲推進社會最有力的工具，尤其本報以六十年悠久的歷史，每日讀者至少在百萬人以上，更無異於爲社會一架偉大的教育機器。(1)**如何運用這架機器？如何使這機器發生偉大的力量和偉大的效能？當然，絕對不是本報少數同人所能勝任，而是需要看社會大衆的偉力加以推進：**(2)

(1)「認……爲……」是他動詞，目的格帶補足語的語式。這里第一語作「認新聞事業爲……工具」就行了，前面的「爲」字是多餘的。「新聞事業」若改作「新聞紙，」就與第二語的「本報」呼應了；因爲「本報」只是「新聞紙，」「本報

同人辭的」纔是「新聞事業。」

上面說「本報以六十年悠久的歷史，」下面卻說「無異……教育機器，」話語就不接氣了。原來「以」字是用錯的，應作「有」字。本報歷史悠久，讀者衆多，尤無異於偉大的教育機器，還不是很通順的話嗎？

「甲無異於乙，」通的。「甲無異於爲乙，」成什麽話？據此可知末一語的「爲」字又是多餘的。

(2)執筆者用「是」字往往不得當。這裏的「是」字又是多餘的；有了「需要」作主要動詞，就不能再有一個主要動詞「是」了。動詞下面加上「着」字，所以表示這動作正在進行中；這裏的動詞「需要」並無時間關係，加上「着」字是錯誤的。

同時，在另一方面，報紙亦無異於社會一架放音機，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衆痛苦，也正是報紙所應切實負荷的使命。然而此一使命是否能忠實負荷，當然也不僅在於少數本館同人，而尤其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1)因此，在努力工作的開頭，本報竊以十二分之虔誠，企待社會大衆的扶掖與指導。(2)

(1)「而尤其需要……」上面短少了一語；必須先說「需要什麽什麽人的幫助，」「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上面纔加得上「尤其。」

(2)這一句是總結了上一節說「需要社會大衆的偉力加以推進，」本節說「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那末結句應該是雙承的；而這裏只「企待社會大衆的扶掖與指導，」把政府拋荒了，這不能不認爲章法上的毛病。

初級中學國文教本（1）編輯條例（2）

張弓

(1)照正書第一頁及目錄的第一行，這書的書名是「（初級中學教本）國文」（括弧內的字用五號字排，國文兩字用

二號字）版權頁上也是如此，但書面上卻寫作「初中國文教本」，這裏又排作「初級中學國文教本」，未免使人疑心到這「編輯條例」是借用別一部書的。其實祇爲了寫的時候稍微粗心，沒有注意到一部書的書名應該統一罷了。倘使把這八個字完全刪去，既免累贅，也不會使人疑心不是這書的「編輯條例」，似乎一舉兩得。

(2)在一部書的開頭由編著者自己說明編輯的體例，普通大概稱爲「凡例」，就是「發凡起例」的意思，也有稱爲「例言」「編輯大意」或「編輯旨趣」「編輯要旨」等等的，但從沒看到寫作「編輯條例」的例子，有之，便從這書起頭。大約因爲「條例」這兩個字，近來已經用做法規的名稱，如現行公司法，從前就稱爲公司條例；其他在法令書上，這些例子很多。這「條例」兩字意思是當作有條文的例規解，和那發凡起例之凡例，是不能混同的。如果「凡例」可用「條例」來替代，那麼「章程」「法規」也都可以用了。

第一條，（1）旨趣——編輯旨趣，（2）定有（3）次列三項：

(1)用「第一條」「第二條」的字樣，的確合乎「條例」的公式；或者因爲如此，纔稱爲「條例」的。然而這「條例」並不是預備供人引用或遵守的，所以無須這樣鄭重。普通祇用「一」「二」「三」「四」來標明順序，或者每條上面都摽個「一」字；省去「第」「條」等字，不但簡截，也可免得與法規章程的形式相混。

(2)旨是主旨，趣是趣向，這兩字本可包括全文，如第二條以下，都無非說明編輯的趣向，現在限定於第一條，已嫌不妥。下面重述一句，再在「旨趣」上面加「編輯」兩字，難道還怕人疑心他這旨趣不是編輯此書的旨趣不成？

(3)「定有」兩字的不通，和第二篇「在此宣言中會有說」的「有說」相像，同是犯了文法上一句裏不得有兩個主要動詞的規律。但比第二篇更甚。照執筆者的意思，應該寫作「我所定的編輯旨趣有次列三項，」或者說「次列三項是我編輯本

書時所決定的旨趣」「定」和「有」是該分在兩處的，合在一起，固然錯誤，而且實際上說了等於不說。因爲下面既然分列甲、乙、丙三條，把這兩句省去，讀者早已一望而知，看出那「甲」「乙」「丙」就是他的旨趣了。添這兩句，不但累贅不堪，於讀者沒有絲毫幫助，反而鬧出許多笑話來。

甲　以培育(1)初級中學學生(2)「敬己」(3)「愛羣」「創新」(卽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4))的態度(5)爲中心。

(1)「培養」是習用的詞，把「養」字換成「育」字，便覺生硬異常。大概在執筆者以爲育字的意思與養相等，「培養」兩字太熟，換了「培育」或者比較典雅，其實像這類的字本可不必換，有時竟不能換，如「教育」倘換作「教養」，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2)這書本來編給初級中學學生用的，在書名和本文題目上也早經標明了「初級中學教本」，這裏和下文用了許多的「初級中學學生」字樣，未免太笨。倘用「讀者」兩字來代替，可以乾淨得許多，看的人也不至於會不明白。

(3)「敬人」「敬神」「敬事」都是習見習聞的，在論語裏也只有「修己以敬」的話。這裏的「敬己」究竟應該怎樣敬法；對於初級中學學生，是否應該「培育」他們「敬己」的「態度」；而且是否可以從國文教本上「培育」起來：這些都是疑問。

(4)在這括弧裏面的句子，至少可以有四種讀法：

(甲) { 廣義的 / 藝術的 / 革命的 } 精神

(乙) 廣義的 { 藝術的 / 革命的 } 精神

（丙）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　（丁）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

但是無論照那一種讀法，都是不通的。「廣義的精神」固然沒有這樣東西，「藝術的精神」又是什麼？「廣義的藝術」便連演劇、唱歌、圖畫、跳舞都包括在內，國文科的範圍未免太廣。而且「創」是動詞，「創新」就是「創造出新的事物」來，乃是一種動作，「精神」是名詞，兩者之間，怎樣可以用同於等號的「即」字連接起來？

（5）「態度，」依商務印書館辭源的解釋：「儀觀也；言人之狀貌舉止也。」分開來講，態是狀態，度是風度，都是一時表現在外面的東西。所以我們說這人的態度謙遜，態度傲慢，是可以的；說這人的態度「敬己，」態度「愛羣，」態度「創新，」便覺不通。若說這人的態度是「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更屬不知所云了。因爲「敬己」「愛羣」「創新」都不是一時的外表的事，不能表現在狀態風度上面的。這是「態度」兩字用得不當的第一點。還有一點，就是「態度」上面所用的動詞「培育」兩字；連起來說，是「培育」……「態度，」尤其不妥。「態度」怎樣可以「培育」呢？凡是可以培育的東西，都是比較的有永久性的，而「態度」卻如上面所說是一時的、外表的，便非「培育」所能爲力了。

乙　略略（1）表示「人間的真味，」（2）「民族的特性」及「文章的美境。」（3）以助初級中學學生之（4）「味識人間，」（5）「鑑賞書籍，」（6）「創作文章，」（7）期其人生可漸趨於「深強化，」「淨美化。」（8）

（1）「略略」兩字，未免太客氣了。如果以「表示」……爲編輯旨趣，很應該「充分表示」纔對。即使實際上祇能辦到「略略，」或者連「略略」都辦不到，但在編輯的當兒總不能不抱定要「充分」的決心。否則主意如果真是在乎「略略表示，」但不如不打算表示的好。

（2）「人間的真味，」是甜？是苦？是酸？編者究竟用什麼方法來表示呢？從以後編者在所謂第一二組的「程序」裏「人間

以「發覺的香味」「一發窮人之口「臭味」而拚命救公主」等話描摹起來，似乎所謂「眞味，」意思是作「眞情至性」解，但「味」字的這樣用法，眞可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3）境是境界、境地，所謂「文章的美境，」便是文章的美的地域，像這樣的新名詞，非有「創新的態度」者決不能創造的。「人間的眞味」三句，每句五字，中間都用「的」字，在句法上的確能够表示整齊的「美境。」可惜正因爲要求齊整的緣故，便不惜硬造名詞，弄得看的人莫名其妙。整齊則整齊矣，其如不通何？

（4）上面用了許多白話的「的」字，這裏忽然用起文言的「之」字來，已經使人覺得不倫不類。然這還是小病，最大的病，是下面的「味識」「鑑賞」「創作」都是動詞，上面不應該再加連詞的「之。」要使這句子成爲通順的句子，「之」字是應該省去的。

（5）「味識」大概是從「眞味」來的；在味字下面再加一個識字，大約要學生識得「人間」的味道。然而把「人間」像豬羊般的宰了來嘗味道，似乎祇是食人的野蠻民族裏會有，在中國怕有點不適宜罷。

（6）「鑑」是鑑察，「賞」是「賞玩，」拿了書籍來鑑察賞玩，是喜歡講究版本的古董家所做的事，初級中學學生爲什麼該幫助他們去做古董家呢？原來的意思不過是「閱讀，」爲了要求新鮮的緣故，纔弄出這樣的笑話來了。

（7）這句的本意，原來祇是「作文」兩字，因爲要和上面兩語相稱，纔叫他硬湊成了四字。但「文」變成「文章，」還沒什麼妨礙；「作」變成「創作，」卻是大大的笑話。因爲「創作」祇限於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的稱謂，而且多半當作名詞用，意思是表示「獨創之作，」如果我們寫一篇「貓說」「狗說」「張良論」「遊公園記」之類，也稱創作，那便遍天下都是文學家了。倘使把創字改爲寫字，一樣是四個字，卻妥當的多。

（8）如果把「深强化」、「淨美化」這六個字，改成了「深化，强化，淨化，美化，」雖然一樣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卻還可像一

句話、現在這樣一來，好像「深強化」之外還有什麼「淺強化」」「淨美化」之外還有什麼「污美化」似的，豈非「笑天下之大話？」其實這「顧其人生」一句本來是贅瘤，句的本身已經是犯了病。因為助學生讀書作文，未必一定使他們人生的什麼化，而且讀書作文的本意，也不必定要人生什麼化。如果把這句割去，既可「淨化」，也免得鬧笑話了。

丙、用輔導方法，使初級中學學生自己能獲得門徑，高興踏實治學。（1）（讀「文」，作「文」，體察「人間」）（2）

（1）上面的三項裏面，這一項要算毛病最少了。但上面有些句子，多是犯了「鳧脛雖短續之則憂」的病，這「高興踏實治學」一句，卻又犯了「鶴脛雖長斷之則悲」的病。因為這句子本應該寫作「高高興興腳踏實地的去研究學問」，一經縮短，便爾古奧異常，使看的人莫測高深。這是外病。還有「治學」兩字大大的內病。因為「治學」是專門學家所用的功夫，初級中學學生年齡不過是十三四到十六七，根本決談不到「治學」兩字。執筆者或者也曾想到這一點，所以趕緊在下面用「讀『文』，作『文』，體察『人間』」來注解，然而這些決不能算是「治學，」「治學」也決沒有這樣容易。而且要說腳踏實地的讀文作文，也不成為一句話。

（2）兩個「文」字和一個「人間，」都加上了引號，是很可怪的。「體察人間」雖比「味識人間」高明得多，（讀文作文當然更比「鑑賞書籍」「創作文章」高明）但意義仍然沒有完全。

第二條，標準（1）……精選（2）材料，（3）依據左列（4）六準。（5）

（1）一看到這「標準」兩字，幾乎使人莫名其妙。因為本題是「編輯條例，」照理這「標準」便是編輯的標準了。編輯標準與編輯旨趣，又有什麼重大的分別？但看到下節，纔知道這標準說的是選材的標準。既然是選材的標準，着重點便在選材而不在標準。通俗的說，所謂選材的標準，就無異於說「怎樣去選擇材料。」倘使把「怎樣」當作標題，豈非大大的不通？「標準」兩

字的不能作爲標題，正與「怎樣」相仿。

(2)上面的「略略表示」太鬆；這裏的「精選」又太誇了。不但太誇，而且和下句不相連接。因爲既憑着「六準」去選材料，應該合準便取，不合準便不取；除了合準之外，無所謂精與不精。所以精字除了「誇大」之外，還可以說是不通。應該改爲「選擇材料」或「選材」纔好。

(3)「材料」兩字，粗看似乎還通。因爲書名既然是國文教本，裏面的材料當然便是文章了。但和下面連看起來，便顯出大大的不通。如「內容」說的是文章的內容，如果用了「材料」兩字，那麼便成爲「材料的內容」了。他如「材料的藝術」「材料的問題」「材料的深度」「材料的篇幅」等等，都是大不通而特不通。因爲文章固然是材料，材料卻並不專限於文章，所以不能完全替代的。

(4)第一條「次列，」這裏改爲「左列，」意義雖然一樣，但還些地方是應該統一，不應該錯綜的。

(5)「六準」當然是說六項六個或六條標準，但把兩個並立的第一個「標」字省去，未免太簡括得不成話。試問把第一條的那一句改爲「定有次列三旨」（或「三趣」）也可以說是通的麼？執筆者所以要這樣簡省，無非希望和第一條的字句勻稱，因而有這「削趾適屨」的笑話。

甲　內容合於本書中心旨趣；(1)

(1)所謂「本書中心旨趣，」大約是指第一條的甲項而言。但如所謂「略略表示『人間的眞味』『民族的特性』」等，都是旨趣中重要的部分，在選材時也應該注意到的。所以「中心」兩字可以省去。又此句在句法上尚未完全，須在句末加一個「者」字或「的」字纔妥。以下乙項到戊項都是如此。

乙 「藝術」(1)優美，(2)(3)是供品賞；(4)

(1)甲項的內容二字未加引號，在乙項與戊項，前兩字都加引號，己項又無引號，形式不統一倘在其次，引號的無謂，卻覺可笑。因爲「藝術」等等，都不是特種的詞，並無加引號的必要。

(2)「藝術」的含義，直把文章包括在內，因爲文章也可以說是藝術的一種，在勢本不能和文章並行。現在照這句法看起來簡直是說文章的藝術優美，把藝術附於文章，其錯誤就在不知道「藝術」和「技術」兩字的分別。

(3)如果「藝術」是「技術」的錯誤，那麼「優美」兩字便屬不妥。因爲技術只有巧拙之分，並無美醜可言。

(4)「品」是品評，「賞」是賞鑑，這些事在初級中學學生似乎太早計了。

丙 「問題」(1)切於現代中國青年(2)的思想生活；(3)

(1)照上文這「問題」應該是材料的「問題」或文章的「問題」，但「材料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如果是指編者所提出的習題，即後面所謂「組題」，卻又不該放在這一條下面。推想起來大約是說那所選文章裏面所涉及的問題。但一句一詞，定要使人不可捉摸，至於如此，其文章之成爲「問題」也可想而知了。

(2)初級中學學生，照年齡而論，至多祇能稱爲「少年」，有許多簡直還是「兒童」。「青年」兩字，用得不當。

(3)「思想生活」是「思想」和「生活」呢？還是「思想的生活」呢？在這句裏，既省略了「和」字，也不會在思想下加一這點，應該作後者解。然而無論用思想來作生活的形容詞，或把生活附屬於思想，都是不通的。

丁 「深度」(1)適合於初中(2)各年級之學力；(3)

(1)「深度」大約是指文章的深淺，但「度」字大不妥當。因爲凡是用到「度」字，一定須有尺寸可以量度的，如「高

度」「長度」「濶度」等，無不可以用數字表示出來。即如說河的深度，也可以用尺寸來量。然而文章的深淺，只是一種借喻，實際上究竟用尺量不來的。所以這「度」字也便不能用了。

(2)「初中」乃是對詞，因為這書本來指定初中用的，當然不會混到小學或高中去，便不必用「初中」兩字來制限了。

(3)說「各年級學生之學力」是通的；說「各年級之學力」便不通。因為學生纔會有學力，年級並不是人，怎麼會有「力」？

戊　「篇幅」不過長，適於教室講授；(1)

(1)「不過長」是長的呢？還是短的呢？因為短固然是「不過長」，「不短」也可以說是「不過長」。「過長」不「適於教室講授」，「過短」便可「適於教室講授」了麼？所以「不過長」三字，應該改為「適中」纔好。

己　白話文言，參合編輯。(1)

(1)這一項說的是編輯方法，並不是「精選材料」的標準，不應該作為「六準」之一。

從題目到這裏，總共不過二百三十七字，而犯病卻有三十八處之多，前後重出的還不在其內，大約平均每隔六個字便有一病。全文雖然不過七百字，但不曾診斷到的還有四分之三以上。要想把他的病象病源一一列舉出來，看的人怕都要頭痛。不得已祇得在下文受病的處所用黑點指出牠的病象所在。至於病源和診治法，祇好讓讀者舉一反三，自己去推敲了。

第三條，組織——依左列「配合」「外進」「聯絡」各法，編成各組：

甲　配合——以各組總旨為本位而分組，使學生對於內容可得系統印象；在每組中又搭配各種體裁，（論說，記敘，文藝文等）既便引導學生鑑賞各體文章藝術，又可調和學生學習本科的興味。

乙 昇進

(級別)	(主要內容)
初一年級	於實事中暗示敬己、愛羣、革新的種種意味。
初二年級	分明提述「自我」「家庭」「社會」等等問題，並略示具體解決方法。
初三年級	指示「文化運動」「思想陶冶」「書籍涵泳」「文學味識」「藝術鑒賞」等等的「真義」及「要法」。

(此表採法悉照原樣)

丙 聯絡——各組各篇間內容皆有自然之聯絡。

第四條，分量——本書共六册，每學期一册，每學年兩册，足供講授及自修之用。

第五條，附件——分下列三種：

一，組序——每組首冠組序，綜述本組教學大旨。

二，組題——每組后繫本組練習要題，以備復習之用。

三，篇注——篇中有需要注釋之處，酌附注文(不逐篇附注。)

附件說明（此行原用四號字排，另頁起頭。）

本書附件共有組序，組題，篇注三種。

組序，用意在使學人能通曉本組文一貫的意旨，從此自然感覺着自己的重大問題。組序的本質是將本組各篇文章的精義，融成一片，且暗暗凝集其力量於一點。

組題，用意在輔助學人探究本組各篇的內容，並欣賞各篇的藝術。

篇注，用意在顯示本篇的背景，並解說關切本篇主旨的問題及解釋本篇重要的文句，及順便介紹一些本篇內容的參考資料，以助學人對於本篇之深細研味。

標準有三：

（一）直接關於本篇「背景」的；

（二）關切本篇「主旨」的；

（三）關切本篇全部「內容」的。

要件有二：

（一）活化。

（二）趣味化。

曾慥樂府雅詞 四部叢刊影印鮑廷博詳校本

減字木蘭花 陳瑩中

世間藥院，只愛大黃甘草賤；急急加工，更靠硫黃與鹿茸。 鹿茸喫了，卻恨世間涼藥少；冷熱平均，須是松根白茯苓。 卷中

鷓鴣天 徐師川

宜笑宜顰掌上身，能歌能舞惡精神，臉邊紅入桃花嫩，眉上青歸柳葉新。 嬌不語，易生嗔，尊前還是一番春，深杯百罰重拚卻，只爲妖饒醉得人。 卷中

聲聲慢 木犀 李彌遜

龍涎燒就，沈水薰成，分明亂屑瓊瑰。一朵才開，人家十里先知，此花大郎不大，有許多瀟灑清奇；較量來諸勝如茉莉，趁得酴醾。 更被秋光撥送，微放些月照，着陣風吹，惱殺多情，猛判沈醉酬伊，朝朝暮暮守定，儘忙時也不相離，睡夢裏，膽瓶兒枕畔數枝。 拾遺上

修正類

古文約選　方苞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

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尙；所尙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尙忠，商之尙質，周之尙文，視天下之所宜尙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

必先定一代之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

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尙，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尙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

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

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奮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幷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

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

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赦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

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勢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

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

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變，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

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

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勢，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狃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事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史通削繁　紀昀

本紀　卷一——史通卷二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

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

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

非無往例。速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

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浮詞　卷二——史通卷六

（一）夫人樞機之發，亹亹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敍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一）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

者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崔陵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辯，呼為才略則可矣，必以貫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遊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榮傳又云：「收受爾朱財賄，故為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又云：「渚宮制勝，闔城孥戮；茹茹歸命，盡種誅夷。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譏評，不求諸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靡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鳥官創置，豈關郯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夐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

其倫，由來尚矣！必以廣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決。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泪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鳧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郭解傳

史記游俠列傳　司馬遷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

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衞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解。

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漢書游俠列傳 班固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以驅藉友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

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遂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以十數，終不聽。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柰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迺聽。」

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高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

交驩，已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范蠡傳

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

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漢書貨殖列傳　班固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閒，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王彥章傳

舊五代史梁書王彥章傳　薛居正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

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三年四月，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楊村寨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

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栰，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鬬，流矢雨集，或舟栰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驅軍而至，急攻其壘，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陀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鎭，爲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揮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踣，遂就擒。

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

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興，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彥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

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初，晉王聞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錄用。

新五代史死節傳 歐陽脩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

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

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

人降晉。

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為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奸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

史記集解提要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　邵晉涵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裴駰撰。駰以徐廣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經諸史，幷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爲集解。其所引之書，多先儒舊說，爲後世所失傳者。張守節正義，嘗備述其引書目次。然史文同於國語者，駰多引唐固虞翻注；史文同於孟子者，駰多引劉熙注；史文同於韓詩者，駰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則知當日采經傳百家，删其游辭，取其要實，藹約而義博，守節固不能遍數也。然司馬貞與守節，皆推重此書，爲之敷闡義訓，間存疏證，後人合爲一書，轉於集解妄有删節，監本尤多譌誤。今唯汲古閣毛氏本，猶存集解原書之舊。取校監本，如帝舜紀「昔高陽氏才子八人」句下，脫「名見左傳」四字；「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亦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覩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徬徨乎海外」句下，集解引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監本誤作正義。自序

「易大傳」句下，集解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亦譌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引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繒，」監本多一「繒」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五常」；「周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鄳，」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大主」二字；鼂錯列傳「蛸孱于鵠」句下，引郭璞曰：「蜎悄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尋釋大旨，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也。然坊本流傳，脫譌尤甚，如夏本紀「灃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灃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缺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任意刪節，尙不若監本之粗備焉。貨殖傳「蘗麴鹽豉千瓵」句下，引孫叔敖云：「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當是孫叔然之訛：而毛本、監本俱未刊正，是校讎之疏也。集解原本八十卷，今毛本作百三十卷，祇以篇數分卷，其原書之分合次第，已不可考見。就今行世之本，行列整齊，字句詳審，終當以毛本爲最善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昀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裴駰撰。駰，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蹟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駰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採九經諸史，幷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兩守節末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徧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并同。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爲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註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觀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旁偟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引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禺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鄗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駟」，監本多一「賀」字；「嘗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幷修則見」，監本作「五常」，案五帝雖截，語不可解，假當以監本爲是「闞禹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

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平」一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蝟辱于鵲」句下，引郭璞曰：「蝟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註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灃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灃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闕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糱麴鹽豉千瓿」句下，監本引孫叔敖云：「瓿，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瓿，」音貽 當是孫叔然之訛；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讎亦不免有疎，然終勝明人監本也。

景陽岡武松打虎

水滸傳一百十五回本

卻說武松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見一個酒店，上寫着「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把三碗酒幷熟肉二觔，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酒；武松都吃了。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家曰：「客官，招牌上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曰：「這是怎麼說？」酒家曰：「這酒但是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岡。」武松笑曰：「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醉。」武松曰：「休胡

說，你再篩三碗來我吃。」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曰：「雖然好酒，吃得口滑。」還了酒錢，綽起梢棒，出門便走。酒家趕來叫曰：「客官且停住！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弔睛白額虎，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曉諭，往來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時辰，不許過岡，你眞送了性命，不如在我店裏歇罷！」武松笑曰：「景陽岡上，我走過二三十遭，何曾見說有大蟲！你留我店裏歇，半夜要謀我的財麼？」店主曰：「我是一片好心，反成惡意。你不信我說，隨你去！」

這武松大步走上景陽岡，見一大樹，去一片皮，上寫着：「此岡上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曰：「這是店家驚嚇客人的話，好在他店中歇宿。」挺着梢棒，便上岡子來，見所山神廟，門上貼着榜文，武松讀下，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恥笑，且奔上岡子去，見一塊青石，把梢棒立在一邊，翻身欲睡。只見一陣狂風過後，樹後大吼一聲，跳出一隻弔睛白額虎來。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翻身下來，拿起梢棒。那大蟲把兩隻爪略按一按，望着武松從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蟲撲來，卻閃在大蟲背後。但是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翦，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再吼一聲，兜將回來。武松雙手舉起梢棒打將下去，手腳慌了，卻打在枯樹上，把梢棒折做兩斷。那大蟲咆哮翻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兩手就勢把大蟲兩耳揪住，把右腳望大蟲眼睛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扒起兩堆黃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蟲盡力按下坑裏去，提起拳頭，打得大蟲口鼻迸出鮮血，打死在地。有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詩曰

景陽山頭風正狂，萬里陰雲霾日光。
颼颼滿山楓葉赤，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目晚霞挂林藪，侵人冷霧滿穹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踴躍逞牙爪，谷口麋鹿皆奔忙。
卞莊見後魂魄散，存孝遇時心膽強。
清河壯士酒未醒，忽在岡頭偶相經。
上下尋人虎飢渴，撞着咆哮來撲迎。
虎來撲人似山倒，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似飛砲，牙爪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淋漓兩手鮮血染。
近看千鈞勢未強，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橫野草錦斑銷，緊閉雙睛光不閃。

那景陽岡下猛虎，卻被武松打得動彈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蟲不死，又打了一回，大蟲死了。武松曰：「且拖

這大蟲下岡去。」伸手來拖，那里拖得動！武松力儘，再來靑石上坐，尋思曰：「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怎鬥得他過！」 下岡來，只見樹林中鑽出兩個大蟲來。武松曰：「我命合休。」再細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作衣裳穿在身上。那兩人見了武松驚曰：「這人好大膽，如何獨自半夜，又沒有器械，敢過岡來。」武松曰：「你兩個是誰？」其人曰：「我等是本處獵戶，因這景陽岡上有隻大蟲，夜夜出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正在這裏埋伏，你曾看見大蟲麼？」武松曰：「我是淸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恰纔岡上撞見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人不信，武松曰：「你們不信，只看我身上血跡。」獵戶問：「被你怎的打死了？」武松將打大蟲大事說了一遍，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聚集多人，跟武松上岡來。看見大蟲死做一堆。衆人把大蟲擡下岡來，卻請武松到里正家去。

水滸傳一百回本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來，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卽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

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醲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酒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儻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

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

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弔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唬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走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

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月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

只是一撲，二掀，三剪，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胳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撣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鬥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卻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綳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

一驚道：「你——你——你——喫了猰狆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什麼人？」那兩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為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剌剌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眾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眾人，眾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眾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眾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了五七個火把，眾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眾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六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鬨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

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

八十一難

西遊記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啓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如何？」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眞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

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着：——

「蒙差揭諦皈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卻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

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捎書二十二難，金鑾殿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烏雞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風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沉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祛道興僧三十五難，路逢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兜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衕穢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癃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邱救子六十五難，辨認真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遇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鈀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即

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觔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

九九歸眞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

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鬥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啊，仔細看在那岸。」

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兒女，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黿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

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

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卻是一個大白癩頭黿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你這幾年，卻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黿，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黿，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黿即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脚踏着老黿的項，一脚踏着老黿的頭，叫道：「老黿好生走穩着。」那老黿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徑回東岸而來。誠所謂：——

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秉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黿。

老黿馱着他們，躧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曾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曾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黿年壽，無言可答；卻又不敢欺打誑語，沈吟半晌，不曾答應。老黿即知不曾替他問了，就將身一幌，唿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衆連馬幷經，通皆落水。咦！還

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沈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溼了。

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閃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

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閃，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閃掣紅綃，霧迷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閃幌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蹤。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震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閃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頹山裂石松篁倒；好雷！驚蟄傷人威勢豪；好閃！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

諕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閃，乃是些陰魔作號，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卻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輪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

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卻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

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閃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
曬經石上留蹤跡，千古無魔到此方。

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擡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處，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卻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

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卻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溼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黿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溼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

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

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看。陳清聞說，就擺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

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餚，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彀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獃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樣，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卻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幷白黿淬水，陰魔暗竊之事，細細陳述一遍，就欲拜別。

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卻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筯，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

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豐。朱紅隔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榦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疊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

三藏看畢，樓上高樓，樓上乘騎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卻好！卻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有擺齋的候請。行者卻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卻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

衆人都叩頭拜謝。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卻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卻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領。」

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眞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眞人不露相，露相不眞人。』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卻也知覺；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擡上馱垛，挑着擔，從廡廊馱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

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

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

十年前我曾對魯迅先生說起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九十九回）未免太寒傖了，應該大大的改作，才配得住一部大書。我雖有此心，終無此閒暇，所以十年過去了，這件改作西遊記的事終未實現。前幾天，偶然高興，寫了這一篇，把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完全改作過了。自第九十九回「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起，到第一百回「卻說八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回東土」爲止，中間足足改換了六千多字。因爲學文月刊的朋友們要稿子，就請他們把這篇「僞書」發表了。現在敬在這裏請愛讀西遊記的人批評指教。

二十三，七，一，胡適記。

西遊記第九十九回

觀音點簿添一難
唐僧割肉度羣魔

話說觀音菩薩把唐僧一路上經歷的災難簿子從頭看了一遍，忽發言道：「佛門中九九歸眞，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菩薩當時卽命五方揭諦道：「速速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

揭諦得令，飛雲向東趕去，不多時趕上了金剛，附耳低言，說明菩薩法旨。金剛奉令，刷的把風按下，將唐僧四衆

連馬與經，降落在地。噫！正是：

九九歸眞道行難，一簣功虧不結丹。
魔鬘指日囘唐土，何圖驀地下雲端！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走得快，跌得高！」沙僧也道：「想是護送的金剛半路上看個親眷去了，叫我們下來歇歇哩。」孫行者火眼金睛，早已看見五方揭諦趕上金剛，交頭接耳，必有用意，他且不說破，只對唐僧說道：「師父，金剛拋下我們，自回去了。我們且打聽明白這是甚麼地方，在何國土。」唐僧道：「悟空說得是。我聽得遠遠的有水響，不知是不是我們走過的河水。」

行者縱身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那一帶樹林過去，果然是一條大河，河身像是很寬，很長；水勢卻不洶湧，不像是流沙河，也不像是通天河，也許是一條我們不曾走過的大河。」

唐僧問道：「徒弟啊，那邊可望得見人煙麼？」行者答道：「河的對岸好像有一個城鎮。有船隻載着人往這邊來。河道邊有一座高塔。船上的人好像是朝着這塔來的，也許是來塔上燒香祭賽的。」

八戒喊道：「只要有人煙，我們都去！」八戒沙僧把經卷馱在馬上，四衆步行，穿過大樹林，果然望見一座高高的寶塔。師徒們朝着寶塔走去，看看太陽將落時，他們到了寶塔面前。只見二三十個人，全是天竺國服裝，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從塔下走出來，朝着河邊囘去。那些人見了唐僧四衆，都很驚異，漸漸圍攏來；婦人孩子見了八戒三人的怪模樣，都很害怕，躲在老年人的背後，竊竊私語。內中一位老者，認得唐僧的狀貌衣裝是大唐人物，走過來問訊。唐僧叫三個徒弟站開，他自己上前施禮問訊。唐僧道：「貧僧是大唐人氏，這三人是小徒，往西天取經囘來，流落在此，不知路途方向。請問老丈這裏是何國土，這寶塔供養何種尊神，此去大唐國土應走何方向？」

那老者答禮道：「不知法師是大唐上國求法高僧，失敬之至。此處是婆羅涅斯國，前面的大河是殑伽河。順河流東行，約三百餘里，便是戰士國境。法師若要東行，可用船順流下去。這裏的寶塔是敝國最著名的古蹟，叫做「三獸窣堵波，」是如來在過去劫初修菩薩行時燒身供養天帝釋之處。每年八月月圓時，是月光王菩薩的節日，敝處的人來此掃塔祭賽。今天正是月光節，我們來此祭掃，不想得遇上國高僧。可否請到對河村子裏供養一宿，明天準備船隻相送東行？」

唐僧聽說「三獸窣堵波」之名，心裏大歡喜，忙整衣帽，朝塔禮拜，並叫行者三人同來禮拜。禮拜畢，唐僧又謝那老者指引的好意，說道：「貧僧久聞『三獸窣堵波』之名，但恨無緣拜掃瞻仰。天幸今日無意中親到塔下，豈可錯過機緣？貧僧師弟都是修行之人，今夜決計在塔下打坐一宵，以表禮拜的誠心。多蒙老丈厚意款待，明早一定渡河到貴村來拜謝。」

那老丈聽說，知道唐僧決心掃塔，又有點害怕那三個怪模樣的徒弟，也便不堅留，便留下姓名，率領衆男婦囘

河邊上船去了。

話說唐僧別了衆人，回過頭來，歡天喜地的對三個徒弟說道：「徒弟啊，誰料我們從雲裏掉下來，卻遇着這麼外的奇緣！」八戒笑道：「師父，想必是打聽得你的祖宗的骨塔了？」沙僧和行者齊聲問道：「師父，這個古塔有何因緣，叫你老人家這樣高興！」

三藏回頭用手指道：「你們不見這裏是三座塔麼？」行者們看時，果然中間一座高塔，左右兩旁各有一座小塔。

塔在遠處望見的只是中間的高塔。唐僧說：「這就是西域地志上有名的三獸塔，又叫做『月中玉兔塔』。三獸是一隻兔子，一隻狐狸，一隻猿猴。中間是兔塔，兩邊是狐塔猴塔。」八戒呵呵大笑道：「怪道老師父歡天喜地，原來他替弼馬溫大師兄尋得了祖墳也！」

唐僧喝住八戒，說道：「劫初之時，我佛如來投生爲一隻白兔，他本性不昧，在樹林中修菩薩行。他有兩個同伴，一狐一猿，受了他的感化，也同在樹林中修行。一日，天帝釋要試驗他們的修行工夫，下凡變化作一個老人，到樹林中來。三獸見那老人形容憔悴，行步艱難，都來問他有何病痛。老人說：『我要餓死了；來問你們求一點東西吃。』三獸請他坐在樹下，他們都出去尋食物款客。狐狸先回來，嘴銜着一條鮮鯉魚。猿猴也回來了，摘得一堆鮮果。只有白兔空手回來，心裏慚愧。老人說：『狐哥猴哥都尋了東西回來，難道兔哥不肯布施一點麼？』白兔聞言，對同伴道：

『敢煩兩位師兄替我採點乾柴，生起火來，我自有佳肴供客。』狐猿出去，尋了一些枯枝敗葉，生起火來。白兔見火燄正旺，就對老人道：『丈人，我自愧有心無力，不能救丈人的饑餓，敬獻區區身體，供丈人一餐。』說完，就跳入烈燄之中。爾時老人復現天帝釋莊嚴寶相，從火燄中提出兔身，嗟歎不已。天帝釋道：『兔子捨生救人，是眞菩薩行。吾當令世間人永永敬禮他的形容。』天帝釋言訖，一隻手攀住須彌山尖，撕下了半個峯頭來做他的畫筆；一隻手捉住月亮，做他的粉本，就在月亮上畫下了玉兔的形狀。至今月中有玉兔，便是這樣起原的。後世天竺國人紀念這個玉兔燒身的故事，在這裏建塔紀念，就是這個三獸窣堵波。」

唐僧接着又說：「我小時念雜寶藏經，經律異相，就知道這白兔捨身的因緣。誰想今日取經回來，還能瞻拜這千年古塔！我如何不歡喜」（註一）

三藏講完故事，行者沙僧俱各歡喜讚嘆。只有八戒涎着嘴臉，呵呵大笑道：「好個多情的師父！忘不了大天竺國拋繡球招親的假公主！你瞧那河上起來的團圞明月，正照着繡球選中的駙馬爺的僧帽上。只怕太陰星君管束不嚴，玉兔知道了我師父今夜掃塔的多情，又要逃出廣寒宮，來尋你耍子去也！」

三藏也不管八戒的頑皮，領着三人，到中間塔下，叫八戒把經卷龍馬安頓在塔下，叫沙僧摘了一些竹枝，紮了一把笤帚。唐僧拿着笤帚，同他們上塔祭掃。正是：

玉兔高風永不磨，非巖塔影照長河。

殷勤上國求經客來掃千年窣堵波。

話說唐僧四衆掃塔，到得最上一層時，明月已近中天；遙望殑伽河變成了一道光耀的銀河；四野靜穆，但見茫茫銀霧，湧起一個出塵的世界。唐僧到此不覺一聲叫絕。行者沙僧也都凝望出神。連那八戒也不覺搖頭擺耳，舞蹈起來。唐僧本來早已走得疲乏了，就在那塔頂上靠着石欄坐下。坐了一會，他捨不得走了，對三個徒弟道：「徒弟啊，我當年離了長安，在法雲寺裏立了弘願，上西方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一路上歷盡多少艱辛。那回在祭賽國掃塔，被妖魔敗興。還有那回在荊棘嶺上，雖然也是一個月白風清的良夜，又被幾個松妖杏怪攪纏了一夜。今番取得經典回朝，難得在這千年古塔上清清閒閒的賞玩這無邊月色。你們三人可先下去看守經卷，在塔下洞門裏歇息。我要在這塔上打一回坐，定一定心。」

行者料無意外危險，便叫八戒沙僧同去塔下等候。八戒笑着回頭道：「師父早點下來能！莫要被月光鈎起了凡心，又要累大師兄上毛穎山找尋玉兎兒去！」

他們下塔去訖，唐僧正襟打坐，凝神入定。他在定中，忽然聽得空中有人喊道：「聖僧隨我來了一件公案去者！」他覺得身體起在空中，跟着那人，在月光裏飄到一個平陽大地，落下地來。他定神四看，只看見幾千盤萬的異形怪狀的鬼怪，也有像人形的，也有獸身人面的，也有完全獸形的，也有一身九頭的，大都是渾身血汚，破頭折脚，肢體不

全。這些鬼怪見唐僧來了，登時起了大擾攘，一霎時鬼哭魔嚎，喊聲震天。唐僧只聽得四方八面齊聲喊着「唐僧還我命來！」「唐僧還我命來！」

唐僧雖然身經無數災難，到此也不免心驚膽顫。只聽得那個同來的人低聲說道：「聖僧不必驚慌。小神奉菩薩法旨，引聖僧來此結束一件公案。這些冤魂都是聖僧從東土西來求經一路上所遇見的大小妖魔的鬼魂。他們當時妄想要吃聖僧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千年，所以在路上興風作浪，與聖僧爲難。幸有齊天大聖，天蓬元帥，捲簾大將一路保護前來，這些都是金箍棒和釘鈀底下的死鬼。因爲得罪了聖僧，永永打入惡道，不得超生。現今他們都奉地藏王菩薩法旨，來到這裏請聖僧結此公案。」

那人說完，唐僧一時沒了主意，扯住那人問道：「我的三個徒弟都不在我身邊，叫我如何了得這件公案？」那人道：「這件公案只有聖僧自了，齊天大聖等人都助不得力。」

那人說完，拉住唐僧起在半空中，用手指着下面一隊隊的妖魔鬼魂，一一說與唐僧道：「那邊是雙叉嶺的老虎。那是兩界山的老虎。那是五行山脚下被行者打死的六賊。那是鷹愁陡澗被龍吞了的馬。那是觀音禪院燒死的老和尚。那是黑風山的白花蛇與蒼狼怪。那是黃風嶺的虎先鋒領着無數狐兔獐鹿的鬼魂。」

他轉過身來，指道：「那個女鬼是白虎嶺的白骨夫人。那兩個小孩子是碗子山波月洞黃袍怪的兩個兒子，被八戒沙僧摜死的。這邊是平頂山蓮花洞的幾百小妖，領頭的是壓龍洞的九尾狐精和狐阿七大王。那邊三個道士

是車遲國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那邊那個跬跬拜拜的老怪物乃是通天河裏設計捉拿聖僧的老黿鼇，率領着一班打死的水怪魚精。」

那人又轉向右邊，指道：「那邊百十個鬼魂乃是金䃶山獨角兕大王手下的小妖。這邊二三十個人鬼乃是構家莊上孫行者打死的賊人。那邊是琵琶洞的蠍子精，這邊是大鬧西天的六耳獼猴。那邊一大隊是牛魔王的小夫人玉面公主領着摩雲洞的小妖。這邊一小羣是碧波潭的老龍一家，同着他那九個頭的駙馬。」

說到這裏，那人向前面一指，笑道：「聖僧想還認得這幾位朋友！」唐僧細看時，卻是荊棘嶺上的十八公，孤直公，淩空子，拂雲叟，杏仙一班花妖樹怪。

那人又指道：「聖僧請看，那邊紛紛攘攘的是小雷音黃眉大王的五七百個小妖，和獅駝洞的萬數小妖。這邊爭爭吵吵的是盤絲洞的七種蜂妖，黃花觀的七個蜘蛛精，竹節山九曲盤桓洞的猱獅雪獅等等七個獅精。前面那兩蓋大燈籠是稀柿衕的大蟒怪的一對眼睛。右邊那個艾葉花皮豹子乃是隱霧山折岳連環洞的南山大王。左邊那一大羣牛，乃是金平府玄英洞的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領着他們手下的許多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

那人團團轉了一遭，回頭對唐僧說道：「聖僧，這一案裏的人鬼妖魂全在這裏了。地藏王菩薩的名籍上記着，這一案共有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名，這都是當年要謀害聖僧的性命，要吃聖僧的肉想延壽長生的。聖僧如何處分這一案，想必自有權衡。小神交代明白，暫且告退。」說完，那人按落雲頭，把唐僧送在一座石礅上，竟自揚長騰空去

了。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幾萬個哀號的鬼魂，聽了那慘慘悽悽的哭聲，他的恐懼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說過的白兔捨身的故事，想到佛家「無量慈悲」的教訓，想到此身本是四大偶然和合，原無足繫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舉起雙手，要大衆鬼魂安靜下來。

那時無數鬼魂看見唐僧站在月光中，莊嚴之中帶着慈祥，個個都感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力。大衆見僧舉起雙手來，手心向下，月光正照在手背上，大衆都漸漸安靜下來。一會兒，眞個全肅靜了。

唐僧徐徐開言道：「列位朋友！貧僧上西天求經，一路上聽得紛紛傳說：『吃得唐僧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非是貧僧捨不得這副臭皮囊：一來，貧僧實不敢相信這幾根骨頭，一包血肉，會眞個有延年長命的神效；二來，貧僧奉命求經，經未求得，不敢輕易捨生。如今貧僧已求得大乘經典，有小徒三人可以齎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難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見愛，自當布施大衆。惟願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脫離地獄苦厄，超昇天界，同登極樂！」

唐僧言訖，那數萬鬼魂齊齊舉手歡呼，鬼聲啾雜，辨不出他們說的什麼，只聽得一片「聒噪！聒噪！」（註二）「多謝布施！」「快吃唐僧肉！」

唐僧又舉起兩手來，叫他們靜聽。他又說道：「列位朋友！請忍耐片刻，讓貧僧留個遺表，給小徒帶回大唐。」

好個玄奘和尚！他脫下袈裟，反鋪在石磴上，他咬破右手中指，寫下血書遺表：

沙門玄奘言：臣奉命西來求法，歷時一十七載，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心願獲從，遂得見不見迹，聞未聞經，所求得大乘眞經五千零四十八卷，今命徒弟悟空等齎送回朝，流布東土。惟求法弘願已了，微軀已無足戀，茲於本日在婆羅涅斯國殑伽河上，捨命布施，下以超度途中枉死鬼魂，上以爲國家祈天永命，臨絕上聞，不盡依依。

他又留下遺囑給行者三人：

玄奘賴爾等護持，得遂求經弘願，經典至重，望爾等星夜齎送回朝。玄奘微軀已於今夜布施西天路上爾等所害諸枉死鬼魂，了此十七年公案，此是修善修行人本分內事，爾等不必哀傷。經典到達之日，即是玄奘不死之年。此囑。

唐僧寫完，將度牒裹在袈裟裏，脫下緊身衣服，抽出十七年不曾用過的戒刀，坐在石磴上，從左腿上割下一塊肉來，用刀尖挑了，遞與傍近身邊的鬼魂，笑道：「這是唐僧肉，可惜不多，請你們每人吃一口罷。」一個小妖接過去，咬了一口，傳遞給第二人。這時唐僧又割下第二塊肉來了。這些山妖水怪，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動了，倒也講點禮數，每人只咬一小口，不爭多論少，也不爭肥較瘦；吃了肉的都慢慢散開去，讓沒吃肉的擠近前來。唐僧一塊一塊的割去，血流下石磴，石磴前面成了血池。一些魚精鱉怪，便跟着老鼉婆在血池裏喝血。盤絲洞裏乾兒子——蜜蜂螞蜂蠦

蜂，斑毛，牛蝨，抹蠟，蜻蜓，——也都飛來吸血。

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剮下來了，看看只剩得一個頭顱，一隻右手還不曾開割。說也奇怪，唐僧看見這幾萬隻餓鬼吃得起勁，嚼得有味，他心裏只覺得快活，毫不覺得痛苦。

這時候，那團圓的月亮已快要落下地去，在長河那一邊，月光平射過來，照着那個孤稜稜的和尚頭，那頭的黑影子足足有幾里路長，在那幾萬鬼魂的頂上晃着。這時候忽聽得半空中一聲「善哉！是眞菩薩行！」唐僧擡起頭來，只見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見了。

唐僧如從大夢裏醒來，定心一看，兀自坐在那三層塔最高層上的石欄邊，分毫不曾移動。擡頭望那月亮已將落下地去，東方滿天的紅霞，太陽快起來了。他伸手摸腿上身上，全不見割剮的痕跡。他心裏驚怪：難道是我在定中做了一場噩夢？正驚疑間，只聽得塔的下層有腳步聲響，行者與八戒上來。八戒喊道：「師父出定了嗎？天快亮了。」唐僧心裏覺得快活，也不說破，站起來同他們下塔去。

下得塔來，只見沙僧牽着龍馬，傍邊立着八大金剛，齊聲向唐僧道喜，說道：「恭賀聖僧一夜之中了得西來公案，圓成九九劫數，一念無量慈悲，三千大千諸佛菩薩同聲讚歎。可賀，可賀！」

行者三人都不懂得金剛說的話，爭問師父夜來在塔上做了什麼。唐僧不得已，把夜來的奇境說了一遍。說完，解開袈裟，看那裏面隱隱約約的好像還有許多金字，細看時又都不見了。師徒四衆都咨嗟稱異。

入大金剛儀促道「聖僧功行完滿，就此同東土去罷！」有偈爲讚：

吃得唐僧一塊肉，五萬九千齊上天。

如夢如電如泡影，一切皆作如是觀。

（註一）「三獸窣堵波」的故事見於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七。白兔捨身因緣又見於雜寶藏經卷二，經律異相卷四十七。我在這裏又參用了現代印度作家的說法。

（註二）「聒噪聒噪」是道謝之詞。西遊記第九十四回大天竺國國王賜送金鐃時，行者唱喏道：「聒噪聒噪！」我們徽州績溪土話向人道謝也說：「姑噪，姑噪，」大概「聒噪」與「姑噪」同出於一個語源。

月蝕詩

盧仝原作——月蝕詩 玉川子詩集卷一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森森萬木夜殭立，寒氣贔屭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曈曨。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胎；摧環破璧眼看

晝，當天一搭如煤炲。脝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燈，揜菼如玳瑁。今夜吐燄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即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圍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恐是眶睫間，揞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滉漭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十日燒九州；金爍水銀流，玉燗丹砂焦，六合烘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鱲鱲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虯，掣電九火輈。汝若蝕開齱齲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盪轟訇入汝喉，紅鱗燄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醆鄒；撐腸拄肚礧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塡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藏頭擫腦不肯食；不當食，張脣哆觜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舂喉戈，去此睛上物。其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

便此不吐出。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榻砂土中；地上蟣虱臣仝，告愬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蟆癡腸。上天不爲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飈，排閶闔，入紫宮。密邇玉几前，擘坼奏上臣仝頑愚胸。敢死橫干天，代天謀其長。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捭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躠，頭戴井冠高逵枅；月蝕鳥宮十三度，鳥爲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卻月，不啄殺，虛眨鬼眼明突竄，鳥罪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踦踦：斧爲牙，鑿爲齒；偸犧牲，食封豕。大蟆一臠，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臛其肉；㊀ 一底板沒信處。㊁ 唯堪支牀腳，不堪鑽灼與天下㊂卜。歲星非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惑熒㊃矍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糺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盧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眞將軍，怒激鋒鋩生。恆州陣斬酈定進，項骨脃甚春蔓青。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皋陶鬼一問。一如今日三台文昌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㊄磊磊尙書郞，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傍。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騃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蚩尤簸旗弄旬朔，始搥天鼓鳴璫琅。枉矢能蛇行，眊目

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架構何可當。眯目釁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麾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常星沒，殞雨如迸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奸強。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蟆精，兩吻自決坼。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蟆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

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留。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予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瘢。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二主德，政乃舉。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照萬古。」

㊀全唐詩十四作「且當以其肉充臛」　㊁全唐詩作「死殺沒信處。」　㊂全唐詩無「下」字。　㊃全唐詩作黝惑。　㊄全唐詩「入」下有「腸」字。

韓愈改作——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昌黎先生集卷五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屓奰頑無風。月形如白盤，完完上天東。忽然有物來

啖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是如撒沙出，搏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圓千里納女腹，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沙腳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嚵名。赤龍黑鳥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徒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市何處逃汝刑！

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仝，（仝一作今）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窟龍窟天河！赤鳥司南方，尾禿翅觰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於菟蹲於西，旗旄衛毿𣰽。既從白帝祠，又食於蜡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汝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嘩！並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眼或作睛，皆非是）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斃）帝箸下腹嘗其膰。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恒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

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于次。盡釋衆罪，以蛙磔死。

正統論　歐陽脩

初本　歐陽文忠公外集卷九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剌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旣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旣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晉魏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興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

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易繫辭下「正」作「貞」。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

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由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召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僞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

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興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

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興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興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

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僭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平」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境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猶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稱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氏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廣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雖忍臣歛（一作「服」）之漸，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昪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弒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出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論　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

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

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人」）於非聖之學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授」字非）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幷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幷，（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

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興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衞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旣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何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一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

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

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鎭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瀧岡阡表

初本——先君墓表　歐陽文忠公外集卷十二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

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

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

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於時。

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

歐陽氏自爲吉州廬陵人，至于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囷倉峨峨；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刻有才子，于何不有？刻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刻我歐陽，扶疎并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侯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改本——瀧岡阡表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

「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壠」）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現」）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戍，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碎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附 喬億劍溪文略記方先生譚藝一則 節錄

雍正二年，秋九月，方先生望溪，自淮陰返白下，偶過視家君於毗陵學署；一見即稱出所爲文，曰「近作先考妣墓碣，（集刻作合祔碣，是後來改本）尙覺瀧岡阡表爲累。」因索歐陽子文。家君命檢行篋，出山曉閣本以呈。先生注視曰：「此不爲善本，可涉筆無甚惜也。」即削去「曰毋以是爲我累」七字，（江浦劉古塘以爲此句可刪，「吾何恃而能自守也」亦有誤衍在。）「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是知汝父之能養也」十六字，（此偸下文字頭踊法，宜削去徑接汝父爲吏）「矧求而有得耶」至「世常求其死也」三十六字，（則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進語已足，可直接何顧乳者）「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至「此汝父之志也」八十六字，（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已是結語，可直接某泣而志之，不敢忘，中間徒議論上兩層，文勢反弱）至餘次先後對許，尤指宗稱善。……

念奴嬌 蘇軾

赤壁懷古 初稿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條

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孫吳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是笑我

生華髮。人生如寄，一尊還酹江月。

赤壁懷古　東坡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㊀周郎赤壁。亂石穿空㊁驚濤拍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㊃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㊀「三國」一作「當日」。㊁「穿空」東坡樂府作「崩雲」。㊂「拍」東坡樂府作「裂」。㊃「強虜」一作「檣櫓」。

山谷詞　黃庭堅

醉蓬萊

對朝雲靉靆，暮雨霏微，翠岑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蠻戟移春，靚妝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身弔影，成何歡意！盡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州，萬重煙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裀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又（竄易前詞）

對朝雲靉靆，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蘸水朱門，半空霜戟，自一川都會。尊酒千杯，夷歌百轉，迫人垂淚。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京，萬種煙水驛楊相迎，有風流千騎，荔臉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裀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玉樓春（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

凌歊臺上青青麥，姑孰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皁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又（竄易前詞）

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座席。坐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擬襲例

理論之部

文心雕龍 劉勰

通變 卷六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財，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困，按頌文改）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元作毛，曹改）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疑作可）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一作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史通　劉知幾

模擬　卷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

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當作皆）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晧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娛）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

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書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

討，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雖爲匹夫，栖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爲書，敍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敍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敍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敍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湛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敍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敍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

夫將敍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贅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

至如敍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奮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言公中 內篇二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而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㊀」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竊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㊀孟子「操」作「故」。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㊀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宗興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脩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脩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㊀案穀梁傳成公五年「無後」作「無績。」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奸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譚峭竊化書於齊邱，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惆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胠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尚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書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

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獻，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尚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即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為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為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倍，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為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為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為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為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為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

興，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嫌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偏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宋學士全集卷二十八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

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晉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隋陳之弊，多尊徐庾，遂至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

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窈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廁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之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

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竊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

近來學者，頗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歎哉！可勝歎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涵芬樓文談　吳曾祺

仿古二十篇

文章之體，往往古有是作，而後人則仿而爲之，雖通人不以爲病。其濫觴所自，始於揚子雲作大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他如枚乘變賦體爲七發，後則有曹子建之七啓，張孟陽之七命，自是爲之者益衆，好事者合爲七林一書，東

方朔始作答客難，揚子雲因之作解嘲，班孟堅因之作答賓戲，唐韓昌黎又因之作進學解。司馬相如作封禪書，揚子雲因之作劇秦美新，班孟堅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晉問，此皆章章可見者也。又如陸士衡作辨亡論，全學賈生過秦論，杜牧之作阿房宮賦，全學楊敬之華山賦。乃若王子安作滕王閣序，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日稱為名句，相與膾炙人口；然實脫胎於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劉夢得著傚厃篇云：「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俱效班書語。然此不過小小摹其句法而已，最不可解者，枚乘上吳王書「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至「難以復出，」凡七十餘字，乃全用孔叢子語。乘一代作者，決不如此；或者孔叢子係偽書，人取乘語以入之，亦未可定。此則莫能明矣！洪容齋謂唐之王維詰宋之黃魯直，二人皆工詩，而其集中多竊前人所作，試考之亦足知其說之不謬矣。此劉彥和所謂「寶玉大弓終非其有」者也。

文人好事，往往有擬古之作，見於詩集者較多，見於文集者特少。今約略言之：如李少卿答蘇武書，諸葛孔明後出師表，皆後人贋作，人以其文之工而不忍廢。然徑謂之擬作可也。此皆本無其文而擬之者，亦有本有其文而擬之者，如東坡擬歸去來辭，世稱為工；其餘不可勝數也。大凡擬體之工，比各體為更難。各體之作，凡命意措詞，皆以我作主；至於筆力所構，亦可各出其所長。至擬體則一切出之古人，古人所謂非者，吾不得以為是也；古人所謂是者，吾不得以為非也。卽其氣體所近，亦必以所擬之人為斷。一有不似，雖有佳語，無所用之。其狀比之優伶之演劇，一無以異。

行文本樂事，何爲自尋拘苦如此！雖一生不作可也。近來人人爭非議制舉文字；然制舉文字所以可厭，通體描摹昔人口氣，亦其一端也。欲出一言，忽然而爲尼山大聖，忽然而爲顏曾思孟諸賢，又忽然而爲告子陳相下至王驩陽虎之屬，直謂以文爲戲則可；於此求工，果何爲哉！擬體之作，得無類是！

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　劉師培——左盦集卷八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矜於文詞，私爲己有。」立說至精。夫論語立言，恆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事竄點，便成新裁。卽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疊賡於周鄭，蓋發端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己出也。又卽漢人之作觀之：「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樂府兩見其詞。「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豔詞疊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習見之詞入己作。若夫漢碑之文，立詞多同，又以文有定製，相沿已久，與鐘鼎銘文同例；後世之文，亦恆類此。如眞子飛霜鏡，釋者定爲晉物，其銘詞曰：「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照千春，鳳凰鸞鏡兩風淸。」又廣事類賦鏡賦注引類苑謂何都巡出一古鏡，其背有銘。今以飛霜鏡銘相校，前缺「陰陽各

爲配」一語，末缺「鳳凰」一句七字。又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謂熙寧末年，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背郭有銘，亦與眞子飛霜鏡略同。惟鳳凰句移於銘首，易爲鳳凰雙頭南金裝；又易「各爲配」爲「合配，」易「俛」爲「兩，」餘均相符。又宋姚寬西谿叢話謂何郡巡出古鏡，其背有銘，今與飛霜眞子鏡相較，惟銘末無「鳳凰」七字，銘首另增「對鳳凰舞，鑄黃金蒂」二語。與類苑所載者疑同是一物，惟類苑未引前四句 此數鏡者，其銘詞均略同。蓋創始作銘之人，學者奉爲硏手，句法音韻，俱出自然，傳播旣多，摹擬斯衆，或略事損益，或傳寫致訛。此非古人不以雷同爲恥也，古代文有定製，詞有定施，雖沿襲前作，苟詞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又考事實類苑記某鏡銘云，「當江寫翠，對酒傳紅，」而山左金石志所記古鏡銘有「當眉寫翠，對臉傳紅」二語，是誠古代鏡銘，多點竄前人之作。又予所得唐石，有江陽洪大人墓誌，其銘文曰：「隴樹風悲，愁雲月苦；一閉泉門，宛然今古。」而揚州所出唐墓石之文，多與彼四語同；或於四語以前另增他句，是古代碑誌之文、亦多沿襲。明乎此例，則古代之一文兩見，詞句多同者，不必盡疑其贋。此亦章氏言公篇之旨也。

畏廬論文 林紓

忌剽襲

凡學古而能變化者，非剽與襲也。剽之爲言，劫也；襲之爲言，重也。知古人之美處而不能學，則生入其句法，足之以己意，驟讀者之目以爲古；苟爲人覓得其來人翁，則幾疑全體之皆贋，此爲行文一大病痛。

王鑒霞澤長語論爲文妙訣曰：「爲文必師古！讀之使人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亦不覺其爲韓。」愚按歐之學韓，神骨皆類，而風貌不類；但觀惟儼祕演詩文集二序，推遠浮屠之意與韓同，能不爲險語而風神自遠，則學韓與不類韓矣。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後人極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則萬萬不能不出於剽襲；剽襲即死法也。一落死法，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處處爲之拘攣耳。

陳同甫論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愚謂當於平時用功，沈潛體認古人用心所在，凡義法意境魄力神味，蓄積盤亘於胸中，一到行文，當有自家把握，臨時去取。昌黎之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人，正恐不能肖而且割愛爲難，不於句法中飣餖，卻於意思中飣餖矣。顧亭林曰：「倣楚辭者必不如楚辭，倣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正道得剽襲之病痛，覺陳同甫所謂用意用語之類，識見均不如崑山之高。

魏叔子評古文七弊第六節，曰：「語可以不驚人，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愚於此語亦殊不明白。聖賢語當曰引，不當曰襲。左傳中引詩如戰戰兢兢之類，語至習見，何以不謂之襲？且有道理語，亦不必驚人，自能令人家胸中點

頭綜之叔子言不過謂不必引據通套之語，乃不知引易引詩一兩語作點綴，亦古文中常有之事，不能卽謂之襲。

朱子斥劉敞之彭城集，謂工於摹倣公羊儀禮。公羊儀禮何嘗不可學，必謂一字一句盡肖公羊儀禮，又復成何趣味！或且才大學博，不期然而流露。然明汪道昆之刻意摹古，往往援古事以證今事；陳與郊之隅園蘋川二集力摹漢魏，雖不敢厚非，而必奉爲圭臬，直令人走入僻體，似可不必。愚生平不喜論文，蓋過於高遠，必至詆毀古人；過於主張，又足生人攻擊。雖然，爲文當肖自己，不當求肖古人。有古人之志願問學，加以磨治，吐屬閒不期古而自古；必分門別派，謂吾爲某家香火門人，步步剽襲，卽到汪道昆陳與郊地位，又何益者！

六朝麗指 選錄 孫德謙

文字之有摹仿，此在古人且然。賈誼過秦論，其後陸士衡之辨亡，干令升之晉紀總論，皆用其句調，固無足怪；然偶或爲之則可，若屢見不一見，不免令人生厭。如劉孝標廣絕交論中有「是曰某交其流一也，」吾見近人作文不能不鋪敍者，往往摹仿其句調，雖工文者亦時有之，誠所不取。故余於六朝駢文，專揣摩其氣息，而此等處則引爲深戒。今觀王仲寶褚淵碑文有云「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又徐孝穆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兩起段結句，後世文人集中，常有學其格

謂者，亦當力求刪削，不得時相沿襲。夫文章摹古，豈足爲病；所病者落套耳。昌黎謂辭必己出，斯豈辭爲然哉？於格律亦不可因人而作，使之數見不鮮，乃足謀傳世之業。若張皋聞七十家賦鈔序，摹仿莊子天下篇漢書藝文志，則仍不媿爲名家也。師法六朝者，吾願其涵泳於神韻，則善之善矣。

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語，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鈔襲。沈休文梁武帝與謝朏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此用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身」既互易，而「辱」又易以「屈」字矣。梁簡文與劉孝儀令「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此用魏文帝與吳質書「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酣」易爲「闌，」「仰而」則易「言志」矣。梁武帝請徵補謝朏何胤表：「窮則獨善，達以兼濟，」此用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身」「天下，」直爲刪去；而「以」「濟」二字，乃以易「則」「善」矣。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每叨天功，以爲己力，」此用國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貪」「之」兩字又易以「每叨」矣。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言不寫意，」此用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盡」則易爲「寫」字矣。王孝籍上牛宏書「之強兄之親，」此用李密陳情表「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其省字不必言；「強近」之「近，」則易以「兄」字矣。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蓋引成語而加以翦裁，以見文之不苟作，斯亦六朝所長耳；彼宋人則異是。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蘇軾——東坡集卷十三

美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峯人莫識，雜以雞豚眞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唇與熊白。路傍拾得半斷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劉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閟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投君應已遲。

實例之部

模擬類上——法式之擬

五噫　梁鴻——全漢文卷二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六噫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十四

飄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霏兮火德微，噫！鵾鵬相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櫂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形影神　陶潛——陶靖節集卷二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一作憔）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一作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一作結託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一作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擬陶體三首 梅聖俞——宛陵先生集卷二十四

手問足

共生一體中，出處常相并；所動輒有跡，何不擇地行？履舄雖可藏，步武豈無聲？嘗思汝爲玉，請刖見直誠。

足答手

上下各有分，同質貴異支。惡用懼爾先，當念扶我危。我刖爾獨安，何以幸無夷？且閑宿袖間，操執自有時。

目釋

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一豈相妨？倘恐有所營，獨見不能強。嗟爾手與足，何爲欲鼓傷？扶隨自有職，勿使心悲涼。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　杜甫——九家集注杜詩卷六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一云樹枝溼）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云歌難遲）溪壑為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一作十）年飢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六歌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十四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翩失其凰；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慕草淒，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三男一女同歔欷；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鶺鴒在原我何為！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髫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鵠委道旁。雁兒啄啄秋無粱，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為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絡繡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歘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二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血汗駒。晨妝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落飄瓊琚。風花飛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汙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為爾遡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粱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元量——水雲集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囓氊雪窖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淡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蓼我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割心命何惜！地結萇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纍黃，無衣凍指——成化杭州府志作指凍——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處收兒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顧，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遂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披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天下地下吾與汝，夫為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短鐙不得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荊棘磨坐膚不完。失身被縶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招魂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梳妝顏似玉。——成化杭州府志云學母梳妝面如玉——倏著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闖人夜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夫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鹽散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鳳麟什，鬼神護呵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溼。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宋亡國破身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七歌　鄭燮——板橋詩鈔

鄭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竽笙。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爨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偪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時起；婉轉噢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槎枒不穩庭槐斷！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飢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抵；伏地啼呼面垢污，母取衣衫爲湔洗。嗚呼三歌兮歌彷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有叔有叔偏愛姪，護短論長潛覆匿。倦書逃學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橐，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溼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鬧雞號！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閨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兒號母慰事鞭扑，心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圮，空床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六歌未闋思離家。

種園先生（陸種園）是吾師，竹樓（王國棟）桐峯（顧于觀）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宜。二子辭家弃筆硯，片帆千人氣先寒。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恨賦　江淹——江文通文集卷一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假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文選「假」作「至」。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壟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擬恨賦 李白——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歿。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澥，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國步，握瑤圖而倏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

若乃項王虎鬭，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騅兮不逝，喑嗚何歸！

至如荊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凄錦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

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狖之啾啾，永埋骨於淥水，怨懷王之不收。

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

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抆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塡金門，煙塵曉沓，歌鐘晝諠，亦復星沈電滅，閉影潛魂。

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五柳先生傳、陶潛——陶靖節集卷六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閒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葉子先生傳　繆艮——文章游戲二編卷二

先生不知何如人也，亦不詳其行事；平居愛葉子戲，因以為號焉。喝雉呼盧，不耐煩擾；惟鬭牌，不覺甚喜。每有會聚，便欣然忘食。性嗜利，家貧不能常得；朋舊知其如此，或設局而招之，造輒共賭，期在必勝，既勝而退，猶自恡情去留。明日復然，不避風雨；簦屩簞結，囊餞屢空，晏如也！常欲挑頭自肥，聊救己急，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聖人有言，苟飽食以終日，寧用心於博弈。其言茲若人之儔乎？勞神廢時，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有窮氏之民歟？

自序　劉峻——劉戶曹集卷一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

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亢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

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

自序　汪中——述學補遺

昔劉孝標自敘平生，以為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傭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

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釁於蒸梨，蹀躞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歎；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饘而不糝。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為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荊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苦，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前赤壁賦

蘇軾 —— 繹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遊懸泉賦　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二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於承天之殿巔，置酒乎媧女祠之側。千山暮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咲，超然自得。

旣而歎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齧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具以文之，境雖奇而不郎。」於是刳蛇腹之枝以爲琴，竅鳳脣之管以爲箭，諷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觴而永今夕。少焉，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默乎默，入吾耳者瀏以淸，歷乎目者森以蛇。金截华萃，聲在鋏中，道娘子之關，潘美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羣柒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趙壁者耶？追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

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洞下，大如車輪，下赴絕澗，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飛炎天之冰雪，六年於茲，而闕其深。子能靜而聽之，亦一段之奇突。」

趙子曰：「泉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

鳩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聞，聞甚不絕。雖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爲之惑也。」

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

覺而賦之，但山高水深，風淸月白。

古文十弊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

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玆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複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敍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

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懍冽，則觸手皆荊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

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爲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義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

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流其子壻，比例原情尚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

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敍一人之行事，尚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敍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

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旣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屨」。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

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

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陋矣！

又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旣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期齊名，藉人炫己，顏頓不復知忸怩矣。

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尚矣。談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擷清言，多而少擇也。明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

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饋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

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動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豈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

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敍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敍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摭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

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閭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

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其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為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即或閒情逸出，正為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為文為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

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旦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

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議，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誤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詫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荊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今文十弊　張鴻來——師大月刊第十三期

章實齋作古文十弊，一曰剜肉爲瘡，二曰八面求圓，三曰削趾適屨，四曰私署頭銜，五曰不達時勢，六曰同里銘旌，七曰畫蛇添足，八曰優伶演劇，九曰井底天文，十曰誤學邯鄲。今日學生爲文，亦有類於章氏所謂弊者，約略追憶，足成十數，不揣僭竊，作今文十弊。

一曰：文合事實，方可信今而傳後。昔率學生遊頤和園，越數日，値作文課，命爲之記。有某生云：「載酒而往，醉於排雲殿前。邀同學席地坐，引杯共酌，醉而返。」又有云「歸家飯畢，濡筆記之。」夫師生偕遊，往來與共，未見載酒而飲也；作文過遊園已數日，兩事非同時也。今爲是言，是祇知學古，而忘其失實矣。是之謂「當面撒謊，」此學生之通弊也。

二曰：出言宜知謹愼，記事須有選擇。數年前試驗新生，國文題爲「我之家庭。」有一生敍其父寵妾別居，其母常與爭吵；對母祖父，與母勃谿。生爲祖母之人，對於祖母及父，多懷不滿，怨詈之詞，形諸試卷。夫家庭骨肉，可記者多，何必專擇此種，發抒憤懣，且亦失命題考査狀況之旨。是之謂「不爲親隱，」又學生之通弊也。

三曰：賢哲名言爲天下法；文家引用，助成己說，此常例也。近來學生，多通西籍，西儒言論，每資引證；不曰某某爲蘇格拉底之詞，

即曰某某爲斯賓塞爾之說，叩厥來由，忘出何典；「想當然耳，」時或有之。是之謂「胡造謠言，」又學生之通弊也。

四曰：事物比人，借抒情趣，文家原有擬人一格；毛穎，物也，爲傳以傳之；貧窮，事也，爲文以送之。宋諸詩家，亦有感時濺淚之花，恨別驚心之鳥。要在託物以寄興，無須求劍而刻舟。今人爲文，慣摹此例，明月先生，中天跳舞，黃鶯小姐，枝上唱歌。推而極之，凡梅盡是良妻，有鶴皆爲愛子。淵容見怪，遇物生魔。編成故事，頗可以娛小兒，作爲文章，不足以登大雅。是之謂「童話文藝，」又學生之通弊也。

五曰：文章寫實，貴善形容，狀物妙得其情，古之所以有繪色繪聲之譽。嘗見人以汪汪肖流水之音，以颯颯寫落雨之態。夫汪汪有類狗吠，颯颯本爲風吹。描摹不肖，物態失眞。是之謂「拙劣畫師，」又學生之通弊也。

六曰：國家憂患，志士不忘。自東四省被侵，販豎皆爲談料，矧在學生，能無流露；是以每逢爲文，不論何題，輒寫入幾行，慨然江山之淪陷。心實愛國，語卻離宗。是之謂「時局濫調，」又學生之通弊也。

七曰：人有定名，名有定字，儻相假借，易啓人疑。伏羲寫爲庖犧，尙係古音轉變，洛林書作娜纖，實緣譯語紛歧；然此非故爲造作以便己也。近日通行注音符號，凡不能寫出之字，輒以代之；以故寫蘇軾爲蘇尸，寫李斯爲李厶，令人乍見，疑蘇尸另爲一人，李三角更不知生於何代。夫以符號代漢字，是今日改造文字家所引爲同志者也；不代全文，僅代一字，是今日普通文章所應禁絕者也。兩事對然，詎容屬亂。又本有名號之人，而於其姓氏上冠以TP，宜稱女士之友，而於其名字上改用「逑斯。」是之謂「合璧文章，」又學生之通弊也。

八曰：相題爲文，宜審題意，字字全能顧到，扣合方見精心。近日學生作文，每祇寫到題中二三字，即爲已盡文章能事。舊稱「畫題之腳，」蓄然未有聞知。去年國文試題，爲「夏天常聽到的幾種聲音，」乃答卷中或單寫蛙鳴，或獨標蟬噪，而竟未顧到幾種二

字。本年國文試題為「幾種最勤苦的市民，」而答卷或祇寫車夫或單言小販，亦未顧及幾種二字。如斯疏略，焉有佳篇。是之謂「目無全題，」又學生之通弊也。

九曰：文章義法，貴緊嚴而惡錯雜。前人規律，謂古文不宜用詩賦之詞，並禁仿語錄之體；此雖懸格過高，非學校國文所應講；然時而乎哉，時而嗎了，時而吾黨，時而她們，文語錯施，唱白無界。若恨文言為死文字，盡盡捨之，專誦體寫活文字，盡盡用之；捨不盡捨，用不盡用，是之謂「半死半活，」又學生之通弊也。

十曰：文不雅馴，措紳難言，鬧笑嬉罵，貴得其所，左傳之呼「役夫，」國策之叱「母婢，」雖屬詈之詞，實無此不足宣其憤慾之蘊。若惡聲原可不加，文情已經畢露，有之增醜，無則反精。今人為文，一則曰「可恨這羣混帳無恥的貪官，」再則曰「竟是一羣狗屁不通的文字。」夫既有無恥，則混帳可消，雖加狗屁，而不通仍舊；何必效村嫗之蠻强，玷佳章以糞土。亦有曰：「是我這一時心不在焉，」「看見幾個人打得不亦樂乎。」若此之文，幾同科諢調侃。是之謂「小丑文章，」又學生之通弊也。

今文八弊　林語堂——人間世二十七至二十九期

齊頤詩：「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雖是濟公晚年自道風寂靜景，卻也未嘗不可拿來做現代中國影子。上二句是應現在六十年來狼藉之勢，下二句能否應了將來，卻要看中國人靈魂收拾得來與否；收拾不來，恐是長此狼藉下去，不必說西天樂土無分，就是眼前水連天碧也沒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極峯沒有什麼，就是使人生達到水連天碧一切調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處此擾攘之秋，目所視是狼藉之象，耳所聞是噪聒之音，想國事至於此極，我同胞的心靈已紛擾

殺了，柔腸已經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時時有顚倒夢囈之言，躁暴狂悖之行。所以「東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學。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何一非混撇混打爾詐我虞之舉動！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樣，魂靈已離軀殼，軀殼只做些無謂的掙扎而已。指天畫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惡無定。忽而裝腔作勢，自欺欺人；忽而悒悒終日，垂頭喪志。因此國中的思想忽而復古，忽而維新，所復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維的也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發寒熱，冷一陣，熱一陣，冷得像入冰山，熱得像上油鍋，這樣子元氣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虛弱下去呢？我國人的神志既然這樣紛亂，自然早已失了中國文化所重「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臘文化所重的 sweet reasonableness。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偉大的創作。一人的神經四分五裂，只有衝突，沒有調和，怎能有偉大的創作出現？我看這個時期應當是批評的時期，做些斬芟蕪穢推陳出新工作，最爲重要。然僅此批評的工作，亦非恢復「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至於今人心理，所以這樣不寧，本也難怪。一則受政治的影響，國強則體盛，國弱則體衰。今日不論政治社會文學輿論，那裏有一種是非公理！是非既混，公理既滅，於是人心也亂了。人心既亂，於是失了大國風度，自暴自棄，相輕相賤，容易遷怒於人，而發生東壁打到西壁，亂轟亂撞不得安靜情狀。二則潮流太複雜，處此東西交匯青黃不接之時，融會古今，貫通中外，談何容易？此種批評，豈是人人做得來？做不來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燙髮與梳髻孰美，男人着長衣與短衫孰便，一舉一動之微，都無意中含了中外的比較。據此種日常瑣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來，於是不是復古便是維新，不是國粹便是新學，各有成見派別了，對此中西文化問題也就交代過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評，那裏如此簡單，表揚文化，豈在梳髻燙髮！尊豈能救國，打拳何關國防？只因服之短長，髻之形樣，武人尚看得到，信手拈來，禁止提倡，博個關心風化的美名罷了。如此批評文化，更難擺脫膚淺。三則感情過于衝動，主見難于捐除。大家都是黃帝子孫，誰無種族觀念？眼見國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鬥。一面禮見賢思齊，力圖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種保守心理，出於至情，一半爲國，一半爲己，爭點體面。保守自信與

見賢思齊兩種心理，都未可厚非。不過保守自得易流於抱殘守缺，頑固迂腐，兩者相去，間不容髮，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見賢思齊又易流於盲目崇拜，趨新騖奇，彼此之間，豈易鑒別？難矣哉，批評乎！中智以上的人旣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的青年，遂亦岐途觀望。再加以上所謂國亂心危，人人着急，遂發生此兩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與「憂鬱狂」，是非顛倒，好惡反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情急以哀，其詞激以怨。所見於文，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或爲西崽口吻，或爲袍笏文章，旣非眞正現代批評，又全非古來明理達情面目了。收拾歸來，談何容易？剪紙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鑒於是，欲抒愚見，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二）隨得隨失，狗逐尾巴。（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藥，袍笏文章。（五）寬己責人，嘗過其行。（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七）桃李門牆，丫頭醋勁。（八）破落富戶，數偽家珍。

（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有虛偽的社會，必有虛偽的文學；有虛偽的文學，也必有虛偽的社會。中國文章最常見「救國」字樣，而中國國事比任何國糊塗；中國政客最關心民瘼，而中國國民創傷比任何國劇痛。因而發生爾詐我虞上下欺罔之通電式文章，其勢力所及足以影響於普通論文。實則中國政治之腐敗，一半是文學標準之錯誤。大家養成一種說老實話的習慣，行爲也可誠實一點。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矯，所以道學假面具不拆下，魑魅罔兩必橫行於世。譬如要人辭職，或因主張不行，或因意見相左，在頭腦簡單的洋人老實說出，也可過去，但在中國要人，必託以病。夫託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隱，邪正得以混淆而是非莫辨矣。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納污，避免暴發，而忠直者也隱其苦衷，不得大白於世。在面子至上主義的中國人，當然以爲宣布隱衷，必傷人情面，然在健全誠實的社會，意見相左，有何不可說得？其病還在中國社會不容人說老實話罷了。卽此一端，已可概見中國社會之尚虛偽了。這不過是文字應用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種虛偽的文風不改變，人人可以開口仁義，閉口嫖娼，政治的混亂黑暗，也無法澄清。所以文學革命之目標，也不僅在文字詞章，是要使人的思想與人生較接近，而達到較誠實

較近情的現代人生觀而已。政治之虛僞，實發源於文學之虛僞，這就是所謂「載道派」之遺賜。原來文學之使命無他，只叫人眞切的認識人生而已，你說道「人生」就是「道」也無不可，但持此「載道」招牌，必至連文學也禮儀起來。漢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經過腐儒一解，關關雎鳩，也變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子才問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王季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魯君而思狂簡小子？識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學觀念比現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種載道觀念，在往時足使文人抹殺小說之文學價值，視爲稗官小道，難登大雅之堂。其在現代，足使人抹殺幽默小品之價值，或貶幽默在諷刺之下。幽默而溢其諷刺，必流於寒酸，而失溫柔敦厚之旨，這也是幽默文學在中國發展之一種障礙。必有人敢接觸些幽深淡遠無所謂的幽默文品，替幽默爭個獨立地位，然後可消滅道學派之聲勢。今人冒宣傳即文學，文學即宣傳，名爲摩登，實亦等喫冷豬肉者之變相而已。載道文人，必欲一顰一笑，盡合聖道，喫牛肉而思耒耜，聞蛙聲而思插秧，世間豈有是理？揣其爲人，必終日正襟危坐，一聞花香，便惕喪志，一聽鳥語，便打寒噤，偶談兩句笑話，則慮其亡國，一讀抒懷小品，便痛其消閒。舒夢蘭寫清朝俗儒形像，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們譏濂溪之愛蓮爲「留心小草」，鄙淵明之遊山爲「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縱酒賦詩爲「昧於明哲」，譽香山之挾伎侑酒爲「傷敎敗俗」，必欲毀琵琶記之書版，拆廬山草堂之遺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諭，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觀之，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長，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乎？」此種流風，其弊在矯，救之之道，在於近情。

（二）隨得隨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達理，豎起脊樑，立定腳跟；又須稍顧廉恥，勿專投機。凡事只論是非，勿論時宜。若是心頭不定，東張西望，今年雞年，明年狗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還够不了，過后自思，當亦啞然其笑。美國國民浮薄，英國國民穩重，就在這一點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人，還是近於美國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學深思，多用頭腦，凡事求個徹底，看得眞透，也可以稍

精神正氣種毛病。以前大衆語之爭，海派文人喊得震天響，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蘆中是賣何藥，假若問我，所以沈從文批評一句話，呼籲：大抵北平作者「年紀大一點，書讀多一點」所致，可謂切中要害。大抵人書讀得多，便不易爲新說所搖動。古來文學潮流遷變，道理卻是一樣。即如文學是宣傳宣傳是文學一說，雖然是嶄新傑俄的革命理論，其文學立場卻和十九世紀中葉之法國文學一般無二，知彼知此，較量一下，也就不易爲危言所聳動了。今人所要在不落伍，在站在時代前鋒，而所謂站在時代前鋒之解釋，就是趕時行熱鬧。一九三四以一九三三爲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爲落伍，而歐洲思想之潮流蕩漾洄瀾迴伏，激盪不窮，其故，自己搶入漩渦，便自號爲前進。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歐洲文明進化史上爲前進爲退後，都未加以思考。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爲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類字一字不是自喚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於學。

（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趕時髦，生怕落伍，於是標新立異，競角摩登。幽默歸西洋本貫則爭相做傚，小品文忘記譯爲「凡米利亞愛賽」，則起而詆毀。小品文以閒適筆調抒情說理，中外何別，乃稱譯西洋小品則曰介紹西洋文化，句稱中國小品，則曰擁賣臭銅爛鐵。推其心理又係恥爲華人。此種態度，何足言批評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樹現代人生觀？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只取洋大人之厭棄，終身爲西崽可耳，豈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國文化，自應改良，然一言故舊，則詈爲封建，一談古書，則恥爲消閒。只好來生投胎白種父母耳。談古書固然消閒，然在中國讀西班牙詩歌及巴爾幹小說，豈便忙人所應爲？又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與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自然西醫歸入科學，中醫歸入迷信，與「卜星相」合爲一門，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詈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剋之說，肝火上生則壓以水，胃土積滯則疏其氣，說法雖乖，功效實同。又如金雞納霜是樹皮，高麗人參也是樹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舊，如此將來中外醫理才有打通互相發明之希望。故無

論何門，讀書必通，通則化，讀書何爲，所以供我驅使；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羈窘，保得自身爲主，則闢通自在，大暢無比。今人一味做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模倣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孽少的醜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崽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於思。

（四）文化膏藥，抱殘文章——所謂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頗可倣效，就是：製牙膏說牙膏話，做皮匠說皮匠話。吾人製牙膏必曰「提倡國貨」，硝牛皮必曰「實業救國」。於是放風箏亦救國，擲老拳亦救國，穿草鞋亦救國，讀經書亦救國，庸醫自薦，各藥亂投，如此救國，其國必亡，不亡於病，而亡於藥。吾國如要得救，各人將手頭小事辦好，便可救得。今舍小救大，貪高騖遠，動輒以救國責人。比方論語提倡幽默，也不過提倡幽默而已，於眾文學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謠，不脫期，爲願已足，豈多希望於一大國中各種說官話之報之外有一說實話之報而已，與救國何關？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也不過提倡小品文，於眾筆調之中，看重一種筆調而已，何關救國？吾甚願人人將手頭小事辦好，少喊救國，學江湖郎中賣文化膏藥，國始有救。此種流風，其弊在夸；救之之道，在於行。

（五）寬己責人，言過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儼，上邊已經說到。在比較通情達理的古代社會，儒家也是以嚴於律己寬於責人爲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責人以死，因爲知惡死爲人之常情，設身處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義。「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勝於彼哉？」這樣一想，心地就謙和一點，「何難以一死了之」的話頭，也就不容易見於筆端了。其實將來大義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還是這些不願責人以死的人。世人有這樣的奇事：言論愈狂激者，其持躬愈謹，治身愈嚴，而言論迂闊，好以小過責人，必欲人人如夷齊孔孟者，反是一般跅弛的輕狂子弟。遂其願不惜靦死倖生，不遂其願，不惜醜辭詆毀者，也是這班道學小人。

在文學史上，我們看見最放誕不羈的莫如金聖嘆；名爲「聖嘆」，固聖人之所當嘆矣，然能反對苛捐雜稅，爲民請命，爭因哭廟就戮大快而死的，還是金聖嘆，並不是以「震驚先帝在天之靈」諂金於死的衛道忠臣朱撫院。故世人或言過其行，或行過其言，若鄭板橋欲爲厲鬼擊人之腦，此則一般吏官所不敢出諸口見諸文者，但若謂一般吏官之高風亮節在板橋之上，則吾決不敢信。餘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東坡之以詩得謗，居易之挾妓飲酒，類皆有傷風敗俗之行，放誕不經之談，正士切齒，仁人寒心。其爲文「曾有鯁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嶺外，（東坡）或幽囚獄中，（卓吾）或逍遙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節細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臨民，都能爲民父母，臨去攀輿截道。（中郎子才）又絕非呻唔孔孟衛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聲。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於風骨，不可求之於言辭，可求之於細行，不可求之於詩文。今日文人求一不關心民瘼者幾不可得，求一不顧救國者亦不可得，然紙上談兵，關心愈切而奮勵愈深，文調愈高而國愈不可救，總因文人言過其行，視文章如畫符而已。且寬己責人，以漫罵爲革命，以醜詆爲豪傑，已成一種叫囂之風，還都是欠反求諸己的一點修養工夫罷了。難道你罵我，我罵你，中國就眞會興起來麼？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佈謠言，一以揚己，一以攻人。我眞不相信此風一成，中國文學遂會變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罵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來卓吾也罵人，輕狂子弟亦罵人，或者欲學卓吾，而實爲輕狂。卓吾數先哲，輕狂子弟亦數先哲，然卓吾「藏書」攻君子之短，而不沒小人之長。致君子之短，輕狂子弟學得來，不沒小人之長，輕狂子弟卻萬萬學不來也。罵之道精微矣！徐芳懸榻編記「李卓吾譏罵者」一節說：「或曰，『卓老生平罵人，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人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予何人斯者也。』」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輕薄，救之之道在恕。

（六）爛調陳篇，辭浮於理——文人通病，在於空，在於懶。空懶而又不肯捨筆從商，遂不能不摭拾陳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

時裝，文人求入時。文之不能不變，猶時裝之不能不改。五四時代有五四時代之文，晉羅時代有晉羅時代之文，美醜雖不同，風行都是一樣。新潮之文勇往邁進，創造之文激越感傷，語絲之文清新委婉，晉羅之文詰屈歐化。青年在中學時期讀其刊物，而文筆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譜傳聲，親場逐隊，所不能免。然各種體調，雖有本源，一旦風行，遂成濫調。今月文壇正承晉羅文學極盛時代之餘波末流，今日寫作之人，許多五六年前在中學念書時代，故此種濫調，一時不易洗盪。通篇文句，倣效西洋，無一句像中國話，名爲前進摩登，實則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倣英文之受動語氣；「競爭市場」曰「競爭著市場，」倣英文之分詞體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倣英文之狀詞語尾；「人」曰「人們，」倣英文之單複分別。甚而狗屁不通，「聽爸爸的話」曰「接收父親的意見，」「作者」「書商」曰「從事書工作的人。」嗚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爲紀遊，敘事寫景之餘，加兩句「時代不景氣的輪齒已經邁進到農村了」即爲前進意識。同爲談古書，鑒別版本之餘，加兩句「他們的思想爲他們的生活的所決定，這與士大夫階級的藝術必然無疑底的要沒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調。想文學革命，本爲推翻陳言。陳言濫調，新舊無別，陳言不去，何能見清新平淡的白話文？故必如小修所云「斷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後文字可以復歸於雅馴。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濫；救之之道在清新。

（七）桃李門牆，丫頭擺勁——文人之分門別戶與政客之植黨營私相同。惟黨派在政治爲必然之組織；門戶之見，在文學必無一時之是非。門戶一成，惟有汝我，沒有是非，黨同伐異，互相攻訐，敝作一團，打給武人看開心。甚至爲私人豢養，拿棒作棍，換爾來湯，雖然許下儀態萬千，中夜問心，能無自愧？即使非爲拿津貼，亦常走入利害之見。利害之心重，則是非之心昧，求其剛正不阿，猶介自持，就事論事，見理明心者，就眞不容易了。我們何貴乎文學，也不過借文字之發表，可以排除私心的思想，使批評公明而見諸益眞罷了。一鬧門戶之見，公論遂成爲私人之武器，批評成爲意氣之發洩。理論愈高闊，是非愈混淆，對是無補於事，僅可以「[illegible]訕」

而已，人生本多學識，文人何苦多搶一層煩惱，多惹一重公案？況且門戶必有領袖，領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嘍囉，嘍囉又必有小嘍囉，淪至於此，眞不若不識之無爲乾淨了。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群；救之之道在自我。

（八）敗落富戶，數爲家珍——不肖子弟，內不能興舊業，外不能振家聲，日數爲家珍以炫人，爲識者所笑。惟事物極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場學步，也必有自數家人之迂腐故老，以變法爲亡國，以改進爲滅種。對近代既無認識，對古代尤無真知，只要以復古尊孔爲關心風化維持道德之美名。其實彼輩所關心的都是他人的風化，所維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別墅十萬元，而大誇中國民族儉樸之風；娶妾三十餘，而獨惡摩登女子羨慕之行；洋裝少年以舶來冰射女子華服，自認爲提倡孔教；國家大吏逐再醮寡婦出境，自認爲糾正末俗；進而不分青紅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倡小學讀經，推類至盡，非把女子重復裹足不可。禮教果必如此始得維持，則禮教之滅亡可必。如此尊孔復古，則古意復盡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想，中國人因孔教而卻講禮義忠信，而西人本無禮教，何以也知禮義忠信，且其禮義忠信常遠在華人之上？也不問問，何以禮義之邦貪官污吏多於夷狄之國？又何以二千年談禮談義說信之結果，人命猶如草芥，百姓猶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明以至現在貪官污吏，擢髮難數，至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猶有萬萬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蠻狀態？若曰歐風東漸，人心大變，豈是工部局西人傳染與我市政府此貪污之惡習？還是郵局海關西洋職員秘傳賄賂之新方？還是故宮盜寶的大員，習了西洋博物院學，始得盜寶的秘訣？豈非原因在吾國向無法治，雖知禮義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歡喜，而不禮不義不忠不信之官吏，則無法稽察，猶得逍遙法外，事成可以扶搖直上，事敗可以退居華屋，翻印佛經，或周遊列國，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禮義忠信，冀以激貪官之氣義，而發盜寶者之天良，而謂從財政府可以廉潔，國家可以富強，我眞不信。言論人權不與保障，則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積此明哲保身人自爲戰的國民爲一國，則暮氣沈沈如一盤散沙，而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兩句老話，便能叫人化消極爲積極，變中國人民如一盤散沙之現象，吾尤不信。一種社會能斬決反對私刑反對

苛捐之金雞蛋而籍沒其妻子，則此種社會斷不能多產金雞蛋，而其分子必皆韜晦自適莫談國事，此理何待細辯？然則不談法治，只談仁義禮智，謂足使中國人民由散漫變爲團結足以興國，豈非如癡人說夢？" 則取此態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諱疾忌醫而已。此種狂論，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識。

模擬類（下） 體格之擬

君牙 尚書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漢書武五子傳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

發以兵，嗚呼，悉乃心，祇祇兢兢，酒誥酒醑，匪相好逸，毋[illegible]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將有後羞。王其戒之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蔡邕——蔡中郎集卷三

日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昭祖考以懿德胥及于日勤，式建不休，勤序洪範。公體服弘業，克不堂構，小乃不敢不愼，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洎在辟舉，克忠牧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遂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參歲武事，王師孔閑。乃公以胥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建聖王之聽叡。帝以機密稽衆，常伯劇任，非克知臧，以盡其衷，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不承，旋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龍轡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帝家。厥後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簡[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中。亦惟三禮六樂，誤之元本，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通天率土，而衆庶熙，命公作司空，公唯職之，爾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降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illegible]休哉，[illegible]哲王[illegible]，命公[illegible]老，新邦以[illegible]，[illegible]于右座。[illegible]天運，建元熙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illegible]軌。時惟休哉！帝[illegible]西方，公則罷之，辭[illegible]，時命公則[illegible]疾風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illegible]錫[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命有[illegible]，公乃[illegible]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臨[illegible]纓綬，號特進，而以文[illegible]。[illegible]大孤[illegible]，故議古式，名諡文烈。

（一）[illegible]據[illegible]本及他本皆作「[illegible]」，案其字可疑，或是「逸」字，甚疑原作「及逸」。

（二）「[illegible]」：[illegible]鈔本作「[illegible]」。

銘曰：大緊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勛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亂其祖武。化洽羣心，澤浸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洧猬，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酢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嶽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肇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大誥　蘇綽——周書卷二十三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迺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

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謨，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龔惟武考，不霣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我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子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嘏，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諐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旁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

以我無疆之祚。

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

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於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

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民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嗚呼！為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道。

皇帝若曰，庶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

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難，是務克捐厥華，即厥實，背厥偽，崇厥誠！勿愆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

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歲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於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艱，行之實艱。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蹈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

誘，啟迪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保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

補逸書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毁瀆廢祀；湯專征諸侯，[illegible]。湯若曰：[illegible]爾[illegible]之[illegible]，建于[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言。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罰。曰：「[illegible]無常荷，荷于仁；[illegible]無常享，享于[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惟葛伯反是大道，虐衆邦本，虐于民，虐于神，[illegible]，[illegible]。罔克尊奉，[illegible]由[illegible]鬼神，亦廢禮祀。告曰[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于[illegible]食。曰『罔奉稷以[illegible]』，[illegible]。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予聞[illegible]邦者，[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保厥家邦，[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以降，暨于百代，神[illegible]其叛而不顧[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欽奉人[illegible]。[illegible]葛者爾有衆，克[illegible]厥功！其[illegible]。[illegible]事者有明罰；[illegible]。嗚呼，[illegible]衆[illegible]！[illegible]！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後秦　鳩摩羅什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書若逵所書經後 蘇軾——東坡後集卷十九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盡。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粗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否爾楚邀，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二

慈門上人寫華嚴經八十一卷，一畫一佛。自一畫起，乃至多畫，如海中沙，如空中雨。而所念佛，作妙音聲。億千萬畫，無錯亂者。字畫無量，佛亦無量。一畫一聲，不可算數。而此一畫，含攝多畫；億千萬佛，具一畫中。

寫經用手，念佛用口，口手二相，閉遮歷然。而彼上人，不知有我。我身亦無，誰用手口！我無有手，誰寫經者？我無有口，誰念佛者？手亦能念，口亦能寫。手口互用，無有分別。

我聞是經，佛口親說。佛於衆生，如一父母，佛身是骨，經典爲肉。而彼上人，誓報佛恩，我骨即佛，我肉即經。拆骨剝肉，供佛與經，亦無難者，而況手口！拆骨還佛，剝肉還經，我身手口，尚復何在！此佛與經，如我手口，了不可得，而況種種！福田利益，人天福報，如空中華，如夢中事。此何以故？無寫經故，無念佛故，無獲報故。是眞寫經！是眞念佛！是故上人，應如是觀。

有一居士，錢姓謙益，作是語已，而還其經。

黍離 毛詩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山有樞 毛詩唐風

山有樞，隰有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蒹葭 毛詩秦風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伐木 毛詩小雅鹿鳴之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舊作六章，今從朱子集傳作三章。

蓼莪 毛詩小雅谷風之什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停雲　陶潛——靖節集卷一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閒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江有楓　蕭穎士——蕭茂挺集

江有楓，忠臣之友與會稽湛，且謹護也。君嘗於尹府，以直方不容，見退議掾，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將終去之。二臺之間有楓樹焉，與江南風物有類，顧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贈夫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于以遊從。

山有檟，其葉漠漠；我友徂北，于以休息。

想彼楓矣，亦類其楓；矧伊懷人，而忘于東！

東可遊矣，淪之辰矣！于山于水，于蘭于寺，于亭于墅。君子遊焉，于以宴喜，其樂盈盈。

我東可居，彼澤之墟。有田有廬，有朋有書，有蘇有魚。君子居焉，惟以宴醑；其樂徐徐。

我肅在矣，彼陸之子；陸也 如松如杞，淑問不已。
我友于新，彼鄒之子；鄒也 如璐如英，德音孔明。
我思雲澤，蒹葭幕幕；窈窕如覿。我思匈谿，杉篠萋萋，窈窕無迷。
有鳥有鳥！鷗與鷺，浮湍鼓浩，皓然霰霏，忘其猜妬。彼何人斯，曾足傷懷！
此懷惟何？懷寘于編。彼驕者子，讒言孔多。我躡先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愬，則如予何！悵然山河，惟以嘯歌。其要也哉！

山有杞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八

山有杞，爲竇彥祈作也。彥侍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爲作圖以視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
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止居，可以宴胥。
于山于水，有軒翼翼；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違斯，莫或遑安。
實其可懷，罄紛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
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願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維澤有蒲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十二

綠潭有蒲，爲陳生思親作也。陳生生七歲而父歿，母石氏，敎育之，甫成人而母又歿，生哀痛不能勝，輒發狂欲自盡者四五；家人守衞之，獲免。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爲敍其事，余聞而深悼焉，因賦詩代言其情；雖不足以附蓼莪之後，亦聊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昭乎不泯也。嗚呼痛夫！

綠潭有蒲，其葉湑湑。誰無父母？惆我獨孤！旻天不矜，鮮民卒瘏。我罪實舒，父母何辜！

人有父母，如日如月，燾之照之，弗顛弗越。人有父母，如玄如黃，覆之載之，不罹有傷。

陟彼崇丘，言采其蕨。望父不見，憂心如酲。陟彼重阜，手以望母。不見母兮，憂心如焚。

相彼虎兕，亦各有從；翩伊人矣，罹此鞠凶。嗟彼中林，爰有哺烏，惆我人斯，云何其瘏！

父兮見兒，孩咲啞啞；晨興未飲，早念其飢。母兮見兒，孩咲歡歡；草蟲宵鳴，早念其寒。

既髫既髦，綵衣有裳，父攜母將，如琬如琰。出則陪之，入則撫之，行有隕阬，式攜負之。

中國有橘，離離其實；人無父母，曷其有卒！中國有梨，其實離離，人無父母，生也何爲！

川水東流，蒼天悠悠；惆我鮮民，不知其尤。衆山冥冥，離禽夜鳴；惆我鮮民，曷爲其生！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文選卷二十九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

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磵中石。人生天地閒，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淸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閒，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淸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

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

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淩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後十九首　李攀龍——滄溟集卷三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文則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屬辭，辟之銜轡策于埒中，悉羈於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爲難爾。

行行萬餘里，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攜手立彷徨。精誓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眄睞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思君虛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市立，交交夾道語。盤盤高結出，翩翩中帶舉。浮雲忽自歸，遊子漫無所。天寒鐘愁薄，空林懸獨處。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斗酒無常僱，良會無常期。沈吟厚與薄，當業無乃遲！宛洛美游處，冠帶自相隨。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壘。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良會屬今日，彈箏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聽。中曲忽自罷，聽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羅爲聽者情。人生屬一世，悠悠悲何成！要路多歧阿，先秋萎其榮。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赴歌入青雲，新聲亮所稀。千載爲一彈，含意有餘哀。知音雖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馥馥芙蓉花，擢擢採蘭歸。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爲有。秋草一以萎，此物誰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攜素手。

搖光夾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疎衆星，蟾兔亦早缺。四時既潛移，遺迹雖獨列。不知空林下，蟋蟀安從出？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據要路，負我道非一。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晰晰，冠帶日逶迤。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種實緊秋夜，道爾餞秖歌。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華隨顧盡，誰能顧女蘿？

獨鵠西北逝，逸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徘徊。不惜寒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衣誰爲裁？

迢迢織女星，當機運執素。牽牛能幾許，常爲投杼誤。執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軛復何時，軺車歲云暮。攬衣即河漢，邂逅不得度。

高樓當大道(?)，有枝(?)翁(?)。[illegible]，[illegible]，陽(?)鳴號秋草。四時更相乎(?)，人生自有老。傷彼遊子顏，感嗟難獨好。攜手不須臾，東指一何
[illegible]努力以爲樂，歲暮復登拖(?)。

東城鳳浮雲，阿閣百餘尺。旋聲多悲風，游子衣裳薄。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盛年奄已衰，含意將安
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洛陽(?)。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衣袖，若在遠行客。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

蕭蕭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柏陰，悲風四面至。誰能黃泉下，未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千載一以棄。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
森。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欽(?)。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蠹(?)。美酒與佳人，攜手行遊戲。

郭北一檢(?)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其間。新者歌踴歌(?)，棄妻迴其車。白楊日夜疏，蕭蕭悲有餘。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
譬(?)。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愛。高奏(?)唱同心，千載一相求。窮賤解膠漆，乘寵衰交游。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
忿(?)。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織女前理齊，燕服羅清宮。交游自遠方，文彩復無雙。結言出陵陵(?)，將以適曲江。聊採此何氣，攬觀不可
窮。帷車蔽日下，萬馬悲回風。水力牽已至，神物難爲容。乘虛蜀南山，浩蕩惟所從。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肅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黃鵠從西南，孤飛正漫漫。一鳴綏中帶，再鳴縈在
難(?)。遊子不可聽，念君中道還。所以生別離，慷慨竟爲難。

客從揚翁浦(?)，遺我合歡衾。中有[illegible]線(?)，綴以綿(?)與[illegible]。[illegible]發文彩，雙(?)鳳良吟(?)。遊子(?)[illegible]無衣，天氣復已陰。故人此屬意，徘徊獨至
今(?)。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寄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爲！客行各所懷，誰知我心悲？出門一以望，淚落霑裳衣。

歸田園居五首

陶潛——陶靖節集卷二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閒，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眞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澗水淸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陶徵君田居　江淹——江文通集卷四雜體三十首之一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陶淵明田園　張英——存誠堂詩集卷一擬古詩五首之一

謀生固有道，委情在耕鑿。但勤四體力，勿嫌穫收薄。策杖看良苗，吹香如杜若。好風動平疇，聊習自舒約。豈惟兒女懽，澹醞還可酌。同生大化中，遺粒畀田雀。俛仰弄琴書，信無逾茲樂。

擬陶徵君田居　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四

結廬南野外，彌望皆田疇。舍此無所營，吾力況易周。方春土膏勤，時至不須求。手足一以勤，風雨如相酬。家人餉新酒，睇盻且復休。欣然發謠詠，書答桑間鳩。自謂黃農人，安知三季憂。

月蝕詩　盧仝

——原文見前評改例修正類——

春愁詩效玉川子 薛季宣——浪語集卷十一

春陰苦亡賴，巧解竊彫鎪；入我方寸間，釀成一百萬斛傷春愁。我欲掃此愁，寸田無地安愁芻，沃以一石五斗杜康酒，醉心還與愁爲謀。愁腸九轉疾車轂，擾擾萬緒何綢繆！愁思儻可織，爭奈百結不可紬！我與愁作罷，走上千尺高高樓。千尺翾雲漢，只見四極愁雲浮；都不見銅盤之日，缺月之鉤。此心莫與明，愁來壓人頭。逃形入冥室，關閉一已牢；周遮四壁間，羅幕密以綢。愁來無際畔，還能爲我添幽憂。

我有龍文三尺之長劍，眞剛不作繞指柔；匣以明月遡天虹，玉燭銀之寶靈，可以陸剸犀象水斷潛伏之蛟蚪。云昔黃帝軒轅氏，用斬銅頭鐵額橫行天下之蚩尤。操將此劍斬愁斷，昏迷不見愁之喉。

若士爲我言：子識愁意不？愁亞不亡以，愁生有來由。閑愁不足計，空書學莊周。日中之景君莫避，處陰息景景不留。疾行嫌足胥，不如莫行休。因知萬慮爲叢愁之藪，忘懷爲遣累之舟。

歸來衲被蒙頭坐，從他鼻息鳴齁齁。那友造物先，汗漫相與遊；翱翔叫閶闔，夕觀棲丹丘。天公向我笑，金樹爲我謳。酌我以瓊漿玉液，朝陽沆瀣之漿齊，俾我眉壽長千秋。卻欲强挽愁作伴，愁忽去我無處蹤跡尋行輈。惟有春華媚春媚，一一衛絢開明眸。又有平蕪綠野上百千萬頃，鏗鬧耕明牛，燒破南山特石頭。

觀物吟 邵雍——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旣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

[illegible]，火用貴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超天地先。

效康節體 鄭鄤——峚陽草堂詩集卷三

久晴喜乍陰，陰亦有生意；久陰喜乍晴，晴則有生氣。物理自乘除，一往忌偏至；吾身如草木，此中有天地。調燮在玄工，水火稱既濟。

菩薩蠻 溫庭筠——花間集卷一選四首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顋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鷓鴣。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香燭消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倚門。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綠檀金鳳皇。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點聲。

菩薩蠻 擬溫庭筠 項廷紀——憶雲詞選四首

紛雲低襯流蘇薄，風簾長颭金釵落。花影過秋千，畫堂人晝眠。 錦帆消息斷，日日停刀剪。半袖繡鴛鴦，幾時成一雙？

柳絲遮斷行雲路，珊珊一陣橫塘雨。雨後燕歸梁，淫紅嬌晚妝。 茜衾愁不捲，疊損金泥鳳。纔得夢來時，月中啼子規。

綠陰鋪地無人影，烏龍自在眠莎徑。多事卷羅幃，滿街蝴蝶飛。 回文挑錦字，斜界行行淚。難話此時心，恨深愁更深。

轆轤金井鴉啼曉，映簾紅日梳頭早。閒道尺書來，鎖雙和淚開。 如何歸計誤，南下瀟湘去？望斷草芊綿，雁飛秋滿天。

臨江仙 辛棄疾——稼軒詞卷八

醉帽吟鞭花不住，卻招花共商量。人生何必醉為鄉？從教斟酒淺，休更和詩忙。 一斗百篇風月地，饒他老子當行。從今三萬六千場，青青頭上髮，還作柳絲長。

臨江仙 擬稼軒 王鵬運——半塘定稿

莽北朝南忙底許，多時齒冷樵風；先生疏放是天慵，醉鄉閒日月，安穩任無功。 往歸黃齏三百甕，腐儒食料原充。思量無地著窮通，忘機秋水觀，得意大槐宮。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文選卷四十二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

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顧仁君及孤，痛心同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八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詞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擅固陋，敢略布：

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闒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之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

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壽下世。先兄伯符稟命，驅馳鋒鏑，席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汙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之業耳。不幸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隳其家聲耶？

漢自威靈以來，七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纔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表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興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跋扈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矯稱符命。皆實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

九錫，納椒房，天下甚稱稱也。

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用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爲書。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閫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公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遜九錫，直便據，使卒憂死。翻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嫌，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陳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翻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禰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草芥，豈復有愛於僕？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邪？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與陳伯之書　丘遲——文選卷四十三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

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聖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

辭之！丘遲頓首。

代陳伯之答丘遲書　吳汝綸——吳摯甫文集卷二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望邱隴，神魂飛越。信至，勖宜令德，教誘備至。然猶有未盡鄙心者，請略陳固陋：

伯之昔任故齊，遭逢末祚，刀敕用事，梅茹禍構，每懼見圖豎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略應運，仗義肅清，遣勤使問，託以心膂。私念遭時遇主，自古爲難，棄昏就明，達人所尚。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墟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濡千里，棄之若遺；妻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爲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瀝膽，且將不惜，尚何囊樹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

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畀軍任。壁壘門薄西明，提偏軍，對勁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囊事。卒使危城識壁，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爲功，著以自結於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思招附豪僑，爲國捍城。執訊獲醜，明珠璫嘲，樊沔舊人以新降進讒，台省文吏以功伐見妒，讒慎反側，頗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繕，績效卓著；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著忠益；被台勅，勒使龍遣。男兒立功立事，開濟析土，亦願俯庇羈下，快意自娛。今乃掘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倘以爲罪。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汗行，以事左右勛戚之臣，俛面鞭腔，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

罷披悁衆，未蒙矜許。會鄧伯倫、程元沖等，默探上旨，曲求親媚，倖功邀利，乘隙迫人，或起兵見抵，或突入相攻。倉卒驚遽，罔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梁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勢矣。當夫齊漢始起，郢城未降，蒻息方殷，授師，本鎮尚多見力；盜咽喉之形，成犄角之勢，韓白復起，不能爲謀。遠乎壽城被攻，精甲尚有七萬，列朱雀之陣，屯白虎之籌，兩敵重輕，視者

左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率一州之衆，抗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爲銜寃於兒女，絳侯所以被屈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顧出此哉？

夫人不能早自託於君梁，及乎罪至，即束身歸刑，仰藥明志，亦復何難！圖念主恩莫報，壯志未就，埋骨溝瀆之中，膏血鉄鑕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反覆小人，背叛擧誅。」則辱在百世，死不瞑目。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人人自危之意，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

夫射鉤斬袪，明主尚不以爲嫌；豈以大梁受命，總厲羣雄，不推赤心，置人腹中，自激猜貳，顧謂得計？慈母受讒，投杼自疑。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竄，暫逭天威。冀他日或蒙矜宥，更賜收錄耳。雖得身異國，豈嘗須臾忘本朝哉！昔樂毅適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寧爲改節之行？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屈節虜廷，絕棄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尚疑之，夫復何言！

方今北敵尚強，西蜀不靖；豈宜久棄壯士，以資敵國？若使聖朝追敍前勞，更俾逋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之智，察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罪，鑒其逃縣之隱，行當持旌朝之策，爲冶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繼我北征，弔民沛溺，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矣，尚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屍裹馬革，元歸狄人，挾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蔣士銓傳 阮元——研經室二集卷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 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蔣方綱蔣君墓志 父堅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 斷竹篾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 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之。王昶蔣君墓志

士銓天具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澹然有終焉之志。

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袁枚蔣君墓志 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痹，還南昌。

士銓長身玉立，眉目朗然，嶔崎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王昶詩話 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礪。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驚鳥之

發，恩媲寡耆艾無所靳。（袁枚蔣君墓志銘圖詩序）

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王鳴重推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飆發，如雷奮地，如鳳挾七，如鯨呿虎嘯，鏗吰鏜鞳，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變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王昶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昶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謄錄，議敍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陝縣樂府）

船山詩草序

道榮——張船山詩草卷首

邇來作者，彫文織采，終朝點綴，文章殆同書抄，體裁綺密，便稱才子。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張公名家子，有殊才，任氣愛奇，自致遠大，人實負羸，而文采高麗。推其文體，不避危仄，皆由直氣；善自發詩端，感蕩心靈，動無虛散，因物喻志，懷寄不淺，甚有悲涼之句；又巧構形似之言，無雕蟲之功，而誦入歌唱；是衆作之有滋味

者也至乎吟詠性情，羌無故實，言在耳目之內，寓目輒書，使人忘其鄙近，然奇章秀句，良有鑒裁，得景陽之詭譎，含茂先之靡嫚，雖復千篇，猶一體耳。

嘗謂余曰：「我詩有生氣，譬應變將略，詎出經史，縱有乖文體，亦能自遒出。」

余謂「文製，理過乎辭，精而難曉，此意銳而才弱也。動輒用事，拘攣補衲，傷其眞美，有蘇豈之累矣，所以詩不得奇，殆均博弈。夫屬詞比事，但令清濁通流，而鮮明緊健，斯爲足矣。陳思贈弟，阮籍詠懷，謝客山泉，王微風月，季鷹黃華之唱，陶公詠貧之製，亦何以加焉！」

嚮今所錄，如流風迴雪，似落花依草，一句一字，賞心流亮，每覩其文，幽居靡悶，欣欣不倦，請寄知者爾。

乾隆壬子，花朝，集鍾嶸詩品序，遂奉靈泉寺僧，道濟。

眞州看山記 劉師培——新古文辭類纂稿本卷五十三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永叔醉翁亭記 出沒隱見，若近若遠。蘇東坡超然臺記 自下而望，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衆山遠邇，永叔豐樂亭記 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出沒于空曠有亡之間。永叔峴山亭記 余无以窮其狀，子厚袁家渴記 乃記之而去。子厚圭小丘

西石潭記

嗚！以茲地之勝，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 遭時清明，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其江山之好，登臨之樂，韓退之滕王閣記 亦一時之盛哉！永叔菱溪石記 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永叔有美堂記 无餘處者，李格非洛陽名園記 相與追數異時，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于今五十餘年矣。東坡靈壁張氏園亭記 由此觀之，東坡韓魏公醉白堂記 邑之有觀游，子厚零陵三亭記 夫豈不以時乎哉！王介甫芝閣記

州之東，曾子固越州鑑湖圖記 水行十里，子厚袁家渴記 曰新城。子固王右軍墨池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晁无咎新城游北山記 有二道，子厚小石城山記 至揚州。李習之來南錄

何子清哀辭 集楚辭 馮煦——蒿盦類稿卷二十八

紛總總其離合兮，離騷經 世溷濁而不清。卜居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離騷經 蹇淹留而無成。九辯 依前聖之節中兮，又重之以脩能。離騷經 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非余心之可懲。離騷經 卒沒身而絕名兮，九章惜往日 孰云察余之中情！指九天以爲正兮，離騷經 願一見而有明。九辯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九章橘頌 願蓋先聖之遺教。九辯 重仁襲義兮，九章懷沙 光不可保。九章[illegible] [illegible]施以登寥兮，離

惜誦 吾誰與玩此芳草。九章思美人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離騷經 有招禍之道。惜誦 秉德無私可師長兮，橘頌 抑心而自强。懷沙 行比伯夷終不過失兮，橘頌 逢此世之俇攘，九章

惟黨人之偷樂兮，日康娛以淫游。離騷經 獨耿介而不隨兮，九辯 恐重患而離尤。惜誦 事綿綿而多私兮，九辯 吾今而知其信然！惜誦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離騷經 獨立不遷。故衆口之鑠金兮，橘頌惜誦 牽於俗而蕪穢。招魂 言與行其可迹兮，惜誦 何毀譽之昧昧！九辯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離騷經 又衆兆之所咍也。惜誦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九章涉江 猶有曩之態也。惜誦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各興心而嫉妒。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反信讒而齌怒。芳與澤其雜糅兮，何不改乎此度也！離騷經 寧溘死而流亡兮，惜往日 夫唯靈脩之故也。

理弱而媒拙兮，離騷經 獨鬱結而誰語！遠遊 皇天之不純命兮，九章哀郢 願陳志而無路。惜誦 欲少留此靈瑣兮，離騷經 排閶闔而望予。遠遊 溘吾遊此春宮兮，離騷經 終不反其故都。遠遊 刓方以為圜兮，懷沙 吾故知其鉏鋙而難入。閔奇思之不遂兮，遷鬱鬱其安極！九章 順風波以從流兮，哀郢 離人羣而遁逸。遠遊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離騷經 楫齊揚而容與兮，哀郢 罔芒芒之無紀。九章悲回風 淩陽侯之氾濫兮，哀郢 氣於邑而不可止。憑崑崙以瞰霧露兮，悲回風 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 令五帝以折中兮，惜誦 願一見兮道余意。九辯

亂曰：覽相觀於四極兮，離騷經 涕潺湲兮下霑軾。去白日之昭昭兮，九辯 哀見君而不再得。哀郢 絕氛埃而淑尤

兮，（遠遊）冀壹反之何時！（哀郢）借光景以往來兮，（悲回風）懷椒糈以要之。（離騷經）

七經詩　傅咸——全晉詩卷二

孝經詩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卑脩厥德，令終有叙。勉爾遯思，我言維服。盍書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旣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律陶　王思任

歸園田居

仲蔚愛窮居，㈠身名同翳如。㈡山川一何曠，㈢歲月共相疏。㈣濁酒聊自適，㈤新疇復應畬。㈥淸風脫然至，㈦爲我少躊躇。㈧

㈠詠貧士　㈡和劉柴桑　㈢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㈣和劉柴桑　㈤案出江淹擬作　㈥和劉柴桑　㈦飲酒　㈧贈羊長史

了無一可悅，㈠正賴古人書。㈡弱冠逢世阻，㈢屢空常晏如。㈣紫芝誰復採，㈤夏木獨森疏。㈥弇室攜童弱，㈦相將還舊居。㈧

(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二)贈羊長史　(三)怨詩楚調　(四)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五)贈羊長史　(六)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　(七)戲劉柴桑　(八)擬古

素月出東嶺，(一)悠然見南山。(二)一觴雖獨進，(三)千載乃相關。(四)寢跡衡門下，(五)吾生夢幻間。(六)安貧守賤者，(七)常有好容顏。(八)

(一)雜詩　(二)飲酒　(三)飲酒　(四)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六)飲酒　(七)詠貧士　(八)擬古

不學狂馳子，(一)聊爲隴畝民。(二)仲春遘時雨，(三)一日難再晨。(四)灌木荒余宅，(五)壹狼勞近鄰。(六)悠悠待秋稼，(七)豎道不憂貧。(八)

(一)擬古　(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三)擬古　(四)雜詩　(五)飲酒　(六)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七)和胡西曹　(八)癸卯歲始作懷古田舍

荊扉晝常閉，(一)懷此頗有年。(二)鳥弄懽新節，(三)鷄鳴桑樹顛。(四)傾身營一飽，(五)朝起暮歸眠。(六)茲契誰能別，(七)斯伊愁苦纏。(八)

(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二)移居　(三)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四)歸園田居　(五)飲酒　(六)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七)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八)歲暮和張常侍

冬日座師胡觀察招同祝刺史過弈

方宅十餘畝，(一)而無車馬喧，(二)雙雞招近局，(三)揀褐曝前軒。(四)落葉掩長陌，(五)枯條登北園。(六)素心正如此，(七)心在復何言。(八)

(一)歸園田居　(二)飲酒　(三)歸園田居　(四)詠貧士　(五)雜詩　(六)詠貧士　(七)案此江淹擬作　(八)連雨獨飲

營居城畝

蕩蕩空中景，(一)飄飄吹我衣。(二)詩書敦宿好，(三)邑屋或時非。(四)萬族各有託，(五)一觴聊可揮。(六)開荒南野際，(七)帶月荷鋤歸。(八)

(一)雜詩　(二)和胡西曹　(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四)還舊居　(五)詠貧士　(六)還舊居　(七)歸園田居　(八)歸園田居

雜詩

洙泗輟微響，(一)慨然念黃虞。(二)逍遙自閑止，(三)貧賤有交娛。(四)緇縛茅簷下，(五)流觀山海圖。(六)赤泉給我飲，(七)深谷久應蕪。(八)

㈠飲酒　㈡贈羊長史　㈢止酒　㈣贈羊長史　㈤飲酒　㈥讀山海經　㈦讀山海經　㈧贈羊長史

勁氣侵襟袖，㈠無妨時已和。㈡發言各不領，㈢慷慨獨悲歌。㈣兼來歎時務，㈤提壺掛寒（叶区）柯。㈥前途當幾許，㈦持此感人多。㈧

㈠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㈡蜡日　㈢飲酒　㈣怨詩楚調　㈤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㈥飲酒　㈦雜詩　㈧擬古

戶庭無塵雜，㈠風氣亦先寒。㈡飲酒不得足，㈢取琴爲我彈。㈣桑麻日已長，㈤衣食固其端。㈥嘯傲東軒下，㈦躬耕非所歎。㈧

㈠歸園田居　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㈢挽歌詩　㈣擬古　㈤歸園田居　㈥於西田穫早稻　㈦飲酒　㈧於西田穫早稻

我屋南窗下，㈠遙遙沮溺心。㈡涼風起將夕，㈢微雨洗高林。㈣雲鶴有奇翼，㈤神鸞調玉音。㈥愚生三季後，㈦懷古一何深。㈧

㈠案此問來使詩　㈡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㈢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㈣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㈤連雨獨飲　㈥讀山海經　㈦贈羊長史　㈧和郭主簿

清涼素秋節，㈠白日掩荊扉。㈡兀傲差若穎，㈢固窮夙所歸。㈣先巢故尙在，㈤衆鳥相與飛。㈥遠眺同天色，㈦遙遙萬里輝。㈧

㈠和郭主簿　㈡歸園田居　㈢飲酒　㈣有會而作　㈤擬古　㈥詠貧士　㈦聯句　㈧雜詩

重遊李氏園亭有懷 卷二

蓬山此去無多路，剩寄衣香與粉綿。滿砌荊花鋪紫毯，點溪荷葉疊青錢。亭皋寂寞傷孤客，風景依稀似去年。還向竹窗名姓下，夕陽吟罷涕潸然。

李商隱無題　王初梅花　白居易晚春重到集賢院　杜甫絕句漫興　郎士元咸陽西樓別竇審　趙嘏江樓感舊　李紳重到惠山　韋莊過渼陂懷舊

微風十六首錄一 卷三

天天風前花，纍纍陌上桑。枝枝相糾結，葉葉還相當。郎居南浦邊，妾住在橫塘。尋思待成匹，徘徊雙明璫。此意難自持，忽使在我傍。含情兩相向，共此燈燭光。蘭膏襯綺席，珠箔閉高堂。何以表堅貞？寶梳金鈿筐。何以報珍重？羅袖鬱金香。何以肆愉悅？珠被玳瑁牀。月微花澹澹，帳煖香揚揚。臉橫一寸波，洗卻鉛粉妝。願作形與影，丹綺雙鴛鴦。

李咸用攜手曲　溫庭筠春洲曲　李白古意　王績古意　陸龜蒙南塘曲　崔顥長干曲　曹鄴風人體　劉希夷江南曲　李益漢宮詞　王建聞故人自征戍回　孟郊古怨別　杜甫[illegible][illegible]入道士　太宗帝京篇　司馬札蠶女　韋應物春[illegible][illegible]對雨寄李儋幼遐

溫庭筠鴻臚寺有開元中錫宴堂遺址　白居易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　沈佺期李員外秦援宅觀妓　王昌齡過華陰　李暇玉歌　元稹舍壁榮館夜對桐花　李賀感諷　杜光庭詠西施　韋元甫木蘭歌　張籍憶別　王勃秋夜長

艷歌行二十六首錄一　卷四

謝家池館花籠月，羅襪繡鞋隨步沒。時時偷眼看春光，東風動地吹花發。一枝兩枝梅探春，千枝萬枝紅艷新。戲蝶流鶯聚窗外，金屏笑坐如花人。庭前芳樹朝夕改，江邊野花不須採。倘自堆金爲買花，歌舞留春春似海

王渙惆悵詩　白居易紅綫毯　劉禹錫答樂天戲贈　獨孤及韋員外花樹歌　鄭谷巴江　韋莊長安春　上官儀八詠應制　李白攜妓登梁王棲霞山　李暇東飛伯勞歌　[illegible]　秦韜玉豪家　唐彥謙春日偶成

情詩六言十八首錄四　卷十六

半寒半暖正好，明日後日花開。宿翠殘紅窈窕，聽歌弄影徘徊。

韓偓六言　韋應物三臺　溫庭筠女冠子　張說舞馬詞

金爐暗挑殘燭，移釵更就芳筵。迴面共人閑語，去年春似今年。

韋莊謁金門　權德輿和常州李員外春日　溫庭筠思帝鄉　白居易臨都驛答夢得

門掩殘花寂寂，心隨挂鹿搖搖。紅袖不乾誰會？空餘淚滴迴潮。

春中所思　陳羲叔和吾口鄭奉　韓偓六言　劉長卿蛇浦橋下重送嚴維

江南江北愁望，千里萬里月明。黃葉一離一別，津頭日日人行

魚玄機隔漢江寄子安　魏叔會韓翃酬　劉長卿蛇浦橋下重送嚴維　皇甫冉小江懷靈一上人

松花庵律古　吳鎭

同心曲

花葉正低昂，和風滿路香。同心且同折，相憶莫相忘。綺幕芙蓉帳，珠屏玳瑁床。連針學並蒂，八幅兩鴛鴦。

宋子侯　庾信　梁元帝　陸瓊　簡文帝　王融　徐陵　簡文帝

山齋晚眺

日暮碧雲合，紛紛飛鳥還。疏松含白水，餘雪映青山。阮籍長思酒，劉伶善閉關。老夫有所愛，乘月弄潺湲。

江淹　陶潛　虞騫　謝朓　庾信　顏延之　陶潛　謝靈運

寄題石題若五泉別墅

書顧富

此處即瀛洲，清泉吐翠流。落花還繞樹，作賦且登樓。水照柳初碧，鳥鳴山更幽。故人何不返，春卷滿牀頭。 顧若積

孔德紹　庾闡　紀少瑜　梁元帝　簡文帝　王籍　柳惲　庾信

桃花源

水逐桃花去，雞鳴知有人。惟當文共酒，寧辨漢將秦。遙渚縈叢宅，尋山洽隱淪。別離安可再，聊贈一枝春。

庾抱　帛道猷　柳顧言　徐陵　孔紹安　顏延之　劉繪　陸凱

舊繡集　梁同書

送丁大健之江西

腸斷春江欲盡頭，㈠浴鳧飛鷺晚悠悠。㈡乘舟取醉非難事，㈢送客逢花可自由。㈣念我常能數字至，㈤悲君已是十年流。㈥且將款曲終今夕，㈦高視乾坤又可愁。㈧

㈠絕句漫興九首之五。㈡涪城縣香積寺官閣。㈢撥悶。㈣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案「花」一作「春」。

㈤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㈥寄杜位。㈦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㈧相從歌，案「可」當作「何」。

歲暮憶弟黔陽

昨日今日皆天風，㊀ 昨日晚晴今日黑。㊁ 歲云暮矣增離憂，㊂ 時獨看雲淚沾臆。㊃ 有弟有弟在遠方，㊄ 薄領辛苦江山長。㊅ 人生會合不可常，㊆ 棣萼一別永相望。㊇ 仰視皇天白日速，㊈ 令我夜坐費燈燭。㊉ 要取椒花媚遠天，⑪ 喧呼且覆杯中淥。⑫ 不見堂前東逝波，⑬ 少壯幾時奈老何！⑭

㊀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㊁復陰。 ㊂錦樹行。 ㊃苦戰行，案「沾」當作「橫」。 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㊅大麥行案「薄」原作「部」。 ㊆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 ㊇至後。 ㊈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⑩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⑪十二月一日。 ⑫醉爲馬所墜諸公攜酒相看。 ⑬少年行。 ⑭渼陂行。

蕃錦集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

江南好 過柯翰周書屋

披襴斤，盧照鄰 疎快頗宜人。杜甫 家醞滿缾書滿架，白居易 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 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憶王孫 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鳧飛鷺晚悠悠，杜甫 堤下連檣堤上樓。劉禹錫 紅蓼花疏水國秋，杜荀鶴 采蓮舟，陸龜蒙 直到門前溪水流。常建

浣溪沙 同柯寓匏春望

煙柳絲絲拂岸斜。溫庭筠 遠山終日送餘霞。盧照鄰 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 閬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 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 馬蹄今去入誰家？張籍

又 春閨

十二層樓斂翠鬟，杜牧 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 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兼 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 朱欄芳草綠纖纖，劉兼 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采桑子 秋日度稽陵關

稽陵關上秋風起，耶士元 習習涼風，薛綜士 於彼疏桐，宋琬 槭槭淒淒葉葉同。吳融 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 雨濛濛，元稹 此去何從！宋之問 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鷓鴣天 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 日已暮，（鄭大家）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祜）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

臨江仙 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幷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烏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思鄉瘦月登樓。（魏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詩題靑玉案，（高適）淚滿黑貂裘。（李白）

子擊磬於衛 論語憲問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㊀」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㊀詩衛風匏有苦葉。

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衞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

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

「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衞，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斂。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商澤。石作蜀，

字子明。任不齊，字選。公良孺，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奚容蒧，字子皙。公堅定，字子中。顏祖，字襄。鄡單，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恆。顏噲，字子聲。步叔乘，字子車。原亢籍。樂欬，字子聲。廉絜，字庸。叔仲會，字子期。顏何，字冉。狄黑，字皙。邦巽，字子斂。孔忠。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孫星衍——孫淵如詩文集平津館文稿卷下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敍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憑，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臏，史記有傳。自臏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illegible]與齊同姓，別開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孫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宇，二子：恒、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馮，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二子：馳、[illegible]敵。明食采於富春，自是世爲富春人。明生臏，臏子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念，字甫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鄰，字伯高，漢侍中。生遐，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屈、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爰居，爰居生穡，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勃海太守，遷吏部尚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勃海太守。」又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因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嬪其室，追遠敬終，達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illegible]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illegible]非所好，而斷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illegible]：『何不以[illegible][illegible]寮辭之？』父遂乃辭。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嬪其室，追遠敬終，達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留。』」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

與鮑勛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帝出，過勛，邪行營壘間，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勛傳云：「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

以乾豐未成，解止不學」大軍還洛陽，嘆寐表勸私解邕事。」

青龍元年，盧毓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爲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爲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羲荀顗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上。」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邕爲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見。

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爲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評曰：操豈不負死友，痛以遺憲，不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為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難名列奏府，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今印出土。予忝同族，因輯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短歌行　魏武帝——文選卷二十七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㊀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㊁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㊀詩鄭風子衿。　㊁詩小雅鹿鳴。

南鄉子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㊀　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㊁

㊀李白登金陵鳳凰臺。　㊁王勃滕王閣。

西江月　黃庭堅——山谷詞

老夫既戒酒不飲，遇宴集獨醒。其旁坐客欲得小詞，援筆爲賦。

「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黛影蘸橫波，不飲旁人笑我。　花病等閒瘦惡，春來沒箇遮闌。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

⊖韓愈遣興「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　⊖韓愈贈鄭兵曹「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飲酒二十首 錄一 陶潛——陶靖節集卷三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足淵明句 馮如京——馮如京秋水集卷一

坡公謂淵明詩外枯中腴，鍾伯敬以二字俱說不着，蓋陶詩之妙全在不枯。信哉！王右丞以淵明乞食詩「叩門拙言詞，」謂有悔心，則解綬歸來，淵為先生短處。然則維俗人耐養拔主宾，為右丞長乎？噫！千秋藻鑑，片語憎之。余讀陶集，刻苦于離入，終苦于離出。噫！陶詩之厚遂至此哉！則枯字眞說不着；乞食一章，非悲慨亦非解嘲，其厚尤不可言，悔心從何處見得？若飲酒二十章尤為全篇之最。余偶讀至五章，摘其一句，亦具通體精神。索居在潯，寡所歡接，因分擬之，各足十句，得十首，百句。余非不知陶詩不可擬也；擬陶詩者，自露陶詩耳！旣曰效顰。

結廬在人境，人事擾而煩。勞勞徂塵苦，悠悠吾道閒。荒徑歸來掃，北窗今許眠。婣尋瓜五色，且卜醉三年。鄉鄰

有關者，披髮豈其賢！

前無車馬喧，柴門晝自關。仰睇浮雲起，坐看流水還。浮雲何渺渺，流水自潺湲。或攜稚子步，每亦到林園。休嫌頭上白，杯中有大年。

問君何能爾，性癖耽常閑。既不甘遺世，何由淨俗緣。居之非絕谷，履之況囂然。南鄰鐘鼎熱，北舍冕衣鮮。世豈餔糟客，吾亦愛酡顏。

心遠地自偏，匪爲物所牽。清秋孤月白，寒食晚花嫣。愛屢依城市，閉戶入深山。漫賦無詮次，愛飲有留連。泥迹非關玩，因無入世緣。

采菊東籬下，怡然林石間。綠蟻盃常舉，黃花色更妍。高樹吟晴鳥，草深鳴小蟬。水氣升蘿薜，流雲過眼前。霏華未盈掬，掘之有餘鮮。

悠然見南山，南山積翠間。晴時眞色好，雨後靚妝孅。對面開明鏡，流光入素闌。涼氣侵衣袂，風聲到樹邊。相看渾不懈，坐久月生寒。

山氣日夕佳，此境良可憐。遙嵐浸曉霧，暮靄落前街。俗情久已棄，淡泊與之偕。有酒自斟酌，有花自參差。落落未忍去，蟋蟀在空階。

飛鳥相與還，鳥亦戀舊山。翩翩乘秋氣，呼朋逐浪攤。病翮新思憩，忩飛如偶然。前途昏漠漠，雨雪尚沄沄。恥爲

獨酌客相將入故園。

此中有眞意，當思至理全。癖非盡是酒，嬾不爲逃禪。縱觀山寂歷，更見鳥翩翩。應無避世志，第與古爲緣，臨淵非有羨，得失不徒筌。

欲辯已忘言，非關黜浮詮。動定渾爾爾，來往最相安。雲木焉能局？山水自相援。賦九非爲辯，閑談亦已殘。及時須快飲，當戒酒中喧。

漁歌子 錄一 張志和——花間集補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浣溪沙 蘇軾——東坡樂府卷下

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鷓鴣天 黃庭堅——山谷詞

玄真子漁父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東坡嘗以浣溪沙歌之矣，表弟李如篪云：「以鷓鴣天歌之，更叶音律，但少數句耳。」因以玄真子遺事足之。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之兄松齡，懼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漁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也。

西塞山邊白鳥㈠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尚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底事風波險，㈡一日風波十二時？

㈠山谷琴趣外篇「鳥」作「鷺」。　㈡山谷琴趣外篇「風波險」作「無波處」。

浣溪沙　同上

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沈鉤。㈠　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

㈠案顧況漁父詞云：「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山谷此首，兼檃括顧詞。

浣溪沙　徐俯——樂府雅詞卷中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纔動萬波隨。　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

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蒻笠前明此事，綠蓑衣底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舟輕。

鷓鴣天 同上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玄真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蒻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

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玄真子，不在雲邊則酒邊。明月棹，夕陽船，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

浣溪沙 無名氏——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獨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illegible]縈閑。

一副綸竿一隻船，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作鷗

眠。

催。

他。

釣罷高歌酒一盃，醉醒皆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隈。蓑笠毋因山雨戴，船牕多為水花開。安居流景任相

雨氣兼香泛芰荷，迴舟冒雨帽披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盡從

陌上花三首 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四

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

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

陌上花八首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二十

事見蘇先生詩。

郊外金輧步輾隨，近邊游女看王妃。內官走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暮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絳綵何妨行緩緩，送春歸盡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卻喚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山後白鷗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面來。不見當時翠輧女，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箋作信來，佳人陌上看花回。妾行不似東風急，爲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儌來爲看花，饒饗鸚鵡莫天斜。犢車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

陌上花樂府三首東坡記吳越王妃事也臨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詞而反其意以有寄焉

錢謙益——初學集卷十八

陌上花開正掩扉，茸城草綠燸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婦翻歌緩緩歸。

陌上花開燕子飛，柳條初拂麴塵衣。請看石鏡明明在，忍撇粧臺緩緩歸。

陌上花開昔信稀，暗將紅淚裛春衣。花開容易紛紛落，春煖休教緩緩歸。

奉和陌上花 柳是——附初學集卷十八

陌上花開照版扉，鴛湖水漲綠波肥。班騅等後遲遲去，油壁風前緩緩歸。

陌上花開一片飛，還留片片點郎衣。雲山好處亭亭去，風月佳時緩緩歸。

陌上花開花信稀，楝花風煖颺羅衣。殘花和夢垂垂謝，弱柳如人緩緩歸。

高陽臺 龍啓瑞——漢南春柳詞

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東坡先生易爲絕句，余作倚聲一闋以擬之云。

雲擁朱輪，風迎繡幰，陌頭初轉韶華。約計歸期，東風已徧天涯。玉䰟猶記相思路，放嫣紅，遠道偏賒。看郵亭，幾處笙聲，幾樹桃花。　江南本是無愁地，況錦袍夫壻，綵勝宮娃！無賴離愁，生來不識兒家。歸心莫被風塵誤，跨青驄穩緩鞭斜。到歸來，花滿春城，香滿行車。

和秦太虛梅花 蘇軾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蚤，江頭千樹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界昊。

題梅花 豐坊——萬卷樓遺集卷六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翠袖舞瑤筵。湖州刺史空追憶；回首仙家路八千。

竹外一枝斜更好，當年只在小橋東，春來誰鎖柴門住，默默魂消轉眄中。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粉面倚粧臺。應知坐索千金價，不向東風容易開。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白練舞仙人。丁寧寶樹常如此，已占風流百萬春。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彩鳳舞丹丘。晚來寶樹三千丈，無復仙人倚玉樓。

竹外一枝斜更好，□分春色記當年，詩逋已出遊人後，隔水相看重惘然。

三月三日蘭亭詩序 王羲之——全晉文卷二十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

故列敍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賀新涼　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蘭亭當日事，有崇山茂林脩竹，羣賢畢至。湍激清流相映帶，旁引流觴曲水；但暢敍幽情而已。一詠一觴良足樂，厭管絃絲竹紛塵耳。春正暮，共修禊。　惠風和暢新天氣，騁高懷，仰觀宇宙，俯察品類。俯仰之間因所寄，放浪形骸之外，曾不知老之將至。感慨舊遊成陳迹，念人生行樂都能幾！後視今，猶昔爾。

沁園春 方岳——秋崖詞

櫽括蘭亭序　汪強仲大卿禊飲水西，令妓歌蘭亭，皆不能，乃爲以平仄度此曲，俾歌之。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湍激，映帶山陰。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氣清。亦足以供一觴一詠，暢敍幽情。　嗟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隨事情遷，所之既倦，俛仰之間迹已陳。興懷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蘭陵王 孔傳鐸——紅萼詞卷下

櫽括王羲之蘭亭序。

暮春月，修禊山陰是日。蘭亭下惠日和風，少長羣賢正成集。崇山茂林碧；況有清流湍激。映左右曲水流觴，列坐其間恣酣適。　幽情暢無斁。將宇宙觀，品類察識。騁懷遊目歡娛極！俯仰一世，寤言一室，不知老至衰漸及。萬端盡陳迹。　欣戚，契若合，每嗟悼臨文難喻胸臆。彭殤生死何須一！念後世視我，猶今視昔。故須刻劃，使覽者重感憶。

歸去來兮辭 陶潛——陶靖節集卷五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哨遍 蘇軾——東坡樂府卷上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檃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 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眞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形，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哨遍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七

昔坡翁以盤谷序配歸去來辭，然陶詞猶檃栝入律，韓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別墅，試效颦爲之，俾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複深路絕佳人稀。有人兮盤旋于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獨有遺旨。大丈夫之被遇於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蕭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坻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地。況，膾細于絲，蔬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爭如朝市。立侯門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歲。呼僮秣馬吏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水調歌頭 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太行有盤谷，隱者所翱翔。丈夫行世，磊磊落落信行藏。遇則聲名利澤，不遇采山釣水，何似兩俱忘？誰解盤中趣，與酒爲歌章。問何如？盤之樂，樂未央。遠驅虎豹，蛟龍於此亦潛藏。盤土可耕可稼，盤水可沿可濯，飲食壽而康。膏車秣吾馬，從子以徜徉。

醉翁亭記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三十九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衆賓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賀新涼 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環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者瑯琊也。泉水潺湲峯路轉，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試問醉翁何所樂?樂在乎山水之間也。得之心，寓酒也。 四時之景無窮也。看林霏日出雲歸自朝暮也。交錯觥籌酬宴處，肴蔌雜然陳也。知太守游而樂也。太守醉歸賓客從，擁蒼顏白髮頹然也。太守誰?醉翁也。

折桂令 庚天錫——元人小令集雙調

環滁秀列諸峯，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僧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時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

滑稽淳于髡傳 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

不治，委政卿大夫。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

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外戚孝武李夫人傳 節錄　班固——漢書卷九十七上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水龍吟　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卷五

愛李延年歌淳于髡語合為詞，庶幾高唐神女洛神賦之意云。

昔時曾有佳人，翩然絕世而獨立。未論一顧傾城，再顧又傾人國。寧不知其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看行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下，襄王側。　堂上更闌燭滅，記主人留髡送客。合尊促坐，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止乎禮義，不淫其色，但啜其泣矣，啜其泣矣，又何嗟及。



變翻例

理論之部

翻譯文學與佛典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之五十九

一 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

翻譯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內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時代，最感其必要。蓋語言易世而必變；既變，則古書非翻不能讀也。求諸先籍，則有史記之譯尚書。今舉數條爲例：

（尚書堯典）

欽若昊天。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史記五帝本紀）

敬順昊天。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

「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

此種引經法，以後儒眼光論之，則為擅改經文。而司馬遷不以為嫌者，蓋以今語讀古書，義應如此。其實不過翻譯作用之一種，使古代思想融為「今化」而已。然自漢以後言文分離，屬文者皆摹仿古言，譯古之業遂絕。

以內譯外者，即狹義之翻譯也。語最古之譯本書，吾欲以山海經當之。此經殆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故不獨名物多此土所無，即語法亦時或詭異。然此不過吾個人理想，未能確實佐證，不能斷言。此外古書中之純粹翻譯文學，以吾所記憶，則得二事：

（一）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越語原文）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

（三）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菆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提官隗構	大漢是治，	魏冒踰糟	與天意合。
罔譯劉脾	吏譯平端，	旁莫支流	不從我來。
徵衣隨旅	聞風向化，	知唐桑艾	所見奇異。
邪毗繕鞴	多賜繒布，	推潭僕遠	甘美酒食。
拓拒蘇便	昌樂肉飛，	局後仍離	屈伸悉備。
僂讓龍洞	蠻夷貧薄，	莫支度由	無所報嗣。
陽雒僧鱗	願主長壽，	莫穉角存	子孫昌熾。

右第一章

僂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交陵悟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旅	慕義向化，	路且僂雒	歸日出主。
聖德渡諾	聖德深恩，	魏菌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藩	冬多霜雪，	莋邪尋螺	夏多和雨。
藐潯瀘灘	寒溫時適，	菌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疊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孳摸	心歸慈母。

右第二章

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犁籍憐憐　土地墝埆。
阻蘇邪犂　食肉衣皮，　莫碭粗沐　不見鹽穀。
罔譯傳微　吏譯傳風，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蹤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陝。
倫狼藏幢　高山岐峻，　扶路側祿　緣崖磻石。
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　理瀝髭雒　百宿到洛。
捕蓙菌眦　父子同賜，　懷稾匹漏　懷抱匹帛。
傳室呼敕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臣僕。

右第三章

右兩篇實我文學界之鳳毛麟角，鄂君歌譯本之優美，殊不在風騷下。原文具傳，尤爲難得。倘此類史料能得多數，則於古代言語學人類學皆有大裨；又不僅文學之光而已。然我國古代與異族之接觸雖多，其文化皆出我下；凡交際皆以我族語言文字爲主。故「象鞮」之業，無足稱焉。其對於外來文化，爲熱情的歡迎，爲虛心的領受，而認翻譯爲一種崇高事業者，則自佛教輸入以後也。

二　佛典翻譯界之代表人物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見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國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顧未有譯本也。現在藏中佛經，號稱最初譯出者，爲四十二章經。然此經純爲晉人僞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故論譯業者，當以後漢桓靈時代託始。東晉，南北朝，隋，唐稱極盛。宋元雖稍有賡續，但微末不足道矣。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歷代譯人及所譯經卷之數，如下：

（朝代）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年至唐開元十八（西六七—七三〇）	一七六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至貞元五（西七三〇—七八九）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至宋景祐四（西七八九—一〇三七）	六	二二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至元至元廿二（西一〇三七—一二八五）	四	二〇	一一五

右表乃總括前後大小譯業略舉其概。其實譯業之中堅時代，僅自晚漢迄盛唐約六百年間，其譯界代表的人物如左：

（1）安世高　安息人。後漢桓帝初，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長房錄著錄百七十六部大半僞託）

（2）支婁迦讖　月支人。後漢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等十四部。（長房錄著錄二十一部）

右兩人實譯業開山之祖。但所譯皆小品，每部罕有過三卷者。同時復有竺佛朔，（天竺人）安玄，（安息人）支曜（月支人）康孟祥，康巨，（俱康居人）並有所譯述。而本國人任筆受者，則孟福，張蓮（俱洛陽人）嚴佛調（臨淮人）最著。

(3)支謙　月支人，支讖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江南譯業自謙始。所譯有維摩詰，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經。

(4)竺法護　其先月支人，世居燉煌。西晉武帝時，發願求經，度葱嶺，歷諸國。通外國語言文字三十六種；大賫梵經還，沿路傳譯。所譯有光讚般若，新道行，漸備一切智，正法華等二百十部，（中有僞託）梁高僧傳云：「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護之力也。」其追隨筆受者有聶承遠，聶道眞，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而聶氏父子通梵文，護卒後，道眞續譯不少。

(5)釋道安　俗姓衞，常山人。安為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雖未嘗自有所譯述，然苻秦時代之譯業，實由彼主持。苻堅之迎鳩摩羅什，由安建議；四阿含，阿毗曇之創譯，由安組織，翻譯文體，由安釐正，故安實譯界之大恩人也。其在安系統之下與譯業有直接關係者，其人如下

趙文業　名正，濟陰人，仕苻堅為校書郎。苻秦一代譯業，皆文業與道安共主持之。晚年出家，名道整，偕法顯西遊，沒於印度。

僧伽跋澄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譯阿毗曇毗婆沙。

曇摩難提　兜佉勒人。受道安等之請，譯增一阿含，中阿含，毗曇心，三法度等凡百六卷。

僧伽提婆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助譯二阿含及毗婆沙等。後南渡，入廬山，受慧遠之請，校正前譯。今本中阿含，則提婆與僧伽羅叉所再治也。

竺佛念　涼州人。道安等所組織之譯業，跋澄，難提，提婆等所口誦者，皆佛念爲之筆受。鳩摩羅什之譯業，念亦參預。高僧傳云：「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諸經出念手筆者，殆逾六百卷矣。同時有法和，惠嵩，慧持者，亦參斯業。

(6)鳩摩羅什　其父天竺人，其母龜茲王之妹；什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遊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未至而堅已亡；光挾什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備極敬禮。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間，譯書逾三百卷。經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維摩詰；論部之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皆成於其手。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

佛陀耶舍　罽賓人。羅什之師。什譯十住經（即華嚴十定品之別譯）特迎耶舍來華，共相徵決，辭理方定。

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　多羅，羅叉，皆罽賓人；流支，西域人。多羅以弘始六年誦出十誦律，羅什司譯；未成而多羅逝。翌年，流支至關中，乃與什共續成之。後羅叉來遊，在壽春補譯最後一誦。律藏之弘，賴三人也。

(7)覺賢　梵名佛陀跋陀羅。迦維羅衛人，釋尊同族之苗裔也。釋智嚴遊印度，禮請東來。以姚秦中至長安，羅什極敬禮之。既而爲什門諸人所排擯，飄然南下。宋武帝禮供，止金陵之道場寺。初，支法領得華嚴梵本於于闐，又無譯者。義熙十四年請覺賢與法業，慧義，慧嚴等共譯之，華嚴開宗，濫觴於此。賢所譯經論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

在譯界之價值，與羅什埒。

(8)法顯　俗姓龔，平陽武陽人。以晉隆安三年（西三九九）遊印度求經典，義熙十二年歸。凡在印十五年；所歷三十餘國。著有佛國記，今存藏中，治印度學者，視為最古之寶典。（歐人有譯本及注釋）在印土得摩訶僧祇律，雜阿含，方等泥洹諸梵本；僧祇律由覺賢譯出，雜阿含由求那跋陀羅譯出，顯自譯方等泥洹。自顯之歸，西行求法之風大開。其著者有法勇，（即曇無竭）智嚴，寶雲，慧景，道整，慧應，慧嵬，僧紹，（此七人皆與法顯同行者）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為極盛。

(9)曇無讖　中天竺人。北涼沮渠蒙遜時，至姑臧。以玄始中譯大般涅槃經，涅槃輸入始此。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金光明等經，復六十餘萬言。

(10)眞諦　梵名拘那羅陀，西天竺優禪尼國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到中國。陳文帝天嘉，光太間，譯出攝大乘論，唯識論，俱舍論等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大乘起信論，舊題眞諦譯，近來學界發生疑問；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無著世親派之大乘教義傳入中國，自諦始也。

與眞諦相先後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皆在北朝盛弘經論，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識，與諦相應。

(11)釋彥琮　俗姓李，趙郡人。湛深梵文，隋開皇間，總持譯事。時梵僧闍那崛多，達摩笈多等所譯經典，多由琮鑒定。

琮著衆經目錄，西域傳等，義例謹嚴。對於翻譯文體，著論甚詳。

(12)玄奘三藏　俗姓陳，洛州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冒禁出遊印度，十九年歸，凡在外十七年。從彼土大師戒賢受學，邃達法相。歸而獻身從事翻譯，十九年間（西六四五—六六三）所譯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大般若經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之一百卷，順正理論之八十卷，俱舍論之三十卷，自餘名著，具見錄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蹟其詳慈恩傳中，今不備述。

(13)實叉難陀　于闐人。以唐武后證聖間，重譯華嚴經，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譯大乘起信論等。

菩提流志　南印度人，與難陀同譯華嚴，又補成大寶積經足本。

(14)義淨三藏　俗姓張，范陽人。以唐咸亨二年出遊印度，歷三十七年乃歸。歸後專事翻譯，所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書，至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

(15)不空　北天竺人。幼入中國，師事金剛智，專精密藏。以唐開元，天寶間遊印度，歸而專譯密宗書一百二十餘卷。

晚唐以後，印土佛教漸就衰落，邦人士西遊絕跡，譯事無復足齒數。宋代雖有法天，法護，施護，天息災等數人，稍有譯本，皆補苴而已。自漢迄唐六百餘年間，大師輩出。右所述者，僅舉其尤異，然斯業進化之跡，歷歷可見也。要而論之，可分三期：

第一　外國人主譯期。

第二　中外人共譯期。

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

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盌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此爲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爲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既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兩皆未嫻。蕪謬淺滯，在所不免。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此爲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覺賢，眞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遂曲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爲第三期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我邦碩學，久留彼都，學旣邃精，辯復無礙。操觚振鐸，無復間然。斯譯學進化之極軌矣。

三　翻譯所據原本及譯場組織

今日所謂翻譯者，其必先有一外國語之原本，執而讀之，易以華言。吾儕習於此等觀念，以爲佛典之翻譯，自始卽應爾爾，其實不然。初期所譯，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而已。此非譯師因陋就簡，蓋原本實未著諸竹帛也。分別功德論卷上云：

「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

道安疑經錄云：（出三藏集記卷五引）

「外國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

付法藏因緣傳載一故事，殊可發噱。茲錄如下：

「阿難遊行，至一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

阿難語比丘：『此非佛語。』……汝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茲事雖瑣末，然正可證印度佛書舊無寫本。故雖以耆德宿學之阿難，不能舉反證以矯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無寫本之故，不能斷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綦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教宗神祕的觀念，認書寫為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佛書何時始有寫本，此為學界未決之問題。但據法顯佛國記云：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法顯西遊，在東晉隆安三年後，（西曆五世紀初）尚云「無本可寫。」則印土寫本極爲晚出，可以推見。以故我國初期譯業，皆無原本。前引魏略載「秦景憲從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經，」蓋舍口受外無他本也。梁慧皎高僧傳，稱安世高「諷持禪經，」稱支婁迦讖「諷誦群經，」則二人所譯諸經皆由闇誦可知。更有數書，傳譯程序，記載特詳，今舉爲例：

（一）阿毗曇毗婆沙。（此書後經玄奘再譯爲二百卷）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爲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見高僧傳卷一）

（二）舍利弗阿毗曇。曇摩耶舍闇誦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停至十六年，經師漸閑秦語，令自宣譯。（見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釋道標序）

（三）十誦律。罽賓人弗若多羅以秦弘始六年誦出；鳩摩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棄世。……西域人曇摩流支以弘始七年達關中，乃續誦出，與什共畢其業。（見高僧傳卷二）

若毗婆沙者，經兩次口授，兩次筆受，而始成立。若十誦律者，闇誦之人去世，譯業途中輟；幸有替人，僅得續成。則初期譯事之艱窘，可概見矣。

在此種狀態之下，必先有闇誦之人，然後有可譯之本。所誦者完全不完全正確不正確，皆無從得旁證反證。學者之以求眞爲職志者，不能以此而滿意，有固然矣。於是西行求法熱驟興。

我國人之西行求法，非如基督教徒之禮耶路撒冷回教徒之禮麥加純出於迷信的參拜也。其動機出於學問——蓋不滿於西域間接的佛學，不滿於一家口說的佛學。譬猶導河必於崑崙，觀水必窮溟澥，非自進以探索華學之發源地而不止也。余嘗搜討羣籍，得晉，唐間留學印度百八十餘人。詳見中國印度之交通（亦題爲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今摘舉數人，考其游學之動機如左：

法護 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遊歷諸國。……遂大賫梵經，還歸中夏。梁僧傳卷一本傳

法顯 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西渡流沙。……卷三本傳

曇無竭 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遠適西方。……進至罽賓國。……學梵書梵語。……卷三本傳

道泰 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梁，少遊葱右，徧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餘萬偈。……卷三浮陀跋摩傳

智嚴 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功逾十載。卷三本傳

寶雲 忘身徇道，志欲……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在外域徧學梵書。卷三本傳

智猛 每聞外國道人說天竺……有方等衆經。……遂以姚秦弘始六年……出自陽關。……歷迦惟羅衛及

華氏等國，得大泥洹，僧祇律及餘經梵本。卷三本傳

朱士行　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西渡流沙。卷四本傳

玄奘　既徧謁衆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慈恩法師傳卷一

以上不過舉最著之數人爲例。自餘西遊大德前後百數十輩，其目的大抵同一。質言之，則對於教理之渴慕追求——對於經典求完求眞之念，熱烈騰涌。故雖以當時極艱窘之西域交通，而數百年中，前仆後繼，游學接踵。此實經過初期譯業後當然之要求，而此種極肫摯極嚴正之學者的態度，尚足永爲後學模範矣。

佛典傳寫發達之歷史，非本篇所能詳述。以吾考證所臆測，則印度境外之寫本，先於境內；大乘經典之寫本，先於小乘。此西紀第四世紀以前之情狀也。自爾以後，梵本日增，輸入亦日盛，其雜見於唐道宣續高僧傳者甚多，略舉如下：

梁初，有扶南沙門曼陀羅，大齎梵本，遠來貢獻。卷一僧伽婆羅傳

菩提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按此未免鋪張　卷一本傳

眞諦賫經論以梁大同十二年達南海。……所出經論傳記二百七十八卷。……餘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

凡有二百四十夾。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所譯訖，僅數夾耳。卷一本傳

北齊天保中，鄴京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敕送天平寺翻譯。卷二那連提耶舍傳

齊僧寶暹等十人，以武平六年採經西域，……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卷二闍那崛多傳

隋開皇中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敕送翻經館，付彥琮披覽，並使編敘目錄。卷二彥琮傳

那提三藏，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唐永徽六年達京師。卷五玄奘傳

慈恩法師傳，記玄奘所得經典，分類列目如下：

大乘經	二二四部	大乘論	一九二部
上座部書	一五部	三彌底部書	一五部
彌沙塞部書	二二部	迦葉臂耶部書	一七部
法密部書	四二部	說一切有部書	六七部
因明論	三六部	聲論	一三部
凡五二〇夾	六五七部		

有原本的翻譯，比諸無原本的翻譯，第一：有審擇之餘地；第二：有覆勘之餘地。其進步之顯著，固無待言。即譯事之組織，亦與時俱進。其始不過一二胡僧隨意約一信士私相對譯。其後漸為大規模的譯場組織。此種譯場，由私人

或私團體組織者，有若東晉時廬山之般若臺；（慧遠所組織，覺賢曾爲主譯。）有若陳代富春之陸元哲宅；有若陳，隋間廣州之制旨寺。其以國家之力設立者，有若姚秦時長安之逍遙園，北涼時姑臧之閑豫宮，東晉時建業之道場寺，劉宋時建業之祇洹寺，荊州之辛寺，蕭梁時建業之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元魏時洛陽之永寧寺及汝南王宅，北齊時鄴之天平寺，隋時長安之大興善寺，洛陽之上林園，唐時長安之弘福寺，慈恩寺，玉華宮，薦福寺等，其最著也。

在此種譯場之下，每爲極複雜的分功組織。其職員略如下：

一譯主　如羅什，覺賢，眞諦，菩提流支，闍那崛多，玄奘，義淨等。

二筆受　如聶承遠，法和，道含等。

三度語　如顯識論之沙門戰陀。

四證梵　如毗奈耶之居士伊舍羅。

五潤文　如玄奘譯場之薛元超，李義府等，義淨譯場之李嶠，韋嗣立等。

六證義　如婆沙論之慧嵩，道朗等。

七總勘　如梁代之寶唱，僧祐，隋代之彥琮等。

每譯一書，其程序之繁複如此，可謂極謹嚴之態度也已。

四　翻譯文體之討論

翻譯文體之問題，則直譯意譯之得失，實爲焦點。其在啓蒙時代，語義兩未娴洽，依文轉寫而已。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直譯。稍進，則順俗曉暢，以期弘通；而於原文是否脗合，不甚厝意。若此者，吾名之爲未熟的意譯。然初期譯本尙希，饑不擇食，凡有出品，咸受歡迎。文體得失，未成爲學界問題也。及茲業寖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於是求眞之念驟熾，而尊尙直譯之論起。然而矯枉太過，詰鞫爲病；復生反動，則意譯論轉昌。卒乃兩者調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體出焉。此殆凡治譯事者所例經之階級，而佛典文學之發達，亦其顯證也。

譯業起於漢末，其時譯品，大率皆未熟的直譯也。各書所評諸家譯品略如下：

安世高　世高出經，貴本不飾。天竺古文，文通尙質；倉卒尋之，時有不達。（出三藏集記卷十，引道安大十二門經序）

天竺音訓詭蹇，與漢殊異。先後傳譯，多致謬濫。唯高所出，爲群譯之首。安公（道安）以爲若及面稟，不異見聖。（梁高僧傳卷一安清傳）

支婁迦讖　安公挍定古今，精尋文體。云某某等經，似讖所出。凡此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同上支讖傳）

竺佛朔　漢靈時譯道行經。譯人時滯，雖有失旨；然棄文存質，深得經意。（同上）

支曜康巨　漢靈獻間譯經，並言直理旨，不加潤飾。（同上）

據此諸評，則初期譯家，率偏於直譯，略可推見。然其中亦自有派別。世高支讖兩大家譯本，今存藏中者不少。內有僞謬

試細辨藝，則高書實比讖書爲易讀。讖似純粹直譯，高則已略帶意譯色彩。故梁傳又云：「高所出經，辯而不華，質而不野，讀者亹亹忘倦。」道安人本欲生經序云「斯經似安世高譯。義妙理婉；每覽其文，欲罷不能。」（出三藏集記卷七）竊嘗考之：世高譯業在南；其筆受者爲臨淮人嚴佛調。支讖譯業在北，其筆受者爲洛陽人孟福張蓮等。好文好質，隱表南北氣分之殊。雖謂直譯意譯兩派，自漢代已對峙焉可耳。

支謙，法護，當三國西晉間，譯業宏富；所譯亦最調暢易讀。殆屬於未熟的意譯之一派。梁傳稱：「謙辭旨文雅，曲得聖義。」又引道安言謂「護公所出綱領必正；雖不辯妙婉顯，而宏達欣暢。」支敏度稱「謙以季世尙文，時好簡略。故其出經，頗從文麗。然約而義顯，可謂深入。（出三藏集記卷八引合首楞嚴經記）兩公文體，可見一斑。然而文勝之弊，已與相緣。故僧叡論謙譯思益經，謂「恭明（謙之字）前譯，頗麗其辭，仍迷其旨。是使宏標乖於謬文，至味淡於華豔。」（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僧叡序）僧肇論舊譯維摩詰經，謂：「支（謙）竺（法護）所出，理滯於文。」（羅什譯維摩詰經僧肇序）支敏度亦謂：「支恭明，法護，叔蘭，先後所譯三本，（維摩）或辭句出入，先後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詁，字乖趣同；或其文梵越，其理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出三藏集記卷九引支敏度合維摩詰經序）意譯之敝，漸爲識者所惘矣。

翻譯文體之討論，自道安始。安不通梵文；而對於舊譯諸經，能正其謬誤。所正般若，道行，密迹，安般，尋比文句，析疑甄解。後此羅什見之，謂所正者皆與原文合。（歷代三寶記卷四）彼蓋極富於理解力，而最忠實於學問。當第二期譯事初起，極力爲純粹直譯之主張。其言曰：

「胡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梵本難繫者也。叉羅，支越，斲鑿之巧者也。巧則巧矣，懼竅成而混沌終矣。若夫以詩爲煩重，以尚書爲質樸，而删潤合今，則馬鄭所深恨者也。」摩訶鉢羅若波羅蜜抄經序，出三藏集記卷九引

「昔來出經者，多嫌梵言方質，改適今俗，此所不取。何者？傳梵爲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十四卷本鞞婆沙序

「譯人考校者少，先人所傳，相承謂是。……或殊失旨，或粗舉意。……意常恨之。……將來學者，審欲求先聖雅言者，宜詳攬焉。諸出爲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比丘大戒序，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

「葡萄酒被水」「竅成混沌終」之兩喻，可謂痛切。蓋譯家之大患，莫過於羼雜主觀的理想，潛易原著之精神。陳壽謂：「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見宋贊寧高僧傳三集卷三，謂三國志逸臨兒國，其文如此。今本無此語，亦並無臨兒傳。 蓋彼時譯家，大率漸染老莊，采其說以文飾佛言。例如四十二章經此經晉時出支讖手，說詳中國佛教史。非惟文體類老子，教理亦多沿襲。此類經典，攙雜我國固有之虛無思想，致佛教變質，正所謂被水之葡萄酒也。以忠實之道安，覩此固宜慇疾。故大聲疾呼，獨尊直譯。其所監譯之鞞婆沙，「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餘盡實錄。」原序「時竺佛念筆受，諸經常疑此土好華，每存瑩飾，安公深疾，窮校考定，務存典骨；許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出三藏集記卷九引僧伽羅剎集經後記，作者[illegible]。 其嚴正強硬態度，視近一二年來時賢之鼓吹直譯者，蓋有過之無不及矣。

安公論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者：（一）謂句法倒裝。（二）謂好用文言。（三）謂删去反覆詠歎

之語。(四)謂去一段落中解釋之語。(五)謂刪去後段覆牒前段之語。三不易者：(一)謂既須求眞，又須喩俗。(二)謂佛智懸隔，契合實難。(三)謂去古久遠，無從詢證。見大品般若經序。以原文繁重不具引，僅撮其大意如上。後世談譯學者，咸徵引焉。要之翻譯文學程式，成爲學界一問題，自安公始也。

鳩摩羅什者，譯界第一流宗匠也。彼爲印度人，深通梵語，兼嫻漢言。其所主張，與道安稍異。彼嘗與僧叡論西方辭體，謂：

「天竺國俗甚重文製。……改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梁高僧傳卷二本傳

推什公本意，殆持「翻譯不可能」之論。但既不獲已而乞靈譯事，則比較的偏重意譯。其譯法華，則「曲從方言，趣不乖本。」慧觀法華宗要序 其譯智度，則「梵文委曲，師以秦人好簡，裁而略之。」僧叡大智釋論序 其譯中論，則「乖闕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僧叡中論序 其釋百論，則「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僧肇百論序 據此可見凡什公所譯，對於原本，或增或削，務在達旨。與道安所謂「盡從實錄，不令有損言游字」者，殊科矣。吾以爲安之與什，易地皆然。安惟不通梵文，故兢兢於失實；什既華梵兩曉，則游刃有餘地也。什譯雖多剪裁，還極矜愼。其重譯維摩：「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文約而詣，旨婉而彰。」僧肇維摩詰經序 其譯大品般若：「手執梵本，口宣秦言。兩釋異音，交辯文旨。……與諸宿舊五百餘人，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後書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

謬者，定之以字義。不可變者，即而書之。故異名斌然，梵音殆半。斯實匠者之公謹，筆受之重慎也。」（僧叡大品經序）由此觀之，則什公意譯諸品，其慘淡經營之苦，可想見耳。

贊寧云：「（僧叡）（即羅什）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宋高僧傳卷三）「天然語趣」四字，洵乃精評。自羅什諸經論出，然後我國之翻譯文學，完全成立。蓋有外來「語趣」輸入，則文學內容為之擴大，而其素質乃起一大變化也。絕對主張直譯之道安，其所監譯之增壹阿含，鞞婆沙，三法度諸書，雖備極矜慎，而千年來鮮人過問。而什譯之大品，法華，維摩，以及四論，（中，百，十二門，大智度。）不特為我思想界闢一新天地，即文學界之影響亦至鉅焉文之不可以已如是也。

道安大弟子慧遠，與羅什並時，盡讀其新譯，故其持論，漸趨折衷。其言曰：「譬大羹不和，雖味非珍；神珠內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有自來矣。（此言直譯之缺點）若遂令正典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函淪長夜，不亦悲乎？（此言意譯之缺點）……則知依方設訓，文質殊體。以文應質，則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大智論抄序）此全屬調和論調，亦兩派對抗後時代之要求也。

此後關於此問題之討論，莫詳於隋代之彥琮。唐僧傳（卷二本傳）稱其「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要略曰：「若令梵師獨斷，其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此旨要趨重直譯也。又言「譯才須有『八備』：（一）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二）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三）筌曉三藏，義

貫兩乘，不苦聯滯。(四)旁涉墳典，工綴典詞，不過魯拙。(五)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六)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衒。(七)要識梵言，方闕正學，不墜彼學。(八)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一)(五)(六)之三事，特注重翻譯家人格之修養，可謂深探本原，餘則常談耳。然琮之結論，乃在廢譯。意欲人人學梵，不假傳言。故云：「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尙虧圓，譯豈純實？」更極言學梵文之必要，云：「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尙須求，況其易也？……向使……總去俗衣，時教梵字。……則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據此，則彥琮實主張「翻譯無益論」之人也。以吾觀之，梵文普及，雖爲佛教界一重要問題，當時世鮮注意，實所不解。但學梵譯漢，交相爲用，謂譯可廢，殊非自利利他之通軌也。

道宣之傳玄奘也，曰：「自前代以來，所譯經教，初從梵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由奘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披翫。」(唐高僧傳卷五本傳)蓋前代譯師，無論若何通洽，終是東渡以還，始學華語，辭義扞格，云何能免。口度筆受，終分兩橛。例如羅什，號稱「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梁高僧傳卷二本傳)然據筆受大智度論之僧叡，則謂：「法師於秦語大格。……苟言不相喻，則情無由比。……進欲停筆爭是，則挍競終日，卒無所成。退欲簡而便之，則負傷手穿鑿之譏。」(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大智釋論序)則扞格情形，可以想見。幸而肇叡諸賢，旣精教理，復擅文辭，故相得益彰，庶無大過耳。又如眞諦晚年，始得與法泰對翻攝大乘，俱舍兩論，諦歎曰：「吾早値子，無恨矣。」(唐高僧傳卷一法泰傳)是知前代任何名匠，總須與筆受者並驅相依。故原本所含義諦，最

少亦須假途於兩人以上之心理，始得現於譯本。夫待譯乃通，已爲間接，此則間接之中又間接焉，其間所失宜幾何者？故必如玄奘義淨能以一身兼筆舌之兩役者，始足以語於譯事矣。若玄奘者，則意譯直譯，圓滿調和，斯道之極軌也。

五　譯學進步之影

欲察譯學之進步，莫如將同本異譯之書爲比較的研究。吾今選出一書爲標準，即大般若經之第四分，前代通稱小品般若者是也。此書前後所譯凡九本，五存四佚。今將現存五本以（甲）（乙）（丙）（丁）（戊）符號表其名如下：

（甲）道行般若經　後漢支婁迦讖譯

（乙）大明度無極經　吳支謙譯

（丙）摩訶般若鈔經　苻秦曇摩蜱譯

（丁）小品般若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

（戊）大般若經第四分　唐玄奘譯

右五本出現之時期，自漢至唐，相去八百餘年；其譯人皆各時代之代表人物。（甲）本之支婁迦讖，與安世高齊

名，稱譯界開創二傑。（乙）本之支謙，則「意譯派」第一宗匠也。（丙）本曇摩蜱口譯，竺佛念筆敘，然實成於道安指導之下。（丁）本之鳩摩羅什，（戊）本之玄奘則前後兩譯聖，稍治斯學者所能共知矣。吾昔曾將此經第一品分五格鈔錄，比對其異同。不惟可以察文體之嬗易，卽思想之變遷，亦歷歷可尋；實一種極有趣之研究也。惜不得梵文原本，與通梵者商榷其得失耳。今摘錄數段供參考：

書中發端，記佛命須菩提爲諸菩薩演說般若波羅蜜。時舍利弗竊念：「須菩提是否能以自力演說，抑承佛威神力？」須菩提知其意而語之，其語五本異譯如下：

（甲本）

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持佛威神。何以故？佛所說法，法中所學，皆有證，皆隨法展轉相教，展轉相成。法中終不共諍。何以故？時而說法莫不喜樂者，自恣善男子善女人而學。

（乙本）

敢佛弟子所作，皆乘如來大士之作。所以者何？從佛說法，故有法學。賢者子賢者女，從法意以爲證。其爲諸者所說所講所言，一切如法無諍。所以者何？如來說法，爲斯樂者族姓子傳相教，無所諍。

（丙本）

敢佛弟子所說法所成法，皆承佛威神。何以故？佛所說法，法中所學，皆有證以知，恒能有所成，展轉能相成教。所以者何？怛薩阿竭所說法無有異。若有仁善欲學是法，於中終不諍。

（丁本）

佛諸弟子，敢有所說，皆是佛力。所以者何？佛所說法，於中學者，能證諸法相。證已有所言說，皆與法相不相違背。以法相力故。

（戊本）

世尊弟子敢有宣說顯了開示，皆承如來威神之力。何以故？舍利子：佛先爲他宣說顯了開示法要；彼依佛教，精勤修學，乃至證得諸法實性；後轉爲他有所宣說顯了開示。若與法性能不相違，皆是如來威神加被；亦是法性等流。

其間小節可注意者，如（甲）（乙）（丙）本，皆將「敢」字放在句首，當是純粹印度語法，（丁）（戊）本便不爾。如「善男子善女人，」（乙）本作「賢者子賢者女，」作覗覺極刺眼。如「如來」（丙）本譯音作「怛薩阿竭，」此字在後來譯本中已成殭語。然此皆無關宏旨，可勿深辯。以全段文意論：吾輩讀（甲）（丙）本，幾全不解；讀（乙）本似略解；讀（丁）（戊）本則全解。蓋（甲）（丙）皆屬初期之直譯派，而其主譯者皆外人，不嫻漢語。（乙）本屬初期之意譯派；（丁）本屬後期之意譯派；其主譯者雖皆外人，而略嫻漢語。（戊）本則中國人主譯，後期之「意直調和」派也。其尤當注意者，五本中皆有「證」字，吾輩讀後兩本，知其爲「證悟」之「證」；然讀前三本，則幾疑爲「證據」之「證。」兩義相去，何啻霄壤？又（丁）本言「諸法相，」（戊）本言「諸法實性，」自是此段中主要之語。然（甲）（丙）兩本皆不見此字，知是對譯者傳譯不出，因而沒卻此初期直譯之弊也。（乙）本作「法意，」雖未闕漏，然籠統含混矣；此初期意譯之弊也。（丁）（戊）兩本，皆能譯矣，然用字精確之程度，則又有別。「法相」就現象言，「法性」就本體言，兩者雖非一非異，然般若屬龍樹派思想，應云「法性；」若言「法相，」則與無著派思想混矣。故（戊）本所譯，自優於（丁）本也。又（丁）（戊）兩本，意義皆瞭然；（丁）本字數遠簡於（戊）本。（丁）本意譯之模範；（戊）本直譯之模範也。

（甲本）	（乙本）	（丙本）	（丁本）	（戊本）
菩薩當念作是學入中心	又菩薩大士行明度無極，	須菩提白佛菩薩摩訶薩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修

不當念是菩薩。何以故？有心無心。舍利弗謂須菩提：云何有心無心？須菩提言：如是：亦不有有心，亦不無無心。

當受學此：如學此者，不當念我是道意。所以者何？是意非意；淨意光明。賢者鶖鷺子曰：云何有是意而意非意？善業曰：謂其無爲無雜念也。

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學其心不當念我是菩薩。何以故？心無心；心者淨。舍利弗謂須菩提云何有心，心無心？須菩提言：從對雖有心；心無心。如是，心亦不知者，亦無逍者，以是亦不有有心，亦不有無心。

羅蜜時，應如是學：不念是菩薩心。所以者何？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舍利弗言：何法爲非心心？須菩提言：不壞不分別。

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學：謂不執著大菩提心。所以者何？心非心性，本性淨故，舍利子謂善現言：何等名爲心非心性？善現答言：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爲心非心性。

此段問答，大可見譯筆工拙及譯意顯晦之差。須菩提語（戊）本「謂不執著大菩提心」一句，（甲）（丙）（丁）三本，大同小異，皆云「不念是菩薩，」此直譯而不違意也。（乙）本改爲「不當念我是道意，」意譯的色彩頗重，然猶難解矣。（戊）本云：「心非心性，本性淨故。」又云：「若無變壞，亦無分別，是則名爲心非心性。」其意蓋謂吾人常識所謂心者，皆指有變壞有分別者也；般若之心，無變壞，無分別，是心而非心也。此「心而非心之性，」其本性清淨。如此剖讀，語意甚瑩。（丁）本所譯，亦庶幾矣；但以心性爲心相耳。前三本則缺點甚多。（甲）本舫筆遞者完全不解，以影響語搪塞。（乙）本驟讀似甚曉暢，實則純以老莊學說譯佛說，此意譯家之大病也。（丙）本純粹直譯。其「從對雖

有一語，他本皆不譯，竊疑此語甚要，蓋指吾人常識有對待之心也。但其以「無造者」翻「無變壞，」以「無知者」翻「無分別，」則拙晦極矣。

（甲本）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不當於中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何以故？住色中爲行色；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中爲行識。設住其中者，爲不隨般若波羅蜜教。何以故？行識故，是爲不行般若波羅蜜。不行者，菩薩不得「薩芸若。」

（乙本）

菩薩修行明度無極，不以色住；於痛，想，行，不以識住。所以者何？若止於色，爲造色行；止痛，想，行，爲造識；非爲應受。明度無極，不以造行爲應受。受此，其不具足明度無極，終不得「一切知。」

（丙本）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中不、當住；痛癢，思想，生死，識，不當於中住。想色住，爲行生死識；想痛，思想，生死，識，住，爲行生死識。設住其中，不隨般若波羅蜜教。不爲應「薩芸若。」

（丁本）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應色中住；不應受，想，行，識中住。何以故？若住色中；爲作色行；若住受，想，行，識，中，爲作識行。若行作法，則不能受般若波羅蜜。不能習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般若波羅蜜，則不能成就「薩婆若。」

（戊本）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住色；亦不應住受，想，行，識。所以者何？若住於色，便作色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若住受，想，行，識，便作受，想，行，識，行，非行般若波羅蜜多。所以者何？非作行者，能攝般若波羅蜜多。不攝般若波羅蜜多，則於般若波羅蜜多，不能修習，……不能圓滿，……則不能得「一切智智，」不能攝所攝有情。

讀此段，最令吾儕注目者，則術語釐定之不易也。即如佛典中最重要之五蘊所謂色，受，想，行，識者，實幾經變遷，乃定爲今名。

	梵名	今義	(甲)(丙)本	(乙)本	(丁)(戊)本
五蘊	Rupa	物態	色	色	色
	Vedana	感覺	痛癢	痛	受
	Sanna	記憶	思想	想	想
	Sanhhara	意志	生死	行	行
	Vinnana	認識	識	識	識

舊於此五名，或譯以一字，或譯以兩字，既已參差不類，且痛癢生死等名，亦不包舉，且易滋誤混。支謙今易以一字譯，大體甚善矣然省「痛癢」稱「痛，」愈益難解。羅什以後受想行識，斯爲定名。區區三字，積數百年之進化其慘淡經營可想也。又如 Prajna-paramita（甲）本譯音爲「般若波羅蜜；」而偏重意譯之（乙）本則以「明」譯「般若，」以「度無極」譯「波羅蜜，」因名「明度無極，」而（丙）（丁）（戊）三本皆譯音不譯意。又如Sarvajna（甲）本譯音作「薩芸若，」（丙）（乙）本從之；（乙）本譯義作「一切智，」（戊）本從之，而加一字爲「一切智智。」此皆關於術語之應比較研究者。至於意義暢達之程度，則試以（戊）本作標準，持以對核前四本，其遞次進步之跡甚明。

(甲本)	(乙本)	(丙本)	(丁本)	(戊本)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切字法不受。是故三昧無有邊無有正。	是名曰「菩薩大士諸法無受之定。」場曠趣大耐無有量。	是菩薩爲行般若波羅蜜，復不受三昧字，廣大所入。	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昧。」廣大無量無定。	是名「菩薩於一切法無攝受定。」廣大無對無量決定。

就此一句論，(乙)本之意譯，可謂極適極妙，雖(丁)(戊)本亦不能出其右，而(甲)(丙)兩本之直譯，眞使人墮五里霧中也。

然直譯而失者，極其量不過晦澀詰𥴊，人不能讀，枉費譯者精力而已，猶不至於誤人。意譯而失者，則以譯者之思想，橫指爲著者之思想，而又以文從字順故，易引讀者入於迷途。是對於著者讀者兩皆不忠，可謂譯界之蟊賊也已。試更就前經剌舉數段爲例：

(戊本)(玄奘譯)

(一)諸色離色自性，受，想，行，識，離受，想，行，識，自，性。……能相亦離所相，所相亦離能相。……

(二)分明執著故，於「如實道」不知不見，不信諸法，不覺實際。

(乙本)(支讖譯)

(一)其於色也，休色自然；於痛，想，行，休識自然。……於智休止，智之自然者休矣；想休止，相之自然者休矣。

(二)以專著故，而不知此無所用聰明之法。

右第一段依奘譯，論心理作用，本極複雜，依讖譯，則「自然」兩字蓋之矣。第(二)段依奘譯，謂以平等智觀察諸法實相；依讖譯則灰身滅智而已。此與前文所舉奘譯之「無變壞無分別，」讖譯作「無爲無雜念，」正同一例，

此皆襲用老莊語，欲人易入；而不知已大失原意，正道安所謂「葡萄酒之被水」者也。贊寧云：「房融潤文於楞嚴，宜當此誚。」（宋高僧傳卷三）須知前代佛典，其愈易讀者愈蹈此病。彼人人愛讀之楞嚴，識者已譏之矣。寧又云：「糅書勿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同上）此二語眞譯界永世之藥石，鼓舌操觚者所宜日三復也。

六　翻譯文學之影響於一般文學

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納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強，此定理也。我民族對於外來文化之容納性，惟佛學輸入時代最能發揮，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變化，即文學界亦然。其顯績可得而言也。

（第一）國語實質之擴大

初期譯家，除固有名詞對音轉譯外，其抽象語多襲舊名，吾命之曰「支謙流」之用字法。蓋對於所謂術語者，未甚經意，此在啟蒙草創時，固應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則覺舊語與新義，斷不能適相脗合，而襲用之必不免於籠統失眞。於是其努力從事於新語之創造。如前所述道安、彥琮之論譯例；乃至明則撰翻經儀式；玄奘立「五種不翻」；贊寧舉「新意六例」；其所討論，則關於正名者什而八九。或綴華語而別賦新義，如「眞如」「無明」「法界」「衆生」「因緣」「果報」等；或存梵音而變爲熟語，如「涅槃」「般若」「瑜伽」「禪那」「刹那」「由旬」等。其見於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者既各以千計。近日本人所編佛教大辭典，所收乃至三萬五千餘語。

此譯語者非他，實漢晉迄唐八百年間諸師所創造，加入吾國語系統中而變爲新成分者也。夫語也者所以表觀念也；增加三萬五千語，即增加三萬五千個觀念也。由此觀之，則自譯業勃興後，我國語實質之擴大，其程度爲何如者？

譯家正名之結果，更能令觀念增其正確之程度。嘗讀苻秦譯之阿毗曇八犍度論，其第一篇第三章題爲人跋渠，第二篇第三章亦題人跋渠；及唐玄奘重譯此書名爲發智論；其第一篇之人跋渠，則改題爲補特迦羅納息；第二篇之人跋渠，則改題爲有情納息。（「跋渠」「納息」皆譯音，即他經所謂「品」字之義。）考第一篇原文爲 Pudgara Varga；第二篇原文爲 Sattva Varga；據玄應音義卷二十二釋「補特迦羅」云：「梵本補，（Pu）此云數；特伽，（dgra）此云取；羅，（ra）此云趣。數取趣，謂數數往來諸趣也。」此殆近於所謂靈魂者；而其物並非「人類」所專有。唯識述記卷一釋「有情」云：「梵言薩埵，（Sattva）有情識故，能愛生故。」此殆指凡含生之類而言；故舊本亦譯爲「衆生」。然則此兩字皆不能以舊語之「人」字函之明矣。而初期譯家，因筆分功，不能相喻。聞梵師所說，義與「人」近，則兩皆以「人」譯之。讀者爲舊來「人」字觀念所囿，則於本意絕不能了解。且彼中兩語，我譯以同一之詞，則兩觀念之區分，無由辨晰。逮新譯出，斯弊乃祛。蓋我國自漢以後，學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創作，雖値一新觀念發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觀念遂晻沒於囫圇變質之中。一切學術，俱帶灰色，職此之由。佛學既昌，新語雜陳；學者對於梵義，不肯囫圇放過；搜尋語源，力求眞是。其勢不得不出於大膽的創造。創造之途既開，則益爲分析的進化。此國語內容所以日趨於擴大也。

（第二）語法及文體之變化

吾輩讀佛典，無論何人，初展卷必生一異感；覺其文體與他書迥然殊異。其最顯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謙流之譯本）（二）既不用駢文家之綺詞儷句，亦不采古文家之繩墨格調。（三）倒裝句法極多。（四）提挈句法極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釋語。（六）多覆牒前文語。（七）有聯綴十餘字乃至數十字而成之名詞。——一名詞中，含形容格的名詞無數。（八）同格的語句，鋪排敍列，動至數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詩歌交錯。（十）其詩歌之譯本為無韻的。凡此皆文章構造形式上，畫然闢一新國土。質言之，則外來語調之色彩甚濃厚，若與吾輩本來之「文學眼」不相習；而尋諷稍進，自感一種調和之美。此種文體之確立，則羅什與其門下諸彥實尸其功。若專從文學方面校量，則後此譯家，亦竟未有能過什門者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則組織的解剖的文體之出現也。稍治佛典者，當知科判之學，為唐宋後佛學家所極重視。其著名之諸大經論，恆經數家或十數家之科判；分章分節分段，備極精密。（道安書諸經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實言科判者之始。以後日趨綿密。）推原斯學何以發達，良由諸經論本身，本為科學組織的著述。我國學者，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之，故條理愈剖而愈精。此種著述法，其影響於學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義疏之學，在經學界中有特別價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種學問，實與佛典疏鈔之學同時發生。吾固不敢逕指此為翻譯文學之產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響，則可斷言也。而此為著述進化一顯著之階段，則又可斷言也。

自禪宗語錄興，宋儒效焉，實爲中國文學界一大革命；然此所可謂爲翻譯文學之直接產物也。蓋釋尊只有說法，並無著書。其說法又皆用「蘇漫多。」弟子後學汲其流，則皆以喻俗之辯才爲尙。入我國後，翻譯經典，雖力謝彫飾，然猶未敢逕廢雅言。禪宗之敎，旣以大刀闊斧，抉破塵藩；卽其現於文字者，亦以極大膽的態度，掉臂游行。故純粹的「語體文」完全成立；然其動機實導自翻譯。試讀什譯維摩詰等編，最足參此間消息也。

（第三）文學的情趣之發展

吾爲說於此曰：「我國近代之純文學——若小說，若歌曲，皆與佛典之翻譯文學有密切關係。」聞者必以爲誕；雖然，吾蓋確信之。吾徵諸印度文學進展之跡而有以明其然也。夫我國佛教，自羅什以後，幾爲大乘派所獨占，此盡人所能知矣。須知大乘在印度本爲晚出；其所以能盛行者，固由其教義順應時勢以開拓，而借助於文學之力者亦甚多。大乘首創，共推馬鳴。讀什譯馬鳴菩薩傳，則知彼實一大文學家大音樂家；其弘法事業，恆借此爲利器。試細檢藏中馬鳴著述：其佛本行讚，實一首三萬餘言之長歌。今譯本雖不用韻，然吾輩讀之，猶覺其與孔雀東南飛等古樂府相彷彿。其大乘莊嚴論，則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說；其原料皆採自四阿含，而經彼點綴之後，能令讀者肉飛神動。拙著佛典解題，於此二書別有考證批評。馬鳴以後成立之大乘經典，盡汲其流；皆以極壯闊之文瀾，演極微眇之教理。若華嚴，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一段吾知必爲時流讀佛書所大駭怪，但吾並不主張「大乘非佛說，」不過承認大乘經典晚出耳。其詳見拙著中國佛教史。此等富於文學性的經典，復經譯家宗匠以極優美之國語爲之逐寫，社會上人人嗜讀；卽不

信解教理者，亦應不心醉於其詞績。故想像力不期而增進，詮寫法不期而革新，其影響乃直接表見於一般文藝。我國自搜神記以下一派之小說，不能謂與大莊嚴經論一類之書無因緣。而近代一二鉅製水滸，紅樓之流，其結體運筆，受華嚴涅槃之影響者實甚多。即宋元明以降，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間接汲佛本行讚等書之流焉。吾知閱吾說者必大訶斥：謂予所舉各書，其中並不含佛教教理，其著者或且於佛典並未寓目；如子所言，毋乃附會太甚。此等訶辭，吾固承認也。雖然，吾所篤信佛說「共業所成」之一大原理，謂凡人類能有所造作者，於其自業力之外，尤必有共業力為之因緣。所謂共業力者，則某時代某部分之人共同所造業，積聚遺傳於後；而他時代人之承襲此公共遺產者，各憑其天才所獨到，而有所創造。其所創造者，表面上或與前業無關係，即其本人亦或不自知；然以史家慧眼燭之，其淵源歷歷可溯也。吾以為近代文學與大乘經典，實有如是之微妙關係；深達文心者，當不河漢吾言。

吾對此問題，所欲論者猶多未盡；為篇幅及時日所限，姑止於此。讀斯篇者，當已能略察翻譯事業與一國文化關係之重大。今第三度之翻譯時期至矣。從事於此者，宜思如何乃無愧古人也。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

蔣方震——改造第三卷第十一號

一　緒言

翻譯事業於文化運動中占一部分重要之位置，殆無疑義。比年以來，對於此事業之本身，漸有發表其研究態度者，如本年小說月報中諸作此爲一種自覺心之表示。蓋一年來——沈寂之文化運動中——唯一好現象也。

雖然，吾今者乃不願以一己之經驗或意見，與當世士夫相討論，若以直譯當如是如是，意譯當如彼如彼；吾惟舉前人所已成之事實，已得之經驗，一一覆校之，而於其中，以綜合之眼光，抽出其重大教訓，以爲吾人之參考刺激模範。蓋吾以爲（一）今日爲解放時代，各人當各本其良心與能力，各自行其所爲是。（二）明明有事例可證，有多數共同之經驗可尋，更不必以玄想之態度，單獨之經驗，爲無謂之爭論。

西洋翻譯事業各時代亦各有其人物與特色，顧吾獨舉文藝復興時代之一小部言之者，蓋不僅以翻譯事業以此時代爲最盛，尙有特別二事，與中國現代有共鳴之致，可以使吾人發生絕大之興趣，且可得重要之教訓是也。

（一）當時之翻譯事業含有主義運動之色彩。　翻譯本爲一種手段，若僅爲吾人傳遞而已，則至於文字之正確精密已達最高點，社會上既無特別反響，而此事業之本身，亦決不會發展。惟其爲主義運動也，則爲有目的之手段，能於乾燥之事實上，加以一種活氣；枯窘之文字中，與以一種精神。自古翻譯事業之成功，未有不因其動機至強且烈，而能有濟者也。譬若渡江欲至金陵，志固不在江也。達之則生不達則死，夫然後擊楫中流，凡百困難，乃一掃以俱去。當時人文派既視古典爲人生最後最高之目的，故其讀古書也，能身入古人之環境，與之俱化。而同時對於教會之壟斷事業，竭力反抗，以人生平等之精神，行智識普遍之事業。翻譯事業之兩項先決條件深入淺出自然包含於

其自行創造之環境與生活之中，此則勢不能爲不負責任之遞傳者，而爲一種有主義之提倡者，理固然也。由此例以推今日之中國，則可知前次翻譯，別無一種主義以爲之骨。而現在已漸入於主義運動時代，則不僅此事業之發達可以預言，而將來如何如何之翻譯必成功，如何如何之翻譯必失敗，亦可以瞭若觀火矣。

（二）當時之翻譯事業與國語運動互相爲表裏。　自教權之衰而各民族自覺之情操日以著。國語運動者，此情操發展第一之徵也。當時若英若德若法無不有此類運動，吾人於此乃有最感興味之二點：（一）唯翻譯事業即爲國語運動也。故其態度之表面似爲模倣，而其內在之眞精神則爲創造。故當時翻譯不僅傳述主義，而技術上亦放一種異彩。（二）則國語運動即藉翻譯事業而成功也。當時俗語本極貧弱，宮廷語又失之纖巧與彫琢；自翻譯事業之盛，而國語之內容乃豐富乃正確，其文體乃自然乃流利，而所謂文學的國語者乃根本成立。由此例以推中國，則可知今日之國語運動與翻譯事業成連雞之勢，其事蓋非偶然。而創造之精神，殆將藉傳述之形式以益著，其偉大與光榮之未來，誠有令吾人躍然奮起者矣。

語學不精，藏書又少，欲於故紙堆中搜尋材料，頗不易易。乃以德法二國之文學史爲宗，舉其最顯著之兩事業以爲例。非所以考古，乃欲藉古以證今也。

二　路德之聖經翻譯事業

路德，宗教家也；然無論何種德國文學史上皆爲此宗教家別立一章目。何以故？以其曾經翻譯聖經故。哈納有言：「談德國新文學者當自路德始，」此卽其批評其譯本聖經之語也。路德之於德語，德人比以但丁之於伊語，莎士比亞蕭伯之於英語而尤過之。蓋以翻譯事業而完成創造國語之責任者，世界文學史上路德一人而已。

路德既與伏姆之宗教會議歸而入瓦得堡，（Vartburg）乃著手翻譯聖經，先譯新約，於千五百二十二年九月出版；繼乃續譯舊約，於千五百三十二年始完成全書，於三十四年出版於威得堡，此後時復訂正，再版及十次以上。

聖經之德譯不自路德始，亦不自路德終，而路德之譯本乃獨爲空前絕後之作者，何也？吾今爲便利計，分數點觀察之：

（甲）路德自身之人格與原書精神上之關係。路德有言：「天下最易了解而無俟乎說明者，莫如聖經。」茲言也，表面上似反駁當時教會之曲解聖經者，其實路德言此乃另有一種直覺意味。彼自二十歲始獲見全部聖經於大學院，後乃求之於希伯來，求之於希臘各原本；彼一生之生活，心目中固無時不在聖經也。其早年經極度之煩悶，而一旦入於靈感之悟，其對於聖經已有一種忘我即感情移入之境。天下惟入之深者，乃出之顯，談玄理而佶屈敖牙者，必其玄之度有未至也。故「最易了解」一語，殆足以表示路德直覺中「我卽聖經」之一種氣概，故其言曰：「翻譯非盡人所能，必其敬虔眞實勤勉恭謙，有學問而富於經驗，且爲眞正之基督教徒者始克從事。」此則彼自

述其地位與人格，追與後世以翻譯者至高之模範也。

（乙）路德之主義與其翻譯之關係。　吾敢謂路德翻譯聖經非其事業，乃其生命，非其事業之一部，乃其生命之全體。是何也？蓋宗教改革之精神，乃在使人人直接於上帝，而不受教皇教會之虛偽的間接介紹。其攻擊教會不過爲達其平等直接之一種手段，係一種破壞事業，而非積極建設事業也。以言建設，則必使人人得直接以聞上帝之言。當時聖經悉爲教會所壟斷，教皇之愚民作用也，其播諸民間者，不過斷章短簡，且印刷未興，傳抄不易。自非學者能通拉丁希臘文字而入教會所掌之大學者，幷聖經之面而不可得見；遑論意義。若是乎，則此種宏通教旨之翻譯，乃正爲新教建設之唯一生命。路德之譯書，卽路德之創教也。嗟！夫天下焉有視一種事業爲其生命之源泉而猶不成功者哉！

（丙）選材之愼，用力之勤，態度之謙。　就原本言，聖經以拉丁文爲普通，卽教會所認定本也。而路德於新約則求之希臘，於舊約則求之希伯來，彼以爲拉丁之譯本已與原書相差，且拉丁文體不適於德語，故舊德譯本之自拉丁者語意粗雜，不獨不足以引德人之心，且義多有未明者。故路德乃求之眞正之本，而費力尤多。其於獲得眞義之誠既如此；就使用之德語言，則彼於方言淆亂之中，擇其比較通行之索遜官話爲本，而更取材於民間，使其內容益豐富，方式益自由，遂以成國語。彼其言曰：「我想說德國話，並不想說拉丁希臘話。」又曰：「我不用我自身特別之方言，我用國內一切人無不了解的公共德國話。」又曰：「你們不當從拉丁文中尋出德國話來問這個字怎樣說

法：你們應當從家庭裏的老媽，街道上的小孩，市場裏的平民裏去學德國話。」

至於用力之勤，態度之謙，則彼又自言：「我努力想用純潔明瞭的德語，但有時要想得一語，常常要費到十四日乃至三週四週的時間，有時還仍舊找不到適當的譯法。」又曰：「硬叫希伯來人說德國話，眞是不容易的事。教他們（指語）棄了本國的習慣來學粗暴的德國話，他們很不願意，好像要對於他們謀反一般。還好像一隻鶯，教他棄其從前的美音，來學杜鵑的唱。」又說：「約伯同他不肯聽從他的朋友一樣，也不肯聽從我的翻譯。」又曰：「我很自幸，假如我不從事於翻譯，或者我就自認爲學者，至於死而不悟。」又曰：「我死之後，校長，教師，書記或將各人各自翻譯其聖經，而我之譯本，我之著作，注譯，或將不用；人世間事固日進不已，而唯新之是適也。」

（丁）天才之原動。　以本國極顯出之文，譯外國極深入之理，自非天才固不易及。其最著者，如舊約中之韻文，路德以輕清之散文譯之，而仍不失其詩味是也。嚳提有言：「後人雖有試以韻語譯之者，然詩味則仍以路德散文爲最美。」此誠天才之不可及矣。雖然，彼有其原動也，原動唯何？曰：情熱是已。路德自言：「吾最善之文，未有不出於憤激者，當我欲爲詩欲書欲說教，必於我憤激之時，然後我之血乃活動，吾之智乃銳人，而一切障害悉去。」蓋惟其情厚，故其詞舉，言也者，情之動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得已而不已，故其詞支，其意晦。路德不然，其勢如緊張之脈搏，其義直貫中心，其詞不支蔓，不晦澀，故老婦能解。其眼光注於活動之一般人民，筆鋒有情感，則其挾羣衆以趨，爲詩爲文，其理一也。

德國之國語，以路德之譯書而告成功然吾人當知路德所據之基礎有較吾人今日爲困難十倍者。亞格利各喇（Agricola）述當時情形有言：「吾德人蓋絕對未嘗注意於其語言，德語蓋幾廢矣。眞能爲德語者，寥寥若晨星。」而關於德語之聖典文類及本國語之聖典傳播，加其四世既於千三百六十九年特頒禁令，而政治界宗教界常反覆申明，懸爲厲禁，如梅因之僧正於千四百八十六年定印刷翻譯聖經以破門之罪是也。以視吾國今日，既有麗大之既往，而國語且經官廳承認者何可同日語也。嗚呼！豈非可慚者哉！

路德翻譯之精神，蓋非導德人以入古典希伯來；乃使古時之希伯來人變爲時代之德人。其事業之影響，能使國民情操漸趨一致，後人以爲日耳曼民族統一事業路德其首功云。可謂民到於今受其賜也，嗚呼偉矣！

三　法國安岳（Amyot）之柏呂大克（Plutaque）翻譯事業

十七八世紀法國乃執全歐文化之牛耳，其源何自乎？曰：自文藝復興。夫文藝復興始於伊，不始於法。顧十六世紀伊開其花而十七八世紀法獨收其實者，何也？說者曰：伊之人文派重模仿。復古也而忘其千餘年自身之歷史，故其著述今人幾不能舉其名；留諸口頰者，僅僅一二著者之人名已耳。法國人文派重翻譯。翻譯者，融化也，爲我有也，創造也。故其譯述迄今猶有奉爲圭臬者，而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益深且大。故論當代之翻譯事業者，必首法國。

吾嘗謂法國王政之發達與古典文學之成功，二者殆有若兄弟焉。互爲提攜而同出於一母。其母惟何？則國民

之自覺情操是已。法以北性而受南化，故以其鄉土觀念之強而被之以南方世界思想之衣，調和融會而近代之所謂「愛國」二字之意義出焉。故法國之人文派，一方雖全身傾倒於希羅古哲之前，而一轉自覺之靈，乃隨其傾倒之教而同時發展。倚賴其表面，獨立其精神也。而獨立之興會因倚賴而益濃。此種心理過程蓋有非俗眼所能皮相者矣。此種獨立情操蓋為翻譯事業盛大之主因。故當十四世紀之末即有以俗語 Vulgaire 譯拉丁文者，其後兩世紀之間，名著之出版者繼續不斷……然讀當時之翻譯必首舉安岳，蓋不僅譯事以安岳集大成，抑其書與國民精神教育上及國語之成立上有至大之關係故也。

（甲）柏呂大克之原書與法國國民性之關係。柏呂大克之著作，不直接表示其關於政治宗教精神上之意見，而以旁觀者之態度觀察描寫敘述人類之異性情。其為文不拘形式，而善用烘托對稱之筆。其敘偉人之事跡不於其大事而於其小節，而各種個性乃躍然紙上。彼於其英雄傳之首篇即曰：「余非作歷史，余乃作傳記。何則？人之善惡良否與其觀之於其卓越之功業，無寧觀之於其些小之行動，簡短之發言，忘情之諧謔；更足以見其真性格也。名工畫像於眼旁之皺紋則用其全力，而於其全身體段則不過得其大略而已。余之志亦猶是也。」彼能形容個性，而同時能使讀者激發其名譽心與毅力。彼於亞力山大傳中，特記其致亞力斯多德一書曰：「如足下以口授鄙人之哲學而公諸天下，則鄙人此後將何以自勝於人？余與其以土地之廣，權勢之尊與人競，無事欲以優越玄妙之學術勝人。」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亞力山大王，而乃斤斤與老儒生爭一篇之哲學講義，則可見英雄之遐想自有

其遠者，高者，深者，乃於其一生功業上另加一種異彩者也。此種敍述態度與精神，蓋於法國國民性與時代潮流有吻合者。蓋法人於理性特具一種明斷之致，故觀察事物易立於旁觀態度。自然派文學極盛於法亦以此故。而當時道德派之議論漸占勢力，蒙旦中庸之說發自道德心理方面者，實爲古典文學之先河，而其原則掲自柏氏也。蒙旦常評安岳之譯本曰：「苟無此書拔吾儕於泥污之中，則吾儕其休矣。」讀其英雄傳之記載，能知於各異之時代各異之性格中，另有一種甚深不可動之內在根柢。蒙旦因之，乃因其「我中有人」之義，而發揮其個人主義，而成一種「美的豐富的眞實之描寫」文字，蓋最足代表當時之趣味也。柏氏之書之影響，今僅舉簡單之事實可以知之。蓋法國名人之可以轟動世界者若盧騷若羅蘭夫人若拿破侖皆以英雄傳爲愛讀必攜之書，而史家亦認其爲受直接影響者也。

（乙）譯者之地位與著者之關係。　安岳以苦學生學僕資格而得學位，研究古學既深，馬格利公主乃用爲教授，其教拉丁希臘文者十二年之久，乃絡續從事譯述。後至伊大利，則專以收集柏氏之遺著爲事，史家稱其爲譯者之代表者。蓋謂其能舉法國固有之精神與古典深入而同化也。蓋安岳之譯書，亦有與路德相似者，則不使當時之法人爲希臘化，而能使希臘之古人爲當時之法國化也。蒙旦有言：「吾儕當與安岳以最高之勝利，蓋不獨其語言之純潔與自然爲當世第一，卽其用力之勤與理解之深亦無人能及之者。」近世苟言柏呂大克者，卽聯想及安岳，二人殆有不可離之勢矣。

(丙)安岳之譯文與國語運動的關係。　先是人文派多欲以俗語表示其高尚之思想，而常感困難。洛拔奧利浮登(D. Robert Olivetan)嘗於譯本聖經中言之最詳，且痛論方言之不一致。追昂社詩人發表一文曰「法蘭西文學之辨護，」而國語運動之纛幟乃張。彼其意以為俗語之貧弱與官語之纖巧皆不足以當國語。雖然，此用者之過，而非法語本身不良之故也。故吾儕當取古典之精神而使現代語言改良，而加之豐富，使足以表現複雜繁多之現代思想與情感。而安岳之譯文乃適與此理想相合。蓋柏呂大克之著既屬史類，則凡人類所有之事物皆在所必備，實一種百科全書也。而安岳以自由之筆說明其種種蕃變之事故，一方既掃除其拘泥之形式，一方又增補其貧弱之名詞，而凡政治教育哲學科學音樂上種種名詞，悉移植於法語之中。彼嘗自述其選詞之法曰：「吾擇其詞之最適於說明某種事項者用之；其為詞也，必入諸文而和，合於耳而順，必常出諸善言語者之口，是則法國字而非外國字也。」故安氏之文，平直簡易而又可聽，人不能知其文為安岳所作，抑柏呂大克所作也。 Vauglas 贊之曰：「真正法語之一切倉庫及寶藏。」可謂當矣。

安岳之書雖為一般所歡迎，然亦未嘗無攻擊之者。千六百三十五年 Meziriac 博士於其翻譯論中，嘗言安岳之譯本與原字不合者有二千條之多。蓋安氏本意譯求達旨而已。或加說明，或加註釋，且當時所苦者正在為古文字所索縛，故拘拘於原文之字句者視為與誤譯者為同等之無價值。後世以直譯眼光批評，宜其不侔矣，然安岳之價值皆不因此而少損。

四　結論

以上之例，雖不過二，然吾輩以爲對於今日之譯書界已爲之吐萬丈之氣焰而與以絕大之推進力矣。何以故？

（一）吾儕今日之翻譯爲一種有主義之宣傳運動。

（二）吾儕今日之翻譯負有創造國語之責任。

（三）翻譯事業之成功者在歷史上有永久至大之光榮，其成功條件：

（甲）譯者，著者，讀者，有一種精神上密切關係。

（乙）譯者視翻譯爲一種生命主義之事業。

（四）無論何種至善之翻譯，必有一二不滿之批評，然於譯者本身之價値決不因批評而增損。

歷史上翻譯事業之進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大約發軔時代必爲佶屈之短篇文字，此殆小社會中感於必要而後起也。由短篇之直譯進而爲長篇之意譯，是爲一進步。蓋初則僅限於少數人，繼乃進求擴充，有外延及於羣衆之勢也。此時之譯必其文順而旨乖者多；反動繼之，乃再尊直譯，是爲又一進步。蓋昔僅求其義之通，今則求眞之念切，外延事業乃轉而至於內斂也。由此時代更進一步，則並意譯直譯之名詞而消之，而譯事乃告大成。蓋當時不僅譯者進步，卽羣衆亦隨之而進步而相忘於無形也。試舉一例：吾人今日讀日本新進作家之文，幾有不能辨其爲

譯爲著者矣。而三十年前若「經濟」「社會」「金融」「天演」「進步」等名詞入諸文，鮮有不觸目者，今則習爲口頭禪，而成通俗語矣。此亦譯者個人與讀者羣衆雙方各自接近之證也。豈獨名詞，卽語法文體亦何獨不如是，特未習者，每覺其不順耳。

吾人於此，但當懸「嚼飯哺人」與「葡萄酒摻水」之二戒，對於此有光榮之未來，猛進可耳。惟最後一言，願吾人自以爲譯者，則譯者當自己尊重其人格與其事業是已。

實例之部

逐譯類上——對譯

金縢篇今譯　顧頡剛——古史辨第二册上編

一　原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

人。」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二 譯文

滅商之後二年，王得了病，很不舒服。二公㊀說道，「我們替王敬謹地卜筮吧？」周公道，「這還是不能感動我們的先王的」㊁

於是他拚了自己的身子做了抵押；㊂在一個場上築成了三座壇；㊃再在南面起了一座壇，朝著北方，周公站在上邊，頂了璧，㊄捧了珪，告給太王，王季，文王。

史官便取了册子，開讀祝文道，「你們的長孫某人犯了很厲害的病。倘是你們三王在天，因爲有了疾病，要使他擔當扶持的責任的，㊅那麼就可把旦來替代了他。我又是會說話，又是有心計，㊆又是多材多藝，㊇能彀服事鬼神。你們的長孫，他並不是多材多藝的，他哪裏能彀服事鬼神呢。

「你們在上帝的宮裏受了命，㊈把四方完全保護了，所以能彀安定你們的子孫在下面。四方的人民沒有敢不敬畏的。唉，只要上天降下的大命不致失掉，我們先王的神靈也就永遠有了着落的地方（指宗廟）了！

「現在我在大龜上面接受你們的命令。你們如果許我，我就把璧和珪獻與你們，回去等候你們的命令。若是你們不許我，我就要把璧和珪拿開了。」

於是他分配了三人卜了三個龜，結果是一致地得到了吉兆。開了鎖鑰，把卜兆的書翻出一看，乃是王和周公一併得到了吉兆。周公道，「好了，㊉王的病是不要緊的了！我小子新受了三王的命令，也可以永久替國家謀畫。現在我等候著罷，三王是一定肯關心我的

他回去把這篇祝文的册子安放在金質封固的櫃子裏。明天，王就好了。

後來武王死了，管仲和他的幾個弟弟在國內放出謠言道，「周公對于這個小主人要不懷好意了！」周公聽得了，對二公說道，「我現在若不避去，我怎能對得住我們的先王呢！」他避到東方住了二年，幾個造謠言的罪人終於破獲。過了幾時，他做了一首詩送給王，題目是鴟鴞。王也奈何他不得。

那一年的秋天，禾黍生長得很好；還沒有收穫，忽然地起了大雷電，又是大風，把許多禾黍盡吹倒了，很大的樹木也拔了起來。國內人民驚慌得很，王和大夫都戴了皮弁（祭天的禮帽），來打開金質封固的櫃子，取看裏面藏着的書，於是得到了周公把自己做抵押請替代武王的記載。

二公和王把這件事詢問許多史官和各種執事之官。他們回答道，「是的。但這是周公的命令，㊉㊀我們那裏敢直說呢！」王把住了書，滴着淚說道，「我們用不着敬謹地占卜了！以前周公替王室出了許多力，我這個幼年人全然沒有知道。現在上天發動了威嚴，來表明周公的德行，我小子應當親自去迎接；這在我們國家的禮制上也是相宜的。」

他出了郊，天下雨了，風也倒吹了，禾黍都豎了起來了。二公吩咐國內人民，凡是被吹倒的大木所壓着的禾黍，

都扶了起來，把穗子拾取了。這一年的收成依然是個大熟。

㊀「二公，」向來均解作太公望，召公奭（史記已然。）但沒有確據，所以在譯文中仍書二公。㊁「未可以戚我先王」的戚字，鄭玄釋爲憂，僞孔傳釋爲近，均覺未愜。尚書覈詁引戴鈞衡說云，「孟子趙注，『戚戚，心有動也。』僅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爲壇墠。」今從之。㊂「公乃自以爲功，」功舊釋爲「事。」史記功字作「質。」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質，讀『周鄭交質』之質。」故今釋爲抵押。㊃「墠，」舊說爲「除地，」則是動詞。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鄭玄注禮記祭法「除地曰墠，」除地作「餘地，」則是名詞。以金縢與祭法兩文較之，以作名詞解爲長。江云，「餘地者，謂去草萊，辟餘空地爲墳平之處。墠，即墠也，于其中築土爲壇之爲壇。」今譯文從之。㊄「敍璧秉珪」的植字，舊釋作置。史記植字作「戴。」今從之。㊅「丕子，」舊釋作「大子。」俞樾羣經平議云，「丕字，史記作負。負子者，諸侯疾病之名。禮記曲禮篇正義引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是負子之義本爲不子，故此經作丕。丕與不，古通用也。……凡人有病，則須子孫扶持之。周公事死如生，故仍以人事言。」今從之。㊆「予仁若考，」史記作「旦巧。」考，巧，古字通。俞樾羣經平議云，「仁，當讀爲佞。……佞從仁聲，故得假仁爲之。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周本紀『爲人佞巧，』亦以佞巧連文，是其證也。古人謂才爲佞，故自謙曰『不佞。』佞而巧，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也。」㊇「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舊于考字絕句。羣經平議云，「古『能』『而』二字通用。……『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者，若，而也，能，亦而也。猶曰『予佞而巧而多材多藝』也。此能字與『能事鬼神』之能不同。故下文曰『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多材多藝上不更着能字，可知兩能字不同也。」㊈「乃命于帝庭」的乃字，舊解皆解指武王。我覺得不對。乃字爲第二身代名詞，爲祝之詞。既對三王說，則乃字應卽指三王，與上文「乃元孫」同例。故今譯爲「你們。」㊉「公曰體」的體字，舊解作卜兆之體。羣經平議云，「體乃發聲之辭，慶幸之意也。詩氓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釋文曰，『體，韓詩作履，幸也。』然則體亦猶幸也。」故今譯爲「好了。」㊉㊀「噫公命」之噫，舊解皆爲歎聲。于省吾尚書新證釋爲「抑。」故今譯爲「但。」

楚狂接輿等章話解

陳瀞——論語話解卷九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解】孔子到了楚地，有一狂士名叫接輿，口中唱歌，在孔子車前走過。那歌詞說道：「鳳皇呵，鳳皇！你底德行如何也衰了？鳳皇本應有道時出見，如今天下無道，爲何要出見？豈不是德衰麼？從前已往底錯處，是不能諫阻了；將來日子還長，就此回頭還來得及。歇了罷，歇了罷！於今出仕底人是最危險底。」孔子聽他歌意，知他是要勸我隱居，因想把自己救世底心事向他談論。遂下了車，要與他攀話。誰知接輿見孔子下車，連忙飛跑躲避，竟不得與他說話；孔子也就沒奈他何了。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解】孔子從楚國回轉，走到蔡國地界，遇見兩個人，一名長沮，一名桀溺，他二人作伴耕田。孔子從路旁過，因要

渡河，尋不着渡口，使子路下車去問他二人，請他指示渡口所在。子路先問長沮。長沮道：「那手執轡繩在車上底人是誰？」子路道：「是孔某。」長沮道：「這就是魯國孔某麼？」子路道：「正是。」長沮道：「我聞孔某周流列國，時常在外，自然是知道渡口底了，何必問我呢？」子路又問桀溺。桀溺道：「你是誰？」子路道：「我名字叫作仲由」桀溺道：「你是魯國孔某底徒弟麼？」子路道：「不錯。」桀溺道：「如今天下已亂，可比江河，水勢滔滔滾滾直往下流，到處皆然，再不得回頭了；又誰能改變得這天下呢？那孔某到處奔波，今日與這國人不合，避往那處，明日與那國人不合，又避到這處，這叫作避人。我二人隱居自樂，不與世上俗人往來，這叫作避世。你與其從孔某作個避人底士，徒勞無益，何如從我們作個避世底士，倒還覺得自在些哩？」桀溺說完，一面擾土覆種，作個不歇，也不告他渡口所在。子路無奈，走回，把二人底話告訴孔子。孔子聽了，心中悵然不樂，因說道：「天生我爲人，那些飛鳥走獸，與我不是一類，斷不能與他同聚一處底。我若不與世人相親，還有誰可親呢？既與世人相親，自然痛癢相關，豈能坐觀世亂，忍心不救呢？若是天下有道，人人得所，我也落得安居自在，不必到處奔波，想要與他改亂爲治了。」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解】子路從孔子出行，因事落後，遇着一個老者，把拐杖負着竹器，往田間去。子路問他道：「你方纔可見我夫子麼？」那老者答道：「你這人棄了農業，只管從師遠游，四體懶惰既不肯勤勞，五穀種類也不能分別，我知道誰是你夫子哩？」說完，就把拐杖立在地中，自己下田去草。子路看他光景是個隱士底模樣，心裏敬他，於是拱手站立在旁等候。那老者把草去完，見天色已晚，就留子路到他家中住宿，殺一隻雞，煮幾升黍米飯款待子路，又叫兩個兒子出來見客，情意甚好。當晚子路就在老者家中過夜。次日天明，子路辭了老者，一路前行，趕上孔子，把昨夜事告說一遍。孔子道：「這人是個隱士，須要勸他出來纔好。」使子路回轉再去見那老者。子路連忙轉去，及到他家裏，那老者早已預先走開往別處去了。子路因述孔子底意思，告他家中人說道：「人生在世，五倫中君臣算一大倫，還是義理當然底。若不肯出仕，便是沒有了這義。即家中長幼禮節，這也是五倫中一事，斷不可廢棄底；難道君臣分義，不是五倫中事？如何可以廢棄得呢！那不肯出仕底，只爲要自身清潔，卻不知已亂了大倫。君子所以出仕，原是要行君臣大義，盡我救世底心腸；若論如今時勢，正道必不能行，君子早已曉得了。」

庖丁解牛今譯　傅東華

一 原文 節莊子養生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二 譯文 節國文講話見小日明說

文惠君有一個廚子，有一天替文惠君解剖一頭牛，只見他拿手碰着，拿肩擠着，拿腳踩着，拿膝蓋頭兒抵着，莫

不指揮如意，又聽得那刀聲霍鄉霍鄉的，好像應着音樂的節奏一般。文惠君覺得奇怪極了，便道「哈哈！技術竟有好到這麼樣的嗎」那廚子放下了刀，回答文惠君說：「臣所愛好的是大道，已經不止是技術了。當初，臣剛學剖牛的時候，眼睛裏見的無非是牛；過了三年，就看不見全牛了。到了現在，臣已是拿『神』去接觸，不拿眼睛看的了；五官的感覺已經停止，就只運用着『神』的機能了。而其實呢，這也並沒有什麼奇怪。臣只不過依照那牛的天然腠理，從大關節裏插刀進去，向大空隙裏閑剖進去，一切都隨牛身上固有的徑路而走，便是經脈和筋節也不會碰到一根，更不要說是盤結骨了。大約手段高明的廚子，每年得換一把刀，那不是剖牛，是割牛；平庸的廚子就得每個月換一把刀，那更不是剖牛，只是劈骨。現在臣這把刀，已經用了十九年了，剖過的牛已有幾千頭了，但是還像剛從磨刀石上拿起來一般。這道理也不難明白：牛的關節裏是有空隙的，刀鋒是沒有多厚的；拿沒有多厚的刀鋒插進節間的空隙，自然寬寬敞敞的容有伸刀的餘地，此所以這把刀用了十九年，還像剛從磨刀石上拿起來一般呢。」

新臺今譯　郭沫若——卷耳集

原文　詩邶風

新臺有泚，
河水瀰瀰，

譯文

黃河呀，濔漫漫，
河上的新臺空自燦爛。

燕婉之求，
籧篨不鮮。

新臺有酒，
河水浼浼。
燕婉之求，
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
鴻則離之。
燕婉之求，
得此戚施。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雞胸漢。

黃河呀，滾滔滔，
河上的新臺空自光耀。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雞胸老。

奮起漁網想打魚，
誰知打得一個雁鵝！
只說嫁個美少年，
誰知嫁得一個橐駝！

【解】此詩古人解作刺衞宣公之詩。毛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我看倒不如解作普通的對於醜陋結婚的怨詩。

逐譯類 下——其譯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節錄

一 姚秦鳩摩羅什譯

——見前擬議例模擬類體格之擬——

二 唐玄奘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㊀住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㊁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於日初分，整理常服，執持衣鉢，入室羅筏大城乞食。時薄伽梵於其城中行乞食已，出還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於食後時，敷如常座，結跏趺坐，端身正願，住對面念。時諸苾芻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币，退坐一面。具壽善現亦於如是衆會中坐。爾時衆中具壽善現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薩。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心？」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具壽善現曰：「善哉！善哉！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

訶薩。是故善現，汝應諦聽，極善作意；吾當爲汝分別解說，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攝伏其心。」具壽善現白佛言：「如是，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善現，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當發起如是之心：所有諸有情有情攝所攝，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乃至有情界施設所施設，如是一切，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而無有情得滅度者。何以故？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不應說名菩薩摩訶薩。所以者何？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轉，如是命者想，士夫想，補特伽羅想，意生想，摩納婆想，作者想，受者想轉，當知亦爾。何以故？善現，無有少法，名爲發趣菩薩乘者。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應行布施，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善現，如是菩薩摩訶薩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何以故？善現，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東方虛空可取量不？」善現答言：「不也。世尊！」「善現，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徧十方一切世界虛空可取量不？」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佛言：「善現，如是如是，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復如是。善現，菩薩如是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

(六)室羅筏，梵語也，亦云舍婆提，此云聞物，國名也。　(七)苾芻，蒲寄切；芻，楚俱切，草名；含五義：一，體性柔軟；二，引蔓旁布；三，馨香遠聞；四，能療疼痛；五，不背日光。以比丘之德似之，故名比丘爲苾芻。

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今語　董璠據鳩摩羅什本

我曾聽得這樣說：㊀有一個時期，釋迦佛在舍衛國的祇樹給孤獨園裏㊁和大比丘們㊂一千二百五十個人在一起。

那日，釋迦佛到了喫飯的時候，穿好法衣，捧了飯鉢，㊃進舍衛大城去討飯。在那大城裏挨門討過，回到給孤獨園，喫罷了飯，收了法衣飯鉢，洗了洗腳，鋪好了座墊，就盤腳坐下來。

那時候佛弟子須菩提長老在大衆裏，就從自己的座位上立起來，袒露着右邊的胳臂，右腿跪在地上，兩手當胸合攏，恭敬作禮，向釋迦佛啓白說道：

「少有的世尊啊！㊄您是最會護持垂念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㊅您是最會付授叮嚀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如來啊！善男子和善女人如果要發『無上的正確平等的最正當普徧的覺悟心』㊆應該怎樣操守？怎樣降伏這心呢？」

釋迦佛說：

「妙哇！妙哇！須菩提，正如你所說：如來是最會護念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是最會叮嚀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的。你現在要仔細聽着，我給你說。善男子和善女人如果要發『無上的正確平等的最普徧正當的覺悟心』

時，他們應該照這樣操守，照這樣降伏他們的心……」

「是，如此，世尊！我眞歡喜高興，願意聽您的！」須菩提說。

於是釋迦佛告訴須菩提說：

「一切發大心願的菩薩，應該照這樣降伏他們的心，他們要知道所有世間一切有生命的衆生之類，如卵生的，胎生的，溼生的，化生的；如有色界裏的生物，無色界裏的生物；如有思想的生物，無思想的生物；如並非是有思想的生物，也非是無思想的生物等等，我都能使牠們走進「無餘涅槃」的境界裏，㈣而令他們歸入寂滅。這樣，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的衆生，實際卻是並無一個生物歸入寂滅的。什麼原故呢？須菩提，若是曾發過大心願的菩薩，有了我的觀念，人的觀念，衆生的觀念，永生的觀念，㈤就不能算是曾發過大心願的菩薩。

「再說，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在生活環境上，應該全無拘執，毫無所謂的實行佈施的行爲。㈥那就是說，不應拘執看得見的才行佈施，不應拘執聽得到，嗅得着，嘗得着，摸得着，能生關係的，才行佈施。㈦㈧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應該照這樣佈施：不拘執任何的觀念。什麼原故呢？如果發大心願的菩薩，不拘執任何的觀念實行佈施，他們的福德，眞是不可思量啊！須菩提，在你的意思覺得怎麼樣？比如地球以東的虛空，有多少里遠，你可以思量麼？」

「不能啊！世尊！」須菩提回答說。

「須菩提，地球的南邊，西邊，北邊，周圍，上邊，下邊的虛空有多遠，你可以思量麼？」

「也不能啊！世尊！」須菩提回答說。

「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他們不拘執任何觀念而行佈施，那種福德的廣遠，也正如此不可思量。須菩提，發大心願的菩薩，但應照着他們所受的教誡操守。」

㈠印度舊籍發自吠陀時代，即多以「義諦詞藻」（Sthānas）一詞開首。意即「如是所說」，或「如是我聞」也。㈡舍衞國在中印度，王名波斯匿。祇樹給孤獨園係波斯匿王之祇陀太子佈施樹木，國相給孤獨長者佈施園地，故名祇樹．給孤獨園。㈢「比丘」或譯「苾芻」，華言「乞人」。此用為佛弟子受具足戒行之專稱。㈣梵名「鉢多羅」，大於盂盂之食器。亦釋「應器」，謂從法受人之飲食佈施也。㈤佛具十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尊，為舉世共尊也。㈥「菩薩」為梵語「菩提薩陀」之簡稱。「菩提」，華言「覺悟」，「薩陀」，華言「有情」。合言已覺悟之有情者。㈦「阿」，華言「無」，「耨多羅」，華言「上」。「三藐」，正等也，「三」，徧也。「菩提」，覺也。合而言之，無上的，正等徧的，覺悟心。㈧「涅槃」梵語本作「波利昵縛喃」，或譯「般泥洹」，華言滅度。即入於不生不滅意。「無餘涅槃」亦稱「究竟涅槃」，謂生死永寂之中，德無不備，障無不盡，故又稱圓寂。滅度者，滅苦而登涅槃岸，永離生死而得樂也。㈨我相，存能度所度之念；人相，存所度衆生之念；衆生相，存壞塞高下之念；壽者相，存身常住世之念。四相不除，不得成就「無緣大悲」。無緣大悲者，即遠離功利觀念之同情心也。㈩佈施，梵云「檀那」，捨已施人也。義有二端：一曰財施，一己所有資身之具乃至身命悉以施與，是也。二曰法施，依於善法，自以躬行獲善知識，以清淨心為人演說是也。⑪色，聲，香，味，觸，法，名曰六塵。眼，耳，鼻，舌，身，意名曰六根。在外曰塵，在內曰根。根緣塵纏所生圍保，即謂之所。

老人　節德國斯託爾姆著 Immense

一　唐性天譯意門湖

那天下午正當晚秋時節，有個衣冠楚楚的老翁，獨自順着街踱過去，好似散步後回家來的光景。他那舊式的扣鈕皮鞋已經滿被了塵土，臂上挾了一條鑲金的手杖；他那二隻黑沈沈的眼睛，雖罩着雪白的眉毛，卻顯出他過去的少年光彩。他睜睜眼兒，緩緩的向四圍瞭望，閒或矚那暮色深沈中的城市。——他正在街上緩步的時候，市上許多人都停着眼看他銳利的眼睛，但是和他行禮的，卻非常的少，因此就知道他是個外鄉人。他走到一所三角頂的房子面前，便站住了，回過頭來看看城市。然後走進屋廊裏舉起手來敲門，裏面的管家婦，隨將窗前綠色的簾子打開。因為那個窗子正朝屋廊，所以那位管家婦的面貌，可以看見。這老翁用杖一揮，帶着南音說道：「還沒有點燈麼？」管家婦放下簾子，這老翁走過寬闊的過堂，進了上房，那裏面是很大的橡樹櫥，列在牆壁旁邊，櫥上排着各種磁器，走過了對門，就有一部梯子通後幢房屋的樓上。他就緩步兒走上去了，打開房門，走進一個大小很適宜的房。原來這房子非常幽雅，左邊的牆前，完全是書櫃書箱，那右邊的壁上掛滿了風景畫和人物畫，旁邊一張鋪着綠桌衣的桌子上，有許多翻開的書本，桌子前面就是一把安樂椅，椅上有一個紅天鵝絨的靠枕。他就將帽子和手杖放

在一邊，就在這椅上躺下，伸開兩手，像是散步後借此來休息的。——那時候天色是一些一些的暗起來了，最後由窗門透進來一條匹練似的月光，照到掛着的油畫上。這光線慢慢兒向旁邊移過去，老翁的眼睛自然的隨着轉，現在照到一個黯黑的小像架上，聽到老翁輕輕的說道：「愛利撒！」他說這句話，時間已經變換了，就是他又在他的青年時候。

二 郭沫若錢君胥合譯茵夢湖

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徐走下城市。他似乎是從散步回來，因爲他一雙古式革靴已經布滿了塵漬。一枝金頭手杖挾在肘下。兩眼作暗黑色，彷彿還留着那全盤消逝了的少年時代；雪白的鬢毛卻與之呈異樣的對照。他平靜地把兩隻黑眼環顧周圍或俯瞰着前面的斜陽光中的城市。——他幾乎好像個外鄉人，因爲過路的人，大都爲他的眼神所懾，雖說不得不注目他，但是招呼他的人卻很少。他後來在一所高屋子門前站定，再把下面的城市展望了一回，便推門進去了。門鈴一響，面着大門的一扇窺窗上的綠色窗帷捲開，露出一個老嫗底面孔。那老人將手杖招了一下。口中微微操着兩方語音，說了一聲：「還沒上火！」主婦又將窗帷放下了。老人進了門，走過一間中堂，堂中壁次有些白木的大龕，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纔走進一處小小的中庭，從此處有一道狹隘的階梯引到後面的樓房。他緩緩地步上樓梯，推開一扇門，跨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了。屋中幽靜；半壁盡爲

書櫥擱架所佈滿，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山水畫軸；翠帷桌面上，擺着幾冊開了卷的書，桌前一把朱紅天鵝絨綳的大靠椅。——老人將帽杖放在屋角，隨身坐靠椅上，拱着手，好像在養神。——他這麼坐着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一縷月光從玻璃射到壁上的畫軸，光之一抹緩緩地在壁上移動，他一雙眼睛不知不覺地也就跟隨着他。這樣月光移到一幅質素的黑框中裝定着的肖像上來了。「以麗沙白！」老人低低地呼了一聲，他叫出了這一聲的時候，時代一變，他回到少年時代去了。

三　朱偰譯　漪溟湖

一日深秋向晚，一老人衣裳楚楚，徐徐走下街去。他似乎從散步歸來，因爲他一雙古式的扣鞋，已經滿被塵漬。他挾着一枝金頭的竹杖；雙眼沈黑，彷彿那全盤消逝的青春整個在裏邊隱逸；雪似的霜鬢恰與之成對照。他安閒地四顧，有時俯瞰前面斜陽中展着的城市。——他彷彿近乎個外鄉人，因爲過路的人，雖也有許多不自覺地不禁看到他嚴肅的目光，可是向他招呼的卻只有少數。末了他在一所高大的三角頂房子前站住，回首再望一次城市，便走進門去。一陣鈴響，面門開着的一扇窗上的綠帷揭開，現出一個老婦的面容。老人用手杖向她招呼一下。「還沒有點燈！」——他說時微帶點南方的口音。裏邊老主婦又把窗帷放下。老人於是走過寬廣的門道，進了中堂，兩側有些橡木的大櫃，上邊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進了一間小小的過道，有一條窄的樓梯，可以走到後室的樓上。

他緩步上去，推開上邊一扇門，走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裏邊十分幽靜，一壁滿是書架書廚，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和風景畫片，綠帷桌上，一本本的書零亂地擺着，桌前有一把沈重的靠椅，上邊覆着紅的天鵝絨的枕子。——老人將帽和杖放在屋角，坐靠椅上，合着手，彷彿散步倦了後在休息。——他這樣坐着，天色漸漸暗了下來，一縷月光從玻璃窗上射入，照到壁上的畫片，那一縷亮光緩緩地移動，老人的目光也不自覺地跟着移動。光線射到一幅樸素的黑框中的小照上來了。「伊麗沙白」老人低低叫了一聲——當他叫了這一聲之後，時光變了：他回到他幼年的時代。

哀希臘歌 英國拜輪著

一 馬君武譯 君武詩集

此詩共十六章，梁啓超曾譯其二章於新小說。梁氏非知英文者，蓋其徒羅昌口述之。予以乙巳冬歸滬一省慈母，雪深風急，茅屋一椽，閑取裴倫詩讀之，隨筆迻譯，遂盡全章。嗚呼！裴倫哀希臘，吾今方自哀之不暇爾。

希臘島，希臘島，詩人沙浮安在哉！愛國之詩傳最早。戰爭平和萬千術，其術皆自希臘出；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吁嗟乎！漫說年年夏日長，萬般銷歇賸斜陽。

莫說侁佃二族事，繁華一夕盡消沈。萬玉哀鳴俠子瑟，羣珠亂落美人琴。迤南海岸尚縱橫，應愧於今玷盛名。俠

予美人生聚地，悄然萬籟盡無聲。吁嗟乎！琴聲搖曳向西去，昔年福島今何處？

馬拉頓後山如帶，馬拉頓前橫碧海。我來獨爲片刻游，猶夢希臘是自由。吁嗟乎！閒立試向波斯塚，寧思身爲奴隸種？

有王危坐石巖倚，臨深遠望沙拉米，海船千艘紛如蟻，此國之民彼之子。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

希臘之民不可遇，希臘之國在何處？但餘海岸似當年，海岸沈沈亦無語。多少英雄古代詩，至今傳誦淚猶垂。琴荒瑟老豪華歇，當是英雄氣盡時。吁嗟乎！欲作神聖希臘歌，才薄其奈希臘何！

一朝宮社盡成墟，可憐國種遂爲奴，光榮忽傍夕陽沒，名譽都隨秋草枯。豈無國士生列島，追念夙昔傷懷抱！我今漂泊一詩人，對此猶慚死不早。吁嗟乎！我爲希臘幾嘘欷，我爲希臘一痛哭。

止哭收淚挺身起，念汝高曾流血死。不信赫赫斯巴達，今日無一忠義士。吁嗟乎！三百勇士今何之，退某倍黎草離離。

不聞希臘生人聲，但聞鬼聲作嘲鳴。鬼曰：生者一人起，我曹雖死猶助汝。吁嗟乎！希臘之人口盡瘖，鬼聲相答海天陰。

叩絃爲君歌一曲，沙明之酒盈杯綠。萬鎗齊舉向突厥，流血死耳休來復。吁嗟乎！願君傾耳聽我歌，君不應兮奈

君何。

君今能作霹靂舞，霹靂軍陣今何處？舞儀軍式兩有名，軍式已忘舞儀存。吁嗟乎！試讀先人卡母書，誰則教君今爲奴？

且酌沙明盌酒杯，惱人時事不須提。當年政治從多數，爲憶阿明克朗詩。吁嗟乎！國民自是國權主，紛紛暴君何足數。

暴君昔起遮松里，當時自由猶未死；曾破波斯百萬師，至今人說米須底。吁嗟乎！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

勸君莫放酒杯乾，白卡之岸蘇里巖，上有一綫成海灣，斗李之母生其間。吁嗟乎！其間或布自由種，誰實獲之希臘統？

勸君莫信佛郎克，自由非可他人託。佛郎克族有一王，狡詐心深不可測。可託惟有希臘軍，可託惟有希臘刀。勸君信此勿復疑，自由託人終徒勞。吁嗟乎！突厥之暴佛郎狡，希臘分裂苦不早。

沙明之酒千鍾注，天女聯翩齊起舞。眼波如水光盈盈，但將光綫射傾城。吁嗟乎！爲奴之民孰顧汝，我竊思之淚如雨。

置身蘇宗之高山，四圍但見綠波環。波聲哭聲兩不止，一曲歌終從此死。吁嗟乎！奴隸之國非所庸，一擲碎汝沙

明鏞。

二 蘇曼殊譯 曼殊全集卷一

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情文何斐亹，茶輻思靈保。征伐和親策，陵夷不自葆。長夏尚滔滔，頹陽照空島。
窣訶與諦訶，詞人之所生。壯士彈坎侯，靜女揄鳴箏。榮華不自惜，委棄如浮萍。宗國寂無聲，乃向西方鳴。
山對摩羅東，海水在其下。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睹。波斯京觀上，獨立向誰語？吾生豈為奴，與此長終古！
名王踞巖石，雄視沙邏濱。船師列千艘，率土皆其民。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一為亡國哀，淚下何紛紛！
故國不可求，荒涼問水濱。不聞烈士歌，勇氣散如雲。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為珍。今我胡疲苶，拱手與他人。
威名盡墜地，舉族供奴畜。知爾憂國士，中心亦以恧。而我獨行謠，我猶無面目。我為希人羞，我為希臘哭。
往者不可追，何事徒頻蹙？尚念我先人，因茲糜血肉。冥冥蒿里間，三百斯巴族。但令百餘一，堪造披麗谷。
萬籟一以寂，彷彿聞鬼嘯，鬼聲紛譏讙，幽響如流泉。生者一人起，導我赴行間。槁骨徒為爾，生者默無言。
徒勞復徒勞，我且調別曲。注滿杯中酒，我血勝酃淥。不與突厥爭，此胡本遊牧。嗟爾俘虜餘，酹酒顏何恧！
王跡已陵夷，尚存羽衣舞。膞盧方陣法，知今在何許？此酒爾獨故，靡散隨塵土。偉哉佉摩書，寧當詒牧圉！
注滿杯中酒，勝事日以墮。阿郰有神歌，神歌今始知。曾事波利葛，力能絕天維。雄君雖云虐，與女同本支。

朔島有暴君，其名彌爾底；闓達有大度，勇敢爲世師。今茲丁末造，安得君如斯？束民如連鎖，豈患民崩離！

注滿杯中酒，倏然懷故山。峨峨修里巖，湯湯波家灣。緊彼陀離種，族姓何斑斑！儻念希羅嘎，龍胤未凋殘。

莫信法郎克，人實訴爾者。鋒刃藏禍心，其王如商賈。騰似突厥軍，黠如羅甸虜。爾盾雖彭亨，擊碎如破瓦。

注滿杯中酒，樹下舞婆娑。國恥棄如遺，靚妝猶娥娥。明眸復善睞，一顧光曩離。好乳乳奴子，使我涕滂沱。

我立須寧岬，秀皇雲石梯。獨有海中潮，伴我聲悲嘶。願爲摩天鵠，至死鳴且飛。碎彼娑明杯，俘邑安足懷。

三　胡適譯　嘗試集

哀希臘歌，英國詩人裴倫所著。裴倫（George Gordon Byron）生於西曆一七八八年，死於一八二四年。死時纔三十六歲，而著作等身，詩名蓋世，亦近代文學史上一怪傑也。其平生行事詳諸家專傳，不復述。

此歌凡十六章，見裴倫所著長詩「唐璜」（Don Juan）中，託爲希臘詩人弔古傷今之辭，以激勵希人愛國之心。其詞至慷慨哀怨。「唐璜」一劇，讀者今已甚寡，獨此詩傳誦天下。當希臘獨立之師之興也，裴倫助其師，以文字鼓舞希人，并毀家助餉。渡海投獨立軍自效。未及與戰而死。巴爾幹半島之人，至今追思之不衰。今希臘已久脫突厥之羈絆。近年以來，尤能自振拔，爲近東大國。雖其文明武功或猶未逮當日斯巴達雅典之盛，然裴倫夢想中獨立自主之希臘，則已久成事實。惜當年慷慨從軍之詩人，不及生見之耳。

此詩之入漢文，始於梁任公之新中國未來記小說。惟任公僅譯一三兩章。其後馬君武譯其全文，刊於新文學中。後蘇曼殊復以五言古詩譯之。民國二年，吾友張耘來美洲留學，攜有馬蘇兩家譯本。余因得盡讀之。頗嫌君武失之訛，而曼殊失之晦。訛則失真，晦

則不進，均非善譯者也。當時余請張君倫貴譯此詩，久而未能踐諾。三年二月一夜，以四小時之力譯之。既成復改削數月，始成此本。更為之注釋，以便讀者。蓋詩中屢用史事，非注，不易領會也。

裴倫在英國文學上，僅可稱第二流人物。然其在異國之詩名，有時竟在莎士比爾兒敦之上。此不獨文以人傳也。蓋裴倫為詩，富於情性氣魄，而鑄詞鍊句，頗失之粗豪。其在原文，疵瑕易見，而一經翻譯，則其短句小疵，往往為其深情奇氣所掩，讀者僅見其所長，而不覺其所短矣。裴倫詩名之及於世界，此亦其一因也。

（五年五月十一夜。）

嗟汝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詩媛沙浮嘗詠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註）沙浮，古代女詩人。生西曆前六百年。Phoebus 日神也。Delos 地名，相傳日神月神皆生於此。此與日神並舉，宜指月神也。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敘幽歡。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大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註）荷馬（Homer）生於 Scios，故曰 Scian。阿難（Anacreon）生於 Teos，故曰 Teian。荷馬之詩歌英雄，阿難之詩敘兒女。實開二大詩派云。神話，西海盡頭，有仙島，神仙居之。此蓋用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馬拉頓後兮山高，馬拉頓前兮海號。哀時詞客獨來游兮，猶夢希臘終自主也；指波斯京觀以為正兮，吾安能奴僇以終古也！

（註）西曆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西侵，雅典人大敗之於馬拉頓。

彼高崖何巉巖兮，俯視沙拉米之濱；有名王奮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千檣兮照海，列艦兮百里，朝點兵兮何紛紛兮，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註）馬拉頓之敗，波人恥之。後十年——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有。雅典人禦之，戰於沙拉米，波師大敗，失巨艦無算，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援師所敗。

往烈兮難追；故國兮汝魂何之？侠子之歌久銷歇兮，英雄之血難再熱兮，古詩人兮高且潔兮；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雖舉族今奴虜兮，豈無遺風之猶在？吾慨慷以悲歌兮，耿愛國之魂磊。吾惟餘赧顏爲希人羞兮，吾惟有淚爲希臘灑。

徒愧赧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獨不念我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吾欲訴天闕兮，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尚令百一存兮，以再造我溫馬披離之關兮！

（註）溫馬披離，關名，西曆前四百八十年希臘列國協商以此爲列國樞紐。及波斯軍來侵，斯巴達勇士三百人守此。關破，三百人皆死之。

沈沈希臘猶無聲兮；惟聞鬼語作潮鳴兮。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吾曹雖死終陰相佑兮！」嗚咽兮鬼歌，生者之瘖兮奈鬼何！

吾曉曉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且爲君兮彈別曲，注美酒兮盈尊！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聽其宰割吾胞與兮，君

不聞門外之簫鼓兮，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註）原文第三四句雖指突厥人屠殺麻詞城事。此城即詩人荷馬生長之地也。貝凱之舞者，希人宗教儀節之一種，巫覡舞蹈，男女聚樂，以娛神焉。

汝猶能辟鹿之舞兮，辟鹿之陣今何許兮？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獨不念先人佉摩之書兮，寧以遺汝庸奴兮？

（註）辟鹿（Pyrrhus）爲 Epirus 之王，曾屢立戰功，此舞即其所作戰陣之樂。佉摩者，神話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斯，與龍鬭，屠龍而拔其齒，種之皆成勇士，遂爲其地之始祖。佉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

懷古兮徒煩冤。注美酒兮盈尊！一醉兮百憂泯！阿難醉兮歌有神。阿難蓋代詩人兮，信嘗事暴君兮；雖暴君兮猶吾同種之人兮。

（註）阿難見任於希王 Polycrates，古之暴主也。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吾撫昔而涕淋浪兮，遭鳳誰其嗣昌？誠能再造我家邦兮，雖暴主其何傷？

（註）馬拉頓之役，米之功最大，此章懷古而歎今之無人也。按此章及上章皆慎爲之詞。其時民族主義方大熾，故詩人於種族一方面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猶爲所後。讀者不可驟以泥論刻不言民權也。

注美酒兮盈杯，悠悠兮吾懷渴渴兮白階之岸，崔巖兮蘇里之崖，吾陀離之民族兮，實發生於其間；或猶有自由

之碑兮，歷百劫而未殘。

（註）希人分兩大族，一爲伊俄寧族（Ionians），一爲陀離族（Dorians）。陀離族稍後起，起於北方，故有自階參里云云。參里山在西北部，希人獨立之役，參里之人最有功云。

法蘭之人烏可託兮，其王貪狡不可度兮。所可託兮希臘之刀；所可任兮希臘之豪。突厥慓兮，拉丁狡兮，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註）希臘之謀獨立也，始於十九世紀初葉。其時神聖同盟之約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議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袒厄之，法尤甚焉。此詩所以戒希臘人士也。

法美酒兮盈杯！美人舞兮低徊！眼波兮盈盈，一顧兮傾城；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子兮子兮，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狎波濤而爲伍；且行吟以悲嘯兮，惟潮聲與對語；如鴻鵠之逍遙兮，將於是焉老死：奴隸之國非吾土兮，——碎此杯以自矢！

改製類上——易體

迷途

一　原製——論語楚狂接輿等章

——見前途譯類對譯——

二　新製一——節鏡花緣八十三回說大書佐酒爲歡　李汝珍

綠雲道：「紫芝妹妹向來說的大書最好，並且還有竇兒教的小曲兒，紫瓊姊姊既飲兩杯，何不點他這個？」紫芝道：「如果普席肯飲雙杯，我就說段大書。」衆人道：「如此極妙，我們就飲兩杯。」丫環把酒斟了。

紫芝取出一塊醒木道：「妹子大書甚多，如今先將『子路從而後』至『見其二子焉』這段書說給大家聽聽。」於是把醒木朝桌上一拍道：「列位靜聽，在下且把此書的兩句題綱念來：遇著時節生錯路，情殷處父子留賓。」又把醒木一拍道：「只爲從師濟世，誰知反宿田家？半生碌碌走天涯，到此一齊放下。雞黍殷勤款洽，主賓情意堪嘉。山中此夕莫嗟訝，師弟睽違永夜。」

又把醒木一拍道：「話說那子路在楚蔡地方被晨且桀溺搶白了一番，心中悶悶不樂，迤邐行來，見那道旁也

有耕田的，鋤草的，老的老，少的少，觸動他一片濟世的心腸，腳步兒便走得遲了。擡起頭來，不見了夫子的車輛，正在慌張之際，只見那道旁來了一位老者：頭戴范陽氈帽，身穿藍布道袍，手中拿着拄杖，杖上掛着鋤草的傢伙。子路便問道：「老丈，你可見我的夫子麼？」那老者定睛把子路上下一看道：「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識不得芝麻，辨不得菽豆。誰是你的夫子？」老者說了幾句，把杖來插在一邊，取了傢伙，自去耘田去了。」

又把醒木一拍道：「列位，大凡遇見年高有德之人，須當欽敬；所以信陵君爲侯生執轡，張子房爲圯上老人納履，後來興王定霸，做出許多事業。那子路畢竟是聖門高弟有些識見的人，聽了老丈言語，他就叉手躬身站在一旁。那老者耘田起來，對着子路說：『客官，你看天色晚下來了，舍間離此不遠，何不草榻一宵？』子路說：『怎好打攪？』於是老者在前，子路在後，逕至門首，遂至中堂；宰起雞來，煮起飯來，喚出他兩個兒子，兄先弟後，彬彬有禮，見了子路。唉！可憐子路半世在江湖上行走，受了人家許多怠慢，今日餚饌雖然不豐，卻也殷勤款待，十分盡禮，不免飽餐一頓，蒙被而臥。正是：山林惟識天倫樂，廊廟空懷濟世憂。畢竟那老者姓甚名誰，夫子見與不見，下文交代。」衆人聽了一齊讚好，把酒飲了。

三　新製二——迷途　徐碧暉——論語四十九期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論語微子篇）

子路坐在車前挽着轡繩，馬車緩緩地向前走。擡頭一望，前面林箐密集，濃蔭蔽天，子路心裏想：大概已入楚境了。太陽已沈西，暮靄蒼茫，一陣烏鴉在林間呀呀的亂叫，驚醒了車中低頭假睡的孔丘，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低低地說道：

「由呀，莫走錯了路！」

孔丘一邊向車窗外一看，林木陰森，天已薄暮，心中不覺悽然，憔悴的淡黃的臉兒更見蒼老了，灰暗色的長鬚經晚風一吹，完全淩亂了，孔丘伸出枯瘦的手慢慢地撫着。子路終是個慣於走江湖的人，一點也不覺得什麼，只是拉緊了轡繩走出樹木深處，斜陽的殘照正掩映着瘦馬馱着車兒在荒崗上走着。

子路忽見前有一個亂髮垂肩，衣衫襤褸的人蹌踉而來，心裏一想，正好請教這位老兄，前面究竟是那裏，子路就跳下車來，前去站在路旁等着。

這位原來是楚國的狂人接輿，面容黝黑，目光炯炯的，口中念念有詞，經過子路旁邊，子路正想作揖開口問話，他就連睬也不睬地過去了。經過了孔丘坐着的車子前面，擡頭看見孔丘枯寂地坐在車上，愁容滿面，不覺失聲大笑，口中唱起歌來：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丘在車中很清晰地聽到這一節歌辭，就兢兢顫顫地跨下車子，想叫住他對他說個明白；只見那個人已走遠

了轉入林中去，歌聲還隱約的可以聽到，但是歌辭已聽不清楚了。

子路正氣憤憤地回來，看見夫子在晚風中茫然地站着，連忙加速地跑到車前，陪着笑臉兒扶了孔丘上車去。盡力鞭着氣喘喘的馬兒向前跑，不覺走了幾里路，前面河渠縱橫，水波汩汩地在流着，車兒不好再前進了。小河的兩岸田疇交錯，還有幾個農夫在低着頭耘田。子路心中也有點着急，不知那一條路是向楚國京城去的，已弄得麻麻糊糊。

孔丘在車中揭起了車幃向子路道：

「由呀，下去問問看罷，渡頭在那裏？天已晚了，不好走錯了路！」

子路只好把車停下，把轡繩交給夫子，跳下車來，東張西望看見不遠的兩個農夫，一個拿着鋤頭掘土，一個跟着下種子。子路就跑去作揖道：

「兩位老兄，到京城去的渡頭在那裏？」

這兩位原來是在政界裏失了意，下野隱居在這鄉下的：一位頎長瘦削的名長沮，一位氣宇軒昂的名桀溺，完全是鄉間農民打扮，短褐藍袴，赤着腳，看見衣冠楚楚的子路，儒雅之中略帶着幾分剛強之氣，知道有點來歷，回首遠望那斜陽反照裏的車兒，長沮就遙指着那車上坐着的人問道：

「那位拿車的是誰？」

「那是當代聖人孔丘。」子路不曉得他倆是誰，傲岸地回答。

「是不是魯國的老傢伙孔丘？」

「是呀。」

「那麼連年東奔西走，還認不得路嗎？」

子路眞是氣極了，如果不在這異鄉日暮窮途，把他倆打了一頓再說，但是想起年邁的夫子在途中鬧出亂子來，害了夫子有什麼變故是不好惹的。只好吞聲下氣想轉問旁邊這一位鄉下老兄，可是桀溺不待他問就說：

「你是誰？」

「我是他老人家弟子仲由。」子路的態度比前謙虛得多了。

「那麼就是跟孔丘的一班壞東西罷！」

「是……」子路忍著低低地應一聲

「天下來來往往的都是這一班混蛋，誰會把天下弄得好呢！你與其跟這班忘八走，還不如跟那自耕自食的隱士過一生罷。」

子路知道不是路，不待他話說完轉身就走。

長沮桀溺也不管他，依舊耰耡在他們田裏播種。

一聲：

子路垂頭喪氣地囘去，只好將這一番話照實告訴他的夫子。心中十分悵惘。孔丘正襟危坐，不覺失望地嘆了

「呀，還班避世的人簡直與山林裏底鳥獸一樣自鳴高雅，我不與那班人拚命出來幹一下子還有誰呢？假使天下大治，那麽老丘也早可以退休了。」

子路只是不響，也有點埋怨他的夫子皮氣太古怪了。現在弟子全都散棄了，只賸了他還跟着夫子跑，到處遭人白眼，心中也悔不該當初自告奮勇伴夫子跑到這遼遠的楚國來，前途依舊茫然。

「由呀，還是再去問問看，天色已經不早了。」孔丘再敦促子路去走一輪。

子路是個急性的人，從不肯低首求人的；又被長沮桀溺搶白了一番，心中鬱鬱不樂。經孔丘再三的催促，只好再走了一囘，低着頭在樹林與田野間亂走，一邊心中思量着夫子到了楚國者依舊撞壁怎麽辦呢？不覺走錯了路；不知路之遠近，已記不起來時的路徑，子路也慌了，怕的是天已晚了，晚風冷峭，年邁的夫子獨自在車上有點放心不下。愈慌愈找不出路，四圍已昏黑下來，看不見半個人影。

正慌張之際，看到前面田裏還有一位白髮的老人，道貌岸然，穿一件短短的道袍，手裏拿着掛竹簍的杖，子路趕去拱手問道：

「老伯有看到我的夫子嗎？」

這位老人定睛把子路上下打量一回，說道：

「客官，我看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認不得芝麻，辨不得菽豆，誰是你的夫子？」

老人把杖一插，兀自鋤芸草去了。

子路知道這位老人是老圃的賢明的隱者，一定卓識高遠；天已昏黑了，夫子再也找不到，肚裏又餓得可以，還是讓夫子在車上過一夜再說，只得屈身伏地求老人收留了。老人就停下來，扶起子路說：

「天已晚了，此地四無人居，只有舍下離此不遠，還是在敝廬過一宵罷。」

子路才放了心，跟了老人走不了幾十步，進了這老人的茅廬裏去。

子路在房中坐定，只見短檐紙窗，圖書滿架，陳設頗為素樸簡陋，卻含有淡泊明遠的風趣。老人叫出他的兩個兒子拜見子路，彬彬有禮；一面吩咐他倆去殺了雞，燒了白米飯款待子路。子路趕了一天的路，未曾飽喫一頓，沿途又遭人侮蔑，現忽受此老人般勤款待，不覺忘記一路勞頓，連夫子留在途上也忘掉了，飯後在老人房中不覺黯然入眠。

第二天清早，子路急急起來，拜別了老人，繞過了老人的茅廬的後面，渡過了一條清溪，遠見夫子的車兒就在那田間，慌忙跑過去，揭開車幃，夫子還躺在車上昏昏的睡著呢。

虬髯客

一　原製——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

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眞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餠。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幷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

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三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飲數杯，招靖曰：「眞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旣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

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弈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弈，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淸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弈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

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罄。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即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二　新製——虯髯翁雜劇　凌濛初——盛明雜劇二集

正名　李衛公家緣會氣力　虞天子江山爭不得
　　　莽道人望氣太原郡　虯髯翁正本扶餘國

第一齣

（雜扮道士上）家舍從來方外地，製裝束蹤隨路歷。道人原不求名利，名利何曾繫道人！自家褲上掛名一個道人，少習孤虛旺相之術，頗讀韜鈐圖之書。俺前日雲遊到中國，推算定數，不日將亂，主有眞天子出世，尋訪多時，遇着俺張兄虯髯翁：他龍行虎步，是個王者之相，兼他英豪無雙，又加俺機謀莫測，那怕大事不成！一面屯集糧草，招納賢豪，光景已有八九分了。只是近日望氣，見太原地面祥雲籠罩，紫霧騰湧，此中若更有眞人，這事可不決撒了也！俺因此別了張兄，一路訪問消息，約他在汾陽橋相等，俺須索走一遭去。（下）

（沖末同旦上）自家姓李名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也。這娘子姓張，元是楊越公家紅拂妓，只因俺謁越公府中獻策，他識得俺是個好漢子，逕假作男妝，竄出侯門，奔俺寓所。俺想越公見俺甚是欽重，功名唾手可得，怎的撇下去了；若待不收留來，難着俺的本事，那裏不討得些榮華富貴，到爲些小事情辜負這娘子識英雄的心事，況且那顯得俺男兒漢志氣。因此上換了衣妝，連夜逃遁。俺曾在太原見州將李世民是個眞命天子，一向要去輔佐他，恰好俺的故友劉文靜也在他門下，今同了娘子投奔他處，圖個出身，可不是好。一路行來，此乃靈石地方，有一座酒務兒在此。娘子，俺每買早飯喫了去。（旦）官人見的是。（沖）酒保那裏？咱每買早飯喫喲。（內應）官人娘子請坐，早飯就來。（沖）娘子！你自梳頭，咱喂那馬兒去。（遶下）

（正末扮虯髯翁騎驢上）三尺龍泉萬卷書，老天生我意何如，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則俺虯髯翁便是。俺自姓張，人見俺赤髯如虯，順口兒呼俺爲虯髯翁。嗐！這些人那曉得行運來。

【仙呂點絳唇】（俺則爲）四海煙塵，九重宮闕將傾敗；捷是高才，此際可便難寧耐。

【混江龍】鐵圍般世界，沒些兒縫分怎麼該。（想當日）也是刀尖兒上衣食，馬背兒上生涯，費多少苦爭惡戰，帶些兒鬼使神差，（投至得）稱孤道寡施張盡，（全是那）渴飲飢餐掙挫來。（到今日）江山坐享，竟不念父祖裁劃，一謎兒七差八拗，縱情兒數黑論白；造迷樓，分明是高築起是非堆；開汴河，分明是生掘着兵戈海；弄的個人人思亂，處處生災。

【油胡蘆】因此上俺蓋世英雄大會垓，心內揣，乘機兒出落那棟梁材，看霎時把錦繡乾坤改；索先期把神巧機關待，將蒼龍闕信步登，上天梯平地擺。（作躊躇介）少不得大將軍八面威風大，（聖天子）顯那的百靈來。

【天下樂】（怎肯做）一事無成兩鬢衰，時也波哉不再來！那些兒留得個青山在；躧着腳干甚忙，空着手使甚乖，怎做的井底蛙窺大海。

說話之間已到了靈石地方也，叫店家看了鋪兒，暫待歇息一會兒。（作見旦梳頭介云）呀！是好一個女子也。

【哪吒令】顯不刺見來，少這般稔色；總莊家扮來，是豪門氣色；（作欲枕劍眠介）且從容睡來，看他每意色。（沖末上見介背云）這漢子好無理也，偷覷俺渾家，待去與他鬧一回。（作拔劍走近）（旦搖手沖末復納劍退立看介）（旦作梳頭完走向末問介）妾身曾問客官上姓。（末作起答介）俺姓張。（旦）慚愧，妾身也姓張，五百年前共一家，妾身合稱妹子，哥哥受了禮者。（拜末末答拜介）（末）好熱莽，他認了親；斷呼喚，咱占了采；管不是以下裙釵。

（旦）妹子敢問哥哥第幾？（末）第三。（旦）是三兄。（末）妹子第幾？（旦）最長。（末笑舉手介云）今多幸遇一妹。（旦叫沖末介）李郎，來見三兄。（沖

柬兒末介）（神）兄長上姓？（末）俺自姓張，人見俺赤鬚如虬，則叫俺做虬鬚。兄長上姓？（神末）小生姓李名靖。（末）這名兒稱得好聽也。

【鵲踏枝】暢奇哉，好開懷！恁遮耳雄名，耍世良才，厮仰望多年，也那 數載。過相逢，夙世應該。

【寄生草】向胡牀環坐罷，把家常漫問來。 這煮的是甚麼肉？（神）是羊肉，將次熟了。（末）俺飢了，可取些胡餅來吃。（神取餅介）餅已在此，羊肉也熟了。（末拔劍切肉介） 切羊羔也用的着青鋒快，喫胡餅也充的俺飢腸債，少香醪也難着俺豪人耐。（神）酒肆就在西邊，那店家敢來就是。（囉送酒上）官人每，酒在此。（神送末介）張兄請酒。（末接酒指旦問神）李郎貧士，何以致斯異人？（神）雖貧士，卻是一片有心人。他是越公府中侍兒，因俺獻策越公，他在屏窗所，就納了他，走歸西京。（末）呀！元來如此。 俺正待解金貂，海樣酒腸寬；會知你探驪珠，色膽天來大！

（末）俺有些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否？（神）是甚麼東西。（末出人頭心肝介）

【醉中天】賢夫婦，休驚怪！把薄味獻將來，且細切精批 兀那 喫劍材；索強似街頭賣，又不必加着葱薤，任嘬嚼吹毛般快。好滋味也 也是恁苦盡甜來。

（神旦）此是何人，張兄取其首來？（末）

【一半兒】風魔九伯一靈胎，卻使盡心機用毒乖，俺和他十載冤仇天也似大，今日個趁懷。作拋介 俺將他一半兒供餐一半兒摔。

俺看李郎儀容氣宇，真是個好漢，而今待到那裏去？（神）將到太原去。（末）李郎也！

【金盞兒】你濟川材自遠方來，那太原中定有個人兒在。（沖）則有一人，傳道他是異人，北鎮將帥而已。（末）是甚般年歲，甚門宅？（沖）是州將之子，年二十歲了。（末）怎知他是何姓？爭知他有甚安排？（沖）是晴之間結，折節下士，英勇無比。（末）這豪貴門何偏到？你英雄見有裁劃。

（沖）俺有故人劉文靖，在他門下，尋他引見就是。（末）既是這等，李郎到太原可在汾陽橋會俺。（沖）兄要見他怎麼？（末）咳！李郎，李郎，你看俺怎生不認見也！

【煞尾】留不得闊識應奇占，分野呈祥靄。俺則怕寃家路窄，多是龍華會裏來，只讓得捷足高才。（拂髻介）好難捱，滿部髭鬚，莫不做杜費工夫破鐵鞋，則在汾陽橋左側耐心兒相待。李郎，休失了信也！月明千里，則望你個故人來。（作騎驢下）（沖旦）誰想旅店之中，遇着這般異人也！咱每也執料行路去來。（下）

第二齣

（淨七上）事有足駭，物有固然，俺在汾陽橋相候髯兄，怎的還不見到也。（末騎驢上）則俺虬髯客，自別了李郎一缺，已到太原地方，則索向汾陽橋候他去。

【正宮端正好】則爲湧祥光，騰紫氣，好着俺英雄每心下猜疑；逢人沿路探消息，恨不得踹遍了天涯地。

（見道介）呀，道兄早在此了也。（道）髯兄一路有何消息？（末）

【滾繡球】則他旅店內歇征鞍，早又酒鑪頭逢鑑賞。（道）這個說他怎麼！（末）他識英雄，莽然擇配，便脫豪門之子于歸。他與的丈夫喚名李靖，（道）是有個李靖。（末）怎夫妻好見機，廝喚縱歡然相對，更兼他道信真實。（道）他怎麼說來？（末）他說道：侯門

年少誇龍種，餘下多材只虎威，那樣蹺蹊。

（道）適纔俺門所囑亦相同了，兩个何許得見他？（末）

【倘秀才】有一個劉文靖和他密契，近日的在侯門如魚似水。俺相約汾陽候這回，少不得風動竹故人歸，定知一個端的。

（沖）則俺李靖同賢家來到太原，已尋人家安下了，不免赴張兄之約往汾陽譙走一遭。（見介）（末）李郎肯入，可與道兄廝見咱！（沖）此位何人？（末）此間道兄善望氣，前日言太原有王氣者便是。李郎既到，我可同尋劉文靖去。（沖）小弟隨行。行行去去，此間已是，待小弟先教報門。門上人何在？（張千上）是那個？（沖）可對劉爺說有故友李靖同客拜訪。（張）曉得，待俺報去。（向鬼門道稟介）（雜扮劉上）自家劉文靖是也。門上報說李藥師同客相訪，許久不見李藥師，正要覓他。（出見介）呀！果是李藥師，甚風兒吹得來也。此二位何人？（沖）此二兄善相，願兒引見公子。（末）

【滾繡球】比蒯通有智謀，比唐舉有眼力，待見個龍飾火帝，怎生般八面之威。（劉）恰好有棋枰在桌兒上，請一位與小弟對局。呼張千快請公子出來看棋。（末）道兄善棋，可就對局。（道劉相讓對弈介）（末）這殘棋有密機，但願你點籌的無心對壘，當局的沒量相持：鎮神頭您便難衛起，大鐵網須教莫打圍，索甚便宜。

（李公子上）自家李世民是也。劉先生來書報道有客相訪，就請看棋，那相訪的聞說都是好漢，俺一心則待見他，不着形跡，就是強逢見他去來。到了也，列位講了！早知列位到來，則合遠接，接待不周，勿令見罪。（道末作驚看介）（末）

【叨叨令】似這般揚揚神采誰相類，昂昂氣宇誰能配？長揖罷，嚇得俺身軀退；瞥眼間攪得俺心窩碎。（道作拍桌罷棋介云）一局都輸了也，着誰人救來。（末）眼見得輸了也麼歌，眼見得輸了也麼歌，這局中還放甚麼雌雄對。

（沖對末云）張兄看得公子何如？（末）是眞天子了。還有甚麼得講！（沖對劉云）此二兄稱公子是眞天子之相。（沖）俺俺也是某何足道哉！（劉）二兄亦非常人，其言定不妄爭。（末沖道辭介）咱們告退了也。（李劉）三兄爲何就行？（末沖道）還有小事，改日再來。（李劉）既是三兄要行，都不送了也！咱們同後堂去來。（下）（道）賢兄此世界非公世界，惟方圖之可也。（末）道兄，俺豈不曉得也！

【滾繡球】一向的　眼望旌旗，則待要　耳聽好消息，怎知道恁般地位，霹空裏落了便宜。這是非好嶮巇；下梢頭干淘閒氣；到不如早賦歸兮。一向的包藏啞謎三更裏，到今日斷送前程一局棋。不由入足跌胸搥。

（對沖云）李郎你同一妹可入西京尋武陵坊曲板門小宅，便是俺家。俺見李郎相從一妹甚是齊眉，欲令俺新婦厮認做客，不可忘了。（沖）兼兄雅意，敢不祗懷。（末）

【尾聲】你倆　窮秀才偸香竊玉家徒壁，帶個女孟嘗跨鳳乘鸞甚處棲？好向西京叩曲扉，勿借蹄驅怯路岐，待取光臨蓬蓽輝。雖沒有玉鳳金龍旖旎奇，霧帳雲綃鋪設齊；也是俺　數載經營家道微。今日個平地遙來失路悲，俏一似直上高樓去了梯，待邀你倆相知到家內也，曉得　俺半世癡心落得一個悔。

（同道下）（沖）誰想張兄見了李公子恁的不快也，且到寓家下處，打點入西京去來。（下）

第三齣

（扮張千上）自家張三郎家中一個張千便是，則俺家三郎分付在門首等候李郎一娘子，怎的還不見來？（沖旦上）俺兩人行了數日又到西京，一路問來，此間已是武陵坊了，不免上前廝問咱。（張）來的可是李郎一娘子麼？（沖旦）俺們正是，你爲何曉得？（張）三郎著俺在此請爾夫婦侍俺報復去。（沖旦進介）外面小來面好不大的房子也。（張與鬼門道叫介）有李郎一娘子來了也。（末改妝上）則待[illegible]見李公子之後，相約李郎一妹到此，適纔張千報道李郎一妹來了也，只索上前相見去。

【中呂粉蝶兒】羅着先鞭，把熱心兒一時都變開；知道來了英賢，待把那一生心千年計等閒受襌；更兼有兄妹排連，和俺好相識愈加慊怍。

（見介）果是李郎一妹到也。

【醉春風】俺和你旅店乍相逢，豪門關識面，怎知道殘棋一局太煞煎熬的人來噌噌；今日個特地跟尋，則待要俺心訴告，你可也放情繾綣。

請將娘子出來，見李郎一娘子者。（外旦扮虬髯娘子見介）早知李郎一娘子到來，只合遠接，接待不周，弗令見罪。（沖旦）輕造潭府，唐突不勝。

（末）下來小的每快排飯相待者。

【迎仙客】恐待也居陋淺，欠周全，無非是鳳腊麟脂無別件；簫管吹，樽爐獻，雖則是簡褻了蕭史嬋娟，也則索多把茶蘇勸。

（沖旦）俺夫婦二人驟然來羔，又蒙如此盛宴，請弗過謙。（末）下來小的每，將箱籠儀數擡出來，擺在階上者！（沖旦相語介）這是甚麼處緣？（末）李郎一妹休疑慮也！

【紅繡鞋】這是俺家私一線，也是你夙世前緣，俺將來相贈好奢天，也休猜金谷墅，也不是洛陽田，這箱籠多是算家財文數卷。

此數十箱文簿匙鑰，皆是俺實貨泉貝之數，悉以充贈李郎一妹，可受了者！（沖旦）張兄說的是甚麼話也，世間那有此事來！（末）李郎一妹，你元自不知俺心事也。

【十二月】俺則待四海偕苦爭惡戰，不一日的嘸沫垂涎。今日個兀自有眞人注選，還誰去拍掌搖拳！俺自有前程路遠。迴了啊，怕落了杯圈。

合家人等都來認了主人翁者。（衆跪拜介）（沖）小生有何德能，張兄如此相待，何以克當也！請問張兄撇了家私，而今將到那裏去？（末）

【堯民歌】這機關到口倘難傳，功名到手在天邊，東南有路好周旋。他時記取此時言：十年，十年，若有遠方的異姓宣，就便是魚龍變。

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便是俺得志之日；李郎一妹瀝酒相賀便了。李郎一妹勉之扶眞主，立功業，俺帶一奴匿行，俺從此逝矣。（沖旦）怎舍的就去也，俺夫婦相送一程。（末）不必相送，反致惹人耳目，則把瀝酒東南便是情分。（沖旦）就是張兄決意如此，俺們不必強他，只整備打點東南賀喜也。俺們前後執料去來。（下）（末）別了李郎一妹了也，帶了張千，俺和娘子下海去來！（強）若說下海，俺不去，怕海龍王同俺要寶。（末）胡說！你那有甚麼寶？（強）你的寶都與李了，俺肚子底下還剩得一雙夜明珠。（末）胡說！快隨我來，想俺好不得這口氣兒也。

【耍孩兒】太平車載不起沖天怨，一霎兒把剛腸悶軟。錦江山眼盼盼難留戀，似這般退後趨前。非是俺肯輸心，臂膺手輕藏彈，都則因怕失手釣鰲鉤，別上牽。爲此深籌算，又不是有家難奔，怎弄個有命難全。

【三煞】若甘心肯伏降，那侯封也白擅；則俺強性從來受不得人輕賤。況藏弓烹狗爲常事，若祝華呼嵩更赧然；似這樣眞無見！可不道無爲牛後，寧作雞前。

（道帶兵將上云）則俺帶了海船上兵將去接張兄，適纔來的是了也。（接介）（吩付兵將起立介）（道末相見介）（末）道兄怎知事竟走此一着也。

【二煞】明晃晃列隊伍齊嶄嶄排戰船還虧那冤營三窟藏機變倘若是死爭蝸角些兒氣則怕那容讓漁人兩得便退一著誰能辨！總一般也稱孤道寡少不得也勑語傳宣。

渡海去也！

【一煞】看汪洋，擱不來；那羞慚，難洗濺。這是生瑜生亮天公變。俺則去 闖他海外鐵圍界，掮得個去了城南金谷園，非是俺難留戀，怕的是死替人掙着世界，生挺鬼畫上凌煙。

已過了這邊也。

【尾聲】跨長鯨，涉大川，望中華則一圈，則俺猛回頭單留的紅熱面。兀良那一帶鮮雲，還罩着太原中地兒上卷。（下）

第四齣

（黃門官上）長安多少富豪家不識明良實衛巷。自家扶餘國一個黃門官是也。早朝時分晉王升殿，只得在此伺候靜鞭三下，晉王早上。（末扮國王帶昭容內官上開）則俺虬髯翁自從別了李郎一妹，離了中華，到得海外，恰好扶餘國內亂，乘機奪取，數日之間，傳檄而定事成之後道兒別了俺到十洲三島雲遊去了；及至訪問中華消耗，果是李世民成了大事。咳！還虧得主的識兒不差，得有今日也呵！

【雙調新水令】凝旒端冕自稱王，索強如下場頭封侯拜將。江山原坐享，黎庶盡心降；四境封疆，卻也自居人上。

（黃門朝見介）

【駐馬聽】想當日海宇分張，倫倩的已作彌天望；干戈擾攘，狠心兒下手便爲強。眼睜睜向分野見禎祥，意懸懸從棋局知趨向：若當日個無謙讓， 好險也 這分爭定不肯空消帳。

(官兒上)自家扶餘國中一個通事官我便是，有中原檄文到來，朝見吾王咱！(朝見介)願吾王千歲，臣啓吾王：中原大唐檄文到來，獻上吾王御覽。(末看讀介)大唐兵部尚書兼左僕射平章事掛征東將軍印大元帥李，呀！通事官兒你幾得他的名字麼？(官)是曉得單名者一個靖字。(末)咳！李郎！李郎！你的官爵可也不小了也。

【鴈兒落】俺道你男兒當自強，可也平掙個頭廳相。不則那暮登天子堂，又早坐金頂蓮花帳。

【得勝令】那一個女裙釵淥老不尋常，這一個莽秀才飽地做新郎，兩下裏都一樣胡突帳，到今日纔還他個回味香。思量！那一日將家業輕輕讓；心腸，還是俺結英豪海上方。

且看檄文如何說。(念介)「為協盒叛賊事，高麗貢固，抗我王師，海外諸國有能歸順天朝一心協助者，功成之後，通賞頒勅，加號册封，須至檄者。」俺理會得也俺檄書上則寫道「扶餘新主張，」他自然曉得俺成事了也。快傳旨軍政司撥海船千艘水軍三萬，助大唐征高麗去者！

【沽美酒】些娘的，高麗王硬著膀，要爭強，怎不怕那平定乾坤架海樑，俺助陣的旌旗搖晃暗裏箭，最難防。

【太平令】也只為李元帥朋情來往，致的個唐天子臣伏戎羌。俺則記不起年時那椿：回文上還他的當，則寫道扶餘國立王，姓張，囑咐你李郎，好群，須知俺改臉換裝，再傳示臨行，女娘；則索斟著酒向那東南勾帳。

【清江引】想當日看殘棋不氣長，一霎兒提和放；兩地幹功名，都遂平生願，方信道好男兒道路廣。

改製類 下——變意

荊軻

一 原製——刺客列傳 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八十六

荊軻者，衞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屬於野王。

荊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

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

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

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鞫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

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

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

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

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

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

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

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旣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

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

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

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

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

爲非人也」」

二　新製——荊軻　顧一樵——岳飛及其他

劇中人

荊軻	狗屠
高漸離（善擊筑者）	樊於期（秦將）
酒店母女	田光（處士）
秋紋（美女）	美女三四人
燕太子丹	御者
秦舞陽（十三歲童）	秦王政
蒙嘉（秦王寵臣）	秦廷侍臣數人
夏無且（秦王侍臣）	

第一幕

地點　燕市某酒肆

時間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酒店母女在壚：母奉茶，女拭桌椅。

女　（望天空時紅日已上三竿）媽媽，菜快做好了吧你看時候已經不早，他們也快來了。

母　（端着熱騰騰剛燒出的一大碗肉放在一邊）天氣漸漸熱起來了，菜稍爲涼一涼好按酒。（望一望初夏的陽光）對了，時候已經不早，他們快來了。巧兒，他們說還是常來的三位先生一起喝酒吧那麼還在那邊常坐的桌子上擺起盃筷來吧。

女　（取盃筷擺放）媽媽，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殺狗的張三爺同彈琴的高大爺我都從小就認識；倒是那位什麼慶卿荊卿，很有些奇特。

母　聽說荊卿是齊國人，有人又說是衞國人，他自己好像說是從魯國來，我也莫明其妙。那天私下向張三叔打聽，張三叔說這位荊卿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眞是在我們全燕國都找不出這樣一個人呢！

女　（詫異，露景仰意）媽媽，我一向只看出這位荊大爺喝起酒來洪量不凡，正不曉得是這樣一個人才呢。

母　巧兒，正是，你怎麼不知道你聽人家都稱呼他荊卿，不說荊大爺荊二爺的。他們說這是尊稱，我也弄不清楚。

（荊軻狗屠歡笑上）

狗屠　王大嫂狗肉煮好了吧？這隻狗肥胖得很，多加些作料，一定很好的。

母　張三叔，剛煮好盛了出來，正候着你們來呢。

狗屠　（鼻嗅幾嗅）對了，不差，香極了！香極了！

荊軻　（笑）哼，老張，你天天喫狗肉怎麼還饞得這個樣子！

女　（將一大碗狗肉端將過來放在桌子中心）

狗屠　好，好，好，巧姐兒，快給弄一壺酒來先喝着。

（女取酒下）

荊軻　高漸離怎樣還沒有來，他從來不晚到，我們何妨等他一等。

狗屠　（已經動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肥肉）

荊軻　哼，你真是見了狗肉，就不由得自己作主。

狗屠　（肥肉已經放到口邊，忽暫停作答）哈哈！荊卿，你別說我了，你還不是見了酒壺就由不得自己作主（說完，趕快把肉放進口去，塞了一滿嘴）

荊軻　（覷狗屠狂笑）

（女持一酒壺上）

荊軻　（接酒壺自斟一杯，一飲而盡，飲盡復狂笑）

（高漸離攜筑上）

荊軻　漸離，怎麼來晚了，莫非半路上遇見了什麼天仙美女，又害你彈了一回曲子？

高漸離　（坐定）那裏彈曲子！剛纔走過城心中街有一大羣畜獸子聚在那裏鬧作一團……

狗屠　管他們做什麽！他們祇會嚷得好聽，連打架都打不起來呢。

荊軻　那麽，這班只曉得死讀書，連打架都不會的人，到底在鬧些什麽呢？

高漸離　你們猜鬧些什麽。有些說秦國出兵山東，伐齊攻楚，燕必不免，非趕緊想法「合從」不可。有些說約三晉，連齊楚，再結匈奴圖秦，方可挽救於萬一。有些說「合從」之計，曠日持久，現在韓王被虜，兵臨趙都，禍在旦夕，惟有激勵士氣，以死報國。他們你一句我一句，故此鬧作一團，倒好像眞正秦兵打來了一般。

荊軻　秦國實在太霸道了！（長嘆一聲，連飲三杯，飲罷忽放聲狂笑，顧狗屠說）老張，怎麽聽呆了？咱們還是喫狗肉要緊。

狗屠　（忿忿）正是，狗肉好多了，那些無法無天的秦國人還配不上動我老張的屠刀呢！

荊軻　漸離，趕快痛飲幾杯再說，現在時勢亂得這樣，我們更應該喝一個痛快淋漓。秦國強橫，又那裏嚇得了酒燒熱了的心腸！

高漸離　（連乾數杯）好酒好酒！

狗屠　（向高）今天狗肉特別有味，香極了，你也多喫些。

（巧姐又換了兩壺酒來，便下）

荆軻　好，正用得着（狂飲）

（三人對飲，高漸離始擊筑）

荆軻　（拍案起立，驚叫一聲，走數步，立定，起始放歌）

餘有狗肉，
樽有美酒；
英雄滿座，
隨我狂歌。
白雲漫漫，天日無光，
誰人知道我心傷？
酒入了愁腸，
洗遍塊壘，
燒熱了我的胸膛。
朋友啊，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劍在哀鳴——
趁滿腔熱血，

竟覇上誰家的門庭?

（拔劍起舞）

像不羈的西風,

掃落葉,

捲殘雲,

仗這霸世利劍,

殺盡天下的奸雄!

（衆鷄起合呼）

殺盡天下的奸雄!

（荊軻就座）

朋友們:

有酒須當醉,

更進一杯!

狗屠　好,痛快!痛快!（轉身見巧姐兒）怎樣,你也聽呆了?（稍停）唷,要眞是外國人打來怎麼樣?

女　眞的嗎?外國人要打來麼?我既不會喝酒又不會放歌,那便如何是好?

荊軻　（忍不住笑起來）哈哈,聰明孩子,原來喝酒放歌還有這等好處!

女　反正我怕……

（樊於期上）

樊　有酒賣沒有？（口音稍異）

女　（驚起）分明是外國人口音，我怕……

（女下）

荊軻　（突如其來地問）將軍是否從秦國來？

樊於期　（驟驚，旋即鎮靜）我本秦人，亡命來此。請問足下怎樣知道那麼清楚？

荊軻　哈哈，我不過聽說有一位樊於期樊將軍，從秦國來，剛纔聽出口音，故此冒昧一問罷了。

狗屠　（拔刀）什麼？秦國來的奸細待我結果他的性命。

高漸離　老張，慢來。秦王無道，樊將軍因得罪逃到我們燕國來，我們只是同暴君作對，正應該同樊將軍表同情，怎樣反而害他？

樊於期　我本來是亡命的人，因慕燕太子丹賢，特地來歸。燕太子丹寬洪收容，真是難得。當我渡過易水的時候，我已經把我的頭顱獻給貴國的人了，素聞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所以我寧可死到這裏來。

高漸離　但是將軍總要仔細纔好。剛纔聽說秦王重價購將軍首，真得留神你的頭顱纔好。

荊軻　噯呀，好一個秦王！

樊於期　唉，我現在還能活着，無非仗着太子丹和燕人的高義，我又何必怕呢！

狗屠　對了，不必怕，我不殺你。（將刀放下）好朋友，我們一起喝酒怎樣？

（四人皆入座）

（巧姐正探望）

狗屠　巧姐兒再添付盃筷，多提幾壺酒來。

（巧姐上便下）

（四人對飲）

樊於期　（指筑）這是什麼樂器？

高漸離　這叫做筑。

樊於期　很像琴呢。請問怎樣彈法？

高漸離　用竹打着就是了。（說完便擊起筑來）

狗屠　荊卿，再喝幾杯怎樣？

荊軻　（連飲數杯，猛擲杯，悲歌）

我痛恨秦，
我痛恨強秦，
張開血盆般的巨口，
要把六國一氣吞。

誇什麼豪傑之士！
說什麼血氣之倫！
眼看着：
秦兵像疾風暴雨，
吹到了易水之濱。
要劫掠燕人的子孫，
要踐踏燕人的祖墳！

樊將軍，
你來自西秦，
秦王一心一意只貪求，
懸重賞購你的頭。
好朋友，

更盡一杯忘憂酒。
剷除天下的凶邪，
果是誰的職守？
趁胸有餘熱，
趁血有餘溫，
朋友們，
且開懷痛飲！
且開懷痛飲！

（歌罷樂止，荆軻高漸離對泣，旁若無人）

樊於期　（驚異問狗屠）怎樣他們忽然愁傷到這種地步？

狗屠　眞是酒入愁腸化作淚，這也難怪他們！

樊於期　（稍猶豫，旋興辭）那麼我可要先告辭了。（向荆卿高漸離致禮，荆卿高漸離不稍理，泣如故）

狗屠　我也已有醉意，一起走吧。

（樊於期狗屠下）

（女閃出，見二人對泣，驚訝莫名其故）

（田光僂行上）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田　荊卿在這裏麼？

女　（指荊卿）是荊卿在這裏鬧喝了半天酒，恐怕醉了呢。

田　（走近荊卿——目光發怔若有猶疑狀，向女問）是荊卿麼？

荊軻　（猛起立，拭淚繼以狂笑，——忽發覺）原來田處士來此，一起喝幾杯酒怎樣？

高漸離　田處士，久違了。今天喝多了，恕我下次再奉陪一醉。

（高漸離下）

（女取酒上）

荊軻　田處士我先敬你一杯。

田光　（坐定，漸沈靜）壯士我也敬你一杯，願此杯酒，滅彼朝食。（各飲盡）

荊軻　處士怎樣奮激起來，莫非秦兵犯境，危在旦夕麼？

田光　燕弱小不足抗，然而亡亦不足惜！獨恨暴秦之興，啓萬世之亂源耳。

荊軻　那麼計將安出？

田光　現在秦已虜韓王，南伐楚北臨趙，「合從」也來不及了。唉！（四顧左右）……當然燕秦不兩立！……

荊軻　（注目傾聽）

田光　荊卿，光與子相善，舉國盡知……光已老弱，無能爲力，太子丹竟以國家大計相商，光不揣冒昧，已經舉薦壯士，請趕緊到太子宮中走一遭，何如？

荊軻　謹受教

（二人相對，半晌不語）

田光　事急矣，沒有犧牲，那有代價！

荊軻　（思索）

田光　（起立）壯士！請從此行見太子，救國大計怎樣？

荊軻　國家大事，駑下之才，恐不足任使。（露不欲即行狀）

田光　（猶疑半晌旋若有所決）那麼，荊卿，請從此別！

荊軻　何爲乎匆匆？

田光　壯士勉之！……（急拔劍）……荊卿別了，請告太子，國家大事，雖死不泄矣！（霎那間舉步作欲行狀，乘勢自刎死）

荊軻（驚愕，不泣不笑）

（酒店母女趨出見狀驚號）

荊軻（拔劍雜舞，狂笑）

（幕落）

第二幕

地點　上舍——荊軻居所

時間　翌年初秋

荊軻秋蛟及美女三四人在坐。皆醉，歡笑聲雜作。

荊軻坐軟椅上，秋蛟抱琴側坐。

秋蛟奏琴，諸美女起舞，荊軻含笑擊拍。

荊軻（歌）

空氣何芬芳，

細樂何悠揚，

我假醉飲了醇酒，

韻文示例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你們的翩躚撩亂，

像是風裏蝴蝶。

你們的倩影翩翩，

像是殘春花謝。

（衆和）

花謝，花謝，

且看秋風蕭蕭！

歸在戰爭，

我在低歌，

誰說良朝靡寂，

任他等閒蹉跎？

（衆和）

鏗鏘，鏗鏘，
怕你趕午靡過！

空氣何芬芳，
絲樂何悠揚，
我貪醉釀了醇酒，
在夢境裏面徜徉。

（衆和）

徜徉，徜徉，
原是幻夢一場。

荊軻　好好！舞得好！你們也累了，歇一會吧。晚上我們在葡萄架下趁着月色擺起酒來，鬧一個整夜好不好？

秋紋　荊卿，你剛纔不說這兩天來心上不知着急什麼悶得慌麼？初秋的天氣，晚上葡萄架下着了涼不大好呢？我看要喝酒還是上碧霞閣，那裏點起各色的燈來，襯着月色，也是最好不過的。

一美女　正是，秋紋姊的話一點不錯。今天淸早我到後花園，已經覺着冷氣逼人，夜來想必更涼了。

荊軻　秋……秋天到了！（顧衆美女）好！那麼回頭再說吧。我這時候覺得有些不快，就在這裏午睡了。

〔衆美女下〕

秋紋　論理你也該多休息休息了。這兩天我看你神思怪不好的。

荊軻　唉！眞是，秋天到了！

秋紋　（將欲退下）

荊軻　（瞥見秋紋欲下）秋紋，停一會走！我心裏悶得慌，你替我彈一曲秋聲歌怎樣？你總說到秋天纔肯彈，現在可以彈了。

秋紋　今天你不舒服，我不彈那個。那個調子太淒涼了。

荊軻　不要緊，我心裏不舒服，纔惦念着總那個調子呢，（略哼音調）是不是這樣的？你彈着聽我唱怎樣？

秋紋　你還是休息休息再說吧，怎麼又要唱起歌來？

荊軻　不要緊，你說淒涼，我說纔悲壯呢。

秋紋　（彈琴）

荊軻　（歌）

聽，聽那颯颯的秋風，
鬼吟般吹入了閨庭！
秋紋，我們將像彩雲，
積被衝散在那天空！

我愛你的琴聲與戀，
像一顆顆淚墜玉盤；
我也愛秋風的蕭蕭，
像萬千士卒的鼓譟。

今朝啊，有琴歌相和，
且盡情的大家歡樂。
來日呵，我獨葬荒邱，
你獨看陌頭的楊柳！

秋天是流血的節候，
秋天是灑淚的辰光——
血染在嵐樹的枝頭；
淚滴在情人的心上。

——秋啟！且住了你的琴聲，
我不知何如這般惆悵。

鹿，聽那颯颯的秋風，鬼吟般吹入了幽谷！

秋紋　說也奇怪，你今天的聲音怎樣震顫得那麼利害！我這幾天總覺得你心中有事，到底為什麼，可否容我知道？

荊軻　（強作微笑）秦兵已經打到燕國南界，禍在旦夕，愁不能同卿等常歡樂耳！

秋紋　當今世事紛紜，霸強得勢，燕國弱小，早知不免。然而人間的歡聚，又豈在畫棟雕梁，車馬輕裘，世俗的繁華呢！在深山的幽谷裏，竹林蔥鬱着做了園籬，白雲繚繞着封了門牆，釀些新酒，採些鮮果，且歌且舞，拋棄了世俗，忘卻了人生，該是多麼有趣啊！

荊軻　我可以做雲間的白鶴，痛飲着酒般的朝露，澆滅我心頭的烈火。我也可以做山中的猿猴，飽啖些噴人的野果，填塞我滿懷的抑鬱。但是……但是……我怎樣孤零零獨自一個人活着呢！

秋紋　所貴為君子歡者，在乎共患難耳。妾身久已心許，願結草廬，隨君子餐風飲雪，終此生耳！

荊軻　哈哈，秋紋，我荊卿一介無賴，蒙你以患難相許，能不感激？但是……但是……

秋紋　荊卿，國破家亡，弱女子亦能一死殉國，但是強秦正當盛時，死亦無益，何若相偕歸隱，共樂天日？春風秋雨，陰晴萬變，但在山中賞此奇景，也不冤枉。

荊軻　有美人如花般偕隱山林，幾生修到，我荊軻豈不知享此清福！秦正強盛，諸侯皆不免，何況於弱燕？但是大丈

夫生當今世，豈能獨自逃到山野去偸生！我固知道雖死無益，但暴秦得勢，明知其不可遏，不免還得爲天地間存一些正氣罷了。

秋紋　（受感動狀）那麼，荆卿你眞將以死報燕麼？妾不肖，亦不敢存偸生之意，願先斬妾以勵偸生之士！

荆軻　深情若彼，義憤如此，秋紋啊，你眞愧殺男子了啊！

秋紋　（持劍呈荆軻，露十分堅決狀）

荆軻　（按劍放一邊，笑着說）——哈哈，現在大局雖然不可收拾，但還有一線的希望呢！

秋紋　（微改容，忽然高興地問）還有希望麼？一線希望在那裏？

荆軻　你知道曹沫劫齊桓公的故事麼？

秋紋　聽說過。那麼現在到底怎樣辦呢？

荆軻　現今唯一的方法，惟有持利刃劫秦王，在生死的關頭，迫着他答應完全歸還諸侯的侵地，那就好了。

秋紋　那這非天下第一勇士不能辦。

荆軻　（忽驚覺出言不愼，四顧）秋紋，我剛纔說什麼來的？

秋紋　我們剛說着雲間的白鶴，山中的猿猴呢。

（半嚮不語）

（一美女上）

一美女　荊卿，太子請見。太子已經來了些時，只因姊妹們都在後面猜謎玩笑，沒有早通報。

荊軻　那麼就請太子到這裏來。

（美女下）

荊軻　秋紋，留神讓他們不必來侍候，我有要緊話同太子談呢？

（秋紋下）

（燕太子丹上）

燕太子丹　聽說有些不舒服，不知究竟覺得怎樣？

荊軻　哈哈，沒有什麼，大概是多喝了酒罷了。（荊軻談笑自若）

太子丹　（四顧）

荊軻　哈哈，今晚請太子留在上舍一起痛飲幾杯怎樣？

太子丹　荊卿，國家將亡，禍在旦夕，那裏還有心腸置酒高會？

荊軻　（故作不知問）太子，到底大勢怎樣？為什麼這樣驚惶起來？

太子丹　足下或有不知，秦兵旦暮渡易水，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　咳、臣荆軻豈有不知之理、就是太子不說、我也正打算着出發了。但是遠道至秦，無緣無故，又如何能見信於人？

太子丹　那麼請問有何方法？

荆軻　秦王縣賞樊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誠能得樊將軍首，加以燕國督亢一帶的地圖奉獻秦王，秦王一定高興見臣，然後臣纔得有以報命哩。

太子丹　（躊躇）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再一思量。

荆軻　（思索）好，好，我自有道理。

〔太子丹與辭〕

〔荆軻送數步復回立定，取劍佩之身〕

荆軻　好，好，我自有道理。

〔荆軻疾走出〕

（幕落）

第三幕

地點　易水邊橋下，設席餞酒。

時間 後一日午後。大風。

景 風起，落葉蕭蕭下。

燕太子丹高漸離狗屠陸續上。

太子丹 今日之行，關係國家存亡，願荊卿此行，馬到成功纔好。

高漸離 秦王貪，今有所獻，其勢必得所願了。

狗屠 （說笑）可惜秦王不像我那樣貪喫狗肉，否則我倒可以盡力呢。

高漸離 （向狗屠丟眼）太子，請問到底預備獻些什麼？

太子丹 吾燕督亢的地圖已經預備了一張，打算由荊卿獻去。（取圖出示）

狗屠 那麼，利器呢？

太子丹 丹已求得利匕首一，藏在圖後，包管可以成功。

（荊卿持一小木匣上）

（太子丹起立相迎，各復就坐）

太子丹 這是地圖。（授荊）

荊軻 好一幅地圖，白白獻於秦王。

狗屠　我想光是地圖，雖相信你畫的對不對呢！

荊軻　對了，所以我纔主張把樊將軍的頭顱一起獻了呢！好好一個頭顱，那自然是千真萬確了。

太子丹　荊軻！荊軻這個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總不忍殺無家可歸投到我門下的可憐人。

狗屠　（若有所憶）哦，樊將軍（問高漸離）就是我們那天在此喝酒遇見的？不是險些兒我的屠刀無情砍下了他的頭顱嗎？

荊軻　（舉木匣——言時露微笑）不勞你的屠刀了，樊將軍首已經在我手裏！

（闔座喫驚）

太子丹　噯呀，怎樣竟把樊將軍殺了呢！

高漸離　我原曾經警告他來的。那樣的頭顱是已經有相當的代價的。為了大局計，原也只好借重，難怪荊卿孟浪呢？

荊軻　頭顱在此，但是我又何嘗殺了將軍！

狗屠　不殺怎樣頭顱會自己跑到你的手裏來呢？

荊軻　待我慢慢講來：就是昨天太子走後，我私自去見樊於期，我問他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又重賞購將軍首，究竟作何打算？於期仰天太息，流淚回答說；「痛心徹骨之事，時刻在念，但計不知所出耳！」接着我把到秦國去的

計畫大略告訴了，樊將軍卽刻偏袒搤腕，慨然允諾，而將軍之頭顱，便隨將軍之寶劍下矣！

太子丹　（感動，掩面哀哭）

高漸離　樊將軍死得好！

（狗屠方閒步）

（忽秦舞陽上，旁若無人。）

狗屠　（嘻皮笑臉說）嗆！小孩子，來此作甚？

秦舞陽　我雖則祇活了十有三歲，倒是殺人不眨眼。你可少鬧一點！

狗屠　我已經殺了半生的狗，哈哈！

秦舞陽　快讓我進去，否則我秦舞陽可不答應

太子丹　原來秦舞陽到，快請進來就座，先喝杯酒再細談。（介紹秦）這位便是秦舞陽，少年英勇，特地請他爲荊卿副。好，我們一起痛飲三杯。

（衆舉杯）

太子丹　願天棄暴，滅彼強秦！（各飲一杯）

（太子丹取匕首出，向衆舉匕首）

願此利刃，殲彼元兇！（又一杯）
願壯士馬到成功！（又一杯盡）

（御者上）

御者　稟太子車馬齊備，恭候出發。

太子丹　（問荊軻）荊卿，預備出發怎樣？

荊軻　（不答）

（衆相對各不語）

御者　稟太子紅日漸漸西沈，出發還請從早爲妙。

太子丹　荊卿有意出發了麼？

荊軻　（若無聞）

太子丹　紅日已將西垂，荊卿豈有意哉？可否請得先遣秦舞陽走？

荊軻　（忽震怒，起立，厲聲叱太子）爲什麼太子把這一去不回的任務派給一個孩子呢？！唉提着匕首到不測的彊秦去，明知其不生還；我之所以留者，爲着等一個壯士同行耳。今太子既然催促，請從此辭好了。（起立作準備出發狀）

（御者下）

（荆軻拔劍繞場舞數匝）

（舞時高漸離擊筑聲作）

荆軻　（歌）（歌時賓客白衣冠陸續上，聞聲皆垂淚涕泣）

燕太子，請從此辭：
我此去拚着一死，
把萬惡的秦王刺，
雪我燕人的恥。

一年來承你知遇，
把我當上賓尊禮：
割了馬肝來佐酒，
我今朝也肝膽披露！

我荆軻清貧如洗，
孤伶伶無置躬處，
人生難得一知己，

雙把此座獻給你！

宮殿裏美女如雲，
誰個比得我秋紋？
數月來僅唱淺斟，
今朝竟孤雁失羣！

秋紋！是蛇毒追緊，
太子的義薄情深，
我挺身獨入西秦，
從此永訣了秋紋！

燕！嬋娟的故鄉！
遙拜別你的錦繡山河！
誰說賊人的巢窟，
不是男兒的死所？
我不管事敗功成，

把頭血且灑秦庭，
讓秦王雄心慢逞，
喚喚燕人的血壓！

別了，別了，朋友們，
且聽候我的好音。
滾滾河邊秋月夜，
莫忘了爲我招魂！

太子丹　壯士請了！前途珍重！

荊軻　（就車而去，臨行高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幕落）

第四幕

地點　秦咸陽宮殿上。

時間　同年秋。

．．．

暴風雨，雷電時作。

秦王及侍臣在場。

蒙嘉　（伏地啓奏）啓奏大王：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

秦王　（大喜）哈哈！原來如此。好，召燕王使者進見罷了。

（蒙嘉下，引荊軻秦舞陽進）

荊軻　（奉樊於期頭函進）

秦舞陽　（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階色變）

荊軻　（呈樊於期頭函）

秦王　好一個賊臣！

（羣臣在殿下私議）

一侍臣　這小孩子臉色有些奇怪呢！

又一侍臣　你看他渾身戰慄得那樣。

荆軻　（顧笑舞陽，前謝）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　把地圖呈上來。

荆軻　（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荆軻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不易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殿上侍臣以手共搏之）

一老侍臣　殿下諸臣手無寸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那便如何是好！

夏無且　（以藥囊擲荆軻）

侍臣　王負劍……負劍……

（秦王以劍推之於背，遂拔以擊荆軻；荆軻負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

荆軻　（倚柱而笑，旋怒目厲聲）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秦王，盡還諸侯侵地，而所以報燕太子丹耳。咦！我荆軻縱不得除此強暴，但為天地存一息正氣，雖死何恨！哈哈！哈哈！（狂笑）

（侍臣上擁荆軻下）

秦王　（顧侍醫，忽狂呼）怎樣又來了呢！這一次我可逃不了啊！

夏無且　大王心神恍惚，恐怕遇了邪祟，還請早些退息，待下臣配一服九龍去邪安神藥，一會兒就呈上來。（作欲行狀）

秦王　（若有所見，惶懼）

（半空忽現荊軻，怒目含笑。羣臣皆愕視。秦王畏縮萬分，伏地側目上視，嚇得呆了一般）

（隱約聞擊筑聲）

（幕徐閉）

民國十三年雲南起義紀念前三日晚始草，翌日夜半完稿。篇中短歌，係實秋作。

大澤鄉

一　原製——陳涉世家　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四十八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

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幷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卽已，死卽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

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

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

大澤鄉　茅盾

——茅盾短篇小說集第二集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翻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笳；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猙獰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

中間還夾着一些異樣的聲浪：是尖銳的，淒厲的，有曲折抑揚，是幾個音符組成的人們說話似的聲浪。這也是兩三天前和大風大雨一同來的，據說是狐狸的哀嗥。

軍營早已移到小丘上。九百戍卒算是還能夠睡一堆乾燥的稻草，只這便是那兩位終天醉成泥豬的顢頇軍官的唯一的韜略。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顢頇的傢伙。縱然說不上身經大小百餘戰，但是他們的祖若父卻是當年鐵騎營中的悍將，十個年頭的縱橫奮戰掃蕩了韓，趙，魏，楚，燕，齊，給秦王政掙得了統一的天下；他們在母親肚子裏早已聽慣了鞞鼓的聲音，他們又在戎馬倉皇中長大，他們是將門之後，富農世家，披堅執銳作軍人是他們的專有權，他們不時帶領的部卒和他們一樣是富農的子弟，或許竟是同村的兒郎，他們中間有階級的意識作聯絡。然而現在，他們卻只能帶着原是「閭左貧民」的戍卒九百。是向來沒有當兵權利的「閭左貧民」，他們富農素所奴視的「閭

左貧民，」沒有一點共同階級意識的「部下」！

落在這樣生疏的甚至還有些敵意的環境中的他們倆，恰又逢到這樣悶損人的秋霖，不知不覺便成爲酒糊塗；說是「泥貓，」實在已是耗子們所不怕的「泥貓。」

半夜酒醒，聽到那樣胡笳似的風鳴，軍鼓似的雨聲，又感着砭骨似的秋夜的寒冷，這兩位富農之子的軍官恍惚覺得已在萬里平沙的漠北的邊疆。聞說他們此去的目的地叫做什麼漁陽。漁陽？好一個順口的名兒知否是大將軍蒙恬統帶三十萬兒郎到過的地方？三十萬雄兵都不曾回來，知否是化作了那邊的青燐蔓草哟！

想不得酒後的愁思，愈抽愈長。官中的命令是八月杪到達防地，即今已是八月向盡，卻僅到這大澤鄉；而又是淫淫秋雨阻道。誤了期麼？有軍法！

聽說昨天從魚肚子裏發見一方素帛，硃書三個字：陳勝王！

陳勝？兩屯長之一是叫做陳勝呀。一個長大的漢子，總算是「閭左貧民」中間少有的堂堂儀表。「王？」怎麼講？

突然一切愁思都斷了線。兩軍官臉色變白，在淒暗的燈火下擡起頭來互找着對方的眼光。壓倒了嗚咽的風聲，騰騰的雨鬧，從遼遠的不知何處的高空闖來了尖厲的哀嗥。使你窒息，使你心停止跳躍，使你血液凝凍，是近來每夜有的狐狸叫，然而今番的是魔鬼的狐狸叫，是要撕碎你的心那樣的哀嗥。斷斷續續地是哭，是訴，是叱喝。分明

這辨得出字眼兒的呀。

「說是『大楚興』囉?」

「又是『陳勝王!』」

面面覷着的兩軍官的僵硬的舌頭怯生生地吐出這麼幾個字。宿酒醒了，陳勝的相貌在兩位軍官的病酒的紅眼睛前閃動。是一張多少有點縐紋的太陽曬得焦黑的貧農的面孔。也是這次新編入伍，看他生得高大，這纔拔充了屯長。敢是有幾斤蠻力，不懂兵法?

想來陳勝倒不是怎樣可怕，可怕是那雨呀!雨使他們不能趕路，雨使他們給養缺乏;天哪，再是七日七夜的雨，他們九百多人只好餓死了。在餓死的威嚇下，光景是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罷?

第二天還是淋雨。躲在自己帳裏的兩位軍官簡直不敢走動。到處可以碰着憤恨的狰視。營裏早就把魚鮨代替了米糧。雖然是一樣的裝飽了肚子，但喫得太多的魚鮨的兵士們好像性格也變成魚鮨化了。沒有先前那麼溫順，那麼沈着。騷動和怨嗟，充滿了每個營房。

「怎麼好?走是走不得，守住這里讓水來淹死!」

「整天喫魚要生病的哪!」

「木柴也沒有了。今天燒身子下面墊的稻草，明天燒什麼？喫生魚罷？我們不是水獺。」

「聽說到漁陽還有兩三千里呢！」

「到了漁陽還不是一個死！」

死！還有力的符咒把各人的眼睛睜大了。該他們死？爲什麼？是軍法。因爲不是他們所定的軍法所以該他們死喲！便算作沒有這該死的軍法，到了漁陽，打敗了匈奴，畢竟於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自己本來也是被征服的六國的老百姓，祖國給與他們的是連年的戰爭和徭役，固然說不上什麼恩澤，可是他們在祖國內究竟算是「自由市民，」現在想來，卻又深悔當年不曾替祖國出力打仗，以至被擄爲奴，喚作什麼「閭左貧民，」成年價替強秦的那些享有「自由市民」一切權利義務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了。到漁陽去，也還不是捍衛了奴視他們的富農階級的國家，也還不是替軍官那樣的富農階級掙家私，也還不是拚着自己的窮骨頭硬教那些向南方發展求活路的匈奴降而爲像他們一樣的被榨取的「閭左貧民」麼？

從來不曾明晰地顯現在他們意識中的這些思想，現在卻因爲阻雨久屯，因爲每天只喫得魚，因爲沒有了木柴，更因爲昨夜的狐狸的怪鳴，便像潮氣一般滲透了九百戍卒的心胸。

魚肚子裏帛上寫的字，夜半風聲中狐狸的人一樣話語的鳴嗥，確也使這九百人覺得詫異。然而僅僅是詫異罷了。沒有幻想奉一個什麼人爲「王」那樣事的味兒，他們早已嘗得夠了。一切他們的期望是掙斷身上的鐐

索。他們很古怪地確信着掙斷這鐐索的日子已經到了。不是前年的事麼：東郡地方天降一塊石頭，上面七個字分明是「始皇帝死而地分」！「平舒華山之陽，素車白馬獻璧的神人不是也說「明年祖龍當死」麼？當死者，既已死了；「地分，」應驗該就在目前罷！

想起自己有地自己耕的快樂，這些現做了戍卒的「閭左貧民」便覺到只有爲了土地的緣故纔値得冒險拚命。什麼「陳勝王，」他們不關心；如果照例得有一個「王，」那麼這「王」一定不應當是從前那樣的「王，」一定得首先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有地自己耕，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譟，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

覺得是太不像樣，他們兩位慢慢地踱出帳幕來，打算試一試他們的「泥貓」的威靈了。

他們擺出照例的巡視營帳的態度來。這兩位的不意的露臉居然發生了不意的效果，鼓噪聲像退落的潮水似的一點一點低下去了。代替了嘴巴，戍卒們現在是用眼睛。兩位軍官成了眼光的靶子。可不是表示敬意的什麼「注目禮」而是憎恨的，嘲笑的，「看你怎麼辦！」本來未始不準備着接受一些什麼「要求，」什麼「訴說，」或竟是什麼「請示進止，」——總之，爲了切望減少孤獨之感便是「當面頂撞」也可以歡迎的他們倆，卻只得到

了冷淡和更孤獨。他們不是兩位長官在自己部下的營帳內巡視，他們簡直是到了異邦，到了敵營，到了只有閃着可怖的眼光的丘墟中。

是黃河一樣的深恨橫斷了部下的九百人和他們倆！沒有一點精神上的聯系。九百人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願向他們倆聲訴。

最後，兩位軍官站在營外小丘頂顛，裝作瞭望地勢。

大澤鄉簡直成為「大澤」了。白茫茫的水面發露出幾簇茅屋，三兩個村夫就在門前支起了魚網。更有些水柳的垂條，賣弄風騷地吻着水波。剛露出一個白頭的蘆花者不勝情似的在水面顫抖着。天空是鉛色。雨腳有箸子那樣粗。好一幅江村煙雨圖呵。心神不屬地看着的兩位軍官猛覺得有些異樣的味兒兜上心窩來了。是淒涼也是悲壯！未必全是癡獃的他們倆，從剛纔這回的巡視看出自己的地位是在「死線」上，「死」這有力的符咒在他們靈魂裏發動了另一種的力量；他們祖若父血液中的階級性突然發酵了。他們不能束手困在這荒島樣的小丘上讓奴隸們的復仇的洪水來將他們淹死！他們必得試一試最後的掙扎！

「看出來麼？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

「先斬兩屯長？」

「卽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啊！」

先開口的那位軍官突然將右臂一揮，用重濁的堅決的聲調說了。

「誰，給我們掘坑？」

不是異議，卻是商量進行手續，聲音是兇悍中帶沈着。

「這茫茫的一片水便是坑？」

跟着這答語，下意識地對腳下那片大水望了一眼，軍官之一是得意地微笑了；然而笑影過後，陰森更甚。擧眼睃着他的同伴，發怒似的咬着嘴唇，然後輕聲問：

「我們有多少心腹？」

啊，啊，心腹？從來是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戰國時代作了秦國的基本武力的富農階級出身的軍人，年來早就不夠分配；實在是大將軍蒙恬帶去的人太多了。甚至像「屯長」那樣的下級兵官也不得不用階級不同的「閭左貧民」裏的人了。這事件的危險性現在卻提出在這兩位可憐的軍官面前要求一個解答。

「皇帝不該徵發賤奴們來當兵的！」

被問住了擧不出回答來的那位軍官恨恨地說，頓然感到祖若父當日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永遠成爲過去了。

「何嘗不是呵！自從商君變法以來，我們祖宗是世世代代執干戈以捍衛社稷；的作軍人是光榮的職務，豈容「閻左」的賤奴們染指！始皇帝賓天後，法度就亂了。叫賤奴們也來執干戈，都是賊臣趙高的主意哪！趙高，他父母也是賤奴！」

「唉，「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還就是！」

因爲是在大澤鄉的小丘上，還兩位軍官敢於非議朝政了。然而話一多，勇敢樂觀的氣分就愈少。風是颳的更大了。總有七分溼的牛皮甲本來就冰人，此時則竟是徹骨的寒冷。忍着凍默然相對，仰起臉來讓涼雨灑去了無賴的悲哀罷！鄉關在何處？雲山渺遠，在那兒西天，該就是咸陽罷？不知咸陽城裏此時怎樣了呵！羽林軍還是前朝百戰的兒郎。但是「閻左」賤奴們的洪水太大了，太大了，咸陽城不免終究要變成大澤鄉罷！

・　・　・　・

回到自己帳幕內的兩位軍官仍和出去時一樣地苦悶空虛，悵然若喪。他們這階級的將要沒落的黑影，頑固地罩在他們臉上。孤立，危殆，一場拚死活的惡鬥，已是不成問題的鐵案；問題是他們怎樣先下手給敵人一個不意的致命傷。

——先斬兩屯長？

——還有九百人呢？

——斯，權且算作多少有一半人數是可以威脅利誘的罷！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當這樣的意念再在兩位軍官的對射的目光中閃着的時候，帳外突然傳來了這麼不成體統的嚷鬧：

「守在這里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將官麼……讓他們醉死！」

接着是一陣哄笑，再接着便是嘈嘈雜雜的聽不清的話響。

兩軍官的臉色全變了，嘴唇有些抖顫。交換了又一次的眼色，咬嘴唇，又豎起眉毛，統治階級的武裝者的他們倆全身都漲滿了殺氣了，然而好像還沒有十分決定怎麼開始應付，都是陡地一陣夾雨的狂風揭開了帳門，將這兩位太早地並且不意地暴露在嚷鬧的羣衆的眼前了。面對面的鬥爭再沒有拖延緩和的可能！也是被這天公的多事徵徵一怔的羣衆們朝着帳內看了。是站着的滿臉通紅努眉睜目的兩個人。但只是「兩個」人！

「軍中不許高聲！左右拏下擾亂營房的人！」

拔出劍來的軍官大聲吆喝，衝着屯長之一叫做吳廣的走過來了。

回答是幾乎要震坍營帳那樣的羣衆的怒吼聲。也有了兵器在手的「賤奴」們今番不復馴順！像野熊一般跳起來的吳廣早搶得軍官手裏的劍，照準這長官攔腰一揮。剩下的一位被發狂似的部下攢住，歪牽了的嘴巴只

洩出半聲哼。

地下火爆發了！從營帳到營帳，響應着「賤奴」們掙斷鐵鍊的巨聲。從鄉村到鄉村，從郡縣到郡縣，秦皇帝的全統治區域都感受到這大澤鄉的地下火爆發的劇震。即今便是被壓迫的貧農要翻身！他們的洪水將沖毀了始皇帝的一切貪官汚吏，一切嚴刑峻法！

風是凱歌，雨是進擊的戰鼓，彌漫了大澤鄉的秋潦是舉義的檄文；從鄉村到鄉村，郡縣到郡縣，他們九百人將盡了歷史的使命，將燃起一切茅屋中鬱積已久的怒火！

始皇帝死而地分！

申駁例

理論之部

論說　劉勰——文心雕龍卷四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敍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敍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

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伐」原作「代」，從孫詒讓改。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追于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順情入機，動

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理形於言，敍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墨守與異義 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卷十八

——解釋文之作法——

一 墨守學派與異義學派

何休爲墨守學派之先導，其旨有宗主而無不同。漢儒之篤守本師之家法，宋元諸儒之尊崇朱學，皆屬此派。其時無自由言論之恣肆，用能永久不敝。故爲解釋文者，王深寧有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不鑿之說，何基有講守精玩之說。張蒿庵說明人自正嘉前有道一同風之美，張裕釗與鍾文烝論漢學謂必樹一人者爲之宗以靖天下之紛紜，於是學者得有所歸，皆篤守一定宗主之謂也。惕方達爲臧琳傳稱其「治經必以漢注唐疏爲主，曰此

本原也。」其說本朱子，則又定立宗主中之標準也。唐以後疏家皆用此例：其所解釋，惟明本注，注所未及，不復旁搜。卽解釋文中墨守一定宗主之法，殊篤實可風也。

許愼爲異義學派之先導，其旨有不同而無宗主，卽夏侯勝傳所謂「所問非一師」，儒林傳所謂「各持所見」者也。蘇子瞻書譏解釋家執一訓以求通之病，陸務觀有慶曆後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之說，王深寧亦謂自七經小傳出而解經始尙新奇，皆主持異義之流也。（無邪堂荅問稱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義理精密，不爲苟同，是尤爲善用異義之學者，與好新又別。）詩書春秋，門戶諍爭，著書詰難，漢至今猶未已，皆治此旨者。故焦里堂家訓謂執一害道，爲其所深惡。其意蓋在多採異己也。近世義疏家甄采異說極詳，亦是此意。皆解釋文中以不同爲宗旨之說也。

二　有墨守亦有異義

陳蘭甫稱有宗主亦有不同，爲鄭康成家法，其法中正無弊。（鈍禮子校語云：「陳蘭甫師言年三十時讀易至『未在隨人所執下也，』愼然汗下，於是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蹈襲成說，亦不敢輒徇時趨。」按此陳氏自述其學之有宗主亦有不同也。）姚姬傳序金惢中禮箋謂其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謂爲通人之用心。据此則欲免焦氏所謂執一之失，與朱子所謂好新之失，須於解釋文中知其得復知其失，然後乃合。（無邪堂荅問謂「前人說未盡者，治經時或引申或補義。」案引申卽宗主也，補義卽不同也。）近人稱解釋文期於公平；如鄭君家法則公平矣。蓋一於謹守，與好爲異同，均所謂偏見之流，非解釋

文之善者。鄭虎文汪梧鳳行狀稱其詩學女爲，「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疏，惟君無病焉。」此亦兼明二者，而又兼舉二者之流失者也。段玉裁序娛親雅言，謂「學者記所心得，無忘所能，可以自課；顧爲之者其弊有二：一曰好爲異說，一曰勦說雷同。」此亦舉二者兼糾其失者也。好新者固非，知謹守而不知精玩亦非也。無邪堂答問稱「學者囿於凡近固不可，騖於新奇尤不可。……治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注我。」亦猶竇蒙論文當執古人以論古人，不當以我論古人也。即鳴此旨。

李兆洛治經堂續經解序曰：「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逾越，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於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於經也搜求衆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於何施！彼治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專己守殘，自錮其抵陋者也。」此亦以墨守與異義，區分唐前後經家大派別之說也。李氏詩古微序亦申是意，謂「無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所不見也；衆喙若雷，此挽彼推，頹靡而已。守獨是之見者不可與治經，蔽於其所見也；盛氣所鑠，不顧迕錯，虛譌而已。」案所謂無獨是之見者，墨守之謂也；守獨是之見者，異義之謂也。與其所謂「專家」「心得」者，其名異，其意則一也。沈祥龍樂志簃筆記云：「文有心中創獲者，有引證考訂必本古人者。一在納思，一在博學。二者亦貴相兼；根據而無學，

文必溯源於經而不惡文必存雅。陸士衡文賦曰，「精騖八極，心游萬仞，」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是合二者而善其用也。」其言與學揭旨。

李氏又爲本齋抱經言以區別此兩派得失，謂其從盧游時而錢辛楣江艮庭段懋堂皆集於吳郡，郵札往還，互相商推，以治說文解字，錢主引申其義，江墨守，段則攻治其失，而抱經以錢爲長，說見所爲說文述誼序。雖但主小學家言之，亦可通之說經；當知墨守與異義，各有偏短，又不可不以引申一法濟之也。案步算之家亦有此二派，焦循汪萊則傳釋學及今錄術九數學，錢善言古人所已言而闡發得其奧，汪萊善言古人所未言而引申得其閫。錢精實，如詩之有少陵也；汪超異，如詩之有太白也。

翁方綱經解目錄序曰：「有舍經從傳之說焉，有以經訓經之說焉，而各有弊。㊀是故通經之難，有旁推借證以爲通者，有墨守不變以爲通者，有融合隅反以爲通者，有闕疑以爲通者，有其語必博綜前說者，有其義不得不申己說者。」案此經解目錄，即通志堂經解目錄也。翁氏此序，於墨守異義二法外，又博舉各法，尤開解經無限法門。

㊀案此處刪節與原文不同。

又案李氏所謂心得一派，殆於宋儒。劉荀明本釋曰：「或問謝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說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師學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索之或出於穿鑿，而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父無君，……學者所宜知也。』」此宋儒說經所以安穩處特多也。

陳蘭甫又有總要之說，曰：「經學有三派：墨守一家，力攻異說，漢儒何劭公之家法也；本朝王西莊之尚書疏，陳

穎甫之毛詩疏似之。宗主前人，兼下己意，漢儒鄭康成之家法也；本朝孫淵如之尚書義，孔巽軒之公羊義似之。博采諸家，自成編簡，漢儒許叔重之家法也；本朝戴東原之禮學，王懷祖之小學似之。略舉一端，可資隅反。」（潛溪子枝語）案此說專就箋疏家言之，故如此分析。至魏默深兩漢經師今古文家法考敍則稱「西京微言大義之學，墜於東京；東京典章制度之學，絕於隋唐；兩漢故訓聲音之學，熄於魏晉。今日復古之要，由詁訓聲音以進於東京典章制度，此齊一變至魯也；由典章制度以至於西漢微言大義，貫經術政事文章於一，此魯一變至道也。」（古微堂外集）此則統括兩漢各經家流派言之，故分析又異。凡此皆為漢師儒之大分析，留心此事者首宜曉此也。

三 由墨守以詣異義

錢警石年譜嘗稱述衎石先生之言曰：「治經者一家之書，且守一家之說，不可自己有意見。今人善讀書者少，由於有意見。故『虛』字為讀書第一訣。虛，非謙之謂也。古人謂讀易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詩，乃虛字訣。夫以聖賢相承之故籍，數千年聚訟不決之疑，乃欲以一己之心思才力，一目讀下，便見黑白，安有是理：是以專墨守，無輪攻。久之有得，或竟可以一言決千古，始非倖獲也。」田朕曰：「李君行說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惑矣，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傳解。此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案此由傳注而更進於擇善之說也。朱子曰：「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知其所

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汪中朱竹君先生政學記稱其平日所論教謂治經當守一家之學。其語不及錢氏之圓活。蓋朱氏乃汪中江藩漢學墨守派之先導，故其言如此。鄙人從前主講義川書院曾爲講案錄，立解經二法曰「說經不可以成見臆說，橫駮古人，但當引伸古義而已。古義異同，或原家法，各有指歸，非熟涉門庭，深明小學，焉能擇羣說而折衷依據。此又當於引申古義中求一宗主。宗主非他，即取十三經注疏中諸家，易引申王注，詩引申毛傳鄭箋，春秋左氏引申杜氏集解，禮記周禮儀禮引申鄭注，餘可類推。引申之法，將所宗主之注，字字徵引，不可輕改一字。就本文與經文悉心玩索，字字疏櫛而得其意；惟尚書孔傳乃僞書，不可依據，可取皇清經解中王氏尚書後案，孫氏尚書古今文注疏所輯古義引申之。然後取阮文達經籍纂詁郝蘭皋爾雅義疏王石臞廣雅疏證段懋堂說文解字注諸書所列形聲訓詁，凡可證成經注之義者，皆析其義以申其說。有與此說異者，如有確見亦可駁正。所引證據愈多愈妙，若止一二孤證，其義必不盡平實正大，則解經家所忌也。」所以必廣收證據者，蓋以杜穿鑿附會之弊。凡此諸說，由墨守之久，進而決疑。其所以能決疑者，即由墨守而出，其次第秩然，用可殊也！

四　於墨守師授中仍存異義

彭氏潘瀾筆記曰：「毛詩，漢時未立學官；案前書儒林傳贊平帝時曾立學官，後仍廢。漢儒說詩皆本魯齊韓三家，其異字異義之見於諸經注疏釋文史漢注漢石經殘碑說文而外，其分見於著述者，則若鹽鐵論列女傳說苑新序白

虎通義潛夫論風俗通義蔡中郎集琴操及文選注唐宋類書所引，其爲王伯厚詩考所未收者固已不少。而於一家之學，亦各有師承，不皆符合。許君說文自序言其稱詩毛氏，而所引與毛異者甚多，且有同稱一經而文異者。此蓋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之故。即大毛公親受業於荀卿，而荀子正名臣道諸篇所引六條皆殊毛義，足知師徒授受，亦有分歧，非全壘守。此說已見錢大昭詩古訓自序中。予案陸氏釋文條例云，「子夏讀詩師資已別，」此其證也。自舉業家守一先生之言，見先儒古訓異於功令所頒者，輒驚若河漢；不知朱子作詩集傳，其閎意眇旨，博采韓詩序儀禮國語國策楚詞匡衡劉向諸說，詩考所謂『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者，蓋然俱在。今人習讀而忘其說之所自，殆非朱子意也。學者網羅遺佚以扶微學，廣異聞，不必如曲徇漢學者，拘牽古義，穿鑿附會；亦烏可執一忘萬，以貽笑通儒乎？推抉擇之間，要貴識力。如明人郭子章譏豐坊僞撰之魯詩世學以炫異售欺，則有大不可者耳。」案此說舉今人墨守一師之朱子，仍示以宜知一師中依然有異義者也。

論辨文之二主幹 曹冕——修辭學下編

一 能立

爲直接證明一問題，應依論理之法則，以求得各種證據，其法蓋有三階段：第一，直接觀察。第二，由觀察所得之

各種證據，因而推測別的事實；或由所得之各種證據，因而成立一種普通原理。第三，由普通原理，推測別的事理，因而生出一個斷定。在第二法謂為歸納推理，在第三法謂為演繹推理。諸法或獨用，或並行，亦因論辨之性質而施之耳。

（一）直接觀察　為證明一問題而搜求證據，第一步則憑自己的知識；惟一人之所知有限，不能不旁搜博采，期獲珍重而完備之證據。於是訪問專門名家，參考書籍，雜誌，公報，論叢之屬。其涉於政府機關，或社會團體者，亦可請求其協助資料。資料之來源，亦有輕重之別。如查訪一事，其載在公報或著名出版品者，比較上自足增重。或事關於專門學問，則必其於此學負有盛名者，方足援以為據。又知引人言論，出於社會所信仰之人，自比別人為勝，此證據之所以應甄別也。

（二）歸納推理　由直接觀察，搜集各種證據之後，整齊之而加以推理作用，則由已知之事理，可以推見未知之事理，此論理的歸納法也。論理的歸納法，乃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學問家發明自然齊一律，明一切事物原因結果之關係，皆由已知以推測未知，故凡自然界中之普通公例，足以整齊無數事物者，實歸納研究法之功也。清朝一代經學，超軼前古，而其治經方法，不外注重證據，以歸納法為研究之根本。以國人之心思才力，推此治經方法，行之各種學科，則學術之隆，可計日而俟也。

例一　荀子非相篇歷舉古代聖賢之醜，與桀紂之美，以證明形相與吉凶貴賤無關，是即歸納推理也。

例二　汪容甫釋三九歷引古書之言三九者，以證三九之有實數虛數，亦是歸納推理之法，

歸納的因果推理　因果推理，乃歸納推理之一種。宇宙所有現象或事實，并非偶然而生，必有其所以然之理；理一則現象事實亦一，原因同則結果亦同，論理學家謂之因果律。吾人據因果律，以求事物所以然之理，其推論自健全可靠。但所謂因果之關係，必應爲常然又必然者，合於萬有齊一之律，方能生出斷定。例如古代之言日食，或山崩川竭，爲暴君暗主當國所致，其實不過偶然湊合，未爲常然又必然者，若因果律則不能有例外也。因果推理，有二大別：甲，由因推果，乙，由果推因。

（甲）由因推果　積已往之經驗，見有某種原因，則必生某種結果；今觀察一原因，與昔日所見之原因同，則推測其必生同樣之結果，此之謂由因推果。由因推果，約有五種（一）由過去推現在，（二）由現在推未來，（三）由過去推未來，（四）由較遠的過去推較近的過去，（五）由較近的未來推較遠的未來。行因果推理時，欲斷案之健全無誤，須守下列各項規則：

(1)所觀察的前因，須確能生所推的後果。

(2)引已往的經驗爲證，有此因則必有此果，不能有一次例外。

(3)所觀察的原因，其事實現象須一一與往日之經驗相符，并未經若何變化。

(4)行斷定或結論時，須得有確鑿證據。

第四條規則，專爲審判機關而設，蓋裁判須無枉無縱，若祇據犯罪之動機，而無確鑿證據，遽爾按律判決，則含冤負屈者，當不在少數；是故僅憑已往經驗，未足爲定罪之標準也。若夫指陳國家政治之得失，討論社會事業之興衰，由前事以究極將來，祇依前三項規則，亦得可信之決論耳。

(乙)由果推因　積已往之經驗，見有某種結果，爲某種原因所生；今觀察一種結果，與昔日所見者同，則推測其生於同樣之原因，此之謂由果推因。此種推理方法，日常應用者，以偵察案情爲最多。凡干犯法律之人，務欲消滅痕跡，以免警探之鉤稽。而警探之富有想象及經驗者，則往往以其靈敏之觀察，僅憑蛛絲馬迹，終能推究其來源，而破獲離奇之案件。由果推因，欲其健全無誤，須守下列各項規則：

(1)所推定的前因，須確能生所觀察的後果。

(2)所推定的前因，須無別種原因攙入，而生所觀察的後果。

(3)所推定的前因，須未被阻力而變更其效用。

由果推因，須不背上列三項規則，乃能健全無誤。鉤稽案情，或研求物理，尤須謹守此法則。至若國家社會之事，原因結果，條理紛繁，歷史家自應詳稽博考，纖悉無遺。論政之文，往往就一件事，推究其一二重要原因，以便當機立說，亦無不可。

歸納的比類推理　比類推理，可謂爲直接的歸納推理，覺此物與彼物有某點相類，因推測其他點亦應相類

也。設有甲乙二物於此，甲有子丑寅卯屬性，乙亦有
寅屬性，已有三點相同，因推論乙亦有卯屬性。例如
雪；其球面又常見紅光、如地上日出日入的顏色；火
愈多，則有人之可能性更大。若日之與地，則無可比
度之洪爐，莫可比例；若雲氣化而爲雨，有如鐵經鎔
大者六。日與地幾全無類似之點，若謂日中應有人

（1）比類之物，其所比之點，必須完全相類。

（2）比類所根據的事實，必須眞確。

（3）結論宜用確實的證據以證明。

比類推理法，有高一層壓題，或低一層墊題，其
言：「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
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此是高一層比類推理。如
類推理。

(三)演繹推理　演繹推理者，以一種原理或

一貫的由萬殊而歸於一本，是爲歸納推理；由一本而散爲萬殊，是爲演繹推理。二者之關係旣密切，故論辨文之論證，大半是兩種叠用，罕有獨用一種之時。兩種方法，旣於論理上有同等的重要，自應分別而爲透澈的研究耳。

擧例：孟子駁許行並耕之說，即先用演繹推理，後用歸納推理。開端與陳相問難，逐層遞進，令其說出「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一語，於是可得三段論式如次：

大前提　凡有所爲即不可以並耕。

小前提　百工是有所爲。

結論　故百工不可以並耕。

大前提　凡有所爲即不可以並耕。

小前提　治天下是有所爲。

結論　故治天下不可以並耕。

陳相之語，成立一個三段論式，孟子即根據其理而反駁他「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當然無可置喙。以下歷敍古代之聖君賢相，變民如此，是用歸納論證法，成立治天下不可並耕之原理。是論辨文之極好模範。

演繹的三段法　演繹推理，備具三段論式，此爲論理的一定軌範。惟論理有論理之形式，文章有文章之形式，以論理而評文章，則在意思而不在形式。古今中外之文章，於大前提，或小前提，常缺其一者，此形式之缺，而實意不

缺之。譬如有一種原理原法爲人所共知者，則省略大前提，直由小前提而生出結論，此爲文中所常見。又如小前提之事實甚淺者，無須縷述，直由大前提而生出結論，亦爲文中所常見。由是觀之，文之合乎理論，祇要三段之眞意不缺，若形式上缺一前提，讀者可尋其文理而補足之。反之，若文章不能循其文理而補足三段法者，卽謂爲違反論理可也。

缺大前提之例：孟子謂逢蒙殺羿，羿亦有罪。羿何以有罪，幷未將大前提說出，祇引子濯孺子侵衞一事便了。

若推其原意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取友不端以至殺其身者，己亦有罪。

小前提　羿取友不端以至殺其身。

結論　故羿己亦有罪。

缺小前提之例：孟子景春以公孫衍，張儀爲大丈夫。孟子明斥其不得爲大丈夫，而嘲其爲妾婦之道，篇中缺小前提，茲取其意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阿諛人主者，是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小前提　公孫衍張儀阿諛人主。

結論　故公孫衍，張儀是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大前提　凡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者，即不得爲大丈夫。

小前提　公孫衍，張儀以順爲正，行妾婦之道。

結論　故公孫衍，張儀不得爲大丈夫。

演繹的連鎖法　由多數推測式結合而成之論證，稱爲連鎖式，其推理有如鎖之連環而下也。其形式之長短，無一定之限制，祇要思想之眞能聯屬耳。此種連鎖式，以最初前提之主詞爲結論之主詞，以最近前提之賓詞爲其次位前提之主詞者也。舉例如次：

例一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故惟天下至誠，可以與天地參。

例二　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

二　能破

論辨文之二主幹：一曰能立，二曰能破。上文所述各種推理，是從建設方面着手，使正面所主張得以成立，故曰能立。惟論辨之法，須攻守兼施，一面從事建設，一面又須破壞敵方之論證。故凡有一論辨題目，論辨者對於正反兩面的一切理由，俱要先明瞭於胸中，然後能攻擊敵方之非，而證明正面之是。此種能破之方法，在正面固可用以攻擊反面，而在反面亦可用以攻擊正面。其方法大別有三：（一）分層駁詰，（二）利用反證，（三）查勘謬誤。

（一）分層駁詰　分層駁詰者，依題目之性質，限制解決之方法，祇有兩途，毫無躲閃之餘地；或於數種解決方法之中，祇有其一爲是。由此分層駁詰以逼令對方不能不承認也。各法分列如次：

（甲）矛盾法　有一問題於此，其解決之法，非此即彼，二者之中，祇有其一可爲是，而其一是則其他必非，絕無二者俱是之理，此之謂矛盾法。

例一：「矛盾」之詞，見於韓非子，茲錄原文如次：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能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

例二：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往救之，不及，既而又請以徇，是自相矛盾也。文見韓非子。

例三：唐徐元慶手刃父讐，時諫官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夫有罪而後誅，有功而後旌，誅與旌未能並行也。既誅而又旌之，非矛盾而何。柳子厚論之。

(乙)左右逼攻法　一問題之解決，祇有兩途，任取一途，都無是處，對方橫豎說來，俱歸失敗，此之謂左右逼攻法，或曰進退失據法。

例一：秦宣太后欲以魏子爲殉，庸芮諫止之，以爲死者無知，則不必殉；死者有知，則不可殉。不論有知無知，殉葬皆不可行，是左右逼攻法。文見戰國策。

例二：齊桓公以爲「勞以索人，佚於使人，得仲父後，何爲不易。」韓非子以爲管仲既非周公旦，則管仲或爲大賢，或爲不肖，俱足爲桓公危，亦是左右逼攻法。文見韓非子。

例三：周成王桐葉封弟一事，柳子厚以爲王弟當封，周公不應待戲而後成之；王弟不當封，周公不應以戲而

遂上之過。此亦左右逼攻之一例。—

用左右逼攻法，須守下列兩條件：

(1)任擇祇有兩途，別無第三途可擇。

(2)兩途俱於對方不利，令其進退失據。

違反上項條件時，則左右逼攻法常爲敵方所破。

例一：陳臻問孟子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以爲孟子於此二者，必居其一。孰知尚有「皆是」之第三途，故其說立破。

例二：昔林肯與杜格拉斯對辯。林肯曰：「美國獨立宣言所謂人民，是指全民一切人民，白種與黑種俱包括在內。」杜格拉斯曰：「宣言所指的祇是白種人。若幷指黑種人爲美國人民，則白種人不應禁與黑種人聯婚。今既禁白黑聯婚，可見黑種人幷不在美國人民之範圍。」林肯曰：「汝以爲若認黑人爲美國人，白人便應與黑人聯婚，此說殊無根據。我承認黑人爲美國人，同時又不與彼族聯婚，有何不可？」案杜格拉斯始用左右逼攻法，以爲選擇祇有二途：一是不認黑人爲美國人；一是既認爲美國人，便應聯婚。孰知林肯尚有第三途可擇，所以杜格拉斯說卒歸失敗。

左右逼攻法之妄用　論辯之術，賢者得之，則可以明眞理而闢邪說；小人得之，則可以淆亂黑白，顛倒是非，害

僞而辨，行僻而堅，是一國之蕩民也。陳賈逢君之惡，乃掇拾周公故事，曲爲辨說，以難孟子，其鋒亦似銳不可當。詎知周公處兄弟之間，豈能逆詐而億不信，乎情衡論，自足觀過知仁。陳賈之說，徒爲飾非巧辨而已。

(丙)去非存是法　去非存是法者，一問題之解決法，有若干種，即將若干種盡數羅列，其中祇有一種爲是，論辨人將其他各種，逐一證明其非，而存留是之一種，因而進行論證此一種之爲是。（有時排去衆非，而一是自見，則無須再證明。）

舉例　赫胥黎天演論第一篇說天然界的歷史，祇有三種臆說（Theory），內一種爲天演，赫胥黎將其他二說，逐一駁去，餘一種天演，乃爲建設的證明。凡研究學術之書，先消極的破壞他說，後積極的建設己說，大都如此。

(二)利用反證　利用反證者，即將對方所持之論證，用正當的推理，從而反證之，而得比較有力的決論也。

例一：左右逼攻法，對方常陷於進退兩難，而無辭可辨。但有時可反其說而得較強之斷定。昔雅典有一婦人誡其子曰：「汝其毋與公事矣；汝若直言，則衆惡汝；汝不直言，則神惡汝。」亞理士多德從而更之曰：「汝可出而與公事矣；汝若直言，則神愛汝；汝不直言則衆愛汝。」

例二：齊田氏以爲天生魚鳥，供人之用。鮑氏子駁以天地萬物無貴賤，非相爲而生。若天爲人生魚鳥，豈亦爲蚊蚋生人乎。此即利用對方之論據而反證之者也。說見列子說符篇。

(三)查勘繆誤　凡論證中實質有錯或推理不合論辨術上所謂之繆誤此二種繆誤，在正反兩方面，俱有查勘之必要。正面之須查勘者，因一篇辨辭，苟有一處錯誤，則全部爲之失色；故須小心推勘，使其無懈可擊，然後可免對方之藉口。反面之須查勘者，正面之主張，爲我所反對，若尋出其繆誤之點，則可根據以爲反駁之資。所以查勘繆誤之功夫，在論辨中爲極重要之事也。

論證之繆誤，有故意彌縫者，有無心玩忽者。然屬於無心玩忽者爲最多；故發見繆誤時，祇宜據實或據理駁詰，不可輒謂人之行詐也。繆誤之端，雖可分類研究，惟實際上可入此類者，亦可入於彼類，因其所犯規律，或不止一端之故。茲但就推理之形式，而分繆誤之種類，以爲查勘繆誤之一助焉。

(甲)歸納推理之繆誤　完全歸納推理中，如推勘其有無繆誤，須先查其結論是否限於所根據的若干實例，再查其所舉實例是否準確，如結論所包舉的範圍，軼出所根據的證例之外；或所根據的實例未爲準確，則可指其爲繆誤。

(1)歸納所根據的實例是否充分　凡辨辭中所根據的實例，若果一一列舉，則審查自極容易：惟不完全歸納的辨辭，往往有「其例甚多，不勝枚舉」等語，而弱點即伏於其間。對方如認爲證例不足，便可追問其尚有何種實例，要求其充分的援引。如不能充分的援引，則所根據的實例不足，而結論有陷於或然性之病，可斷其不能成立。

(2)結論所概括的事物是否性質相同　凡結論所概括的事物，必須性質相同。譬如參觀各大學，而曰文學

系必有國文科，此是共同性質，自屬無妄。但見某大學有俄文學系，而曰大學俱有俄文學系，明夫人皆知其妄，以俄文學系未爲各大學之公同性質也。故查勘時若發覺結論所概括的事物，其性質有非共同之點，卽可指其爲謬誤。

(3)結論所根據的實例是否公平　凡選擇實例，須有不偏不倚之態度，若祇自便私圖，不審材料之是否公平，取快一時之議論，則偏私之心勝，而眞理不明矣。所謂公平之實例者，謂可本此實例，以推及其同類之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差。譬如在一小小市鎭，而偏徵引各大城市之制度，以爲市政之標準，而未計此標準或爲此小市鎭所難行，則雖繁徵博引，其實例究未得公平；反之若在大城市而引小市鎭爲例，其不公平亦然。所以證例之道，必其公且平者，方足以代表同類，足以代表同類，然後可以已知之少數，而推斷未知之多數也。查勘實例時若發見不公平之點，卽可指其爲謬誤。

(4)結論所概括的有無例外　一人之智識經驗有限，所下斷語，常恐有疏略之處。用不完全歸納推理，尤不可輕於概括，必須尋不出例外，然後概括乃得眞確。若尋出有一例外：則結論之力量已弱，尋出多數例外，則結論且根本推翻矣。故查勘結論，若所概括的竟有例外，卽可指其爲謬誤。

(5)結論是否合情理　凡論證須合乎人情，而適於自然之理，若拂乎情理，則不必別尋正謬方法，卽以其不合情理，便可指其爲謬誤。

(乙)因果推理之謬誤

(1)由果推因之繆誤　前在由果推因的論證中，已列舉數條規則，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卽屬繆誤。由果推因之繆誤，尙有數種，爲最普通易犯者，茲討論之如次：

(子)誤認偶然湊合的事實爲前因　世人於因果之律，不深加研究，或出於迷信之見，或由於意氣之偏，動以先發的事爲因，後發的事爲果；其實不過偶然湊合，并無聯絡之關係。在缺乏常識者無論矣，而現今政客，或故爲附會，以肆其縱橫捭闔之術。往者美國當選舉之際，一時政黨人員，例爲演說競爭；必曰自吾黨執政，某某事業，從此興盛；否則曰自某黨執政，某某事業，從此衰落。夷考其實，則某某事業之興衰，不過適逢其會，爲功爲罪，實與執政無關，黨員強爲牽合，飾辭動聽而已。

(丑)誤認後果爲前因　有一種事實，爲某原因所生之果，而世人常誤以此事實爲原因，由之而產生某果。例如社會進化原則，因爲人類要求生存，才發生階級戰爭；而馬克思則認階級戰爭，爲社會進化的原因，此便是倒果爲因。談世務者，每易犯此繆誤。

(寅)誤認不充分的原因爲充分的原因　社會的事實現象，不必僅由一原因而生；有集合數原因而生一果者，有一果復藉別種原因之力而產生新果者。因果相乘，紛紜雜糅，尋繹端緒，其事至難。而世人論事，往往執一而廢百，其去事實正遠。例如馬克思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從工人勞動中剝奪得來。」以一切生產之功，完全歸於工人之勞動，而不計社會上各種有用分子之勞動，是認不充分的原因，爲充分的原因也。凡論事不總挈其主因，徒

摭拾不充分的原因，以爲此事實現象之母，其謬誤雖與前項「偶然湊合的」有別，而罣一漏萬，其結論之不能成立一也。

（2）由因推果的謬誤　前在由因推果的論證中，已列舉數條規則，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即可指其爲謬誤。由因推果，是由現在以測未來，更有「知難」之感。夫自然界中有一定因果律者，其推測自極容易，惟社會變化之象，雖哲人有難以前知，故世界學者之臆說，無慮千百，而應驗者不能什一焉。其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亦不過可能性之程度較高耳。昔者馬爾賽斯學說盛行，法人竟深信不疑，實行人口之自殺，其結果至令國民之生產率，遠不及歐洲各國，馬爾賽斯之說未應，而種族先已受其弊，今乃改行獎勵人口之政策矣。由是言之，未來之事，蓋不容輕下斷語也。前項由果推因之謬誤，在由因推果中，亦常發見，可以參互考證之。

（丙）比類推理之謬誤　比類推理之規則，前已列舉之，如有違反此規則者，即可指其爲謬誤。查勘比類推理之處，實本無極良之法則，而此種推理，比較上更易包藏謬誤，惟精於論理，且於比類的事實或事理，有深切的研究者，方能糾正之耳。昔日一班政客，見美國之富強，由於聯邦，由各邦自定憲法，分邦自治，便以爲我國應采美之制度，變爲聯省；各省自定憲法，分省自治，省憲實行以後，再行聯合成立國憲。殊不知美國當獨立時，十三州原是分裂而不相統屬的，所以要聯合起來。我國則自古以來，本是統一的，今以步美之後塵，強欲以統一之局而行分裂，是比類推理之大謬者也。

（丁）演繹推理之謬誤　演繹推理若不依論理學的法則，其謬誤自不待言，惟尙有應行討論之處，特爲簡單條舉之如次：

（1）證例實質之謬誤　凡論辨之文字，若是合於論理者，必可循其文理而造成三段式，前已言之矣。設如有某機關委某甲辦某事，其原因則以某甲精於算學，度其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以此作成三段式如次：

大前提　凡精於算學之人，其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

小前提　某甲是精於算學之人。

結論　故某甲辦事必細密而有條理。

此三段式，就論理之形式言，未嘗有誤，而實質則不必無誤，試查勘大前提，其斷語未盡可靠，常有精於算學，而辦事粗疏者，故其原則不能成立。且如大前提可以成立，而小前提是否確鑿，尙待考查；若某甲並非精於算學，則其結論亦根本推翻。故演繹推測式，雖合於論理的軌範，而大小兩前提之實質，有一爲虛僞者，便可指其爲謬誤

（2）論理的謬誤　論理的謬誤者，乃推理方法的謬誤，即令實質不誤，而形式有誤，則其論證亦不能成立。查勘推測式有無謬誤，祇據論理學的規則便知之。例如（一）四名詞的謬誤，（二）中名詞不周衍的謬誤，（三）大名詞不當周衍的謬誤，（四）小名詞不當周衍的謬誤，（五）否定二前提的謬誤，（六）特稱二前提的謬誤。凡諸演繹推理的謬誤，具見各論理學專書，此處不必縷述。

實例之部

續曆類

孟子傳

一　孟子傳　司馬遷——節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退……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衞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二　孟子傳　薛應旂——四書人物考卷十七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仉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

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

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袒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孟子道旣通，値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旣而去梁，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

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詒來世。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騶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騶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騶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三 孟子補傳 陳士元——孟子雜記卷一

元按司馬遷史記孟子傳述孟子僅十數語，即以騶衍之術贊之，且稱衍爲諸侯所尊，而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

昔者以予觀夫；其意蓋有感於士之遇合與否，然而知孟子淺矣。以故述孟子事甚疏略不備。近時薛應旂四書人物考有孟子傳，大率采摭他書以成，而七篇爲學者所誦習，不復引及，似非孟子全傳。元不揣檮昧，輯七篇中所載出處，著爲傳，以補馬遷之闕。……

孟子名軻，字子車，鄒人也。其先，魯桓公子慶父稱孟孫氏。孟孫激公宜，不知去慶父幾世矣；是爲孟子父。孟子生三歲而父卒，母仉氏，或云魏公子仉旁女也，有賢德。孟子幼，母挾以居；始舍近墓，後徙舍市，又徙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遂定居焉。世稱三徙之教云。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輟然中止；母方織，引刀斷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悅，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思謂子上曰，「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稀有也。」

孟子學於子思，道既通，待時而出，不肯枉道求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惠王卑詞厚幣（史記「卑詞」通鑑作「卑禮」。）以聘賢士；孟子應聘至魏，見惠王，告以仁義王道，施仁政，與民偕樂之說，而惠王不能用。惠王好戰，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又驅所愛子弟以殉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以爲恥，欲一逞以快其忿，故以孟子迂遠而闊於事情，大不合。是時，魏人公孫衍張儀，俱有寵於秦，名震諸侯。景春曰，「儀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是惡得爲大丈夫乎？」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孟子告其略。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北宮錡，衛人；白圭，周人；皆在魏。）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壑，子以鄰國爲壑，仁人之所

惡也。」

孟子道不行，欲去魏不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乃歸鄒，不見諸侯者蓋數年。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公孫丑問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顯王三十七年，齊威王薨，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聚稷下者七十六人，皆列上大夫，開第康莊之衢以尊寵之。四十三年，孟子始至。齊宣王素聞孟子名，使人瞷孟子果有以異於人否？儲子以告。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已而宣王以孟子爲上大夫。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又問，「動心否乎？」孟子曰，「否。」孟子數數見宣王，有雪宮之對，明堂之對，大囿小囿之對，今樂古樂之對，仁智交鄰之對，世臣親臣之對，湯武放伐之對，舊君有服之對，貴戚異姓卿之對，廣譬巽誘，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而宣王忍於短喪，急於聞桓文之事，其所嬖信又皆王驩淳于髡之徒。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一暴十寒，吾於⊖有萌焉何哉？」孟子弔於滕，弔於公行子，皆不與驩言；而髡則負滑稽之口，不識君子之所爲，或肆意譏刺孟子。孟子居齊年餘，無人乎宣王之側，乃擁楹而歎曰，「道不行矣！」母且老，欲奉母以歸。亡何，母遽卒，使充虞敦匠事，自齊葬母於魯。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不果。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伐齊，孟子斥其殃民。初，孟子以齊卿之晉，得厚葬其母，乃反於齊，止於

嬴，有答充虞請問語。

曰於，孟子作如。

顯王末年，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不得之鄒見孟子，乃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有公孫丑浩生不害問答語。鄒與魯鬨：鄒穆公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如之何？」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欲見鄒君，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周愼靚王元年，魏惠王薨，襄王立；明年，孟子欲適魏，乃過任見季子，自任之魏，見襄王。襄王殊無人君之度，孟子出而鄙之，遂去魏，復適齊，處於平陸。齊相儲子不之平陸見孟子，徒以幣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大夫孔距心聞孟子芻牧之詰，自知其罪；孟子至齊，爲宣王誦之，王曰，寡人之罪也。蚳鼃爲士師，孟子勉其盡職。齊饑，孟子請發棠。通國稱匡章不孝，孟子獨與之游，又禮貌之。陳仲子有廉士之稱；孟子曰，「仲子惡能廉！」盆成括小有才，孟子曰，「是以殺其軀，」後果見殺。其好惡必察者哉！昔儲子施幣交之禮，孟子久不報，屋廬子問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宣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託疾不造朝，有出弔東郭氏，宿景丑氏語。宣王餽兼金一百鎰，孟子不受。其行止交際不苟也若是。孟子自范之齊，見宣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愼靚王六年，宣王在崇，孟子見之，退有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沈同私問伐燕，孟子未嘗勸之

伐也。周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勝之，旣乃取之。諸侯謀救燕，孟子請置燕君，而宣王不聽。燕人畔，宣王乃慚，陳賈爲之解

孟子致爲臣而歸；宦王就見孟子，問可以繼此得見乎？孟子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宣王又謂時子曰，「我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時子因陳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屈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孟子去齊，居休，謂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去休，宿於晝，有爲宣王留行者，坐而言，孟子不應，隱几而臥，三宿於晝，而宣王不能追，遂浩然有歸志。尹士語人譏孟

子。孟子謂高子曰，「夫尹士豈知予哉！」又謂充虞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哉！」

赧王二年，孟子適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彭更以爲泰，孟子曉之。孟子遇宋牼於石丘，勸以

仁義說秦楚之王。宋王偃欲興霸業。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

王政云爾！苟行王政，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

復見孟子。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孟子居宋，與宋句踐戴不勝戴盈之及墨者夷之，有問答語。宋君見孟子，將有

遠行，餽金七十鎰，孟子受之。自宋之薛，有欲害孟子者，孟子有戒心，薛君餽金五十鎰，孟子受之。陳臻問曰，「前日在

齊不受，今日在宋薛受，夫子必有一非矣。」孟子曰，「皆是也。」

孟子歸鄒。滕定公薨，文公立，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然後行事。逾年，孟子自鄒之滕，館於上宮。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滕閒於齊楚，文公竭力事之，而不得免。齊人將築薛，文公甚恐。孟子曰，「彊爲善而已矣！」滕更在門，有所挾，孟子不答也。關許行陳相並耕而食之非；答公孫丑君子不耕而食之問。已乃自滕歸鄒，將終老焉。

時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孔子之道不著，孟子距楊墨，放淫辭。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孟子曰，「予不得已也。」乃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娶田氏，生子睪，字仲子，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引其語云。

元曰，余讀孟子書，服膺養氣養性之旨，淵乎約哉，非亞聖孰能與於斯乎？七國時亂極矣！齊梁之君，能用其言，則經正庶民興，王業蓮之掌上，七篇可無作。子思子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子思爲宋大夫樂朔所圍。）乃作中庸。」於乎！七篇之作，不得已也，與中庸匹矣。

封建論

一　封建論　柳宗元——注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三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

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濩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尙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二　論秦廢封建　蘇軾——東坡志林卷五

秦初幷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供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幷，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彊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幷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

者，而舉上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三　續柳子厚封建論　龍啟瑞——經德堂文集卷一

柳子之爲封建論，其辭甚雄偉矣。所言罷侯置守之利，雖百世之聖人莫能易也。惜其謂封建非聖人之意，而自里胥積而至於天子，以是爲生人之初。凡此皆務快其辭說而不軌於理道者也。請以鴻荒之事明之。

開闢之初，其生人男女而已！因男女而後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有兄弟而後有君臣；其類日

繁，則其地日廣，一人不能獨理，則分其父子兄弟以治之。父子兄弟又各分其父子兄弟焉，於是有百戶之鄉，有千室之邑，有萬家之國。是故有天子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鄉閭之老。自天子以至鄉閭之老，大較皆始於一而推於萬，立乎其尊而卑者從而聽命焉。非如柳子之說，一任夫人之自爲，而聖人初無意於其間也。古聖人之爲天下慮至深遠矣！制其田里樹畜也，而置之長；布其禮樂政教也，而立之君；分之茅土以報其功，錫之冕服以彰其德。其不率者，則有削地黜爵之制；甚不率者，則六師致討以移之，無所慮於列侯驕盈黷貨事戎也。柳子所論，徒見夫衰周之時，天下無王者之所爲耳。夫使天下果無王，即郡邑牧守愈爲患矣；而何私其土子其人之爲慮耶？

柳子又曰：「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則拜之，覩汲黯之簡靖則委之；若改爲封建，則其猜不可得施，其化不可得行。」此疑不知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之制也。且古者士不得志於其國，則可以載贄而出疆，蓋其愛天下之人才愈深，而其用人才之途愈廣矣。如漢之時則徐孺子郭林宗之儔，苟不得仕，則伏蓬蒿終老耳！此豈可謂封建之失乎？

然則柳子之說非耶？曰：柳子所論三代以後則是也，其論三代以前則非也。天下之物，極必反，而其數以窮而後通。彼三代諸侯，其享國卜世，蓋有視夏殷周爲久長者。即以周之七雄論之，齊楚燕受封八百年，魏韓趙自其初爲大夫時約二百餘年，其取多用宏，驕盈矜夸，固已爲陰陽之所忌，而又吞滅弱小以自長雄；譬彼鷙蟲猛獸初食人之肉，

久亦將爲人所食者也。天故假手於秦以斃之。遠秦滅六國，而三代之有功德者無一存焉。斯卽湯武復生，亦斷不能復建邦設都之制也。其繼秦而帝者亦然。苟或不然，則吳楚七國之亂起矣。要其意與法俱失者半：子弟多而功臣少也；提封太廣而末大不掉也。

然則如周之建國其可乎？曰，烏乎可！周之初，人未知有戰爭吞滅之事。漢則去戰國未遠，而劉項之爭如昨日焉。人人有匹夫崛起之心，而思得尺寸爲[illegible]遑之計；兼又地大物衆，天子之巡守有不能周，諸侯述職於方岳者或經數月不得達稍離遠其畺域，則眈眈者伺其後矣。故秦廢封建不可復也。此非秦人之罪，而封建之流極其必至於是而不可挽也。吾請得而更柳子之言曰，封建非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意也。繼乎秦，雖聖人亦不能爲封建；廢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或又曰：漢之封建，郡國居半，其王侯則置傳相以監臨之，使不得有於其國，如此則並行不悖矣。然而亂之所始必由封建，或牽率其郡邑傳相以從之，又安見爲得耶？

古之政，有名雖甚美，而必不可行於今者，孰若井田封建。井田一廢，則均天下之端不可復；封建一廢，則公天下之端不可復。先王之制，有以盡天下之大利，而不能不俟後人之與時爲變通也。世雖治，行井田未有不亂；世雖安，行封建未有不危：非井田封建之禍天下也，泥乎法而失其意者之爲之也。苟能親親而賢賢，貴德而尙功，則雖阡陌守宰之法，因而致唐虞三代之盛不難也。余故節柳子之說而申論之，亦無取其苟同焉。

朋黨論

一　朋黨論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十七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

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二 續朋黨論 蘇軾——錄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一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兆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僥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殊，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

之獄，唐白馬之禍，忠臣義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蓋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

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貰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謹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三　續續朋黨論　魏禧——魏叔子文鈔卷一

歐陽文忠作朋黨論，辨君子小人之分，所以告其君；蘇文忠作續朋黨論，教君子去小人之術，所以告其臣。傳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君子自謂黨而欲除小人之黨，欲其君不以黨人目之，得乎？世愈變，君子愈下，學術不明，毒壞天下之人心，而其禍歸于君父也。余評次二篇已，爲太息流涕，作續續朋黨論。

君子曰朋，小人曰黨。小人以勢利相比，有黨而無朋；君子以道義相輔，有朋而無黨。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書曰：「無黨無偏。」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嗚呼！是可以爲君子矣！

朝廷有黨，則國將亡，漢唐宋是已。吾以爲三季之君子，漢唐除宦官不勝，宋以新法取惡小人，其謀迂疏，或失之過與不及；然莫不有皭然不滓之行，生不愧于君，死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雖殺身亡國，其志爲可悲也。近世則不然，所號爲君子者，其始類能廉潔勁直，嶄嶄然取大名于天下，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及其名日盛而權日歸，則異己者去之惟恐不亟，欲去異己必先植同己，門生故吏薦引稱譽之方不遺餘力，使布列于朝廷；于是同己者衆，而其去異己也愈力矣。從吾黨者，雖其人有可斥可殺之罪，則必率衆而援之曰：「是正類也，其罪可原也。」不從吾黨者，其人雖有可用之才，可賞之功，則必排抑之曰：「是邪類也，不可令其得志。」又或其父兄舉主，偶出于吾之所忌，必且窮究其源流，絕之于吾黨而後已。而一介之士，下僚之吏，其才氣足以犯難扞衆，而其身兩無所屬者，則必折節羅

致之，時其緩急而謀其榮辱，誘以功名之途，教之自固之術；及其得志，則甘爲死黨而不辭。羽翼蟠固之勢成，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其下。又其甚者，陽爲名高，而卽以名高收厚利，近謀身家，遠慮子孫，蓄嗇較其爭名趨利專權怙黨之私心，與彼所謂小人而急欲去之者，求其毫髮之異不可得；猶詡詡然號于人曰：「吾君子之黨也，」則日取小人而掊擊之。彼小人者，獨肯甘心乎？是以上不足取信于君，下不足服天下之公論，而正直仁恕之士，則不屑身與于其間：此其人雖扞小人之禍，激世主之怒，以至于死；嗚呼！吾不知其何以爲死也。

是故由歐陽子之論，可使人君不以君子之黨爲疑，而君子或借其說以助標榜之私；由蘇子之論，可使君子善于去小人之黨，而不能使君子服小人之心，以取信于其君。唐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吾以爲去小人之黨易，使君子自去其黨難。夫君子者，必使其身毋近于黨人之所爲，則幾矣。

四　朋黨論　鄭獻甫——補學齋文集卷一

論朋黨者，有宋之歐陽氏蘇氏，其言切矣；至國初之侯氏魏氏，其言益詳矣！而顧有所未盡。何者？朋黨之地二：曰朝廷，曰草野。朋黨之類二：曰君子，曰小人。在上者或正人攻邪人，或邪人攻正人，未嘗自相攻也；在下者或正學攻異學，或異學攻正學，亦未嘗自相攻也。東漢之黨錮，北宋之新法，南宋之僞學，明季之東林，雖有是有非，有禍有福，而大旨皆不外是。所不可解者，蜀洛之爭以君子攻君子而目爲邪人，朱陸之辨亦君子攻君子而目爲異學。人主惡於上，

士習眩於下，致狡者得以出入其間而陰相敗，故君子常負，小人常勝；其弊至於舉世自相水火，而倡首者固不知也，

夫賢者之去姦，譬主人之攻盜；必同心協力，秣馬厲兵，討叛舍服而後事可集，卽其勢互有勝敗，而有司明其主客，亦不難張聲勢而助之攻。今有人，大盜至門，主人不問，方且父子責善，兄弟鬩牆，妻妾交謫，相與刺刺不休，有不爲盜所笑而反爲盜所乘乎？夫唐虞之於四凶，春秋之於三叛，誅之而已矣！孟子之於楊墨，韓子之於佛老，闢之而已矣！此如王者興師，有征無戰，不聞互相攻也。惟力相敵，勢相均，而名又相凋，於是乎攘臂而爭，交口而罵。故以君子之黨而攻小人之黨，體已卑而身已危矣。柰之何於吾黨中而亦爲是也！愚以爲國家之事如作室然，或攻金，或攻木，或攻石，皆期其成而已。聖賢之學如行路然，或以舟，或以車，或以馬，皆期其至而已。有賤丈夫焉，擅一長之技，勒一塗之歸，必強金以爲木，廢車而用舟，則必不濟於成，不見其至，而徒爲是嘵嘵，不亦惑乎？

雖然，此猶前世之弊，非今日之弊也。乃吾觀明代三百年以來，如涇陽之聲氣，陽明之學問，爲後世所指目者亦無幾人，而公卿以科目自爲黨，秀才以文字自爲黨，而昔之朋黨變爲門戶，馴至國已亡，身亦滅，而局尚未破也，嗚呼！一古文也，而震川與弇州分黨；一詩也，而歷下與竟陵分黨；一時藝也，而雲間又與江右分黨；所爭愈細，爲害愈深，卒之於事功學術皆無與也。然則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將何時而睹其盛哉？此所以繼前人而竊有論也。

駁難類

難神滅論　蕭琛——弘明集卷九

內兄范子縝著神滅論以明無佛，自謂辯摧衆口，日服千人，予意猶有惑焉。聊欲薄其稽疑，詢其未悟。論至今所持者形神，所訟者精理。若乃春秋孝享爲之宗廟，則以爲聖人神道設教，立禮防愚；杜伯關弓，伯有被介，復謂天地之間自有怪物，非人死爲鬼：如此便不得詰以詩書，校以往事，唯可於形神之中，辨其離合。脫形神一體，存滅罔異，則范子奮揚蹈厲，金湯邈然；如靈質分途，興毀區別，則予剋敵得儁，能事畢矣。又予雖明有佛，而體佛不與俗同。爾聊陳本意，係之論左焉：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即形，形即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辨而無徵，有乖篇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遊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

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閡之質，居室是蔽塞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為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為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寐，身似僵木，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均，則是表裏俱劬，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思想！此即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疑凡所夢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或先覺未兆，或假借象類，或即事所無，或乍驗乍否，此皆神化茫渺，幽明不測，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遊，必宜求諸形內；恐魂爾潛靈，外絕覲覿，雖復扶以六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鍔，化成鈍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即是神亡而形在。何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既不俱滅，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刃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其一，人有其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在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

木之知？』」

「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㊀有知之形。』」

㊀原「無」下衍「有」字，今據梁書范縝傳删。

「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知之質也。』」

「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有如木之質，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者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

「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因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

「問曰：『榮體變爲枯體，枯體卽是榮體。如絲體變爲縷體，縷體卽是絲體。有何咎焉？』答曰：『若枯卽是榮，

榮即是枯，則應榮時彫零，枯時結實，又榮木不應變爲枯木，以榮即是枯，故枯㊀無所復變也。又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同時，不得爲喩。㊁」」

㊀「皆」，梁書范縝傳作「別」。 ㊁梁書無「故枯」二字，疑「枯」字衍。 ㊂梁書作「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欻有漸，物之理也。』」

難曰：論云，「人之質有知也，木之質無知也，」豈不以人識涼燠，知痛癢，養之則生，傷之則死邪？夫木亦然矣！當春則榮，在秋則悴，樹之必生，拔之必死，何謂無知？今人之質猶如木也，神留則形立，神去則形廢。立也即是榮木，廢也即是枯木，子何以辨此非神知，而謂質有知乎？凡萬有皆以神知，無以質知者也。但草木蜫蟲之性，裁覺榮悴生死，生民之識則通安危利害。何謂非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邪？此則形神有二居可別也。但木稟陰陽之偏氣，人含一靈之精照，其識或同，其神則異矣。骨骼形骸之論，死生授受之說，義既前定，事又不經，安用曲辨哉？

「問曰：『形即神者，手等亦是神邪？』答曰：『皆是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應有二慮；慮既有二，神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總爲一神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㊀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

㊀梁書「也」作「慮」。

「問曰：『心器是五臟之心非邪？』答曰：『是也。』」

「問曰：『五臟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所用不均，何也？』」

「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心病則思乖，是以知心爲慮本。㊀』」

㊀梁書作「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爲慮本。」

「問曰：『何知不寄在眼等分中邪？』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眼何故不寄於耳分？』」

「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遍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

難曰：論云，「形神不殊，手等皆是神分，」此則神以形爲體，體全卽神全，體傷卽神缺矣。神者何？識慮也。今人或斷手足，殘肌膚，而智思不亂，猶孫臏刖趾，兵略愈明；盧浮㊀解腕，儒道方謐。此神與形離，形傷神不害之切證也。但神任智以役物，託器以通照；視聽香味各有所憑，而思識歸乎心器。譬如人之有宅，東閣延賓，南軒引景，北牖招風，西檣

映月，主人端居中智以收四事之用爲。若如來論，口鼻耳目各有神分，一目病即視神毀，二目應俱盲矣；一耳疾即聽神傷，兩耳俱應聾矣。今則不然：是知神以爲器，非以爲體也。又云：心爲慮本，慮不可寄之他分。若在於口眼耳鼻，斯論然也；若在於他心，則不然矣。耳鼻雖共此體，不可以相雜，以其所司不同，器用各異也。他心雖在彼形，而可得相涉，以其神理均妙，識慮齊功也。故書稱「啓爾心，沃朕心，」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齊桓師管仲之謀，漢祖用張良之策，是皆本之於我形，寄之於他分。何云張甲之情不可託王乙之軀，李丙之性勿得寄趙丁之體乎？

㊀「慮」原作「膚」，今據晉書改。

「問曰：『聖人之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照，穢者不能照。能照之精金，寧有不照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彩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此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並列；伯約之膽，其大如拳：此心器之殊也。是以知聖人定㊀分，每絕常品；㊁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

㊀「定」原作「區」，今據梁書改。㊁梁書「品」作「區」。

「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虞帝，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鶋㊀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也。』」

㊀「鶋，」梁書作「雞。」

「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丘旦㊀殊姿，湯文㊁異狀，神不係㊂色，於此益明。』答曰：『聖與聖同，同於聖器，而器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楚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㊃俱致千里。』」

㊀㊁「丘旦」原作「立旦」，「湯文」原作「陽文」，據梁書改。㊂梁書「係」作「侔」。㊃梁書作「驊騮騄驥」。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從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强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難曰：論云，「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今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帝舜，即是凡人之神，託聖人之體也。珉玉鵾鳳，不得爲喻。今珉自名珉，玉實名玉，鵾號鶢鶋，鳳曰神鳳，名既殊稱，貌亦爽實。今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非有珉玉二名，唯覩重瞳相類。又有女媧蛇軀，皐陶馬口，非直聖神入於凡器，遂乃託于蟲畜之體！此形神殊別，明暗不同，茲益昭顯也。若形神爲一，理絕前因者，則聖應誕聖，賢必產賢，勇怯愚智，悉類其本；既形

神之所陶甄，一氣之所孕育，不得有堯舜朱商，愚頑舜聖矣。論又云：「聖同聖器而器不必同，猶馬殊毛而齊逸，」今毛復是逸器邪？馬有同毛色而異駑駿者，如此則毛非逸相，由體無聖器矣。人形骸無凡聖之別，而有貞脆之異，故遐靈栖於遠質，促神寓乎近體，唯斯而已耳。向所云聖人之體，指直語丘舜之形，不言器有聖智，非矛盾之說，勿近於此惑也。

「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趣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邪？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懷㊀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不關㊁周給，立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至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游，貨殫於土木。所以姦宄弗勝，㊂頌聲尙擁，㊃惟此之故也。其流莫已，其病無垠。若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以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爲己，可以爲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㊀「懷」梁書作「懽」。　㊁梁書「不關」作「關於」。　㊂「弗」原作「佛」，據梁書改。　㊃「擁」原作「權」，據梁書改。

難曰：佛之有無，寄於神理存滅，既有往論，且欲略言。今指辨其損，語其利害，以判夫子過正之談。子云釋氏蠹

俗傳化，費貨損役，此惑者爲之，非佛之尤也。佛之立教，本以好生惡殺，修善務施；好生非止欲繁育鳥獸，以人靈爲重；惡殺豈可得縱有逋逃，以哀矜斷察；修善不必瞻丈六之形，以忠信爲上；務施不苟使殫財土木，以周給爲美。若悉絕嗣續，則必法種不傳；如並起浮圖，又亦播殖無地。凡人且猶知之；況我慈氏，寧樂爾乎？今守株桑門，迷瞀俗士，見寒者不施之短褐，遇餒者不錫以糠豆，而競聚無識之僧，爭造衆多之佛，親戚棄而弗眄，祭祀廢而弗修，良縉碎於剎上，丹金靡於塔下，而謂爲福田，期以報業；此並體佛未深，解法不妙。雖呼佛爲佛，豈曉歸佛之旨；號僧爲僧，寧達依僧之意！此亦神不降福，予無取焉。夫六家之術，各有流弊：儒失於僻，墨失於蔽，法失於峻，名失於訐，咸由祖述者失其傳，以致泥溺。今子不以僻蔽誅孔墨，峻訐責韓鄧，而獨罪我如來，貶茲正覺，是忿風濤而毀舟楫也。今悖逆之人，無賴之子，上罔君親，下虐儔類，或不忌明憲，而乍懼幽司，憚閻羅之猛，提牛頭之酷，遂悔其穢惡，化而遷善，此佛之益也。又罪福之理，不應殊於世教，背乎人情。若有事君以忠，奉親唯孝，與朋友信，如斯人者，猶以一眚掩德，蔑而棄之，裁犯蟲魚，陷于地獄，斯必不然矣。夫忠莫踰於伊尹，孝莫尙乎曾參，若伊公宰一畜以膳湯，曾子烹隻禽以養點，而皆同趨炎鑊，俱赴鋒樹；是則大功沒於小過，奉上反於惠下。昔彌子矯駕，猶以義弘免戮，嗚呼！曾謂璽匠不如衞君乎！故知此爲忍人之防，而非仁人之誡也。若能鑒彼流宕，豈不在佛。觀此禍福，識悟教誘，思息末以尊本，不拔本以拯末，念忘我以弘法，不後法以利我，則雖曰未佛，吾必謂之佛矣。

郡縣論

一 郡縣論 顧炎武 ——亭林文集卷一

一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

不窮，國爲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二

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

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爲之。

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

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三

何謂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

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關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

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辦，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長以一令而樂。

四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

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

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蕞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

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

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翟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五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

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

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六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費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

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贏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索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

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蓏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

七

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糴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壤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於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八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竊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

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九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仿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

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

或曰：間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晳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二 顧長洲郡縣論書後 錢桂笙

——錢隱叟遺集卷六

一

封建之不可行也，勢使然矣！然則救郡縣之弊，如顧子所言，使縣令得世其官，辟其屬，私其土地人民，寓封建於郡縣，庶天下常治而久安乎？曰：不然。天下之患起於爭，爭必以利。人各私其利，則各思攘利以自肥，於是大侵小，強凌弱，衆暴寡，而戰鬥兼併之禍作。戰鬥兼併之禍作，民糜爛不聊其生，則必亂。夫封建之始，大國不過百里，其次七十，其

次五十，其次且不能五十，土地人民視今縣不過三之一二之一耳！臨以天子之尊，制以方伯連帥之重，有巡狩述職以嚴其考察，有會盟聘享以聯其邦交，有慶讓討伐以為之勸懲予奪，其綱維而約範之者，法亦密矣！宜天下常治而久安矣！而夏之萬國，至殷周僅千數百國焉。周之千七百國，至春秋存百數千國焉。自春秋迄戰國數百年間，民無歲不死於兵，而國之滅者益衆。推而上之，戰鬥兼併之禍，嘗數年數十年而卽一遘，患之亟未有甚於斯者也。今顧子之言，名郡縣而實封建耳。而縣之土地人民，視古侯國又過之，利無大於是者矣；利大則必爭，爭則郡縣之弊未去，而封建之患且復熾。吾懼民愈靡爛而不聊其生也；天下可常治而久安乎哉！

二

太守巡方之設，胡為乎以制縣令也？以制縣令，是卽古方伯連帥之遺意矣。然吾謂方伯連帥猶可制列侯，而太守巡方必不能制列縣。何則？古方伯連帥其國未有不大於列侯者也；國大則其勢強，而列侯有所畏。有不法，一旦奉天子命，率師出討，而軍出於郊，食取諸井，無勞徵調而事集。今土地人民既皆為縣令所私，而太守無有焉，巡方無有焉；是建空名耳。夫以方伯連帥之勢，足以制列侯，及其弊也，猶無以弭戰鬥兼併之禍；而欲以建空名之太守巡方，制大於列侯之縣令，吾決其必無濟也。且今之督撫監司，權倍於顧子所言之太守巡方矣；今之縣令，勢弱於顧子所言之縣令矣！而郡縣之弊，吏之殘害其民，至於斯極，而督撫監司莫之省。則爲知易一法焉，而太守巡方之不職，不猶是

令之督撫監司哉？嗟乎！以督撫監司之所不能治，而責其效於太守巡方，吾益知顧子之策之不可行也。

三

古者王畿千里，大國百里，其次以遞降，此重內輕外操本馭末之勢也；而卒至外重內輕，末大而不掉者，何哉？其始也亦欲以天下之私，成一人之公；其後也天下皆私其私，而一人無所謂公。夫治天下而使天下皆各私其私，一人之勢孤矣。方伯連帥不能制，慶讓討伐之權不能行，一人將奈天下何哉！夫封建之始，列國皆貢賦於天子；天子食於諸侯之國者，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而又國君命卿以為之監；其非命卿者，亦得以其名上之王官。宜天下之土皆王土，天下之臣皆王臣矣；而卒至於外重內輕，末大而不掉。則夫知顧子言，徵其貢賦，覈其丞，錄其簿尉而制之以太守巡方，威之以或辟或流之法者，獨足以化天下之私而成一人之公乎？不能然而又無千里之畿以馮翊左右。是使為天子者，一再傳後，東西二周君之不若，吾必其亡而已矣。

四

所謂封建之患熾，而郡縣之弊不去者，何也？顧子之為斯言，慮守令之不治其土地人民已耳，而不知春秋戰國時，列國之荒蕪其土地，殘虐其人民者，輒視後世守令尤甚。譬諸牧焉，受人之牛羊，雖不善牧，瘠之而已；若己之牛羊

則貪惰者得為之，而饕餮者且屠而食之矣。烏虖！吾方懼饕餮者之食吾民，而顧子乃欲授之柄焉，何弟知屠人之能牧，而不知屠人之善屠也。

五

然則郡縣之弊將遂不可救乎？曰：弊不在郡縣，而在郡縣之非人。且不獨郡縣之非人也！夫督撫監司，郡縣之表率也。督撫不敢私其私，則監司不敢私其私；監司不敢私其私，則守令不敢私其私。是故大法則小廉，形端則影正，即不廉不正，督撫監司可以劾而去之矣。今因督撫監司之不職，遂欲罷之，一委其責於縣令，不幾因噎而廢食乎？天下之患，方在營私而忘公，乃更教之以私，以為吾以是為餌也，人之欲詎有厭乎哉！或曰，治在得人，此固然矣！法豈無可議者與？曰：增祿俸使得養其廉，重事權使得行其志，仿漢時久任之例使得成其功，三者備而嚴之以信賞必誅，以怵其心而作其氣，如是得人以任之，豈惟可以救郡縣之弊！一旦有不虞之變，如劉淵石勒黃巢王仙芝者，亦必有效死勿去之守，合縱締交之拒；非為其私，為天子也，為天子之民也。不然，如顧子言以為五年小康，十年大富，吾恐十數年而戰鬥吞併之禍作矣。天下可嘗治而久安乎哉！

三　駁顧亭林郡縣論　鄭敦曜——亦若是齋隨筆卷六

自秦分天下爲郡縣，至今二千餘年，秦法稍久而弊生。顧氏謂寓封建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又謂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顧郡縣論九則。徐敬齋稱其眞正大文章，足爲體國經野者法。千載其禍天下後世也，竊有所默辨焉。

今按其說，故知縣爲五品官則可；而用千里內習風土之人則不可。夫千里內之人，難免不私其親故；且習風土者比比矣，於三法六計之外，而獨取此，濟才大略，視令太輕。誤一。謂稱職任之終身則可；而子弟繼襲則不可。夫堯舜之子，尙有朱均，子弟果賢，舉而用之可也；不賢而以令爲嘗試，有罪而後加誅流可乎？誤二。郡設太守則可；三年一代則不可。自來循吏，莫盛於漢宋，類皆責成郡守而久任之。顧氏則縣繼襲，郡更代，重令而輕守，誤三。司道悉能則可；而督撫亦能則不可。督撫罷，則軍務無統轄，一旦有變，其何以濟？誤四。至謂東餉不給西兵，南糧不供北驛，烽燧告警，何處轉輸乎？誤五。一切歸其縣用，有餘然後解京，御慶天儲，何由充實乎？誤六。盡一縣之入，何至用之猶不足，尙需他縣之賦稅之，名曰協濟乎？又既東西南北不相通矣，何縣應協濟乎？誤七。且謂親故其處一城之內，雖欲攜之必有所不可；何以春秋時三桓三晉分裂宗室乎？誤八。又謂縣令得私其土地人民，即有不虞，亦必效死勿去；何以春秋時鯨吞蠶食滅國相仍乎？誤九。凡皆誤而又誤，不攻自破者也。總之，顧氏博古仍未免於泥古，知今究不足以宜今，徒擬以家人父子之恆情，而不達乎天下國家之變故。夫郡縣之法，挾制太過固不宜，縱任太過亦滋弊。果若所言，名非封建，實則封建，是縣令一天下之利藪也，利之所在，而復教之以私，天下騷然矣！自古帝王斷未有不以公心服天下，而以私

心待天下者。私則貪而不仁；賦稅增而下民不聊其生矣。私則爭而不和；干戈起而鄰邑不勝其擾矣。私則奸而不忠；國柄竊而君上之威權不能以制其下矣。而猶曰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其誰信之？

然則郡縣之法，將終不可變乎？曰：變其所變，仍歸於無變而已。夫權在下，而上不能以操制者，封建之弊也；權在上，而下不得以自主者，郡縣之弊也。封建之法莫如周，郡縣之法莫如漢，其次莫如宋。行封建則必復井田，行郡縣則必仍分假，兩相雜而去取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封建萬不可復矣，請言郡縣。法有六：一曰重任，二曰專任，三曰擇任，四曰久任，五曰合任，六曰分任。

重任者何？使縣令得行己意也。親民者莫如守，而與民最親者莫如令。唐代守令之權，制於藩鎮，士流多不屑為。宋還京職以鎮撫之，而邑之任始重。明復收郡守之權歸諸撫按司道，而守令又不得伸其權矣。顧氏改知縣為五品官，亦此意也。然猶不足以重令，請自今改縣令為四品，州牧為三品，郡守為二品，首府太守兼理倉糧，首府同知兼理鹽務，其鹽糧兵備道藩臬兩司悉罷，惟各省設一極品大員曰督撫，總理軍餉，凡府州縣人員不得屬；如是則壓伏少，而使節來往之供億不煩，彙且報銷之文書解問之囚犯，驛遞之馬匹種種用費，無不減捐，而縣令之權伸。

專任者何？責郡守以一事權也。漢制，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其時太守得自除吏，一守得人，諸州縣得人矣。故漢循吏傳紀守相甚悉，而令長則缺而不書，以縣多郡少也。今縣令一千三百八十二屬，而郡守祇一百八十七；察令不如察守，執簡以御繁，其法可師也。宋初，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此撤藩鎮之權以歸郡

守，而後循吏蒸蒸，其法亦可師也。請自今凡州牧縣令，悉歸郡守甄別調用，報名於吏部，三載考績，由郡守具奏，一如漢宋法，其督撫翔軍銜者不與。

擇任者何？汰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也。草茅新進，操刀易傷，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則擇吏宜精。才吏，廉吏，德吏，皆良吏也；然才不如廉，廉不如德。才察其廉否，廉察其才否，德則廉才具備矣。請自今，由吏部選翰詹科道內員爲縣令，選九卿內員爲州牧，選京朝二品內員爲郡守。守察牧令，每年終察其能否貪廉具奏。迨考績之年，依司馬溫公法，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年召道巡方左右都御史，察郡守優劣，法亦如之。凡牧令不職，郡守未先奏參者，一體治罪，其稱職者功同。

久任者何？旌君子俾得以盡其職也。唐虞盛治，水火教稼工虞，一官終守，即績用勿成之鯀，亦必歷九年而後黜。否則夫子相魯，子產相鄭，皆先謗而後誦，設去職於謗興之日，雖聖賢亦不能以自白矣。況守令視事日淺，則該地之風土人情，尙難訪察，及粗得其一二，而更代之旨旋聞，官知其將代，已無意於興除；民亦知其將代，而不服其禁令：上下尙不得相親，遑問勸政愛民鋤強獎善諸最績乎！漢法，二千石不數變易，稱職者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六卿缺，以次用之，故漢循吏，古今罕及。請自今，守令初曰試用，三年稱職曰實授，又三年稱職，封父母，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如治行第一，加至極品，或才堪他用，再擇能者調補之，亦必在十年以後。宋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盍做行之！

合任者何？省吏員以增官俸也。今府缺，大者領縣十二三，陝西之西安，領縣多至十有五；小者如安徽之太平，廣東之廣州雷州，江西之瑞州，湖南之沅州諸府，領縣三；甚至如福建之興化，廣東之南雄，甘肅之甘州諸府，領縣二；多寡未免太懸。至知州俱從五品，而直隸州知州，領縣多至四五，屬縣倘多於小府，而品級無別於單州。縣之大者或二百里，小者或五六十里，不均已甚。昔漢光武并省四十餘縣，吏職減省，十置其一；又神爵三年，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以免侵漁，而循吏徧天下。請自今，府之大者仍之，其小者合二三府爲一府，極少必以八縣爲率。縣之小者，合二三縣爲一縣。領縣之州，并數州爲一府，而直隸州知州罷去。以所減郡縣之養廉，分增郡縣之官俸，不費之惠，尤易爲力。

分任者何？設屬員以代繁劇也。漢制，萬石以上爲令，有丞有尉以佐治，又有三老嗇夫游徼相與助其縣邪。請自今，丞爲五品，簿爲六品，巡檢爲七品，由進士舉人貢生內挑選，郡守察之，如察令法。巡檢下，博士典史爲八品，稅課司倉庫大使爲九品，驛丞檢校嗇夫牐官之屬均未入，聽牧令自擇。由郡報名於吏部，視缺之繁簡承設之，冗則裁之。

二千餘年間，惟漢設官尚簡，治尚久任，少伺察，擬任無流品資格之拘，遷轉無內外輕重之別，建白無文武尊卑之差，法良意美，爲後世所弗及。遵成法而變通之，而成效可睹也。故曰，變其所變，仍歸於無變而已。何必於封建郡縣之外，另出一轍哉？

招隱

一　招隱詩　左思——文選卷二十二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餱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眞。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向，逍遙撰良辰。

二　反招隱詩　王康琚——文選卷二十二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己。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三　招隱操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遯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遯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殺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曰贈進之，幷請殺城七者（疑當作老人）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晝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靄薄深林鹿呦呦。獼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莫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蘿冥濛。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　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柏含煙悄靑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離同。

右反招隱

鎔裁例

理論之部

書史記項羽高祖本紀後　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三

班氏父子，譏太史公記作書，以謂僞聚其事，整齊其文；而其體例，各有不同。史於漢元年，諸侯罷戲下就國之後，歷舉楚之所以失天下，漢之所以得者，使後世了然見其全局。楚之殺義帝，不義之大者也，故首舉之，幷次年江中賊殺之事，而終言之，不復繫之某年也。廢韓王成爲侯，已又殺之，而諸侯心離矣，臧荼因此擊殺韓廣，而諸侯不用命矣。田榮以怒楚故，殺三田，幷王三齊，而齊叛矣。榮與彭越印，令反梁地，而梁叛矣。陳餘說田榮擊常山以復趙，而趙叛矣。是時漢還定三秦，起而乘其敝，復以徵兵怨英布，而九江亦將叛矣。所至殘滅，齊人相聚而叛，而田橫亦反城陽矣。撮項王舉事失人心局勢之大者，總序於漢元二之間，提綱挈領，較如指掌，此太史公作史之大法也。

班書以事之先後爲次，首序田榮之反，次及漢定三秦，遣羽書，次及九江稱疾，次及羽使布殺義帝，次及陳餘立趙，年經月緯，一循史家之例，而於太史公序事之指意，則失之遠矣。

於高祖本紀亦然，項羽出關至北擊齊一段是也。楚本紀不係年月，而詳具於月表，觀者可以參考而得；不然，則如劉知幾之所謂「載諸史傳成其煩費，」而表可以不作矣。此史之又一法也。

史云：「漢之四年，楚遂拔成皋，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此一段總敍楚漢滎陽成皋閒轉戰相持之事，先舉其綱，而後目之也。次云：「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願與漢王挑戰：」此在羽東擊彭越，漢殺曹咎等氾水上，復取成皋之後。「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閒而語，漢王傷走入成皋，」即上文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終言之也。此已下又詳書楚王命大司馬咎守成皋，及漢復取成皋之事，曰：「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即上所紀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者是也。非又一事也。「漢大破楚軍氾水上，盡收楚國貨賂，」即上所紀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之事，而又終言之也。下文云：「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此一段又應前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之事，而又終言之也。先後皆此一事也。綱而目之，目而綱之，錯綜反覆，非復史家常例。然於高紀則以事繫年，部居井然，使後人可以互考也。

班馬之異同，學者之所有事也。繇吾言而求之，庶幾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得古人作史之指要，而不徒汩沒於句

讀者思之則乎背之以俟好學深思者致焉」

又

以項高二紀觀之，二公之序事，筆力曲折，蓋亦有可竊窺者：鴻門霸上之事，史在項紀，漢在高紀。史云：「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此兩軍相望之形也，而漢略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云云，「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此兩軍強弱之大勢也，而漢又略之。且羽紀項羽大怒，係於曹無傷云云之下，然後及范增說羽云云。漢紀且日合戰，直係於增言之後，雖略本高紀而序事之先後，則有間矣。史序「項伯欲呼張良與俱去，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危急之際，突兀譙讓，歸咎於設謀者，家人絮語，所謂溺人必笑也，而漢略之。「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臣。」事已亟矣，卻窮究其所以告良之故，娓娓相告語，此情語也，而漢略之。「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問其少長，願得兄事。」一時無可奈何，諈諉相屬之意，可以想見，奉卮酒爲壽，何其鄭

重也，而漢略之。

「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序某嚮坐者，爲下文舞劍翼蔽張本也。亞父之下，獨云「亞夫者，范增也，」於此燕一坐中，點出眼目，所謂國有人焉者也。而漢略之。

樊噲直入譙羽之事，漢紀從略，具噲傳中。史云：「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良與噲偶語悍駭，噲曰，與之同命，何其壯也！而漢傳略之。「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內，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披帷西嚮立，立於張良之次也。噲目無項羽，羽亦稍心折於噲。「與一生彘肩，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此寫爲噲開生面矣，而噲傳略之。

史云：「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史狀項羽詐耗氣奪，一語曲盡，漢但云「項王默然」而已。從良坐，又與西嚮立相應也。「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云云何辭爲，於是遂去。」此脫身至軍之決策，而漢弗載也。「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欲敍沛公置車騎閒行之事，而先言兩軍相去若干里。又「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昏夜閒道，跼蹐促迫，狙伺免脫，可悲可喜，而漢亦弗載也。

繇此觀之，二史之體例，豈不盡然迥別與？抑亦班氏父子，所謂儗敘其事，整齊其文者，乃其所以不逮太史公者與？二書之可擬議者多矣，聊因二紀以發其端爾。

作文教學法 錄第九章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之七十

九

記事文——即前述第四類所謂記一事之原委因果者，在各種記載文中最為難做。因為凡事情總不會孤立，孤立的事情便無記載之價值。凡一篇記事文，總是把許多時候的動作聚攏一處來記。嚴格的說，並非記一件事，乃是記一組事；並非把各件各件敘述得詳明正確便算了，一定要把許多性質不同的事前後八面相照應，釐然成為一組，所以甚難。

難固然是難，但也有個很簡易的方法。什麼方法呢？「整理空間時間的關係。」因為凡同一時間所發生的事實，必異其空間；同一空間所發生的事實，必異其時間。作者但能把這兩種關係觀察清楚敘述得有法度，自然會把滿盤散沙的事件弄成一組了。

記事文最難的莫如記戰爭。學會記戰爭，別的文自迎刃而解。所以教授記事文作法，最好將下文所列左傳通鑑中之戰記令學者先行細讀，（因為戰爭非一人所為，其成敗因果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事，倘使有一部分敘述得

罣漏或錯誤，便把全篇弄成不可解）再由教師綜合比較，向學生說明記載的原則。

左傳

秦晉韓原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晉齊鞌之戰　晉楚邲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吳楚柏舉之戰

資治通鑑

秦漢之交鉅鹿之戰　王莽時昆陽之戰　三國時赤壁之戰　東晉時淝水之戰

此外好的還不少。為參考用，自然愈多愈妙。頭一步講習，就恁麼多篇也彀引例說明之用了。

一回大戰爭所包含的事實如此其複雜，若要一一記載無遺，實為事勢上所絕對不可能。善作戰記的人，專以敘述勝敗因果為主要目的，於是定出一個原則，凡有關於勝敗者雖小必錄，無關於勝敗者雖大必棄。守定這個原則，對於材料去取便有把握。

材料搜齊選定之後怎樣排列呢？就要從時間空間兩方面分別整理。

就時間論，每回戰爭，總可分為三大段。

一．戰前　所應敘述者為戰爭動機，兩造準備，兩造心理狀態，兩造行動及其位置等等。

二．戰時　兩造接觸之實況。

三．戰後　戰事之收束，及因戰爭發生之直接影響間接影響。

戰記通例，大率敘戰前者居十之七八，敘戰時及戰後者不過居其二三。因為勝敗原因，多半在開火以前便已

決定。且每回戰事也是事前醞釀甚久，一到開火，事勢便急轉直下。事實上時間分配，戰前和戰時差不多也是八與二之比例。所以注重戰前，是普徧原則。像通鑑昆陽之戰，敍戰時幾占三之一，實屬一種例外。左傳每篇敍戰時實況的文句都極簡。最奇怪的，如邲之戰全文六千多字，內中確爲敍戰時實況者只有「車馳卒奔乘晉軍」七個字，而且連這七個字也屬空話。然而兩方勝敗原因，已能令讀者了然。其餘各篇，寫戰時的語句都極少。諸君試回去細細校閱自能見出。戰後收束，如鞌之戰，韓之戰，邲之戰，都敍得較詳，幾占全文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因爲戰後所發生的影響，能令從前局面生大變動而且爲後來新事實的原因，所以比較的要詳敍。

聚集大多數人在一大空間內行動，非先明瞭各部分所占的位置不可，所以記載時要整理空間。戰紀通例，大率敍戰前事實時，先把地理上形勢隨時逗點，令讀者對於這方面知識得有準備；敍到臨戰時，纔把當時形勢明顯指出。因爲兩造位置屢屢轉移，所以到臨時點敍最好。但也不一定，有時亦在一篇之首先敍淸楚，倘若位置始終無大變化，便可以如此辦法。

整理空間，莫如用圖。沒有圖的文章，能令讀者可以據文製圖，便是佳文。例如通鑑鉅鹿之戰：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楚王召宋義，……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軍，……以救趙。……齊將田都，聞楚救趙。……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陳餘使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

餘亦北收代兵，得數萬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宋義）乃渡河救鉅鹿，……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乃悉引兵渡河，……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

我們根據這段記事，便可以製圖如下：

鉅鹿戰役圖

例圖

秦軍　聯軍　楚軍進路　章邯甬道　王離圍　楚軍圍

河　楚軍　安陽　彭城

左傳城濮之役，詳敍兩軍將帥行動：

「晉原軫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胥臣佐之。……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觀此，知楚右軍乃是用陳蔡兩國兵組織。晉拿下軍之一半對付他，因為他不是楚人，力較脆弱，先破他以挫敵鋒。楚中軍是精銳所萃，不動他；第二步便以全力對付楚左軍。本來楚左軍正面之敵是晉上軍，至是晉三軍協力專向他。下軍僞遁，中軍橫擊，上軍夾攻，到楚兩翼全潰，中軍無戰鬥勇氣，戰事便算了結。據此可以製圖如下：

城濮戰役圖

楚

（右軍）子上陳蔡　（中軍）子玉　（左軍）子西

晉

（下軍）胥臣　（中軍）原軫　狐毛狐偃欒枝（上軍）

試舉時間分敍之例說明其理法。

例一　韓原之役

戰前　用重疊為動機。這回戰爭，本來是秦先動兵，晉乃應戰，然而讀起來覺得戰爭責任，全在晉國。記晉侯對於秦穆姬及中大夫之負約，者明宮廷間之仇恨；記「許賂列城既而不與，」者明國家間的仇恨；記「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者明國民間的仇恨。僅八十七個字，而四方八面的原因都敍到。處處看來都是晉國對不起秦國，令人覺得勝負之機，未戰已決。

戰時　此戰勝中心全在兩軍主將，故以秦伯晉侯為綱領。其餘陣地之布置，將卒之進退死傷，一概不敍。臨戰時插入晉侯和慶鄭韓簡問答的幾段話，表明並非秦有必勝之道，然而晉確有必敗之道。敍戰時實況，從「壬戌戰韓原」至「遂失秦伯，」僅四十一個字，說明秦之勝也屬僥倖，不過晉侯給他種種機會。

戰後　自「秦獲晉侯以歸，」至篇末皆記戰後事，占全文三分之二寫秦人意外獲勝，反至舉措困難，把各人意見及內外形勢，皆寫得十分明瞭。

例二　城濮之役

戰前　這回為當時歷史上關係重大的一戰，所以記述得異常鄭重。第一，除晉楚兩個交戰主體國外，宋齊衞魯秦鄭陳蔡各國位置及態度都先後敍說，以明這回戰爭不止關係兩國，乃是含有「世界性」。第二，寫晉國對於戰前準備十分周密，內中將帥之人選尤為注意，表明戰勝的主要原因。第三，詳述晉國外交上手腕，怎樣的牽制敵勢，怎樣的拐致與國，怎樣的逼着敵人不能不戰而且把戰爭責任加在他身上，同時寫出楚國立在形見勢絀的地位而意氣不衰，確是勍敵。

戰時　此役人多地大，所以要兩軍各個位置整理明確，如前文所繪之圖，各軍行動，一一詳載，表明晉國諸帥各人有各的方略，合羣策羣力纔成功。拿來和韓原之役對照，便見得那一回是獨夫的戰爭，這一回是全國人才協力的戰爭。

戰後　這回戰勝的結果極大而顯，人人共見，所以倒不必多說。最妙是在全篇發端處記主將先軫幾句話，說道，「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把豫期的結果提綱勞頭敘出。既已戰勝，結果自如所料，所以多說便成贅詞，故專記周王「策命晉侯為侯伯，」以極扼要結之，明晉國戰後之地位。

例三　邲之役

戰前　這回戰爭情形最特別。晉國當局的人都多數不欲戰，所以卒至於戰，全由不相干的小事偶然釀成。所以戰前把平和空氣充滿的狀況極力摹寫，內中點綴少數人的挑撥，表出這成戰爭的機括。晉國致敗之由全在將帥不和，而尤在主將之無能，所以一起首把將帥人名及職位全數敘出，把個人意見逐個詳述，而正好看見所以不能占優勢，全由主將荀林父毫無主意，任著諸將意氣把這個敗仗鬧出。對手的楚國雖然也是主張平和者多，然而方針一旦決定後，便全體一致的起勁，所以能制勝。最妙是兩造內幕情形，都從敵人口中說出，讀起來已經覺得勝敗之數不待戰而決。

戰時　此役本來雙方無意作戰，偶然弄假成真，所以幾次小衝突都寫出一種兒戲態度。我前文說過，本篇寫戰時實況只有「車馳卒奔乘晉軍」七個字這話，並非作者有意弄巧，實則這回本無所謂戰。如此敘法，正是寫實。

戰後　敘實況後緊接一句「桓子不知所為，」正點出主將無能。跟著着雜寫諸將舉動，表明諸將非都不能戰，可惜在這種主將之下沒有辦法。用「舟中之指可掬，」「晉師亦終夜有聲」兩句便把敗後混亂情狀，全盤描出。末段記楚莊王一番戒懼謙遜的話，一以表楚國能戰勝的理由，一以表他戰勝後能站得住的理由。

例四　鄢陵之役

戰前　這回和邲之役恰相反，晉國將帥個個欲戰，全體心理一致，內中惟范文子一人持異議，但他異議的理由全屬對內，不關對外，所以晉軍全體早有非戰不可的氣概。楚國便不然。楚王和三幾個下級軍官，都是一團驕傲之氣，其餘重要人物，都覺得不該戰。本篇前一

段把兩造這種狀態曲曲傳出。

戰時　本篇寫戰時實況最詳，幾占全篇三分之一以上；晉國各將帥的行動，逐個逐個詳寫，顯出他們是在一個共同目的之下人自為戰，各各起勁，楚國的實況確是如此。最後寫楚國要戰時，大將醉了，和晉軍氣象恰恰成箇反面。

戰後　此役戰爭結果，並沒有好處，因為促成晉國內亂，所以傳文別的都不敘，專記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幾句話，說道，「……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和篇首文子說的「外寧必有內憂」那句話相應。

例五　鉅鹿之役

戰前　此役主腦全在項羽一人。項羽本來不是主將，因為他得了主將地位，才有這回戰爭。又因為這回戰爭，是項羽立功名的初步，所以把他殺宋義一段寫得眉飛色舞。這一戰所關係如何重大，和作戰計畫該怎麼樣，都從他口裏說出，將敗秦軍便躍然紙上。又這回戰爭形勢，是已經相持許久的，所以發端即將各軍在裏間的位置提清，以後亦有變遷，隨時補述，如前圖所表。

戰時　專記項羽軍動作，對手秦軍，像純立於被動地位；其餘諸軍的態度，亦帶寫出。

戰後　記「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寫項羽個人的成功。下文敘章邯之降，為此戰餘波，表明秦之亡此戰最有力。

例六　昆陽之戰

戰前　先寫敵軍（王莽軍）聲勢之盛，什麼司徒司空都出馬，號稱什麼明兵法的六十三家，用什麼巨人，用什麼虎豹犀象來嚇人，什麼實兵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把有必不敗之勢寫得淋漓盡致；次寫劉秀諸將狼狽情形，表明內部無一人可恃。

戰時　這篇敘戰時實況特詳，幾占全文之半，而看起來像只有劉秀一個人在那裏動作。敵人和自己夥伴都是立於批評地位，而件件都出他們意料之外。

戰後　記敵軍「士卒奔走各還其郡」，記「關中震恐」，「海內豪傑翕然……旬日之間徧於天下」，表明新莽之亡全在此戰。

例七　赤壁之役

戰前　此役由三方面構成，三方面地位一樣的重要，而吳蜀由被動地位進爲主動，變化最劇，極力寫吳蜀諸將謀畫之周詳，主將意志之堅決，內中魯肅諸葛亮兩人實爲謀主，特用重筆寫。關鍵只在把聯軍兩部寫得力量相等，以明此役得勝全由協同動作之結果。敵軍方面情形不甚寫，全由聯軍君臣談話中表出，省無數筆墨。

戰時　極簡單，從「火烈風猛」至「北軍大壞」，僅四十八個字。

戰後　以「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十字總結，錯雜敘各方面之收束，而注重曹操之斷念南攻，及劉備因地勢之便以自固地位，表明三分之局因此而定。

例八　淝水之役

戰前　詳述苻堅將入寇時廷議狀況，諸羣個個反對，他最賢明的兄弟（陽平公融）反對最力，且引故相王猛留言。兒子（太子宏中山公詵）也反對，婦人（張夫人）也反對，和尚（道安）也反對，顯出苻堅此舉完全違反多數人心理；獨有慕容垂姚萇兩人慫恿他，這兩人卻是他後來的仇敵。苻堅之敗，雖由淝水一役爲導火線，然結果他的實爲慕容垂姚萇，所以把他們的陰謀及其徵兆詳敘，又從陽平公融口中屢次指出，以見敗徵炳然。又述堅種種驕盈輕敵之言動，見出不是成功氣象。晉方面主將謝安，雖然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但僅是料敵甚審，成算在胸的樣子。

戰時　寫晉軍得勝，像全屬僥倖，然因此正足證明秦軍自己取敗。

戰後　對於兩軍勝敗結果，不復詳敘，便緊接苻氏與慕容氏之關係，軒然蹴起大波，將觀察點移往別處。

以上所舉各例，把來綜合比較，引出我們許多研究興味。例如：

（一）拿「鄢陵」和「昆陽」比較，兩篇都是敘戰時狀況極詳。鄢陵像一齣武劇，許多隊分途自動，並沒有一個人爲之主體。昆陽

卻是光武一人唱獨腳戲。（「鉅鹿」亦同）這兩種敍法，均合戰爭原理。因為戰爭確有純粹出於一人意志者，亦有出於羣衆心理，架無數單個之事實而成者。

(2)拿「城濮」和「鄢陵」比較，城濮全是把計畫預定好，各部分按順進行；鄢陵全屬臨時變化，許多有能力的人向着一個共同目的自動，自發錯互相策應。凡成功的戰爭，亦確有這兩種樣式。

(3)拿「城濮」與「赤壁」比較，兩役都是聯軍，但城濮只看見晉國的動作，赤壁卻是吳蜀兩國動作。聯軍確有這兩種樣式，一是由一個國做主體，其餘皆附屬；一是兩個國或兩個國以上協同做主體，不分正副。

(4)拿「韓原」和「淝水」比較，兩役相同之點甚多，故敍法亦大略一致。兩役之敗者，都是由主將謬妄所致，所以詳敍這一個人的行動，以明責任所歸。其餘諸皆從略。又寫勝家全屬僥倖，以明非對手之能必勝，實乃自己有必敗之道。

(5)勝敗關鍵最大者，自然在兩造人物。「鉅鹿」「昆陽」兩役，對面的本來不是敵手，家裏頭又沒有幫手，所以只用全力寫項羽光武兩位，將餘人的庸劣和敵勢的浩大襯出這兩人身分。「城濮」「赤壁」兩役，雙方旗鼓相當，都是人才濟濟，所以對於將的方面主要人物逐個詳寫，見得非合衆智衆力不能成功。

(6)勝敗原因，係於心理方面者居其大半，用現在的話講，可以名之曰「突氣作用」。善於作戰記的人，最會注重這一點。「韓原」「崤」「鄢陵」「淝水」四役的作者，全副精神全副技術都用在這處。

我所舉各例和比較，不過隨意想所及，舉其最顯明者。教者學者應用時試把他引申推廣，當然還有許多原則和許多實證可以發見。如左傳中「殽函」「柏舉」諸役，通鑑中「長平」「官渡」「玉璧」「沙苑」諸役，乃至近人著作者如魏源聖武記王闓運湘軍志之類，可供比較研究的資料很不少，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了。

初學作文頭一件苦於沒有材料，第二件苦於有材料不會駕馭。為學堂教授便利計，最好將正史與通鑑合讀，

正史比方原料，通鑑比方已成的製造品。例如赤壁之役，材料不外三國志中孫權劉備諸葛亮魯肅周瑜五篇傳的正文及裴注；淝水之役，材料不外晉書中苻堅慕容垂姚萇三篇載記，苻融王猛謝安謝玄幾篇傳。兩方面合讀，便可以見出司馬溫公所根據的共有多少材料，許多材料中那部分要，那部分不要，其去取標準何在？再看他把這許多材料如何排列，令時間空間關係一望明瞭，如何能把勝敗因果不消作者自加說明而讀者自能領會？如是講述得幾次，學者對於那篇文構造的經過，自然了了；或者將正史原料檢齊交給學生，先不許他看通鑑，自行將各原料做一篇；做成之後纔叫他拿通鑑比對，自己看看不妥之點在那裏。自己還不明白時，教師便替他點出。做過幾番這種工夫，學生對於作文的大理法不會不明白了。

這種工夫做過之後，就可以將眼前事實實地教授，其題如「辛亥革命之役」「洪憲之役」……等等。每出一題，教師先行將所有材料搜集起來，盡量供給學生，或文件，或口講，令他們筆記記下。所供給者固然應以必要的材料為主，但不必要的也不妨加入些，試驗學生的選擇力如何，材料都擺在那裏，令他們細細的裁量竊取排列，編成一篇文。（文言白話隨意）把課卷收齊之後，教師閱過，知道他們的長短得失，到發還課卷時令他們各各說明自己的觀察點，對於材料為什麼取這件棄那件詳這邊略那邊，為什麼把這件排列在先那件排列在後，所以要說明的因果在那幾點，然後教師評判他們的優劣。如此則學生自己先用過一番心，又聽同學的意見，又得教師的指導，做過一篇文章，便一生受用。

教師供給學生材料本來甚難，一兩個題目之後便會窮了。我有一個救濟方法，能使材料取之不竭。左傳通鑑一類書固然有許多已成的製造品，但仍有許多僅屬粗製未算精製，因爲他到底是編年的史書不是一篇文。我們到處可以取出原料自行精製。我前文不是說過「記事文記一組事不是記一件事」嗎？現在各史中便有許多事一件一件散列未經人編製成組的，我們很可以借來作學文資料。試仍就戰爭方面，隨手舉些例題：

題一，記春秋晉楚交兵始末。

題二，記春秋晉齊交兵始末。

題三，記春秋吳越交兵始末。

題四，記戰國秦魏交兵始末。

這些事都是以好幾十年或幾百年爲起訖，事蹟都散在全部左傳或史記中。許多次戰爭合成一組，例如「城濮」「邲」「鄢陵」三役，固然各自獨立成組，但在「晉楚交兵始末」這個題目之下，便成了全組之一局部，想敍明全組事實，要另有結構方法。

題五，記秦滅六國。

題六，記劉項之戰。

題七，記唐太宗削平羣雄。

前四題是時間占得長，這三題是空間占得廣。要之同是許多事合成一大組。前三題以一定的地爲組織中心控制時間，後三題以一定的人爲組織中心控制空間。

題八，記漢擊匈奴。

題九，記唐滅高麗。

這三題和一至四之前四題性質雖大略相同，但前四題須兩面並寫，這三題須側重對手方面。

題十，明代倭寇。

以上不過隨舉幾題爲例，在各史中找這種題目，可以找出幾十個。若範圍擴到戰事以外，可以找幾百個。用這種題目的特別好處，在材料齊備，教師不至以窮於供給爲苦。

這種題目的作法，自然和記單個戰役不同，而且較難，但構造原則仍是一樣。主要目的在說明勝敗因果，但勝敗要算總帳，或一勝一敗，或兩無勝敗，通盤看定之後，想法子敘出其所以然。時間空間的整理，尤爲重要。題一至題四應以時間爲主，以空間爲輔；因爲以空間爲輔，不妨將空間雙方之位置形勢先行敘出，以後便注全力敘時間的變化。如記晉楚交兵始末，便將兩國疆域及交戰初期兩國對峙大勢提前敘明。題五至題七，應以空間爲主，時間爲輔；因爲以時間爲輔，不妨將時間經過先行敘出。如記唐太宗削平羣雄，可以將某年平某處，逐個先敘，表出所費時間共若干，進行次第如何，再騰出工夫把空間各部分情形分敘。這不過我隨便舉出作法之一種，並非說必要如此。總之時間空間要酌量輕重分頭整理，算是不易的原則。這種文章，因爲頭緒紛繁，要弄得清晰，莫妙於作表。有表便可以大小事都無遺漏，而文章又不至累贅。表不外表時間表空間：表時間以年表的形式行之，表空間以圖譜的形式行之。

敘事時自不能如單個戰役把各人言論動作多敘，但對於勝敗總帳關係最大的一兩役也不妨詳敘。總之行

文詳略要跟着主要目的去斟酌，像畫畫要有濃淡凸凹，唱歌要有疾徐高下，最忌把文章做成一個平面。

這種題目須學生作文程度稍高時乃能應用。到能用時，卻極有益。因爲訓練學者經過這類訓練，心思便日趨縝密，會綜合，會分析，會剪裁，會佈置，將來打算當著述家固然非多經這類工夫不可；即做任何事業，亦可以成爲一位有條理的人。

學校教授，總要求各門功課互相聯絡，若用這種方法教作文，便與歷史地理兩門生極密的聯絡。上課固然如此，自習也是如此。

實例之部

同題類

申生之死

一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僖公四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

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

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二　申生之死　國語晉語二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申生許諾，乃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堇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死不遷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

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

驪姬見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

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

是以諡爲共君。

三　晉殺其大夫里克　穀梁傳僖公十年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

克，謂世子圉：「入自明。入自明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四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禮記檀弓上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

項羽

一　項羽本紀　司馬遷——史記卷七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

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

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

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

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

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

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䗈，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

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

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

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

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

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

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

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

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

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

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卽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怨，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眜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卽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

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二　項籍列傳　班固——漢書卷三十一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

秦二世元年，陳涉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爲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爲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

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

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迺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爲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

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

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鬭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迺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迺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

使布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內多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

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行前。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

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

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

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遙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迺分天下以王諸侯。

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迺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爲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幷王三

齊之地」

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

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

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

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閒，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進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皋。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

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汝翁，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閒問之，迺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皋。

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迺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迺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迺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

淮，騎能屬者百餘人。羽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迺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迺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迺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迺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公得。」迺自刭。王翳取其頭，亂相輮蹈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迺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胡廣碑銘

蔡邕——蔡中郎文集卷四

一　胡公碑銘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嬀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阯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機，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左丞，尚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貞，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于畎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均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遷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聰納總己。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遭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熹末年，聖主革正，宰臣誅斃，引公爲尚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閫外之事，爰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既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

騎習馴。遷太常司徒。威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尚書事。于時春秋高矣，親任宣，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尊，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于有屋，正考父俯而循牆，曷以尚茲！夫烝烝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傳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七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耇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諡，諡曰文恭，如前傳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栩等，相與欽慕崧高烝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跡，銘諸琬琰。其詞曰：「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丕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既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渝。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二 太傅文恭侯胡公碑

公諱廣，字伯始，交阯都尉之元子也。公應天淑靈，履性貞固，九德咸修，百行必備。遭家不造，幼而夙孤，上奉繼親，下慈弱弟，崎嶇儉約之中，以盡孝友之道。及至入學從訓，歷覽古今，生而知之，聞一覩十；兼以周覽六經，博總群議，旁貫憲法，通識國典。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僕射，幹練機事，綱紀樞極，忠亮唯允，簡于帝心，

智略周密，冠于庶事。遷濟陰太守；其爲政也，寬裕足以容衆，和柔足以安物，剛毅足以威暴，體仁足以勸俗：故禁不用刑，勸不用賞，其下望之如日月，從之如影響，思不可忘，度不可革，遺愛結於人心，超無窮而垂則。徵拜大司農，遂作司徒，遷太尉，以援立之功，封安樂鄉侯，錄尚書事，稱疾歷辭，策賜就第，復拜司空，功成身退，俾位特進，又拜太尉，復以特進，致命休神，又拜太尉，遜位歸爵，旋于舊土，徵拜太中大夫尚書令太僕太常司徒。永康之初，以定策元功，復拜龐邑，錄尚書事，疾病就第；又授太傅，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諒闇之際，三據冢宰，和神人於宗伯，理水土於下台，訓五品於司徒，耀三辰于上階；光弼六世，歷載三十，自漢興以來，鼎臣元輔，耆耇老成，勳被萬方，與祿終始，未有若公者焉。春秋八十二；建寧五年三月壬戌，薨于位。天子悼惜，寵后傷懷，詔五官中郎將任崇奉册，贈以太傅安樂鄉侯印綬，拜室家子一人郎中，賜東園秘器，賜綠帛含斂之備，中謁者董詡弔祠護喪，錢布賻賜，率禮有加，賜謚曰文恭，昭顯行迹。四月丁酉，葬于洛陽瑩。故東濟陰池喜，感公之義，率慕黃鳥之哀，推尋雅意，彷徨舊土，休績不烈，宜宣于此；乃樹石作銘，用揚德音。詞曰：「於皇上德，懿鑠孔純，大孝昭備，思順履信。膺期命世，保茲舊門。淵泉休茂，彪炳其文。爰贊天機，翼翼唯恭。夙夜出納，紹跡虞龍。賦政于外，神化元通，普被汝南，越用熙雍。帝曰休哉，命公三事。乃耀柔嘉，式是百司。股肱元首，庶績咸治。二氣燮雍，五徵來備。勳格皇天，澤洽后土。封建南蕃，受茲介祜。玉藻在冕，袞服艾輔，輅車雕驂，四牡修扈。贊事上帝，祗祀宗祖。陟降盈爵，與時消息。既明且哲，保身遺則。同軌旦奭，光充區域。生榮死哀，流統罔極。」

三　太傅胡公碑

維漢二十有一世，建寧五年春三月既生魄八日壬戌，太傅安樂鄉侯胡公薨。越若來四月辛酉，葬我君文恭侯。

於是掾太原王允、鴈門畢整、扶風曾密、潁川救屢等，僉謂公之德也，柔而不犯，威而不猛，文而不華，實而不樸，靜而不滯，動而不躁，總天地之中和，覽生民之上操。聰明膚敏，兼資先覺，涉觀憲法，契闊文學，睹皋陶之闡闓，探孔子之房奧；然而約之以禮，守之以恭，寬之以納衆，汎愛多容。其誘人也，恂恂焉，怡怡焉，能使蒙惑開析，僞戾優順，逸惰勤信。及其創基發跡，機密聖朝，其知其能，夙夜惟寅，以元帝命。是以頻繁機極，三升而不出焉。乃遵譚其舊章，彌綸古訓，貫萬品，研精徵，用備前臣之所闕，十年而無愆。強記同乎富平，周慎逸於博士，偶山甫乎喉舌，匹虞龍而納言。唯帝命公以二郡：其爲政也，導人以德，帥物以己，教以忠肅，勵以知恥，人悅其化，天樂其和，士相勉於公朝，民勸行於私家，徽纆縈而靡係，鞭樸棄而無加。洋洋乎，若德宣治，嚴以爲威，寬以爲福而已哉！五作卿士，七蹈相位，太僕、司農、太傅、司空各一，司徒特進各二，太常太尉各三，光輔六世，歷載三十有餘。其致治也，通水泉於潤下，蕃后土於稼穡，訓五品於羣黎，叁人物於區域，耀三辰於渾元，協大中於皇極，傳舊德於幼沖，率旦奭於舊職。贊彼四時，功成則退；在盈思沖，升降以順。建封域於南土，踐殊號於特進，榮祚統業，垂乎來胤。公自二郡，及登相位，凡所辟用，遂至大位者，故司徒中山祝恬；其餘登臺閣，據賦政策勳，樹功流化者，蓋不可勝載。惟我末臣，頑蔽無聞，仰慕羣賢，惡乎可及！自公寢疾至於薨斃，參與

胥疇，列在喪位，雖庶物毀力，不振于時，進階增塋，几筵空設，退顧堂廡，晉儀永闕，感悼傷懷，心肝若割，相與累次德行，撰舉功勳，刊之于碑，用慰哀思。其詞曰：「煥文德，伊胡后。應期運，作漢輔。嘉中興，齊民庶。澤洪淳，暨攸序。厚地區，充天宇。儔高遠，踵遐武。揚景烈，垂不朽。仰遂古，耀昆後。」

記吳六奇將軍事

大力將軍　蒲松齡——聊齋志異卷五

查伊璜，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迹，滑然知新，疑之，俯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所貯何物。使數人摳耳，力掀舉之，無少動，益駭，乃坐飲以伺其人。居無何，有乞兒入，攜所得糗糒，堆纍鐘下，乃以手起鐘，一手掬餌置筐內，往返數四，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輕若啓櫝。一坐盡駭。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啗噉多，無傭者。」查以其健，勸投行伍。乞人愀然慮無階。查遂攜歸，餌之。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爲易衣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

後十餘年，查猶子令於閩，有吳將軍六奇者，忽來通謁，款談間，問「伊璜是君何人？」答言「爲從父行。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應之。自念叔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伊璜至，

因告之伊璜茫不記憶，因其問訊之殷，即命僕馬，投剌於門。將軍趨出，逆諸大門之外。視之，殊昧生平，竊疑將軍誤。而將軍傴僂益恭，肅客入，深啓三四闔，忽見女子往來，知爲私廨，屏足立，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堂，則捲簾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頤少動，一姬捧朝服至，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爲，衆姬捉袖整襟訖，先命數人捺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鋪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華筵高列，家樂作於下，酒闌，群姬列侍，將軍入室，請衽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矣。查不自安，辭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閉之。見將軍日無他作，惟點數姬婢廝養卒，及騾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虧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悉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生。」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藏鏹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照，古玩牀几，堂內外羅列已滿。查固止之，將軍不顧，稱婢僕姓名已，即命男爲治裝，女爲斂器具，囑敬事先生。百聲悚應。又親視姬婢登輿，廐卒捉馬騾，闐咽並發，乃返別查。

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二 雪 遘　鈕　琇——觚賸卷七

浙江海寧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

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話。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楞腹，而無肌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頹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遂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

明年，孝廉客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游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詰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弈，遂至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汚。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屨之資，遣歸粵東。

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

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旗旌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

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丐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衣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齒綺賓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騶前驅，千兵後擁，導從儀衞，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貨，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

先是吾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名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絞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

出其囊中裝，買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於長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

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約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宵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峯巋然尙存。

同類類

記戰

一 秦晉韓之戰 左傳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

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

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二　晉楚城濮之戰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衞。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

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衞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衞。楚人救衞，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顚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顚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

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三　晉楚邲之戰　左傳宣公十一年至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楚。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

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

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

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

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

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四　晉楚鄢陵之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

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

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及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事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衞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

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五　昆陽之戰　通鑑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

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

兵，彼必犇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𨍏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犇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

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六　赤壁之戰　通鑑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

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

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

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

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塡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

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淩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

蒙俅公積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七　謝玄肥水破秦之戰　通鑑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晉太元八年七月，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

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衞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衞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

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於靑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强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

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琅邪內史。

記 畫

一 畫記 韓 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三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

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模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

焉。

二　蘭亭觴詠圖記　宋　濂——宋學士全集卷四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

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艶，四面皆籬，籬半掩旁周闌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鼎，鼎水沸，將瀹湯，前一童傍闌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一飛起波面，顧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置酒尊四，一童左手執挾，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艇，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大令王獻之。⊖滂左執卷，回顧獻之，伸右手欲受卷，獻之襟袖半斂，左持卷末受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滎陽桓偉，餘姚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撚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胸，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硯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邛邱髦，袒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

畫餘杭令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叉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揩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輾轉軸之。凝㧙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爛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斂衽危坐，若泊然無所寫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膝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肅之困，睫不可開，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縮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杕，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鄮五官謝繹，王徽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攘，將搔之，徽之左攀卷，至顴，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覷，揎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釋。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卜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禮，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禮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

觴浮茂。嗣捬掌大笑，一足蹻。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之雙掌相向，作似對之之勢飾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橋有扶闌二，童浣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載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

㊀集作「右將軍王羲之」，從程演生據題文逕校改。

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襃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能虎皮。硯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風流之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

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濟濟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惟辭章勞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倘得樣貌之乎

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三　韓幹馬十四匹　蘇　軾——集注分類東坡詩卷十一

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騣尾齊；一馬任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俛啄。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

四　鶯啼序　陳維崧——迦陵詞全集卷三十

閬陵鄒子湘有畫像五幀：一展書，一課耕，一垂竿，一涉獵，一燕閒。索余題詞，因賦是闋。

一圖執卷，堂前後，蕉黃竹翠。環牆隙、激水鱗鱗，濺濺聲循簷際。中有一人擁卷讀，不知所讀何經史。想讀當佳處，時復奮袂抵几。　其一江村，滌場納稼，勞勞柴桑里。歙村扉、箕踞松根，揮斥田奴碓以映斜陽，老牸驅來，潑新蜻，雛鳧驚起。芍陂鄠杜，足平生，千場礧磈。　一圖泛艇，澤獨船頭綠篛，是洞庭煙水軟。綾障疏櫺，斜鳥茶煙，細縈溪尾。釣得鱉來，曬將網去，撥掉入、江鄉漁市。其一圖，竹杖邊樓履，屑[illegible]疊嶂，秋深榍葉參天，夜靜松花滿地。　靡箸沈吟，輟耕太息，往事都非矣！何苦上書北闕，侘傺無成；種豆南山，蕪荒不治。龍爭七澤，虎鬬千山，釣名釣國終非計，便終南捷徑徒爲爾。敢圖翠蔓青藤，峭厂枯園，放吾軒睡。